資治通鑑

沈志华 张宏儒 主编

中华书局

第十册 齐明帝建武元年至梁武帝中大通四年

白话资治通鉴

第一百三十九至一百五十五卷

主　编　沈志华　张宏儒
副主编　马　怡　李丹慧
　　陈东林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九卷

齐纪五　　齐明帝建武元年(甲戌，公元 494)

1 春季，正月，丁未(初一)，郁林王萧昭业改年号为隆昌，大赦天下。

2 雍州刺史晋安王萧子懋考虑到皇帝年幼，时局不稳定，就暗中筹措，以便发生不测之事时能够自保，命令所辖兵器作坊打造兵器；当时征南大将陈显达驻扎在襄阳，萧子懋想胁迫他担任自己的大将。陈显达把情况密告西昌侯萧鸾，萧鸾任命陈显达为车骑大将军，而调萧子懋为江州刺史，并且命令他把部曲留下来帮助镇守襄阳，仅仅带周围随从、侍卫人员随行。陈显达经过襄阳时，萧子懋对他说："朝廷命令我单身而返，我身为皇室王爵，难道能过于轻率吗！现在我想要二三千人马随行，不知将军您意下如何呢？"陈显达回答道："殿下您如果不把部曲留下，就是完全违抗圣旨，这可是罪过不轻的事情呀！况且，这个地方的人也难以收用，未必能尽听指挥。"萧子懋见目的难以达到，只好沉默不语了。于是，陈显达告辞而出，很快就出发走了。萧子懋因计谋未成，就去了寻阳。

3 西昌侯萧鸾将要谋划废除郁林王，另立新皇帝，因此叫来原镇西谘议参军萧衍一起密谋。担任荆州刺史的随王萧子隆性情温和，风雅而有文才，萧鸾想要调用他，但又担心他不听从。萧衍说："随王这个人虽然美名外传，其实非常平庸低能。他身边没有一个智谋人物，手下武将中他只依靠司马垣历生和武陵太守卞白龙。垣

历生和卞白龙这两个家伙是唯利是从之徒，如果以显要的官职引诱他们，没有不来的道理。至于随王本人，仅用一封信即可请到。”萧鸾听从了萧衍的计划。于是，就征召垣历生为太子左卫率，卞白龙为游击将军，垣、卞两人一起来了。接着，又征召萧子隆为侍中、抚军将军。豫州刺史崔慧景是齐高帝萧道成、齐武帝萧赜的旧将，萧鸾对他也有怀疑，就派遣萧衍为宁朔将军，戍守寿阳。崔慧景害怕了，穿着白色衣服出城迎接萧衍，萧衍对他大加安抚。

4 辛亥(初五)，郁林王在南郊祭天；戊午(十二日)拜谒文惠太子墓崇安陵。

5 癸亥(十七日)，北魏孝文帝南下巡视；戊辰(二十二日)，经过比干的坟墓时，用牛、羊、猪三牲祭于墓前，孝文帝亲自撰写祭文，说：“呜呼！如此耿直之士，为何不生于当今成为朕的大臣呢！”

6 南齐郁林王宠幸偏爱中书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阎将军曹道刚、周奉叔、宦官徐龙驹等人。凡是綦毋珍之所论定、荐举的事情和人选，没有得不到信任、答应的。因此，綦毋珍之把朝廷内外的重要官职统统划定价格，然后交钱任命，一月之间，他就富得家有千金。他还擅自攫取朝中物品，占用差役人员供自己驱使，不等待朝廷的诏旨。朝中的官员在一起言谈时说：“宁可抗拒皇上的圣旨，也不可以违背綦毋珍之的命令。”明帝任徐龙驹为后阎舍人，徐龙驹经常住在含章殿中，戴着黄纶帽，披着貂皮外衣，面朝南坐在案前，代替皇帝批阅文告，左右侍奉，与皇帝没有什么两样。

郁林王自从登基之后，就与侍从们穿上民服在闹市中游走戏玩，还喜欢在文惠太子崇安陵的墓道中扔掷泥巴、比赛跳高，做种种粗鄙的游戏，尽量赏赐随从人员，动辄就是成千上万。一见到钱，他就说：“过去我想得到你十个都不行，现在我还用得着你吗？”南

齐武帝生前聚敛钱财，上库中存有五亿万之多，斋库中所存也多于三亿万，至于金银布帛更是不可胜计，而郁林王即位还不满一年，就挥霍将尽。他经常进入主衣库，让何皇后以及宠爱的妃子们用各种宝贵器具互相投击，直到把它们打破成碎片，以此玩笑取乐。他还乱伦，与父亲文惠太子的宠妾霍氏通奸，让她改姓徐。朝廷中的大小事情，全部由西昌侯萧鸾来决定。萧鸾数次劝谏，可是郁林王不但不听从，反而心生忌怨，想把萧鸾除掉。由于尚书右仆射鄱阳王萧锵曾被齐武帝所厚爱优待，郁林王就私下里对萧锵说："您听说萧鸾对待我如何呢？"萧锵为人向来平和谨慎，就回答说："萧鸾在皇室宗族中年岁最长，而且接受了先帝的托嘱，我们都年幼，朝廷中所可以依赖的人唯有萧鸾，盼愿陛下您不要以他为虑。"郁林王回宫之后，对徐龙驹说："我想与萧锵一起合计收拾掉萧鸾，萧锵不同意，而我独自一人又不能办到，那么只好让萧鸾继续专权一阵子了。"

卫尉萧谌是武帝的本家侄子，从武帝在郢州时起，萧谌就成为他的心腹之人。武帝登基即位之后，萧谌经常在宫中值宿，担任警卫，凡是机密的事情，他无不参预知晓。征南谘议萧坦之是萧谌的本家，曾经做过东宫直阁，为文惠太子所知遇。郁林王因为萧谌、萧坦之两人曾是祖父和父亲的人，所以就特别亲近信赖他们。每当萧谌有急事请假不值宿，郁林王就通夜不寐，直到萧谌回来才能安下心来。萧坦之也可以出入于后宫，凡是郁林王亵狎宴游的场合，他都守在旁边侍奉。郁林王酒醉之后，常常脱光上衣，萧坦之经常扶持着他，并且进谏劝谕。西昌侯萧鸾想要进谏，郁林王就躲在后宫中不出来，萧鸾只好派遣萧谌、萧坦之直接进到后宫，才能把要说的话转告于他。

何皇后也非常淫荡，私通于郁林王的随从杨珉，与他同枕共寝

就像夫妻一般。何后又对郁林王极尽狎昵亲热之能事，所以郁林王很是宠纵她。他还把何后的亲戚迎进宫中，安排住在耀灵殿里，门户彻夜洞开，内外淆杂混处，没有任何分别。西昌侯萧鸾派遣萧坦之进宫去奏请诛杀杨珉，何皇后哭得泪流满面，对郁林王说："杨郎多么年轻、多么英俊啊！又没有什么罪，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就杀掉呢？"萧坦之见状赶紧向郁林王悄悄耳语道："外面纷纷传说杨珉同皇后有苟且之情，事实确凿，远近皆知，不可以不杀掉呀。"郁林王不得已，只好同意处死杨珉。不一会儿，郁林王又后悔了，诏令赦免杨珉，可是，已经行刑完毕了。萧鸾又启奏郁林王，请求诛死徐龙驹，郁林王也不得不违心同意，但是从此对萧鸾的忌恨之心更加强烈了。萧谌、萧坦之见郁林王狂荡放纵一日甚于一日，已经到了无可悔改的地步，担心连累自己，祸害及身，就反过来一心依附萧鸾，劝说他把郁林王废掉，另立新皇帝。从此，他们两人就成了萧鸾安排在郁林王身边的耳目，而郁林王却丝毫没有觉察。

周奉叔倚仗自己的勇武和与皇帝亲近，有恃无恐，凌辱欺侮朝中公卿百官，常常以二十口单刀分挂在身体两侧，出入于皇宫禁门，门卫敢怒而不敢言。他还经常对人讲："我周某人的刀可是不认人啊！"萧鸾对他特别忌恨，指使萧谌和萧坦之去游说郁林王，让把周奉叔弄出朝廷，安排到外地去。己巳(二十三日)，下令周奉叔为青州刺史，曹道刚为中军司马。周奉叔来见郁林王，请求封自己为千户侯，郁林王准许了。萧鸾却不同意，只封他为曲江县男的爵位，食邑三百户。周奉叔大怒，站在人群中挥刀喊叫，表示不满，萧鸾反复劝谕告说，他才接受了。周奉叔辞谢完毕，将要前去青州，部下人马已经出发了，萧鸾与萧谌称皇帝有令，把他召到官署中来，殴打他，直至丧命，并启奏皇帝说："周奉叔傲慢朝廷，因此处死。"郁林王不得已，只好认可他们的奏章。

溧阳令钱唐人杜文谦，曾经在郁林王初封南郡王时，陪伴他读过书。不久以前，杜文谦游说綦毋珍之，对他说："天下之事至此已不难料知，朝廷危难将近，难以保全，这已是早晚之间的事情了。所以如果不及早作好打算，我们这些人将遭灭族之灾了。"綦毋珍之问道："有什么办法呢？"杜文谦说："先前皇帝的旧人，多数被排斥在一边，如今召他们回来加以重用，谁能不意气风发呢？近来听说王洪范与宿卫将万灵会等人在一起议论时，都气得攘袖搥床。所以，您可密告周奉叔，让他派万灵会等人杀掉萧谌，这样的话，皇宫内的卫兵就可以掌握在我们手中。然后，派兵进入尚书省，斩掉萧鸾，只需两个刽子手就可以办到的。如今，这样干一场是一死，不干也是一死，同样是死，还是为朝廷而死吧！如果前瞻后顾，迟疑寡断，用不了许久，萧鸾就会以皇帝的名义赐我们死，父母也要受牵连而死，事情已经近在眼前了。"綦毋珍之没有采纳杜文谦的意见。等到萧鸾杀了周奉叔之后，就把綦毋珍之和杜文谦二人也抓了起来，一起杀掉了。

7 乙亥(二十九日)，北魏孝文帝到了洛阳西宫。中书侍郎韩显宗向孝文帝上书讲陈了四件事情：其一，认为："我听说陛下今年夏天出行，不是去巡视三齐，就是临幸中山。往年冬天大驾停在邺城，虽然正当农闲之时，但还是仍使每家每户出资出力供奉，不胜辛劳破费。何况现在正是蚕麦刚熟的农忙时节，您大驾所至，百姓将如何忍受得住呢？而且六军冒着酷暑护驾，恐怕要生疠疫。臣希望早点回到北都平城，以便能节省各州供奉的费用，这样就能使营建修缮洛阳都城的工程早日完成。"其二，认为："洛阳宫殿的旧基，都是魏明帝所建造的，在那时人们就批评他太奢侈了。如今我们的营建，应该缩减规模。还有，近来北都平城的富室大户，竞相比逐宅舍房宇的高下，应该借这次迁都搬移的机会，在这方面定出一个制

06880

度。同时，对于都城的道路交通要拓宽加直，水沟渠道也要加以疏通。”其三，认为：“陛下您返回洛阳，随从保卫的武器人员很少。皇帝平时住在宫中，还要施行警戒保护措施，何况出外巡察山河时呢？对此不可不加以三思。”其四，认为：“陛下耳听雅乐，眼观圣人典籍，口对百官言谈，心虑万机，日头偏西方才吃饭，午夜时分才能入寝。再加上自文明太后去世之后，陛下对她的孝思随着时日的推移而日日加深；陛下还撰写文章，每日都有篇章写成。虽然陛下聪明睿智，这些都不足以成为烦苦，但是终非修心养性、爱惜圣体，以保万寿无疆之良策。所以，俯请陛下无为而治，只管重要之事，不必事事亲躬。”孝文帝对上述建议颇有采纳。韩显宗是韩麒麟的儿子。

韩显宗又上书皇帝，指出：“各州郡举荐上贡的秀才、孝廉，徒有其名而无其实，朝廷只查他们的门第出身如何，而不弹劾其违实之罪。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以后可以命令下面另以门第资望为举荐标准，以此来品评、选拔读书人，何必又冒假秀才、孝廉之名呢？门第资望，是他们父、祖的功业，于朝廷皇家有何用处呢？有益于现时的是贤才。如果真正有才能，即使如姜太公那样屠牛于朝歌，钓于渭滨；又如箕子那样身为奴隶，周文王、武王也都礼遇而用为臣子，不以此为耻。如果没有才能，即便他是夏、商、周三代之王的后裔，也照样编入仆隶差役之列。有人可能会议论说：‘当今世上实在没有奇才，所以不如以门第取士。’这也是不对的。难道可以因为世上没有周公、召公二人那样的相才，于是就废除掉宰相的位子吗？只要一个人比众人稍有一寸之长、一铢之重，就应当先选拔、录用他，这样就可以做到贤才没有遗漏。

“还有，刑罚的关键，在于运用得当，而不在于专门求重。如果执法严明，不使有罪者漏网，虽然捶挞的很轻，人们也不敢再犯；如果执法不严明，给留有侥幸逃脱的余地，虽然有夷杀三族的严厉刑

法，也不足以完全惩罚禁止犯罪。当今朝廷内外的官员，都想获得时下的名声，争着以严酷表示无私，于是互相比赛，不得不严上再严，遂成为一时之风气。陛下您住在深宫之内，看待人民如赤子，而百官分担着处理各种具体事务的职责，对待百姓则如仇敌。这样，如尧、舜者只有陛下一人，而如桀、纣者则以成百上千计，官民不和，原因正在于此。所以，我认为陛下应该诏示内外官员注意，以有利于百姓的生息。

“还有，过去周成王居处洛阳，但仍保存丰镐为故都；东汉迁都洛阳，而在长安仍置京兆尹。根据《春秋》大义，有宗庙的叫‘都’，没有宗庙叫‘邑’。况且平城这个地方，是宗庙和先帝陵墓所在之地，是朝廷王业的根基所在，其作为一块神奇福地，意义是非常久远的，如今就把它等同于一般的州郡，我私下里非常不安。所以，我认为应该如过去的惯例那样，在平城建置京兆尹，以示崇尚根本，重视过去，光昭万世。

“还有，古代士、农、工、商分别居处，不使杂混，以便他们能各专其业、各安其志。太祖道武皇帝创基立国之始，拨乱反正，日夜操劳，无有闲暇之时，然而仍然不忘区别士族与庶族，不让他们杂混居处，工匠、技人、屠夫、商贩等各有所处，但没有制定禁止措施，时间久了就互相混淆而居住了。现在听说洛阳城居民居处制度专以官位来分划，而不以士族庶族分类。官职并非是永久不变的，有时朝得之而夕失之，所以以官位来划分居处，则势必使衣冠之士和仆隶之徒不久就相杂混处。假如同一里居之内，有的人家调教演习歌舞，有的人家讲读《诗》、《书》，在此情况之下，即使让孩子们选择自己的爱好，则必定不能弃歌舞而接近《诗》、《书》。但是，如果让工匠、伎艺人家学习士人的礼仪习俗，一百年也难以学成；让士人的子弟仿效工匠、伎艺们的举止言谈，一朝半夕就可以学成。所以，孔

子指出人选择居处，应居于仁者之里，如此就是美；孟母三次择邻而居，以便使孟子远下贱而近礼仪。这乃是风俗礼仪的根本所在，不可不加以明察。朝廷每次选拔人才，考察其婚姻和仕宦情况作为升降的标准，何其严密认真啊！可是，在安置民众居住事情上，却尊卑不辨，使他们杂混居住，又是何等疏略啊！如今正是迁徙初始之时，洛阳城中皆是空地，使工匠、伎艺等行当的人分别居住，一句话就可以办到，有何疑难而不为，以致使如此盛美之事付之阙如呢？

“还有，南朝过去占有淮北之地时，自己比作是中华，在那里设置了侨郡侨县。但是，自从淮北归附本朝管辖之后，这一情况仍然沿而未改，以致名实交错，给文书方面带来诸多不便。所以，现在应该依照地理上的旧名，一一核实改定，小的合并，大的分开设置。至于中原地区的郡县，过去我们因为户少人稀而合并撤消了一些，如今人口既然多起来了，就可以恢复旧有设置了。

“还有，国君以天下为家，不应该有所偏私。仓库中的储藏，是供给军队和国家所用的，除非有大功大德者不可以随意加以赏赐。朝廷中的诸位大臣，已经享受俸禄不轻了，但是近来对他们的赐予，动辄以千数计。如果把这些钱物分别赏赐 给那些鳏寡孤独的老百姓，就一定能救济许多人。但是，现在只是一个劲地赏赐给那些亲近的大臣们，这种做法不正好与孔子所说的君子周济急需而不帮助富人背道而驰了吗？”孝文帝看了韩显宗的奏章，非常称赞他的意见。

8　二月乙丑(疑误)，北魏孝文帝驾临河阳，勘测划定筑建夏至日祭地时所用方泽的地址。

9　辛卯(十六日)，南齐郁林王在明堂举行祭祀仪式。

10　司徒参军刘敦等人出使北魏。

11 丙申(二十一日),北魏改任河南王拓跋干为赵郡王,颍川王拓跋雍为高阳王。

12 壬寅(二十七日),北魏孝文帝到北方巡视;癸卯(二十八日),渡过黄河;三月壬申(二十七日),到达平城。孝文帝让诸大臣再次议论迁都的利害关系,各人表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燕州刺史穆罴说:"如今天下四方没有安定,所以不宜于迁都。况且到时军中缺少战马,这样如何能克敌取胜呢?"孝文帝回答说:"养马的地方在代京平城地区,何愁没有马呢?如今的都城代京地处恒山的北边,九州之外,并不是理想的帝王之都。"尚书于果接着说道:"我并不是认为代京这块地方就比洛阳好,但是自从道武皇帝以来,就一直居住在这里,老百姓已经安居于此,一旦让他们往南边搬迁,恐怕会产生不满情绪。"平阳公拓跋丕说:"迁都是一件大事,应当通过卜筮来决定。"孝文帝说:"古代的周公、召公是圣贤之人,所以才能卜问宅居。如今没有他们这样的圣贤了,卜筮又有什么用处呢?况且古人曾说:'卜筮为了决疑,没有犹疑,何必占卜?'过去,黄帝灼龟甲卜吉凶,龟甲烧焦了,黄帝的臣子天老说是'吉',黄帝听从了。那么,至美至善的完人知晓未发生的事情,是通过龟兆而审悉的。但是,统治天下的帝王以四海为家,南北不定,哪有常常居留一地而不动的呢?朕的远祖,世世代代居住在北方荒凉之地,到平文皇帝之时方才建都于东木根山。其后,昭成皇帝又营建了盛东而迁居。道武皇帝之时,又迁都于平城。朕很幸运遇上了能平定天下、施行教化的时运,为什么就不能迁都呢?"群臣百官于是都不敢再表示反对意见。穆罴是穆寿的孙子,于果是于烈的弟弟。癸酉(二十八日),孝文帝驾临朝堂,主持部署了迁往新都洛阳和留在平城的人事、机构。

13 夏季,四月,庚辰(初六),北魏免去了西郊祭天仪式。

14 辛巳(初七),南齐武陵昭王萧晔去世。

15 戊子(十四日),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因忧郁成疾而去世。郁林王常常担忧萧子良谋反,听到他死了,大为高兴。

臣司马光曰:孔子说:"贪鄙的人不可以奉事君王,这种人对自己的利害得失斤斤计较,当他没有得到之时,处心积虑于如何得到;一旦得到了,又惟恐失去。如果担忧失去,就会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王融正是如此,他乘着危难之时,投机取巧,阴谋废君另立。萧子良是当时的贤王,虽然素来以忠心谨慎而自居,但是仍然不免忧郁而死。分析他之所以忧死的原因,正是由于王融急于贪求富贵所致。轻薄躁急的人,哪里可以接近呢?

16 己亥(二十五日),北魏免除五月五日、七月七日祭祀祖先的礼俗。

17 北魏录尚书事广陵王拓跋羽上奏说:"朝令规定:每年年终,各州镇要列出所属官员的政绩情况,等到考察核对之后,进行降免或提拔。自太和十五年京官们全部经过考评列为三等之后,到如今已经整整满三年了。所以,我想根考评州镇属官的办法来考核京官,以便评定他们的政绩等级。"孝文帝说:"考评京官政绩事关重大,应该由朕来决定,不可轻率从事,且等到秋天再说吧。"

18 闰四月,丁卯(二十三日),南齐镇军将军萧鸾以这个名号,开府仪同三司。

19 戊辰(二十四),任新安王萧昭文为扬州刺史。

20 五月,甲戌(初一),发生日食。

21 六月,己巳(二十六日),北魏派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卢昶、兼员外散骑侍郎王清石前来聘问。卢昶是卢度世的儿子。王清石世代在江南做官,北魏孝文帝告诉他说:"你不要因为是南方人而有

顾虑，他们之中有谁与你相识，想见面就见面，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做使节出访别国，要以和为贵，不要一味地矜持夸耀，尤其不能从言谈举止中表现出来，否则就失去了奉命出使的本体。”

22 秋季，七月，乙亥(初三)，北魏任命宋王刘昶为使持节、都督吴越楚诸军事、大将军，镇守彭城。孝文帝亲自为他饯行。又派遣王肃为刘昶府署的长史。刘昶到了彭城之后，没有能安抚接待过去受过他的恩义的部属，所以未能取得成功。

23 壬午(初十)，北魏安定靖王拓跋休去世。从去世到出殡，孝文帝三次驾临他的府中。安葬时的礼仪与拓跋尉元的一样，孝文帝亲自送灵柩到郊外，然后失声恸哭返宫。

24 壬戌(疑误)，北魏孝文帝在北方巡视。

25 南齐西昌侯萧鸾诛杀徐龙驹、周奉叔之后，一些进宫的尼姑妇女纷纷传说萧鸾等人密谋叛乱。中书令何胤是何皇后的堂叔，郁林王非常亲近信任他，让他在殿省入值。郁林王与何胤共同策划诛杀萧鸾，命令何胤承担这件事情，但是何胤不敢担当，不顾郁林王的意图而反复劝谏，郁林王只好作罢。于是，又谋划使萧鸾离开台城到西州去，诏令及朝廷事务等，不再咨问于萧鸾。

这时候，萧谌、萧坦之掌握着兵权，左仆射王晏总领尚书事。萧谌秘密召见诸王的典签官，对他们打招呼，不许诸王与外人接触。萧谌长时期以来一着受宠幸，所以大家都害怕他，没有不听从的。

萧鸾把自己的计谋告诉王晏，王晏听了之后，立即赞同迎合。萧鸾又告诉了丹杨尹徐孝嗣，徐孝嗣也赞成。骠骑录事南阳人乐豫对徐孝嗣说：“外界传言纷纷，说萧鸾要废掉郁林王，另立幼主，自己象伊尹、周公那样摄政，操持国事。您承蒙武帝超乎寻常的恩待，在遗诏中被委以统管尚书省的事务，担负着重大的托付，恐怕就不应该再随同别人一起有这种举动了。人们对于褚渊当年的所作所

为，至今还嘲笑不已，这可是前车之鉴啊！”徐孝嗣心里完全同意乐豫说的，但是身不由己，不能听从。

郁林王对萧坦之说：“人们都说镇军将军萧鸾同王晏、萧谌一起想把我废掉，似乎并不是虚传谣言。，你听到的是些什么呢？”萧坦之回答道：“岂能有这样的事情呢？谁喜欢没事找事废除天子呢？朝廷中的大臣们是不可能制造这种谣言的，一定是那些尼姑们瞎说的，岂可以相信呢？ 陛下如果无故把他们三人除掉，谁又能保全自身呢？”直阁将军曹道刚怀疑外面有异变，秘密地有所布置，然而没有能够执行。

当时，始兴内史萧季敞、南阳太守萧颖基都调迁朝中，萧谌想等待他们二人到后，凭借他们的势力而开始行动。萧鸾担心事情有变故，就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萧坦之，萧坦之又骑马去急告萧谌说：“废除天子，自古以来就是一件大事。最近听说曹道刚、朱隆之等人反而已经猜疑我们了，您如果明天还不行动，就要失去机会，无法加 以弥补了。我有百岁老母亲在堂，岂能坐视不动，眼看灾祸降临呢？ 所以不能不为以后想一想。”萧谌听了，也觉得事情危急，心中非常不安，就匆忙地答应了。

壬辰(二十日)，萧鸾派萧谌先进入宫中，正遇上了曹道刚以及中书舍人朱隆之，就把二人一齐杀了。负责郁林王车舆后面侍卫任务的宿卫官徐僧亮见到这种情形，怒气冲天，大声对众人喊道：“我们承受皇恩，今日应当以死相报！”他也被杀掉。萧鸾带兵从尚书府进入云龙门，他在朝服外面又加穿了军服，武装披挂，但是心中难免恐惧紧张，才进入宫门，鞋子就掉了三次。王晏、徐孝嗣、萧坦之、陈显达、王广之、沈文季等人都紧随在萧鸾之后。这时，郁林王正在寿昌殿中，听得外面有变故，还秘密写诏令传唤萧谌前来相救，又让人把内殿的门窗全关闭了。不一会儿，萧谌就领兵进入寿

昌殿，郁林王见状，匆忙跑进徐姬的房中，拔出宝剑抹脖子自杀，但所进不深，被萧谌制止，又用帛绸把他的脖子缠裹好，然后用轿把他抬出了延德殿。萧谌刚进入殿内时，侍卫将士们都拿起兵器准备和他搏战一场，萧谌对他们说："我的目标是别人，与你们无关，你们不要乱动！"这些侍卫们向来属萧谌所管，因此都听他的话，就不再准备抗拒了。等到看见郁林王出来了，这些侍卫们又都想解救他，但是郁林王竟然连一句话也没说。萧谌带郁林王到延德殿西边夹道，把他杀了。尸体运出宫中，灵柩停在徐龙驹的府中用亲王的礼仪安葬。徐姬和其他宠人统统被杀。萧鸾抓住郁林王之后，想假造太后的手令，这时徐孝嗣马上从衣袖中取出已准备好的太后手令递过去，于是萧鸾异常高兴。癸巳(二十一日)，萧鸾以太后的命令追封萧昭业为郁林王，又废黜何皇后为王妃，准备迎立新安王萧昭文为新皇帝。

吏部尚书谢瀹正和客人下围棋，手下的人听说宫廷发生事变，惊慌地跑来报告。然而，谢瀹就象没听见一般，继续下棋，每下一子，就说："恐怕里面含有深意"，一局终了，就回室中躺下休息，竟然没有问一下外面发生的事情。大匠卿虞悰私下里叹息说："王晏、徐孝嗣如此轻易地就把皇帝废黜了，天底下那有这样的道理呢？"虞悰是虞啸父的孙子。朝中大臣都被召进宫中，惟有国子祭酒江敩来到云龙门时，借口药性发作，在车中呕吐不已，因而返回去了。西昌侯萧鸾想使中散大夫孙谦成为自己的心腹，就让他兼任卫尉，并且派给他披甲执兵的卫士一百人。然而，孙谦却不想与萧鸾同党，就把那些卫士统统打发走了，萧鸾也不因之而怪罪孙谦。

丁酉(二十五日)，新安王萧昭文即皇帝位，其时他年纪才十五岁。任命西昌侯萧鸾为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宣城郡公。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延兴。

26 辛丑(二十九日),北魏孝文帝到达朔州。

27 八月,甲辰(初二),南齐任命司空王敬则为太尉,鄱阳王萧锵为司徒,车骑大将军陈显达为司空,尚书左仆射王晏为尚书令。

28 北魏孝文帝到达阴山。

29 南齐任命始安王萧遥光为南郡太守,但萧遥光没有到任。萧遥光是萧鸾哥哥的儿子。萧鸾有了废立的意图,萧遥光十分赞同帮助他,凡是有关重大的诛杀或赏拔事情,萧遥光都参加了预谋。戊申(初六),又任命中书郎萧遥欣为兖州刺史。萧遥欣是萧遥光的弟弟。萧鸾想树立亲信,所以重用他。

30 癸丑(十一日),北魏孝文帝来到怀朔镇;己未(十七日),又去到抚宜镇;甲子(二十二日),去到柔玄镇;乙丑(二十三日),南下返回;辛未(二十九日),到达平城。

31 九月,壬申(初一),北魏孝文帝下诏说:"每三年考评一次官员们的政绩,考评三次后根据情况对他们进行罢免或提升,这对于那些应该被罢免的人来说当然不会认为是太迟了,但是对于那些应该提升的人来说就大大地被拖欠了。朕现在决定三年考评一次,考评完毕就实行罢黜或提升处理,目的是为了使那些低能者不要妨碍了忠贤者的上进,使有才能的不要总是处在低位。分别命令负责考评的部门官员,把考评者分为优劣三等,其中上等和下等仍然再分为三等。六品以下的官员,由尚书复核审查,五品以上的官员,朕将亲自与各位公卿一起评议其好坏,上上者提升使用,下下者罢免不用,中等的原任不变。"

北魏孝文帝北巡期间,留下任城王拓跋澄考评百官。朝中从公侯以下,有官职的以万计数,拓跋澄评定他的优劣和才能高低,划为三个等级,结果没有一个人有怨言。

壬午(十一日),北魏孝文帝亲临朝堂,宣布对众臣百官们的罢

黜或提升情况，他对诸位尚书说："尚书是关键性的要害职位，并非仅仅是总管事务，处理一下文书而已。朕的成败得失，完全关系于尚书。你们担任这职务，已经有两年了，但是从来没有向朕建议过什么事可为，什么事不可行；没有推荐过一个贤才，撤换过一个不称职的人，这是罪过中的最大罪过。"孝文帝又对录尚书事广陵王拓跋羽说："你是朕的弟弟，处在执掌要害的位置上。但是，你没有勤勉为政、恪守本职的声誉，却有结党营私的行迹。现在，罢免去你的录尚书、廷尉之职，只担任特进、太子太保。"又对尚书令陆睿说："拓跋羽初到尚书省任职之时，人们对他的评价相当高，可是近来偏听偏信，处事不公，而且松懈懒惰，这完全是由于你不能以道义引导相劝他的结果。你虽然没有大的责任，但是也应该受到小小的罚处，因此减去你一年的俸禄。"又对左仆射拓跋赞说："拓跋羽被罢黜，你应处以死刑。但是，事情既然归咎于拓跋羽一人了，就不再处分他人了，所以只解除你少师之职，削去一年的俸禄。"接着又对左丞公孙良、右丞乞伏义受说："你们的罪过也应该处以死刑，但是只对你们进行如下处罚：削去你们的官服和俸禄，以布衣身份继续留任本职，如果在三年之内有政绩，就官复原职；如果没有任何成就，那就永远削职为民，回去种地去。"又接着对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说："叔叔你趾高气扬，骄傲自大，所以解除少保官职。"还对长兼尚书于果说："你不勤于职守，数次以疾病为借口，所以解除长兼，削去一年的俸禄。"其余如守尚书尉羽、卢渊等人，均以不称职，或者被解除职务，或者被罢黜官位，或者被削去俸禄，孝文帝当面指责了他们的过失，所受处罚立即执行。卢渊是卢昶的哥哥。

孝文帝又对陆睿说："北方人常说：'北方风俗朴质、粗犷，怎么会变得知书识礼、文质彬彬呢？'朕听了之后，感到异常失望。现在好读书、有学识的人很多，难道他们都是圣人吗？完全在好学与不

学而已。朕整顿百官，大兴礼乐，全部心意在于移风易俗。朕身为天子，何必一定要去中原地区居住呢？还不是为了使你们的子孙后代渐渐习染当地好的风俗习惯，能多闻多见，增加见识。如果永远住在恒山之北，再遇上一个不喜欢诗书礼乐的国君的话，那就难免会变得孤陋寡闻。”陆睿回答道：“确实如圣上所说。金日磾如果不到汉朝去做官，怎么能够子孙七代知名于世呢？”孝文帝听了陆睿的话，心里十分喜悦。

32 南齐鄱阳王萧锵最初并不知道萧鸾有废掉郁林王的阴谋。后来，郁林王被废，宣城公萧鸾的权势日增，朝廷内外都知道他心里有觊觎皇位之意。但是，萧锵每次去拜见他时，萧鸾常常匆忙得连鞋都来不及穿好就到车子后面去迎接，说到国家大事，萧鸾无不声泪俱下，表现的非常忠贞，因此萧锵还是很信任他。朝中各方都倾向于萧锵，劝他入宫发兵，取代萧鸾，辅佐朝政。制局监谢粲游说萧锵和随王萧子隆，对二人说：“二位王爷只需乘着油壁车进入宫中，把皇帝带出到朝堂之上，左右辅佐发布号令，我和其他人关闭城门，带领着卫士前来声援，谁敢不听令呢？只怕东府里的人会乖乖地把萧鸾缚送过来呢。”萧子隆想认真计划一番，但是萧锵却因朝中兵力全控制在萧鸾手中，且考虑到事情不一定能成功，心中犹豫万分。马队头目刘巨是武帝时的旧人，他来见萧锵，要求和萧锵单独说话，跪下磕头，力劝萧锵采取行动。萧锵命令准备车马，将要进宫，但是又回到内室，与母亲陆太妃告别，结果天黑了还没有出发。萧锵身边的典签知道了这一计划，就向萧鸾告发了他。癸酉(初二)，萧鸾派遣两千士兵围住萧锵的住处，把他杀了，接着又杀了萧子隆、谢粲等人。在当时，武帝的儿子中数萧子隆强壮高大，且颇有才能，因此萧鸾尤其嫉妒他。

江州刺史晋安王萧子懋闻知鄱阳王萧锵和随王萧子隆已被萧

鸾杀死，准备起兵讨伐，他对防阁吴郡人陆超之说："事情如果能成功则朝廷获得安宁，如果失败我们死而犹荣。"防阁丹阳人董僧慧说："江州虽然地域狭小，但是宋孝武帝就曾从这里起兵讨伐杀死宋文帝而自立的刘劭。现在，我们如果发兵入朝，讨伐萧鸾杀害郁林王之罪，谁能够抵抗呢？"萧子懋的母亲阮氏住在建康，萧子懋派人秘密传书把她接来，阮氏把情况告诉了自己的同母哥哥于瑶之，与他计谋，谁知于瑶之立即派快马报告了宣城公萧鸾。乙亥(初四)，授给萧鸾黄钺，内外戒严，派遣中护军王玄邈讨伐萧子懋，另又派遣军主裴叔业与于瑶之先去袭击寻阳，声称是郢府司马。萧子懋知道情况之后，派遣三百人守卫湓城。裴叔业溯江而上，到了夜间，又回过头来奔袭湓城，城局参军乐贲打开城门，迎接裴叔业进入城中。萧子懋听到情况后，率领府州的兵力据城自守。萧子懋的部曲大多是雍州人，都自告奋勇，跃跃欲试。裴叔业害怕了，派遣于遥之去说服萧子懋，于瑶之对萧子懋讲："你现在如果能够主动回到京城去，一定不会有什么可担心的，正好可以做一个闲散之官，仍然不失富贵荣华呀。"萧子懋既然不出兵攻打裴叔业，部下的情绪就渐渐有几分沮丧低落。中兵参军于琳之是于瑶之的哥哥，他劝说萧子懋以重金贿赂裴叔业，可以免除灾祸。萧子懋派于琳之前去，但是于琳之却又劝说裴叔业捉拿萧子懋。裴叔业派军主徐玄庆带领四百兵士随于琳之进入江州城，萧子懋手下的官员们纷纷奔散逃命。于琳之领着二百人，手执刀剑进入萧子懋的住处，萧子懋见此情形，大骂于琳之说："无耻小人，怎么能忍心干出这样的事呢？"于琳之用衣袖遮住自己的脸，让人杀死了萧子懋。王玄邈抓住了董僧慧，将要杀他，董僧慧说："晋安王萧子懋举义兵，讨逆贼，本人确实参与了策谋，现在能为主人而死，死而无怨！但是，希望能在晋安王的大敛之礼举行完毕之后，我便就身鼎镬，以求一死。"王

玄邈觉得董僧慧非常有义气,就把情况告诉了萧鸾,结果免于处死,被发配到东冶做苦工。萧子懋的儿子萧昭基当时年龄才九岁,他以二寸见方的丝织写成一封书信,打听董僧慧的情况,并送去五百钱,用这些钱行贿管制人员,信才被转交董僧慧。董僧慧看到绢书之后,一眼就认出来了,说道:"这是小公子写的啊!"于是悲恸万分,气绝而死。于琳之劝说陆超之逃跑,陆超之却不为所动,并且对他说:"人迟早都有一死,这丝毫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我如果逃亡了,不但已经死去的晋安王的家眷孤单而无人照料,而且恐怕还要遭田横门客们的嘲笑。王玄邈等人想把陆超之押送到京都,陆超之端坐不动,等待他们前来逮捕。陆超之的门生以为杀了陆超之一定能得到重赏,就偷偷地从背后把陆超之斩了,但是他的头虽然落地了,身子却不倒下去。王玄邈以丰厚的物品装敛了陆超之,为他殡葬,那个门生也来帮忙举棺入葬,棺材突然坠下,压住了门生的脑袋,折颈而死。

萧鸾派遣平西将军王广之去袭击南兖州刺史安陆王萧子敬。王广之到欧阳后,就派部下将领济阴人陈伯之为先驱,前去袭击。陈伯之到后,见城门大开,就率先而入,斩了萧子敬。

萧鸾又派遣徐玄庆去西边杀害诸位藩王。临海王萧昭秀为荆州刺史,西中郎长史何昌寓主持州中事务,徐玄庆到了江陵之后,想不经奏报直接作出处置杀了临诲王,何昌寓义正辞严地说道:"我受朝廷的委托,辅助临海王。殿下并没有什么过失,你只不过是别人派来的一个使臣,如何就能让我把殿下交给你?如果圣上一定索要殿下,我自己会启奏陈述,等待圣上的答复。"徐玄庆的目的没有实现。于是,萧昭秀才得以回到建康。何昌寓是何尚之弟弟之子。

萧鸾派吴兴太守孔琇之主管郢州事务,想让他杀害晋熙王萧铉。孔琇之坚决辞而不干,但是萧鸾不答应,于是就绝食而亡。孔

琇之是孔靖的孙子。

裴叔业从寻阳出发，来到了湘州，想要杀掉湘州刺史南平王萧锐，南平王属下的防阁周伯玉对众人大声说道："这并不是天子的命令。现在，我要斩掉裴叔业，举众发兵，匡扶社稷江山，哪个敢不听从？"萧锐的典签喝退周围的人，斩了周伯玉。乙酉(十四日)，杀害了南平王萧锐，郢州刺史晋熙王萧铉、南豫州刺史宜都王萧铿也同时被杀害。

丁亥(十六日)，任命庐陵王萧子卿为司徒，桂阳王萧铄为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冬季，十月，丁酉(疑误)，解除戒严。

33 任命宣城公萧鸾为太傅、领大将军、扬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并加以特殊的礼仪，进爵位为王。

宣城王萧鸾策划篡位当皇帝，因此广为招揽朝廷名士参与筹划。侍中谢朏心里不愿意，于是就请求出任吴兴太守。他到任之后，给担任吏部尚书的弟弟谢瀹送去好几斛酒，并且附信一封，信上说："可以尽量饮酒，不要参与人事。"

臣司马光曰：我听说："穿了他人衣服的人替他人分忧，吃了他人东西的人要为他人的事情而死。"谢朏、谢瀹弟兄二人，同时担任皇帝身边的亲近大臣，但是他们只知道安享自己的荣华富贵，朝廷的危难竟然不参预不过问，像这样做臣下，可以说是忠良吗？

34 宣城王萧鸾虽然一手专权，独断国政，但是人们并不服气他。他的肩胛处有一个红色的痣，骠骑谘议参军考城人江祏劝他出示给人看。宣城王就出示给晋寿太守王洪范看，并说道："人们说这个痣是日月之相，你一定不要往外泄露。"王洪范回答："您有日月在身上，怎么能隐而不宣呢？应当向别人转告。"宣城王萧鸾的母亲

是江祏的姑姑。

35 戊戌(疑误),桂阳王萧铄、衡阳王萧钧、江夏王萧锋、建安王萧子真、巴陵王萧子伦同时被杀害。

萧铄与鄱阳王萧锵名气相等,萧锵爱好并擅长文学,萧铄爱好并擅长玄理,当时人们称之为鄱、桂。萧锵死后,萧铄即感到自危不安,他到东府去见宣城王萧鸾,回来之后,对手下的人说:"刚才萧鸾接见我时表现的十分殷勤周到,一付流连不舍的样子,但是面带愧色,这一定是想要杀掉我。"当天晚上,萧铄被害。

宣城王萧鸾每当杀害一个藩王,总是于夜间派兵包围其住所,翻墙破门,呼喊而入,把他的家产全部抄封没收。江夏王萧锋,德才兼备,萧鸾曾经对他讲过:"始安王萧遥光极有才干,可以委以重任。"萧锋回答道:"萧遥光之于殿下您,正如殿下之于高皇帝一样。卫护宗庙,安定社稷,他确实可以寄于厚望。"萧鸾听萧锋如此一说,被人点破了心事,不禁大惊失色。等到萧鸾大杀诸位藩王之时,萧锋派人给萧鸾送去一封信,在信中嘲讽、责斥他。萧鸾因此而非常害怕萧锋,不敢到萧锋的住所去抓他,于是就让萧锋在太庙中兼任祠官之职,然后在夜里派兵去庙中捕获他。萧锋从太庙中出来,登上车,前来杀他的兵士也要上车去,但是萧锋不让他们上来,他力气非常大,徒手与这些人击打,使好几个人倒在地上起不来,然后被杀。

宣城王萧鸾派遣典签柯令孙去杀建安王萧子真,萧子真吓得钻进床底下藏起来,柯令孙用手把他拉出来,他给柯令孙下跪磕头,乞求免于一死,情愿为奴仆,但不被答应,照样被杀害。

萧鸾又派中书舍人茹法亮去杀巴陵王萧子伦。萧子伦其人,性情英勇果敢,当时任南兰陵太守,镇守琅邪。琅邪城中有守兵,萧鸾担心萧子伦不肯轻易屈服,任人宰杀,就问典签华伯茂如何办理,

华伯茂说:“您如果派兵去收拾他,恐怕不能很快达到目的。如果把这事委托与我办理,只以一人之力就可以办妥。”于是,华伯茂就亲自手执配有毒药的酒,逼使萧子伦喝下去,萧子伦理正自己的衣服、帽子,出来接受诏书,并且对菇法亮说:“先前,太祖灭宋而自立。今天的情况,也是天数所定,在劫难逃。你是曾奉事过武帝的老人了,现在受指使而来,当是身不由己,奉命行事而已。这酒绝非是平常饮宴的酒。”说完接过酒杯,一仰而尽饮,受毒而死。死时他年龄才十六岁,菇法亮以及周围的人无不感动而流泪。

当初,各藩王出镇州郡,都配置典签官,凡地方上的事全都委托给他。典签时不时地入朝奏告情况,一年之内数次往返于镇所于朝廷之间,皇帝经常与其单独谈话,询问州里的事情,因此,州刺史的好坏善恶全凭典签的一张嘴而定,于是从刺史到下属其他官员无不对他毕恭毕敬,曲意奉承,唯恐不及。所以,典签威行一州之内,干了许多奸邪不法的事。武陵王萧晔任江州刺史,他性情刚烈耿直,不可冒犯,典签赵渥之就对人讲:“我现在进朝见驾去,等我一到京城就会把他换掉。”赵渥之见了武帝,对萧晔大加毁谤,于是萧晔就被免职,回到京都。

南海王萧子罕戍守琅邪,他想去东堂游玩一次,但是典签姜秀不准许。萧子罕回到家府,哭着对母亲讲道:“儿子我想移动五步都不能,这与被囚禁有什么两样呢?”邵陵王萧子贞一次想要吃熊掌,但是厨子却说因典签不在,所以不敢私自给他。

在永明年间,巴东王萧子响杀死了刘寅等人,武帝听说了,对大臣们说:“子响是要谋反啊!”不料戴僧静在下面大声说道:“诸藩王本来都应该谋反,岂只巴东王一个呢?”武帝问这是因为什么原因,戴僧静接着讲道:“这些藩王何罪之有,但是时时被囚禁起来,他们要一截藕,要一杯水,都要请示典签,如果典签不在,那就

只好整日忍渴挨饿。各州郡只知道有典签，而不知道有刺史，他们怎么能不反呢？”

竟陵王萧子良曾经问众人：“士大夫们出于什么意图纷纷带着礼物往典签那里跑？”参军范云回答说：“去长史及以下的人那里都不会得到什么好处，而去典签那里很快就可以获得双倍于所送礼物的好处，如此好的买卖，为什么不去呢？”萧子良听了，颇有愧色。

到了宣城王诛杀诸藩王之时，都令典签去杀，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抗拒。孔珪听到情况之后，流着眼泪说道：“齐朝的衡阳王、江夏王非常有意于辅佐帝室，然而仍被杀害，如果不设立典签，肯定不会至于如此的。”宣城王萧鸾也深深地知道给诸王设典签的弊端，因此发布诏令：“从今开始，各州有紧急事情，应当秘密地奏告朝廷，不要再派遣典签进都。”从此，典签这一职务的作用就渐渐弱小了。

萧子显论曰：帝王之子，生长在富贵之中，才刚刚离开后宫闺房，就去担任作为一州之长的刺史。为了预防和消除他们骄奢淫逸，特意要给他们制定出一些法规，这在历代均被看作常典。所以，皇帝就从自己的心腹中挑选一些人，去监督辅佐这些藩王；或者从身边旧人中挑选出来一些人，任命为藩王们的典签，凡饮食起居一应事项，都得告诉典签。所以，诸王虽然所处位置很高，但是都行不由己，藩王们由于威不在身，不能施恩于下属，所以一旦朝廷艰难危急之际，期望他们来扶危匡正，如何可能呢？藩王置典签之例始于刘宋，南齐沿袭而不变，弊端尤多。

36　癸卯(初二)，任宁朔将军萧遥欣为豫州刺史，黄门郎萧遥昌为郢州刺史，辅国将军萧诞为司州刺史。萧遥昌是萧遥欣的弟弟；萧诞是萧谌的哥哥。

37 甲辰(初三),北魏任命太尉东阳王拓跋丕为太傅、录尚书事,并令其留守平城。

戊申(初七),北魏孝文帝亲自去太庙祝告,责成高阳王拓跋雍和于烈奉迁神主到洛阳。辛亥(初十),开始从平城出发。

38 南齐海陵王萧昭文虽然身居帝位,但起居饮食等事项,统统要请问宣城王萧鸾准许后才可以进行。一次,海陵王想要吃蒸鱼菜,太官令说没有萧鸾的命令,竟然不给他吃。辛亥(初十),皇太后发出诏令:"新继位的皇帝年令幼小,不明国事,昧于朝政。况且,他从小就疾病缠身,体质羸弱,不能承受过重的负担。太傅宣城王萧鸾,是宣皇帝萧承之之嫡孙,又深得太祖皇帝的钟爱,所以宜于入宫承受皇位。皇帝可降封为海陵王,我本人也因年老而告退,不再过问朝政。"并且,以宣城王萧鸾为太祖的第三子。癸亥(二十二日),明帝萧鸾即位,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建武。任命太尉王敬则为大司马,司空陈显达为太尉,尚书令王晏加封骠骑大将军,左仆射徐孝嗣加封中军大将军,中领军萧谌为领军将军。

度支尚书虞悰借口有病,不愿陪侍萧鸾。萧鸾因为虞悰是过去的老人,想拉他参与朝政,所以就指使王晏把废除海陵王而自立的事告诉了他。不料虞悰听后却说道:"主上圣明睿智,公卿士大夫们自然会合力辅佐的,为何还要借用老朽我来赞助新皇帝呢?实在不敢从命!"言毕,恸哭不已。朝廷中议论要追究虞悰,徐孝嗣却说:"虞悰这样也是古代正直耿介之士之遗风啊!"于是,止而不议。

明帝与群臣百官欢宴庆贺,令有功之臣上来敬酒与他们对饮。王晏等人遵命离席,上前去祝酒助兴,惟独谢瀹安坐不起,说道:"陛下受命登基,上应天心,下顺人意,而王晏竟然贪天功以为己力!"明帝听了大笑,就不强使谢瀹给自己上酒了。宴会完毕,王晏招呼谢瀹与自己一同乘车回尚书省,谢瀹严厉地对他说:"您的巢

窝在何处呢?”从此,王晏特别害怕谢瀹。

39 丁卯(二十六日),明帝诏令:“州郡长官们时常给朝廷上贡礼品,今后除去当地的土产外,别的一概加以禁止。”

40 己巳(二十八日),北魏孝文帝到达信都。庚午(二十九日),发布诏令:“近来听说边境上的蛮人,经常抢劫掠夺南方人,使他们父子相离,家庭破碎。朕正要统一天下,像对子女一样安抚百姓,如果这样的话,南方人怎么能知道我们魏朝的仁德呢? 所以,应该诏令荆州、郢州、东荆州三个地方,要对那些蛮人们严加禁止,不许再对南方人进行强暴掠夺。”

41 十一月,癸酉(初三),南齐任命始安王萧遥光为扬州刺史。

42 丁丑(初七),北魏孝文帝到达邺城。

43 庚辰(初十),南齐明帝萧鸾封皇子萧宝义为晋安王,萧宝玄为江夏王,萧宝源为庐陵王,萧宝寅为建安王,萧宝融为随郡王,萧宝攸为南平王。

44 甲申(十四日),明帝诏令:“各县令俸薄禄少,从今开始,连当地土产的进贡,也都加以减免。”

45 乙酉(十五日),明帝追尊始安贞王为景皇帝,其妃子为懿后。

46 丙戌(十六日),任命闻喜公萧遥欣为荆州刺史,丰城公萧遥昌为豫州刺史。当时,明帝萧鸾的长子萧宝义有痼疾难医,其他儿子又都幼小,所以就让萧遥光镇守扬州,萧遥欣镇守荆州。

47 戊子(十八日),明帝立皇子萧宝卷为太子。

48 北魏孝文帝到达洛阳。他想整理朝纲,澄清流品,就让尚书崔亮兼任吏部郎。崔亮是崔道固的哥哥的孙子。

49 北魏孝文帝令后军将军宇文福测量规划牧畜的地方。宇文福奏称石济以西、河内以东,距黄河十里方圆之地为牧场。孝文帝

又命令从代地移迁各种牲畜到此地牧养，由宇文福具体负责该事。一路上，由于牲口没有丢失减损，所以任宇文福为司卫监。

早先，太武帝拓跋焘平定统万以及秦、凉等地，由于河西之地水草丰美，就开辟为牧地，牲畜繁殖甚为兴旺，马匹多至二百余万匹，骆驼一百多万匹，牛羊则多至无以计数。到孝文帝时，又设河阳场牧，时常畜养战马十万匹，每年从河西把马匹移迁到并州放牧一段时间，然后再移迁到南边牧场放牧，以便马匹能逐渐熟习水土，不至于因水土不服而死伤，这样一来，河西的牧畜反而更加蕃滋兴盛。到正光年间以后，这些牧畜全被寇盗掠夺而去，没有剩下什么了。

50 南齐永明年间，御史中丞沈渊上表，凡百官中年令达到七十岁的，都让他退休，这些人退休之后，都穷困在家门之中。庚子(三十日)，明帝发布诏令，依照旧例铨叙百官。又对在摄政期间所杀害的诸位藩王，都重新列入皇室宗族，封他们的儿子为侯。

51 明帝诈称海陵王有疾病，几次派遣御医前去看视，终于害死海陵王，其葬礼依照东汉时曾让出皇位的东海恭王刘强的旧例进行。

52 北魏郢州刺史韦珍，在州内颇有政绩，声誉不错，孝文帝赐赏他骏马、谷物、布帛等物。韦珍把州内孤独贫困的人招集在一起，以孝文帝所赐的东西散发他们，并且对他们说："天子因为我能安抚你们，所以赏赐我谷物、布帛，我怎么敢独自享有呢？"

53 北魏孝文帝因为萧鸾废掉海陵王而自立为帝，计划大举入侵南齐。恰在这时，边境将领又报告，南齐雍州刺史下邳人曹虎派遣使节送信，请求投降北魏。十二月，辛丑(初一)，北魏派遣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统领四个将领向襄阳进发，大将军刘昶、平南将军王肃向义阳进发，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钟离进发，平南将军广平人刘藻向

南郑进发。薛真度是薛安都的族弟。又任命尚书仆射卢渊为安南将军，督帅襄阳前锋诸军。卢渊以不熟习军队事务而加以推辞，没有得到准许。卢渊说："只恐怕曹虎是像周鲂一样诈降。"

54 孝文帝想改革旧的风俗习惯，壬寅(初二)，发布诏令，禁止士大夫与民众穿胡服，鲜卑族人大多不乐意。

通直散骑常侍刘芳是刘缵的族弟，他同给事黄门侍郎太原郭祚，均以工于文学受到孝文帝的亲接礼遇，经常招他们二人一起谈论，秘密商议政事。大臣贵戚们都认为孝文帝疏远了自己，心中怏怏不乐，不平之色溢于颜表。孝文帝让给事黄门侍郎陆凯私下里对这些人说："皇上只是想通过这二人多知道些古代的事情，了解前代的法式罢了，并非是亲近他们而疏远你们。"由此，这些人的情绪才渐渐宽解了些。陆凯是陆馛的儿子。

55 北魏孝文帝要亲自挂帅入侵南齐。癸卯(初三)，内外戒严。戊申(初八)，孝文帝诏令由平城迁到洛阳的百姓免除三年赋税。相州刺史高闾上表孝文帝，建议："刚刚迁都洛阳，尚处草创阶段，而曹虎既然不派遣人质，足见其没有诚心，所以不应该轻举妄动。"但是，孝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很长时间，曹虎的使者再也没有来联系请降一事，孝文帝招集公卿士大夫们议论行动与否的问题，有的认为不宜于行动，有的则认为可以行动。孝文帝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使朕不知所从。如果想把行动与否的利弊得失讨论明白，应该分立宾主，互相引发，共同探讨。以任城王和镇军将军为主张留下的一方，朕为主张行动一方，诸位听取各方意见的长短得失，哪方所见高明就听从哪方的。"众人都说："很好。"于是，镇军将军李冲首先发表意见："我们认为目前正是迁都伊始，诸事草创之际，大家都想有一段安定的时期。再加上我们对作为内应的曹虎并没有细加审查了解，情况多有

不明，所以不宜于轻率行动。”孝文帝紧接着反驳道：“曹虎投降一事虚实如何，确实还难以判定。如果曹虎投降是虚假的，朕也可以借此行巡视、抚慰淮水一带，访查探问一下民间疾苦，使那里的百姓知道朕的仁政善德之所在，以便让他们产生归顺本朝的心意。如果曹虎之降属实，而我们若不及时加以接应，就会坐失时机，有负于他一片弃暗投明的诚心，无疑将毁败朕的宏大战略。”这时，任城王拓跋澄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说：“曹虎没有派人质，也没有再遣使者来联系，其中的诡诈是显而易知的。如今从代京新搬迁到这里来的老百姓，皆有留恋本土的心意。他们扶老携幼，长途跋涉，刚刚到达洛阳，居住房屋尚没有一间，食物储备没有一石，而目前冬季将尽，春耕生产即将开始，正是《诗经》中所说的“兴建屋室”、“耕作南亩”之时。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反而要驱使他们披坚执锐，出征打仗，被迫地面向敌人的刀枪，流血冒死，这样的出征恐怕并非是当年武王伐纣、前歌后舞的正义之师。况且，各路军马已经进发，他们之间能够互相接应。如果曹虎投降属实，就等待平定了樊、沔之后，陛下您再顺势而动，到那时銮舆前往，为时并不晚啊！如今就要轻率举动，只能使军中上下疲劳，如果落一场徒劳而返，恐怕会有损于我朝的天威，反而使敌人的气势更为嚣张，所以万万不是妥善之计。”司空穆亮却认为宜于行动，其他臣僚们也都同意他的意见。拓跋澄质问穆亮：“各位在前不久之时，看见诸路军马出征，都流露出担忧之色，私下里议论时，都不同意南征，为什么面对皇上时就变了一种态度，言不由衷呢？当面背后看法不一，这已经关涉到欺君佞上之罪，难道这样就是大臣的道义、国士的品格吗？万一这次南征不利，就完全是诸位所造成的。”李冲说道：“任城王可以说是忠心耿耿于国家啊！”孝文帝说道：“任城王认为赞同朕的人都是佞上，可是与朕所见不同的人难道就一定都忠诚吗？小忠是

大忠的敌人，这不正和眼前的情形十分相似吗？”拓跋澄又说道：“我愚昧无知，虽然属于‘小忠’之列，归根到底是竭诚为国家而计虑。不知道所谓‘大忠’者，又出于哪一种根据？”孝文帝对他的意见没有听从。

辛亥(十一日)，北魏从洛阳发兵，以北海王拓跋详为尚书仆射，留下来统管朝政事；以李冲兼仆射，固守洛阳。又以给事黄门侍郎崔休为左丞，赵郡王拓跋干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始平王拓跋勰率领皇族子弟兵担任左右侍卫。崔休是崔逞的重孙。戊辰(二十八日)，孝文帝到达悬瓠。己巳(二十九日)，孝文帝诏令寿阳、钟离、马头三地的军队把所掠夺的男女都放归江南去。曹虎果然是诈降。

孝文帝命令卢渊攻打南阳。卢渊以军队缺乏粮食为理由，请求先进攻赭阳，以便获取叶地粮仓，孝文帝同意。于是，卢渊与征南大将军成阳王拓跋鸾、安南将军李佐、荆州刺史韦珍等一起攻打赭阳。拓跋鸾是拓跋长寿的儿子，李佐是李宝的儿子。南齐方面的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闭城拒守，难以攻克。薛真度驻扎在沙堨，而南齐的南阳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刘思忌率兵抵抗。

56 早先，北魏孝文帝命令中书监高闾修治古乐，不久高闾出任相州刺史，这一年，高闾上表举荐著作郎韩显宗、大乐祭酒公孙崇参与制定钟律，孝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卷

齐纪六　　齐明帝建武二年(乙亥,公元 495 年)

1 春季,正月,壬申(初二),南齐派遣镇南将军王广之督率司州军队、右卫将军萧坦之督率徐州军队、尚书右仆射沈文季督帅豫州军队,抵抗北魏的入侵。

癸酉(初三),北魏孝文帝颁发诏令:"不得抢劫掠夺淮河以北的居民,违犯者处以死刑。"乙未(二十五日),北魏拓跋衍率部进攻钟离,南齐徐州刺史萧惠休据城抗守,并且不时地派兵出城袭击北魏军队,终于将其击败。萧惠休是萧惠明的弟弟。北魏刘昶、王肃率军进攻义阳,遇到司州刺史萧诞的抵抗。王肃多次击败萧诞的军队,招纳降兵一万余人,因此北魏任命王肃为豫州刺史。刘昶性格暴躁,刚愎自用,对待下属官兵非常严酷残暴,部下都敢怒而不敢言。法曹行参军北平人阳固多次恳切地规劝刘昶,刘昶大怒,想杀掉阳固,便命令阳固做攻城先锋。阳固这个人平时性格优雅,风度悠闲,谁知临阵遇敌却十分勇猛果敢,使刘昶感到非常惊奇。

丁酉(二十七日),南齐举国上下戒备森严,严防以待。又派遣太尉陈显达为使持节、都督西北讨诸军事,来往巡视于新亭、白下一带,以壮大声势。

己亥(二十九日),北魏孝文帝率大军渡过淮河;二月,抵达寿阳,三十万大军浩浩荡荡,铁甲骑兵多的一眼望不到头。甲辰(初五),孝文帝登上八公山,乘兴而作诗。途中突然遇上倾盆大雨,孝

文帝便命令去掉自己的伞盖，与兵士一起淋雨。他看到军队中有生病的士兵，还亲自去安抚慰问。

北魏孝文帝派人去传唤寿阳城中的南齐官员出来对话，丰城公萧遥昌便派崔庆远前去应对。见面，崔庆远先质问北魏出师来犯的理由，孝文帝回答说："当然有原因。你想让我直接数落你们的罪过呢，还是顾及情面而含含糊糊地说呢？"崔庆远说："我实在不明白你们的来意，所以还是直截了当地说吧！"孝文帝便问道："你们君主为什么要废去两个皇帝而自立为君呢？"崔庆远答道："废去昏君，另立明主，这种事情古今常见，并非只有我朝最近发生的这么一桩，所以不知道你对此又有何不理解之处呢？"孝文帝再反问道："武帝的子孙们，现在都在哪儿？"崔庆远接着答道："七位藩王乱国同罪，已经和周朝的管叔和蔡叔一样被杀掉了，其余的二十多位藩王，有的在朝廷中担任清要职位，有的在外面担任州郡长官。"孝文帝又问道："你们现在的君主萧鸾如果还没有忘掉忠义，为什么不从前帝近亲中选择一人立为新帝，如同当年周公辅佐成王那样，而要自取皇位呢？"崔庆远回答："周成王有亚圣的品德，所以周公立他为君而自己辅佐之。可是，如今本朝前帝近亲中没有能比得上周成王这样的人物，所以不能嗣立。况且，汉代霍光也曾经舍弃汉武帝的近亲而立汉宣帝刘询，只是因为他贤德呀。"孝文帝再逼问道："那么，霍光为什么不自己登上皇位呢？"崔庆远再次答道："因为霍光是外姓，不是皇族。本朝当今皇上正可比做汉宣帝刘询，怎么能拿他与霍光比呢？如果按照你说的那样，那么当年武王伐纣，没有立纣王庶兄微子为君而自己辅佐他，也就是贪求天下了吧？"孝文帝大笑着说道："朕前来本是问罪于你们，但是听了你刚才所讲的那些，心里也就明白了。"崔庆远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这样就是圣人之师。"孝文帝又问道："您希望与我和睦友好呢？还是不

希望?”崔庆远回答说:“相睦友好则两国互相庆贺,人民大众承受好处。否则的话,两国关系恶化,互相交战,致使生灵涂炭,流离失所。能否和睦友好,完全由您来决定。”孝文帝赐赏崔庆远酒菜和衣服,送他回寿阳城。

戊申(初九),北魏孝文帝放弃攻打寿阳城沿着淮河而东下,所到之处,百姓安居,前来纳供粮草的民众络绎不绝,挤满道路。丙辰(十七日)孝文帝到达钟离。

南齐明帝派遣左卫将军崔慧景、宁朔将军裴叔业援救钟离。刘昶、王肃二人率领二十万大军安营驻扎,在营盘周围挖掘树立三层沟堑栅栏,合力攻打义阳城,箭石齐发,使守城的南齐兵士不得不以盾牌来蔽身。王广之引兵来援救义阳,但是到了离义阳城百余里的地方,因畏惧北魏兵力强大,就不敢再向前开进了。城中频频告急,黄门侍郎萧衍请求先去增援,王广之把自己麾下的精兵分给他一部分,由他率领前去。萧衍抄小道连夜出发,与太子右率萧诔等人,径直登上贤首山,来到距北魏军队仅数里的地方。北魏军队没有料到这点,不知道萧衍一共有多少兵力,不敢逼近。黎明时分,义阳城中的守军望见援兵到了,士气大增。萧诞派遣长史王伯瑜出城攻进北魏阵营,借大风放火焚烧了周围的栅栏,而萧衍等率领的士兵则从外围攻击,北魏军队不能抵抗,只好撤退。己未(二十日),萧诞等率兵追击北魏军队,破敌获胜萧诔是萧谌的弟弟。

早先,因为义阳情况危急,明帝特诏令都督青、冀两州诸军事张冲出兵攻打北魏本国,从而分散其兵力。张冲派遣军主桑祖去攻打北魏的建陵、驿马、厚丘三城,又派遣军主杜僧护去攻打北魏的虎阮、冯时、即丘三城,都攻破占领了。青州和冀州刺史王洪范派遣军主崔延袭击北魏的纪城,也占领了。

北魏孝文帝要南去观看长江,辛酉(二十二日),从钟离出发,

司徒长乐元懿公冯诞因重病在身，不能随驾，孝文帝特意去看他，流泪与他诀别，出发后走了约五十里，传来冯诞的死讯，这时崔慧景等路兵马离孝文帝的营地不过百里，孝文帝轻装率领数千人马连夜赶回钟离。见到冯诞的尸体之后，孝文帝拊尸嚎啕大哭，一直哭到天亮，还声泪不绝，悲痛万分。壬戌(二十三日)，孝文帝命令各路兵马停止长江之行，依照晋代安葬齐献王的礼仪安葬了冯诞。冯诞与孝文帝同年而生，小时候两人在一起读书，娶孝文帝的妹妹乐安长公主为妻，他虽然没有多少学术才干，但是品性忠厚质朴，所以特别受到孝文帝的宠爱。丁卯(二十八日)，孝文帝派遣使节到达江边，向南齐守将数说了明帝废帝自立、杀戮诸王的罪恶。

北魏军队久攻钟离不能攻克，军中兵卒伤亡惨重。三月，戊寅(初九)，北魏孝文帝到达邵阳，在淮河中的洲岛上修筑城堡，又在南北两岸修筑了城堡，并且在河水中树立栅栏，以断绝南齐援兵之路。萧坦之派遣军主裴叔业攻打北魏新筑建的这两座城垒，都攻破摧毁。北魏孝文帝又想在淮河南边修筑城堡，置兵戍守，以便安抚新近归顺北魏的该地百姓。为此，孝文帝特意赐给相州刺史高间一封盖有玉玺印记的信，信中详细地讲述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高间看过孝文帝的信之后，也上表谈了自己的观点，其中说道："《孙子兵法》中讲：'如果有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可以包围他，如果有五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可以进攻他。'起初朝廷仅仅从接受曹虎投降这一点来计划安排，所以出兵数量不多，然而东西战线拉得很长，难以取得成功。如今，您又想在淮河南边筑城置守，以便招抚新归顺的百姓。过去，世祖皇帝以排山倒海的威势，率领步、骑兵数十万，南下瓜步，各州郡全都投降，然而唯有盱眙这个小城，却久攻不下。最后班师回朝，没有留下兵马守护任何一座城市，也没有开辟一亩土地，难道是没有人力吗？不是！只是因为那些重镇要地还没有夺取

到手，所以不急于镇守那些不重要的小地方。堵水要先塞住水源，伐木要先断其根本，如果本源尚在而只攻其末流，到底也不会有什么成效的。寿阳、盱眙、淮阴三个地方，是淮河之南的重镇要地，如果不攻克其中之一，而要留守别的孤城，这很明显是不可能保全的事。在外围有敌人据要冲之地而相逼，而淮河又隔断了我们和北方内地的联系，配置的兵力少了不足以自守，而兵力多了则粮食物品等又难以运到。再说，大部队回去之后，留下来守城的兵士们一定会感到孤单、胆怯。而且，夏天河水盛涨，救援起来是非常难的。这样，齐朝一定会派兵攻打，我方久守该城，齐朝发兵攻取，这就是以新击旧；我方以孤军守孤城，劳于防御，齐朝派兵轮番来攻，士气强盛，这就是以劳御逸。如果情况真的如此，那么最后的结果一定会是城被攻破，守兵被擒捉，就是将士们忠勇奋发，拼死而一战，也免不了城破身亡的结局，这是无益于国事的。况且，安土恋本，本来是人之常情。过去，彭城之战我方获胜，夺得了这座重镇，并且也得以稳固地戍守住了，可是后来淮北那些不乐意归附我朝而思念归属江南的民众还竟有数万人之多。角城不过弹丸之地，况且还处于淮北，离淮阳不过十八里远近。可是五固之战，我们围攻了那么长时间，最终仍不能攻克。今昔对比一下，现在要在淮南筑城戍守，其难度要超出过去好几倍。现在天气刚刚开始转暖，雨季正要到来，盼望陛下象过去世祖皇帝做的那样，调转车辕，班师回朝，先经营好都城洛阳，蓄积力量，静观机会，广布仁德，施行教化，国内安定平和了，国外的人自然会信服而归附的。”尚书令陆睿也上表孝文帝，指出：“长江奔腾浩荡，天险要塹，是齐朝的防守要地。同时，江南之地淫雨多雾，暑气郁盛蒸热，我们的军队在这一带过夏，一定会发生疾病。而且，我们又刚刚迁都不久，尚处于草创阶段，营建之事刚刚开始，朝廷中枢机构还没有议事之处，下面的部门也没有办公场

所，文武百官虽说已经住下来了，但实际情况与行路露宿没有什么区别，雨淋日晒，时间久了，难免发生瘟疫。再者，既要出兵打仗，又要招募民夫营造洛阳新都，如此兵徭并举，就是圣王也难以两者兼顾。如今，军队在外面攻敌作战，羸弱的民夫们在洛阳辛劳于土木建筑，在外军队的后勤给养，每日耗损千金以上。如此，驱使疲惫之兵，攻打据守着坚城的敌人，将以什么来取胜呢？陛下去年冬天的那次行动，正是想要炫耀武力于江、汉之地，今年从春到夏这段时间，就理应罢兵休整一下。所以，希望能早日撤兵返回洛阳，先把基础打好，做到本强根固，使圣上心中没有内顾之忧，百姓完成筑建洛阳城的劳役，然后再遣兵调将；出师征伐，所到之处，何愁不能征服呢？”孝文帝采纳了他们两人的建议。

南齐的崔慧景见北魏修筑邵阳城，心中非常忧虑。张欣泰告诉他说：“北魏实际上有撤退的想法，之所以还修筑邵阳城，只不过是在外表上夸大其强罢了，目的是害怕我们随后追击他们。现在如果派人去游说，提出两厢情愿罢兵休战的建议，他们不会不听从的。”崔慧景听从了这一主意，派遣张欣泰到邵阳城下与北魏交涉谈判，建议双方休兵，取得了一致协议，于是孝文帝撤兵返回本国。

北魏撤退途中渡淮河之时，还有五个将领没有渡过河，南齐军队突然占据了河中小洲，断绝了水路，使得余下的北魏兵将无法渡河。北魏孝文帝发令谁能击败河洲上的南齐兵，就封谁为直阁将军，担任军主的代京人奚康生应募而出，他缚扎一些木筏子，上面堆满柴草，顺风纵火，一起烧向南齐的船舰，后面紧跟而进的兵士们借烟火掩护，挥刀乱砍，拼命杀向敌人，河洲上的南齐兵抵抗不住，纷纷溃逃。孝文帝给奚康生直阁将军的名号。

北魏孝文帝命令前将军杨播率领步兵三千、骑兵五百殿后。当时，正是春水方涨之际，南齐军队大批赶来，战船密布，挤塞河中。

杨播在淮河南岸布下阵势抵抗南齐军队，渡河的北魏军队全部渡了过去。南齐军队从四面把杨播团团围住，杨播布出圆阵与之展开搏斗，他自己亲自搏战，杀敌众多。一直抵抗到第三天，军中的食物已经吃光，而南齐围兵攻打得更厉害了。孝文帝站在淮河北岸观望，但是由于河水太急而不能派兵去相救。过一会儿，水势稍稍减弱，杨播带领精骑三百登上南齐停在河中的战船，对南齐围兵大声呼喊道："我现在要渡河，有敢斗能战者请上来。"于是率领众兵渡过淮河。杨播是杨椿的哥哥。

北魏军队撤退之后，在邵阳洲上还余留有一万兵马，他们向南齐崔慧景请求给五百匹马，并且要求借道返归。崔慧景想断其归路而攻打这些北魏余兵，但是张欣泰不同意，他说："不要阻挡往回撤的军队，这一点古人也非常忌讳，因为那些将士们置身于死地，如果去追击，他们一定要以死相拼的，所以不可以轻视。现在，我们去追击他们，即使取胜了也不足以说明我们善战；万一不能获胜，则白白地丧失了前面的功劳。所以，不如答应他们，让他们撤回去。"崔慧景听从了张欣泰的建议。萧坦之回朝以后，告诉明帝说："邵阳洲有被困的敌兵一万人，但是崔慧景和张欣泰二人听任他们逃走而不去追击。"因此，崔、张二人都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赐。甲申(十五日)，南齐解除戒严。

原先，明帝听说北魏孝文帝要一直攻打到长江边上，饮马于长江，非常害怕，命令主管南兖州事务的广陵太守萧颖胄把居民都移入城内，居民们因此惊恐万分，纷纷打算收拾家产渡江南逃。萧颖胄认为北魏军队离得还很远，就没有立即执行齐明帝的旨令，后来北魏军队没有到达那里。萧颖胄是高帝的侄子。

明帝派遣尚书左仆射沈文季去帮助丰城公萧遥昌防守寿阳城。沈文季到达寿阳城之后，禁止游兵随便出城，洞开城门，严加守

备，北魏军队很快就撤退了。

北魏入侵南齐时，派去祝贺海陵王即位的使节卢昶等人还在南齐的建康，南齐人非常仇恨他们，因此就象喂牛马一样地把豆子蒸熟让他们吃。卢昶十分恐惧，吃了下去，由于害怕和受辱，汗水泪水一起流下。但是，谒者张思宁却义正辞严地加以拒绝，宁死而不受屈辱，最后死在所住的客馆之中。回到北魏之后，孝文帝责备卢昶说："人谁没有一死？为何如此贪生怕死到了把自己等同于牛马的地步？你屈身辱国，即使不远愧于当年曾出使匈奴十九年而不屈节的苏武，难道同眼前的张思宁比较一下还不感到自羞吗？"于是，革除了卢昶的官职，贬为平民。

2 戊子(十九日)，北魏太师京兆武公冯熙在平城去世。

3 乙未(二十六日)，北魏孝文帝到达下邳；夏季，四月，庚子(初二)，到达彭城；辛丑(初三)，为冯熙举行哀悼仪式。由于太傅、录尚书事平阳公拓跋丕不乐意南迁洛阳，所以与陆睿一起上表请求孝文帝返回平城参加冯熙的葬礼。孝文帝不同意，对他们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那里有天子老远地赶去给舅舅送葬的事呢？如今刚刚开始营建洛阳，你们岂可以妄自以此事诱引朕，陷朕于不义呢？凡是平城留守令、仆以下的官员，统统交付御史贬斥。"孝文帝没有采纳拓跋丕和陆睿的建议，仍然发出诏令，迎接冯熙以及博陵长公主的灵柩南下，安葬于洛阳，葬礼依照晋代安葬安平献王司马孚的礼仪而进行。

4 北魏孝文帝在钟离之时，仇池镇都大将、梁州刺史拓跋英请求率领州兵会同刘藻一起去袭击汉中，孝文帝准许了他的请求。南齐梁州刺史萧懿派遣部下将领尹绍祖、梁季群等率领两万兵马，占据险要之处，构筑了五座营栅，来抵抗北魏军队的进犯。拓跋英对部下说："他们的主帅出身低贱，不能统一协调作战，我如果挑选精

兵集中力量攻打他们的一个营垒，其他的一定不会来援救。如果攻克一个营垒，其余四个就都会不战而逃。”于是，率领士兵对其中的一个营垒发起了急攻，一举而攻克，其他四营见状，纷纷溃逃，结果北魏军队生擒了梁季群，斩敌三千余名，俘虏七百余人，乘胜追击，长驱直入，逼近南郑。萧懿又派遣部将姜修去抗击拓跋英，拓跋英以伏兵攻其不意，结果把姜修及其部属全部擒获。拓跋英率部返回之时，萧懿手下的其他军队相继赶到，由于拓跋英部下的将士们已经十分疲惫，根本没有料到萧懿的人马会追逼上来，所以非常惧怕，就准备逃跑。但是，拓跋英却不为所惧，他神色不慌，镇定自若，故意骑马缓行，登上高处了望敌情，东指指，西划划，做出一副指挥部署的样子，然后整理好部队，列队前行。萧懿的军队见此情形，怀疑拓跋英设有伏兵，犹豫不进，并且掉头回撤，拓跋英见敌方中计，马上下令追击，破敌获胜，于是围困了南郑。拓跋英禁令部下将士不得侵犯、掠夺当地百姓，所以周围的老百姓纷纷投附，争着纳供粮草。萧懿据城固守。这时，萧懿属下的军主范絜先正率领三千多兵马在外面，赶回来援救南郑，被拓跋英以伏兵截击，全部被擒获。南郑城被围困数十日，城中一片慌乱，军心动摇，人人自危。录事参军新野人庾域把已经空了的数十个粮仓贴上封条，并且指给将士们看，对他们说：“这些仓中都装满了粮食，足够支用两年，只管努力固守。”这样，军心才暂时得到安定。恰恰在这时，北魏孝文帝却命令拓跋英撤兵返回，拓跋英安排军中老弱病伤先行撤退，自己率领精壮兵力殿后，以便抵挡南齐追兵，并且派使者去向萧懿告别。萧懿以为拓跋英在使用诡计，所以拓跋英撤走一天了，他还不敢打开城门。到了第二天，萧懿才派遣部将去追击，拓跋英与将士们一起下马交战，吓得萧懿的追兵不敢逼近前去，就这样尾随了拓跋英四天四夜，才不得不返撤。拓跋英率领部队进入斜谷，恰遇天降大

雨，将士们斩截竹子，把米装在竹筒之中，骑在马上手拿着火把烧烤竹筒，做成米饭。这以前，萧懿派人去诱说仇池的各支氐族部落，让他们起兵截断拓跋英运送粮草和后撤时所经的道路。由于归路被氐人所堵，拓跋英统率部下奋力反击，边战边进，氐人发箭射中了拓跋英的面颊，但是他带伤指挥，终于率领全军回到仇池，并且讨伐平定了反叛的氐族部落。拓跋英是拓跋祯的儿子，萧懿是萧衍的哥哥。

拓跋英攻打南郑之时，北魏孝文帝诏令雍、泾、岐三州发兵六千人准备去戍守南郑，等待拓跋英攻下南郑就派他们出发前去。但是，侍中兼左仆射李冲上表孝文帝，劝谏说："秦川一带地理形势险恶，并且和羌、夷部族接境。自从拓跋英所率西征军出发之后，连接不断地给他的部运送军饷，十分不易，再加上氐、胡部落反叛，所以左右受敌，疲于奔命，形势非常严峻，而后方为他们运送粮草，的武装士兵，至今还忙个不停。如今，又准备预先派遣戍守南郑的兵卒，预先设想秦岭山那边的情况，虽然到时对他们加以优厚待遇，但恐怕他们还是要担惊受怕的。万一最终不能攻克南郑，那么就会使当地民情产生动摇，使他们与胡、夷部族连结起来，串通一气，这样的话事情就难以预测了。所以，即使依照圣旨秘密命令这三州的刺史，等待我军攻克南郑城之后，再派遣戍守人员出发，但是依我的愚见，这样也不见得妥当。何以见得呢？因为西边的道路险恶万分，只能单车行走的路就有千里之遥，如今想要深入敌境，周围没有援助力量，陷于群敌包围之中，而孤据独守一座南郑城，敌人发起进攻，我们不可以马上增援，粮食吃尽了不可以立即补给。古人说："鞭子虽然长，但抽不到马肚子上去。"南郑对于我们而言，恰恰就是马肚子呀。况且，我们魏国所占的疆域，天下九州已超过了八个；已经臣服于我们的民众，达到了十分之九，还没有归顺于我朝的百

姓，仅仅剩下大漠之北的柔然国和长江以南的齐国了，而且很快就可以征服的，所以又何必性急地现在就要占取南郑呢？应该等待我们的疆域拓展得更广，粮食准备得更加充足了，然后再遣兵派将，举而吞并。如今，寿阳、钟离两地离得很近却还没有夺取过来，赭城、新野两地也不过半步之近却也没有占取。东边淮、汉一带离得近但还不能完全守得住，西边南郑隔得那么远又怎么可能派兵固守得住呢？如果一定要置兵戍守南郑，我认为最终会被敌方所破，戍兵尽俘，这岂不成了资助敌人吗？再者，我们迁都洛阳，而洛阳又与齐朝接壤靠近，正应该大量招募敢死勇士，以平荡齐朝都会建康，如果现在轻率地派遣孤单的一支人马去戍守南郑，致使城陷之后全部覆没，恐怕以后再派人去戍守，众人就会心存畏惧，担心留守不住，而朝廷要求他们以死相效，恐怕不能轻易办到了。根据上述种种情况，我认为不派兵戍守南郑为上策。”孝文帝采纳了李冲的建议。

5 癸丑(十五日)，北魏孝文帝到达小沛；己未(二十一日)，到达瑕丘；庚申(二十二日)，到达鲁城，并且亲自去孔子庙祭祀；辛酉(二十三日)，封孔子后代四人、颜渊后代两人官职，并且选择孔子的嫡系后代长子一人封为崇圣侯，奉掌祭祀孔子的事，又命令兖州修缮孔子墓，重建碑铭。戊辰(三十日)，北魏孝文帝到达磽硗，命令谒者仆射成淹准备舟船，想乘船从泗水进入黄河，溯流而上，返回洛阳。成淹劝谏孝文帝不要从水路返洛阳，说：“黄河水流湍急，容易出险，万乘之君不宜乘船出行。”孝文帝坚持己见，说：“我以为平城没有大河，漕运之路不通，所以京城的百姓贫穷。如今迁都洛阳，准备开通四方运输，但是百姓们犹害怕黄河水流险恶。所以，朕才准备有溯黄河而上返回洛阳之行，以此打消百姓心中的种种顾虑。”

6 北魏城阳王拓跋鸾等人进攻赭阳，各位将领之间不能统一行动，已经围攻了一百多日，但是还不能攻下，将领们就准备不再攻城，而采取久围长困的办法使城内无法坚持下去而屈服。只有李佐独自率部昼夜攻城，将士死伤非常多。明帝派遣太子右卫率垣历生前去援救，北魏将领以为势寡不能胜敌，想要撤退，李佐独自率领二千骑兵迎战垣历生，大败。卢渊等人逃遁，垣历生乘胜追击，大获全胜。垣历生是垣荣祖的堂弟。南阳太守房伯玉等人又在沙堨打败了薛真度。

拓跋鸾等人在瑕丘晋见孝文帝，孝文帝指责他们说："你们畏敌败逃，辱我军威，罪该处死。但是，朕因新迁都洛阳之故，特宽恕你们不死。"五月，己巳(初一)，孝文帝降封拓跋鸾为定襄县王，削夺禄户五百户，卢渊、李佐、韦珍等人皆被削去官职，贬黜为民，并且迁徙李佐到瀛州。又因薛真度与他的堂兄薛安都有献彭城而投降北魏的功绩，保留他的爵位和荆州刺史，其余官职一并罢免，孝文帝说："如此处理，进则足以表明他的功劳，退则足以彰示他的过罪。"

7 北魏广川刚王拓跋谐去世。拓跋谐是拓跋略的儿子。孝文帝说："古时候，大臣去世，君主有亲临三次之礼，魏、晋以来，王公去世，国君哭于东堂。从今以后，凡诸王去世，凡按礼朕应服丧一年的亲属，朕均要三次亲临；应服九个月丧的亲临两次；应服五个月或三个月丧的亲临一次，停止哭于东堂的礼节。广川王去世，朕应服期限为九个月丧的大功之礼。"在将要为广川王举行大敛之礼时，孝文帝着素服、深衣前去哭吊。

8 甲戌(初六)，北魏孝文帝到达滑台；丙子(初八)，住在石济。庚申(疑误)，太子在平桃城出迎孝文帝。

北魏赵郡王拓跋干在洛阳贪婪淫乱，不守法令，御史中尉李彪

私下劝诫谕他，并且对他说："殿下不思悔改，所以我不敢不向上报告。"可是拓跋干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根本不把此放在心上。李彪上表弹劾拓跋干，孝文帝诏令拓跋干和北海王拓跋详随同太子一起来他的行宫。他们到了之后，孝文帝只召见了拓跋详而没有召见拓跋干，并且暗中派遣身边的人去察看拓跋干反映如何，得知他既无担忧之心，又无悔改之意，于是把他叫来，亲自数落了一番他的罪行，打了他一百杖，罢免了他的官职，令他回家去了。

癸未(十五日)，北魏孝文帝驾还洛阳，在太庙中向祖先报告。甲申(十六日)，孝文帝诏令减去闲散官的俸禄，以便资助军队开支。乙酉(十七日)，孝文帝在太庙举行饮酒仪式，对南伐有功之人论功行赏。

9 甲午(二十六日)，北魏皇太子在太庙举行了加冠之礼。孝文帝想要改变北方风俗，为此而特意召见文武群臣，问他们："各位希望朕远追商、周呢？还是想让朕连汉、晋都比不上呢？"咸阳王拓跋禧回答说："群臣们都盼愿陛下能超过以前的君王。"孝文帝接着又问："那么应当改变风俗习惯呢？还是因循守旧呢？"拔跋禧再回答："愿意移风易俗，圣政日新。"又问："只是愿意自身实行呢？还是希望传之于子孙后代呢？"回答说："愿意传之于百世万年。"于是，孝文帝说道："那么，朕一定下令开始进行，你们不得违背命令。"拓跋禧回答："上令而下从，有谁敢违抗呢？"孝文帝又说："'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可兴。'现今朕想要禁止使用鲜卑语，全部改用汉语。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人，由于习性已久，可以宽容他们不能一下子就改换过来。但是，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人，凡在朝廷中任职者，不能允许他们仍然还讲过去的语言，如果有谁故意不改，就一定要降免其官职。所以，各位应当严加自戒。对此，各位王公卿士同意不同意呢？"拓跋禧回答："无不遵从圣旨。"孝文帝接着讲道：

“朕曾经与李冲谈过这件事,李冲说:‘四方之人,言语不同,不知应该以谁的为是;做皇帝的人说的,就是标准。’李冲此话,论罪行应当处死。”因此看着李冲又说道:“你有负于社稷,应当命令御史把你牵下去。”李冲摘下帽子磕头谢罪。孝文帝又指责出巡时留守洛阳的官员们:“昨天,朕望见妇女们还穿着夹领小袖衣服,你们为什么不遵行朕以前的诏令呢?”这些官员们都磕头谢罪。孝文帝继续讲道:“如果朕讲的不对,你们可以当庭争辩,为什么上朝表示顺从,退朝后就不听从呢?”六月,己亥(初二),孝文帝下令:“在朝廷中不得讲鲜卑语,违背者免去所任官职。”

10 癸卯(初六),北魏孝文帝派遣太子到平城参加太师冯熙的丧礼。

11 癸丑(十六日),北魏孝文帝发布诏令,搜求民间藏书,凡是朝廷秘阁中所无而又有益于时用的书,献者厚加赏赐。

12 北魏有关官吏上奏:“广川王的妃子埋葬在平城,而广川王今已去世,不知道是广川王随他的妻子回葬于平城呢?还是他妻子随广川王移葬于洛阳呢?”孝文帝说:“凡是代京人迁移来洛阳的,死后应该全部埋葬在邙山。如果丈夫先死在代京,那么妻子死后可以送回代京安葬;如果丈夫死在洛阳,不可以送回代京随他的妻子安葬。其他州的人,听从自便。”丙辰(十九日),孝文帝诏令:“迁移到洛阳的人死后,葬于河南,不得送回北边安葬。”于是,从代京迁居到洛阳的人全部成为河南洛阳人。

13 戊午(二十一日),北魏改用长尺、大斗,其度量法度依照《汉书》中的记载制定。

14 南齐明帝废除郁林王时,许诺萧谌为扬州刺史,但事后却任命他为领军将军、南徐州刺史。萧谌心怀不满,怨恨说:“饭做熟了,却推给别人吃了。”萧谌恃功自傲,颇有些干预朝政事务,他想

选用什么人，就命令尚书为他说话。明帝知道之后非常有意见，因为萧诞、萧诔正率兵抵抗北魏，所以隐藏在心头而不表示出来。壬戌(二十五日)，明帝游赏华林园，与萧谌以及尚书令王晏等几个人一起宴饮，喝得非常尽兴。宴席结束之时，明帝留下萧谌，让他最后离开，当他达到华林阁时，被皇帝身边的武装卫士拘捕，押至官署。明帝派手下人莫智明去数说了萧谌的罪行，讲道："隆昌之时，如果没有你，我不会有今天。现在你们兄弟三人都被封上爵位，有两人担任了州刺史，朝廷报答你，已经是到了极点。可是，你还是不满足，总是心怀怨恨，说什么饭作熟了，连锅送给别人去吃了。现在朝廷特赐你死。"于是，杀死了萧谌，他的弟弟萧诔也被杀。明帝又派遣黄门郎萧衍为司州别驾，去司州拘捕萧诞，并杀害了他。萧谌爱好术数，吴兴人沈文猷经常对他说："您的命相不亚于高帝。"萧谌死后，沈文猷也被诛死。萧谌被杀害的那天，明帝又杀害了西阳王萧子明、南海王萧子罕、邵陵王萧子贞。

15 乙丑(二十八日)，南齐任命右卫将军萧坦之为领军将军。

16 北魏高阎上书孝文帝说："邺城供奉密皇后神位的庙已经倒塌，请求重新加以修缮。如果认为她已经享祭于太庙了，不必再单供神位，那么就应当把庙毁掉。"孝文帝诏令毁掉。

17 北魏拓跋英侵犯汉中之时，沮水的氐族部落杨馥之帮助南齐，为南齐攻打武兴的氐族首领杨集始，打败了他。秋季，七月，辛卯(二十四日)，南齐任命杨馥之为北秦州刺史，并封他为仇池公。

18 八月，乙巳(初九)，北魏选拔勇猛的武士十五万人担任羽林、虎贲，以充实皇宫禁卫。

19 北魏的金墉宫修建完毕，并且在洛阳设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

20 北魏高祖孝文帝游赏华林园，观览过去曹魏明帝所筑的景

阳山，黄门侍郎郭祚说："山水是仁者、智者所喜爱的，应该重新加以修复。"孝文帝回答说："魏明帝以奢侈失之于前，朕怎么可以步其后尘呢？"孝文帝爱好读书，经常手不释卷，外出时在车中或者在马鞍之上仍不忘讲学论道。他又擅长吟诗作文，常常骑在马上口头作诗，作完之后，不用更改一个字，自从太和十年之后，各种诏令、策书都是自己撰写。他还爱好贤才、善士，求贤心切，如饥似渴。凡是与他交往接近的，他总是对他们寄以普通人的情意而不以帝王自居。比如李冲、李彪、高闾、王肃、郭祚、宋弁、刘芳、崔光、邢峦等人，都因资质文雅而得到他的亲近，并且担任了重要职位，因此而显贵。制礼作乐，成绩斐然，郁郁可观，有太平淳古之风。

北魏治书侍御史薛聪是薛辩的曾孙，他弹劾别人从不畏避强横，孝文帝有时想要宽容被弹劾者，薛聪就总是和他争辩，以致孝文帝经常说："朕见了薛聪，也不能不害怕，何况其他人呢？"因此，那些贵戚们不得不有所收敛。薛聪升至直阁将军，并兼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孝文帝对外表明是重用薛聪的德行才气，而在内心则把他视为心腹，皇宫中的卫士禁兵，全部交给他来统管，所以直到孝文帝去世，他一直担任直阁将军。每次上朝，群臣百官退朝之后，薛聪总是留下来陪侍孝文帝，两人在帷幕后面议论政事，有时能整整说上一昼夜，对于时事政事方面的得失利弊，薛聪动辄加以匡正劝谏，所见大多被采纳。然而，薛聪为人做事厚重而谨慎，所以外界并不能窥见他的内心边际。孝文帝想要升进薛聪的名分地位，可是他总是苦苦辞让，不愿领受。孝文帝也能对他的态度体贴理解，对他说道："您内禀仁义忠信之质，天爵自高，本来不必再以公卿大夫这些所谓人爵而荣身了。"

21　九月，庚午(初四)，北魏皇帝的后妃、夫人、嫔御等以及内外文武百官全部迁于洛阳。

22 丙戌(二十日),北魏孝文帝到达邺地。孝文帝多次来到相州刺史高闾的官舍,赞美他治理本州的成绩,并且给予特别丰厚的赏赐。高闾数次请求孝文帝让他回到本土幽州去做官,孝文帝因此而发布诏令:"高闾以该告老退休的年龄,方才要求衣锦还乡,他这样只知进而不知退,实在有损于谦德,所以降其封号为平北将军。他是朝廷中年龄和资历都相当老的大臣,应当顺遂他的心愿,所以调任他为幽州刺史。这样做可以既满足了他的请求,以示朝廷之恩,又起到劝善存法的作用。"孝文帝又任命高阳王拓跋雍为相州刺史,并且告戒他说:"作一州之长也容易,也难。'自己言行端正,不用法令别人也会遵从',如此就容易;'自己立身不正,即使以法令强迫别人也不会听从',所以说难。"

23 己丑(二十三日),南齐调迁南平王萧宝攸为邵陵王、蜀郡王萧子文为西阳王、广汉王萧子峻为衡阳王、临海王萧昭秀为巴陵王、永嘉王萧昭粲为桂阳王。

24 乙未(二十九日),北魏孝文帝从邺返还洛阳;冬季,十月,丙辰(二十一日),到达洛阳。

25 壬戌(二十七日),北魏孝文帝诏令:"各州认真考察官员们的政绩,根据得失,分为三等,上报朝廷。"又诏令:"徐、兖、光、南青、荆、洛六州,应当加强战备,随时待命,一旦令下,应立即赴召。"

26 十一月,丁卯(初二),南齐明帝诏令罢除文惠太子修治的东田,并拆毁兴光楼。

27 己卯(十四日),为太子纳妃子褚氏,大赦天下。太子的妃子是褚澄的女儿。

28 庚午(初五),北魏孝文帝到达委粟山,测定祭天的圜丘。己卯(十四日),孝文帝召集群儒商议祭天之礼,秘书令李彪建议说:"古代鲁国人如果有事要祈告上帝,必定先在学宫中祈祷,所以请

提前一日祭告于太庙。”孝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甲申(十九日),孝文帝在圜丘祭天,大赦天下。

29 十二月,乙未朔(初一),北魏孝文帝在光极堂接见群臣,宣布在官员中实行九品制,即将开始选拔群臣。光禄勋于烈的儿子于登依照旧例请求升官,于烈上表孝文帝说:“如今正值圣明之朝,做臣子的理应清廉谦让,但是我儿子于登却援引旧例而要求晋升,这是我平素对他教训不严的结果,所以乞求朝廷罢黜我的官职。”孝文帝说:“这是有识之言,没有料到于烈能做到这样。”于是召见了于登,对他说:“朕将要广施教化于天下,因为你父亲有谦逊的美德、正直的品格,所以晋升你为太子翊军校尉。”并且加任于烈为散骑常侍,封为聊城县子。

北魏孝文帝对群臣们说:“一个国家从来都有一件事情让人感到可叹,就是臣子们不肯公开地谈论得失是非。作为一国之君,患在不能采纳劝谏;作为臣子,患在不能尽忠竭力。从今以后朕推举一人,如有不妥之处,你们可以直言其失;如果有才能之士而朕不能发现,你们也应当加以举荐。这样,能举荐人才者有赏,知而不言者有罪,你们应当明白这一点。”

30 丁酉(初三),明帝诏令修缮晋代各朝皇帝的陵墓,并且增置了守护陵墓的卫士。

31 甲子(三十日),北魏孝文帝在光极堂召见群臣,给他们颁赐冠服。

32 早先北魏人不使用钱币,从孝文帝开始才命令铸造太和五铢钱。到本年,已经铸造得大体齐备,因此孝文帝诏令公私方面一律开始使用钱币。

33 北魏任命光城的蛮人首领田益光为南司州刺史,所属的郡守县令,听任他自己设置、诠选。后来又在新蔡设立东豫州,任命田

益光为刺史。

34 氐族首领杨炅去世。

三年(丙子,公元 496 年)

1 春季,正月,丁卯(初三),南齐任命杨炅的儿子杨崇祖为沙州刺史,封他为阴平王。

2 北魏孝文帝发布诏令,认为:"北方人称'土'为'拓',称'后'为'跋'。魏朝的祖先是黄帝的后代,以土德而称帝,所以姓拓跋。土,乃黄中之色,万物之元,所以应该改姓为'元'。诸位功臣旧族中凡从代京迁来的,其姓氏有的重复,要一律改变。"于是,开始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姓氏,不可胜数。

北魏孝文帝素来看重名门望族,由于范阳人卢敏、清河人崔宗伯、荥阳人郑义、太原人王琼四姓门族,在士大夫中最受推重,所以特意选他们的女儿进入后宫。陇西人李冲以才识受到任用,成为朝中显贵,他所结的姻亲,都是具有清白名望而为时人所敬重的高门,孝文帝也以他的女儿为夫人。孝文帝诏令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弁审定各州的士族,地位多有升降。孝文帝又诏令:"代京人早先没有姓族,虽然是功勋、贤士的后代,也与那些寒贱出身者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一些宦途通达者虽然位极公卿,但他们的亲族却依然担任着地位卑下的官职。其中穆、陆、贺、刘、楼、嵇、尉八姓,从太祖皇帝以来,功勋卓越,著称于世,位至王公,无人不知,通知司州和吏部,不要让他们充任卑微的官职,而应当同卢、崔、郑、王四姓一样对待。除这些大族之外,其他还应该列于士族的,不久就继续由朝廷下令加以确认。那些过去为部落头人,而从道武帝皇始年间以来三代官职在给事以上,以及爵位上至王公的确定其姓;如果不

是头人，而自皇始年间以来三代官职在尚书以上以及爵位上至王公的也确定其姓。头人的后代，但是官职不显要的确定其族，或者本非头人而官职显要的也确定其族。凡此姓与族，都应该加以审核，不允许其中有伪冒。命令司空穆亮、尚书陆琇等人详加审定，务必要做到公正合理。”陆琇是陆馥的儿子。

北魏过去的制度：各藩王的妃嫔都应选娶八大姓及有清望的门第人家之女。咸阳王拓跋禧娶隶户人家之女为妃嫔，孝文帝严厉地责备了他，因此下诏令为六个弟弟重新聘娶妻室，说：“以前所纳娶的，可以改做为小妾。咸阳王元禧，可以聘娶颍川太守陇西人李辅的女儿；河南王元，可以聘娶已故中散大夫代郡人穆明乐的女儿；广陵王元羽，可以聘娶骠骑谘议参军荥阳人郑平城的女儿；颍川王元雍，可以聘娶中书博士范阳人卢神宝的女儿；始平王元勰，可以聘娶廷尉卿陇西人李冲的女儿；北海王元详，可以聘娶吏部郎中荥阳人郑懿的女儿。”郑懿是郑羲的儿子。

当时，赵郡李姓诸门中，人物尤其多，都能发扬家风，所以世人谈论门第高贵，都推卢、崔、郑、王、李五姓为首。

众人议论以薛氏为河东的望族，孝文帝则不同意，说：“薛氏是蜀人，怎么可以成为郡中的大姓呢？”当时直阁薛宗起正执戟站在殿下，他站出来对孝文帝说：“我的祖先于汉代末期在蜀地做官，两代之后又回到河东，如今已经六代相沿袭，所以不应该算作蜀人。我斗胆问一句，陛下是黄帝后代，而受封北方，难道也可以说是胡人吗？现今不认我们为郡中大姓，还有何脸面活下去呢？”于是，把手中之戟摔碎在地。孝文帝慢悠悠地说道：“那么，朕为甲，你为乙吗？”于是，同意列薛姓为郡中大姓，并同薛宗起开玩笑说：“你不是‘宗起’，而是‘起宗’呀！”

孝文帝与群臣们议论选拔调派官员的事情，他问：“近世以来，

出身高卑贵贱，各有一定，这样划分如何呢？”李冲反问道：“不知道上古以来，分官列位，其目的是为了那些膏粱子弟们呢？还是为了治理国家呢？”孝文帝回答：“当然是为了治理天下。”李冲又顺势反问：“那么陛下为什么专门选取门第出身，而不注重才能方面的选拔呢？”孝文帝辩解说：“如果确有过人的才能，不怕不为人所知。然而，君子门第出身，即使没有为当世所用的才能，但终归在德行方面要纯洁笃实一些，朕所以选用他们。”李冲再反问道：“难道傅说、吕望可以凭门第出身得到吗？”孝文帝说：“这种不平常的人才，多少代才有一两人。”这时，秘书令李彪也说：“陛下如果专以门第取士，那么对于鲁国的三卿季孙、孟孙、叔孙氏与孔门四科人才，是选择前者呢，还是选择后者呢？”著作佐郎韩显宗也说：“陛下岂能使贵者世袭为贵者，贱者永远为贱者呢？”孝文帝回答：“如果遇有才识高明、卓然不凡，出类而拔萃的人，朕也不拘泥于这一制度。”一会儿，刘昶来到朝中，孝文帝对他说：“有人说选拔官员要唯才能是重，不必拘于门第出身，朕则以为不然。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则会清浊同流，混淆为一，以致名器不分，使君子小人没有区别，这无论如何是不可以的。我们现在八族以上的士人，品第分为九个级别。九品之外，出身低贱而做官者又分为七等。如果世有贤才，可以升为三公。朕正担心贤才难得，但是也不可以仅为一个人而搞乱了我的典章制度。”

臣司马光曰：选拔举荐人才的制度，门第为先而贤才为后这是魏、晋时期的一大弊端，然而历代相因袭，没有人能改变。君子与小人之别，不在于出身世禄之家与布衣贫贱之别，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愚者和智者都能认识到的，然而，在当时，虽然以北魏孝文帝的贤能，还不能免于这一偏见。所以，能明辩是非而不受世俗之见影响人的实在是稀少啊！

3 壬辰(二十八日),北魏调迁始平王元勰为彭城王,恢复定襄县王元鸾为城阳王。

4 二月,壬寅(初九),北魏孝文帝诏令:“群臣中如果不是武将,要实行守丧三年的制度。”

5 丙午(十三日),北魏孝文帝诏令:“国都附近七十岁以上者,于暮春之时到京师举行养老之礼。”三月丙寅(初三),孝文帝在华林园宴请群臣以及贵族中退休的和士人中的老年人,诏令:“贵族退休的老年人,黄发高寿以上的,给予中散大夫、郡守的名誉职位;年龄在六十岁以上者,给予给事中、县令的名誉职位。士人中的老年人,直接给予郡、县的虚职,分别赏赐以鸠鸟为饰的玉仗和衣裳。”

6 丁丑(十四日),北魏孝文帝诏令:“各州的中正各自举荐本乡有德行而为乡人所尊重的人,年龄在五十岁以上而家境贫寒的,授以令、长之职。”

7 壬午(十九日),明帝诏令:“乘坐的车子上面有金银装饰的,全部去掉。”

8 南齐明帝一心要节俭朴素,负责膳食的太官一次给他进献一种名叫裹蒸的食品,他对太官说:“我一次吃不完这么一个,可以把它分成四块,剩下的晚上再吃。”还有一次,明帝使用皂荚洗浴,指着用过的皂荚水对身边近侍说:“这个还可以使用。”太官在正月初一给明帝上寿,温酒时使用了一个用银子制作的酒铛,明帝要把它毁掉,王晏等人都称颂他品德高尚,卫尉萧颖胄却说:“朝廷中最隆重的节日,莫若正月初一,这个银制酒铛是旧东西了,所以算不上奢侈。”明帝听了心中很不高兴。后来明帝又在宫中设宴,席上有许多银制器皿,萧颖胄又对明帝说:“陛下前次要毁掉酒铛,恐怕应该毁坏的是眼前这些银器呀。”说得明帝满面愧色。

明帝事无巨细，必须躬亲，要求很烦琐，因此下面各郡县以及朝中六署、九府的日常事务，也必须全部向他报告，取得他的旨令才能办理。文武官员中功臣和旧臣的选拔、使用等，都不归于吏部管理，而是凭借着亲戚关系互相提拔，以致使明帝陷于事务之中，负担过于繁重。南康王侍郎颍川人钟嵘上书明帝，指出："古时候，圣明的国君根据下属的才干分派事情，量其能力授以官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具体分工执行，而天子则只是高高在上，无为而治。"钟嵘的上书被奏上，明帝阅过之后心中不悦，问太中大夫顾暠："钟嵘何许人也？想干涉朕的事务，你认识不认识他？"顾暠回答说："钟嵘虽然地位卑微，没有名气，但是他所讲的或许有可采纳之处。确实，那些繁重琐碎的事务，都分别有职能部门来办理，现在陛下您全部包揽过来，亲自处理，结果弄得陛下越是劳累，臣子们则越是清闲，正所谓'代替庖人宰割，代替大匠斫削'。"明帝不理睬顾暠所说的，而另换了别的话题。

9 夏季，四月，甲辰(十一日)，北魏广州刺史薛法护向南齐请求投降。

10 北魏侵犯司州，南齐戍守栎城的首领魏僧珉率兵抵抗，击败了来犯的军队。

11 五月，丙戌(二十四日)，北魏在河阴掘筑夏至日祭地的方泽。孝文帝诏令禁止在汉、魏、晋各代皇帝陵墓百步之内打柴割草。丁亥(二十五日)，孝文帝在方泽祭地。

12 秋季，七月，北魏废掉皇后冯氏。起初，文明太后想让他的家族富贵显赫，选择冯熙的两个女儿进宫做妃嫔，其中一个早早去世，另一个得到孝文帝的亲近，但是时间不久，身染疾病，只好回到家中削发为尼。等到文明太后死后，孝文帝又立冯熙的小女儿为皇后。不久，皇后的姐姐病好，孝文帝非常思念她，就又把她迎进宫

中，拜为左昭仪，从此皇后渐渐失去了孝文帝的宠爱。左昭仪自认为年长于皇后，并且比她先入宫，所以不对皇后实行妾礼。皇后对此很愧恨，左昭仪于是诬陷中伤她，使她被废掉。皇后素来有德行，被废之后就居住在瑶光寺中为尼，修练戒行。

13 北魏孝文帝因为久旱无雨，自癸未(二十二日)，至乙酉(二十四日)停止进食，群臣们都来到中书省请求进见。孝文帝在崇虚楼，派中书舍人去推辞不见，并且问清前来请见的缘故。豫州刺史王肃说："现在郊外四周已经大雨连绵了，惟独京城之内下得很小。为此，平民百姓们都没有少吃一餐，而陛下却绝食三天了，臣下们对此惶惶不安，无可自处。"中书舍人回去报告了孝文帝，孝文帝又派他去回答说："朕几天不吃饭，上天还是没有什么感应。近来朝廷内外无论贵贱之人，都说郊外四面有雨了，朕怀疑他们之所以这样讲，为的是宽慰朕心，情况未必属实。现在准备派人去查看，如果与所说的相合，就立即用膳；如果不然，朕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活下去呢？就用自己的身体替万民百姓承担老天爷的责罚。"这天晚上，天降大雨。

14 北魏太子元恂不喜欢学习，长得身肥体胖，受不了河南夏天的炎热，经常思念回到北方去。孝文帝赐予元恂衣服帽子，他却常常私下里穿着胡服。中庶子辽东人高道悦多次恳切地劝谏元恂，元恂非常厌恶他。八月，戊戌(初七)，孝文帝到达嵩高，元恂与心腹密谋策划，叫来马匹骑上直奔平城，亲手把高道悦杀死在宫殿之中。中领军元俨严守门禁，以防遏事态扩大，到了夜间才平定下来。次日天刚亮，尚书陆琇急忙骑马去向孝文帝汇报，孝文帝一听大吃一惊，但没有声张，仍然到了汴口，然后返回。甲寅(二十三日)，孝文帝回宫，召见元恂，数说了他的罪过，并且亲自与咸阳王元禧轮番把元恂打了一百多棒，然后命人把他扶着拽出去，囚禁在城西，

一个多月之后，元恂方才可以起床。

15 丁巳(二十六日)，北魏相州刺史南安惠王元桢去世。

16 九月，戊辰(初八)，北魏孝文帝在小平津讲习武事。癸酉(十三日)，孝文帝还宫。

17 冬季，十月，戊戌(初八)，北魏孝文帝诏令："军士凡从代京迁来的，一律成为羽林、虎贲。司州民夫，十二个之中抽调一个，编为吏员，作为公家或私家的差役。"

18 北魏吐京胡反叛，孝文帝诏令朔州刺史元彬代管汾州事务，让他统领并州、肆州的人马去讨伐叛贼。元彬是元桢的儿子。元彬派遣统军奚康生攻打反叛的胡人，打败了他们，又追击至车突谷，两次获胜，俘获各种牲畜上万头。孝文帝诏令元彬为汾州刺史，胡人去居等六百多人据险而不服，元彬请求朝廷拨兵两万去讨伐，有关部门上奏孝文帝请示批准，孝文帝勃然大怒，说："小小的一股寇贼，那有朝廷发兵去讨伐的道理呢？可以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而安排讨伐。如果不能攻克，必须大兵去讨伐，那就先斩了刺史，然后再发兵！"元彬非常害怕，亲自督率州兵，身先士卒，去讨伐去居，终于获胜。

19 北魏孝文帝在清徽堂召见群臣百官，商议废去太子元恂之事。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摘去帽子，伏地磕头谢罪，请求宽宥太子，孝文帝说："你们谢罪，请求宽宥，是出于私情，而我在这里所要商议的却是国家大事。'大义灭亲'，为古人所看重。如今，元恂想要违抗父命而私自逃叛，跨据恒、朔两州，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大的罪恶吗？如果不把他废掉，就会成为社稷的一大忧患。"闰十二月丙寅(初八)，北魏废太子元恂为庶人，安置于河阳无鼻城，派兵看守，对他的衣食供应，仅仅免于饥寒而已。

20 戊辰(初十)，北魏设置常平仓。

21 戊寅(二十日),南齐太子萧宝卷加冠。

22 原先,北魏文明太后想要废去孝文帝,穆泰苦苦劝谏才得以中止,于是穆泰得到孝文帝的宠信。到了孝文帝南迁洛阳,其所亲近信任的大多是些中州的儒士,所以皇族内部以及代京人往往对此感到不高兴。穆泰从尚书右仆射出任定州刺史,但是他不愿去上任,自陈长期有病,在气候暖湿的地方则更加严重,因此请求到恒州去,于是孝文帝调恒州刺史陆睿为定州刺史,另任穆泰为恒州刺史。穆泰到达恒州之后,陆睿还没有前去定州,于是就与他一起密谋反叛作乱,并且秘密勾结镇北大将军乐东陵王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守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等人,共同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主。元思誉是元天赐的儿子,元业是元丕的弟弟,元隆和元超都是元丕的儿子。陆睿认为孝文帝是仁德之君,劝说穆泰迟缓进行,因此穆泰暂时没有叛乱。

元颐假装同意穆泰等人,以便稳住他们,而秘密地把情况写成奏状上报朝廷。行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澄有病在身,孝文帝召见他于凝闲堂,对他说:"穆泰图谋不轨,煽动诱说宗室,策动叛乱。如果就是这样,如今迁都伊始,北方人恋旧,南北事务纷扰,朕在洛阳不能成功。这是国家大事,非您不能办理。所以,您虽然有病在身,但是还得勉强为我北行一次,解决此事。您去后审观形势,假若穆泰的势力还不强盛的话,就直接把他擒拿了;如果他的势力已经强盛,您就秉承我的旨意发并、肆两州之兵讨伐他们。"元澄回答说:"穆泰等人愚蠢至极,正是由于恋旧,他们叛乱完全是为了这个,并非有什么深谋远虑。我虽然无能怯弱,但对付他们还是行的,完全可以制伏,希望陛下不要忧虑。我虽然患病,但怎么敢推辞呢?"孝文帝笑着说到:"任城王愿意北行,朕还有什么忧愁的呢?"于是,授予元澄节旄、铜虎、竹使符以及身边的卫兵,使其代理恒州事务。

元澄到达雁门时，雁门太守夜间来报告说："穆泰已经带兵往西边投靠阳平王去了。"元澄立即命令出发，右丞孟斌对他说："事情还难以估量，应该奉圣旨召集并州、肆州的兵力，然后再慢慢进发。"元澄说："穆泰既然策谋叛乱，理应据守坚城，然而却去投靠阳平王，思量他的行为，好象是势力不强。穆泰既然不与我们抗拒，那么无故发兵就不太合适了。所以，只须迅速前去镇压，民心自然会能安定。"于是，加快速度，日夜兼行，前往阳平。元澄首先派遣治书侍御史李焕单人匹马进入平城，使穆泰感到非常意外。李焕告谕穆泰的同伙，对他们讲明利害得失，结果这些人都不接受穆泰的指挥了。穆泰无计可施，只得带领部下几百人攻打李焕，不能取胜，就从城西逃跑，李焕追上擒获了他。很快元澄也到了，接着肃清了参与叛乱的同党，拘捕了陆睿等一百多人，全部投入监狱，民间安定无事。元澄把穆泰等人的罪行一项项地列出，上表奏告孝文帝，孝文帝看到以后非常高兴，召集公卿大夫们到一起，把元澄的上表出示给他们看，并且说："任城王可以说是社稷功臣啊！看他写的这些判决之辞，除了古时候的皋陶，谁能超过他呢？"又看着咸阳王元禧等人继续说："如果让你们担当此事，一定办不到这样的。"

23 北魏孝文帝策划入侵南齐，召集公卿到清徽堂，对他们说："朕择地迁都中原，现在各方面基本就绪，唯有南方强寇没有平定，如何能仿效近世以来的天子们安于深宫帷幕之中呢？现在朕南征的决策是不会改变的了，只是不知道时机的迟早。近来，方术之士们都说，现在就前往征伐，一定能够取胜，然而这是国家之大事，应该使君臣各抒己见，你们不要因为朕先说了，在朕前就模棱两可，下去以后又不同意。"李冲说："凡是用兵之法，应该先论人事，然后再察验天道。现在占卜所得虽然为大吉，但是人事准备没有妥当，刚迁都不久，秋谷没有收成，所以不可以兴师动旅，出外征战。依我

之见，应该等到来年秋天再行南征。”孝文帝说：“去年，朕拥兵二十万，这可以说是人事昌盛了，然而天时不利。如今既然天时有利于我们，又说人事未备。那么，照仆射所说，该是永远没有征伐的时候了。南寇近在我们咫尺，它日终将是社稷江山的一大忧患，朕怎么敢自安呢？如果明年秋天南征不能获胜，就要把诸位全送到司寇那里治罪，所以你们不可不尽心尽力。”

24 北魏孝文帝因为流放到边远地方的罪犯多有逃亡，就制定法令，规定凡一人逃亡，全家充当劳役。光州刺史博陵人崔挺上书，劝谏说：“天下善良的人少，恶人多。如果一人有罪而株连全家，那么司马牛就要因其兄桓魋而受到惩处，柳下惠也因其弟盗跖而牵连被杀。如此，岂不悲哀吗！”孝文帝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废除了这一株连制度。

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一卷

齐纪七　齐明帝建武四年(丁丑，公元 497 年)

1 春季，正月，大赦天下。

2 丙申(初八)，北魏立皇子元恪为太子。孝文帝在清徽堂欢宴，说到太子元恂，李冲谢罪说："我愧为太子师傅，没有能教导好他，实在有罪。"孝文帝说："朕尚且不能教化他的劣恶，你做师傅的何必谢罪呢？"

3 乙巳(十七日)，北魏孝文帝去北方巡视。

4 早先，南齐尚书令王晏深得武帝的宠信，到了明帝谋划废去郁林王，王晏又立即欣然赞同，帮助进行。郁林王被废去之后，明帝与王晏在东府宴饮，谈到时事，王晏拍着手掌说道："您经常说我王晏胆怯，今天又如何呢？"明帝即位，王晏自以为对新朝有佐命之功，经常菲薄讥刺武帝在世时候的事情。他担任了尚书令，居于朝臣中的最高地位，处理事情非常专横独断，朝廷内外的重要职位，都任用自己的亲信，并且，经常与明帝在用人方面发生争执。明帝虽然因举事之际，不得不依赖、重用王晏，但是内心却十分厌恶他。明帝曾经整理检查武帝的诏书文告等材料，得到武帝写给王晏的手敕三百多张，都是谈论国家的事情，又获得王晏劝谏武帝不要让自己主管诠选之事的启奏，因此越发猜忌、冷淡王晏了。始安王萧遥光劝明帝杀掉王晏，明帝说："王晏对我有功劳，况且没有罪过，所以不能杀他。"萧遥光又说："王晏对武帝都不能忠心耿耿，怎么

能忠于陛下呢?”明帝听了默然无言。明帝派遣心腹陈世范等人到街头小巷去采听关于王晏的传言异闻。王晏这个人轻率浅薄而没有防范,他想为自己开辟府署,几次传叫方术之士来查看风水,说是会大富大贵。王晏与宾客谈话时,总是喜欢把手下的杂人支开,然后与客人在清静中交谈。明帝知道了这些情况之后,怀疑王晏想谋反,于是产生了杀掉王晏的念头。

奉朝请鲜于文粲密探到了明帝的心思,就奏告了王晏有异图。陈世范又启奏明帝:“王晏密谋借建武四年南郊祭天之机,与武帝过去的主帅在道中起事。”正好遇上老虎闯入南郊祭坛,明帝愈加惧怕了。郊祭前一日,明帝敕令不去南郊祭祀,派人先告诉了王晏和徐孝嗣。徐孝嗣奉旨不言,而王晏则不同意明帝不去,陈述了自己的理由:“郊祀事关重大,圣上一定要亲自前去。”这样一来,明帝越加相信陈世范所说的了。丙辰(二十八日),明帝在华林省召见王晏,杀了他,一同诛死的还有北中郎司马萧毅、台队主刘明达,以及王晏的儿子王德元、王德和。明帝发出诏令:“王晏与萧毅、刘明达因为河东王萧铉识见低下、能力微弱,于是阴谋奉他为君主,让他虚有其位,而自己操纵国政。”王晏的弟弟王诩担任广州刺史,明帝派遣南中郎司马萧季敞去突然杀掉了他。萧季敞是明帝的从祖弟。萧毅奢侈豪华,特别喜好弓箭、骏马,使明帝忌妒,因此借这件事陷害、杀害了他。河东王萧铉在早先因年龄小、才力弱,所以没有被明帝杀掉。萧铉在朝见明帝时总是保持鞠躬姿势,弯腰低头,不敢平行直视。至此时,年龄稍大了些,于是连坐王晏之事而被免官,并且被禁止与外面的人来往交接。

郁林王将被废黜之前,王晏的堂弟御史中丞王思远对王晏说:“兄长你承受武帝的厚恩,现在一旦帮助别人进行此事,在那个人来说或许可以暂时利用兄长,但不知兄长这样做了,将来又何以自

立呢？如果在现在能拿起刀子自刎而死，还可以保全门户，不失后世英名。”王晏不予理会，回答说：“我正在喝粥，没有空顾及此事。”明帝即位之后，拜王晏为骠骑将军，王晏把弟弟和儿子们召集在一起，对王思远的哥哥王思徵说：“隆昌之末，思远劝我自裁，如果听从了他的话语，那里能有今天呢？”王思远随声应道：“如按照小弟所说的那样去做，现在尚未为晚。”王思远知道明帝外表上对待王晏十分优厚而内心则已经开始怀疑他了，就乘机对王晏说：“眼下事情逐渐有变化，兄长觉察与否？人们大多拙于自谋而巧于谋算别人。”王晏听后没有吭声。王思远走了之后，王晏才叹息着说：“世上竟有劝人死的人。”十日之后，王晏被杀。明帝听说了王思远对王晏说过的话，所以没有定他的罪，并且升任他为侍中。

王晏的表弟尉氏人阮孝绪也知道王晏必定会败落，所以王晏屡次到他家去，他都躲而不见。一次，他吃酱觉得味道很香，一问才知道是从王晏家得来的，因此立即吐了出来，并且把其余的全部倒掉。到了王晏被杀之后，人们都为阮孝绪担心，他却不以为然，说：“虽然是亲戚，但是并不是同党，有什么害怕的呢？”最后他被免于定罪。

5 二月，壬戌(初五)，北魏孝文帝到达太原。

6 甲子(初七)，齐明帝任命左仆射徐孝嗣为尚书令，任命征虏将军萧季敞为广州刺史。

7 癸酉(十六日)，北魏孝文帝到达平城，提审了穆泰、陆睿的同党，没有一个人说自己冤枉。当时，人们都认为任城王元澄公正、明察。穆泰及其亲族党徒都伏法，陆睿被赐死狱中，他的妻子得到宽宥，被流放到辽西，成为平民。

早先，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变旧的风俗习惯，但是并州刺史新兴公元丕一点也不愿意这样做，孝文帝因为他在家族中年辈较

长，因此就不强行让他改换，只是用大道理加以诱导劝说，以便使他不公开反对。到了朝中大臣们都改换了衣服帽子，每天上朝殿内朱衣满坐，惟独元丕还穿着胡服处在其间。后来他才慢慢加上了帽子和带子，可是仍旧不修饰外表仪容，孝文帝也不强迫他。

太子元恂将从平城迁往洛阳之时，元隆同穆泰等人密谋策划，要把元恂留在平城，因此出兵堵住雁门东陉、西陉二关，阴谋占据关北恒、朔二州。当时，元丕在并州，元隆等人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元丕表面上忧虑事情难以成功，口头上虽然反对，但是心里却颇为赞同。等到穆泰等人的叛乱败露之后，元丕随从孝文帝到了平城，孝文帝每次审问穆泰等人时，常常让元丕坐在旁边观看。有的官员奏告元业、元隆、元超罪该满门诛斩，元丕也应该连坐治罪。孝文帝以元丕曾经在诏令中被许以不死，就免他一死，黜为平民，让他的后妻和两个儿子陪伴他居住在太原，杀了元隆、元超及其同胞兄弟元乙升，其他的儿子流放敦煌。

原先，元丕、陆睿以及仆射李冲、领军于烈等人都受过皇帝的不死之诏。陆睿被杀之后，孝文帝在赐给李冲、于烈的诏书中说："虽然曾经有诏允许陆睿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免于一死，可是他叛逆谋反的阴谋，自己有负于鬼神，是他违背了曾经发过的誓言，所以他的死与朕没有关系。他叛乱谋反既不同于其他诸犯，即使想要宽恕他，又怎么可能呢？然而朕犹不忘先前说过的话，所以让他自己在狱中自尽，并且免去他儿子的死罪。元丕的两个儿子、一个弟弟，最早策划叛乱，最先参与叛乱，理应连坐处死，朕特加恕免，只是黜为平民而已。朕本来期望与他们相处始终，但是他们自己弃绝情义，违背良心，产生不轨之念，这是多么令人感到可悲的啊！所以，特意告诉你们一下，想必不会使你们奇怪吧？除了谋反这件事情之外，朕对他们的一片真心皎如白日。"李冲、于烈都上表致谢。

臣司马光曰：给予或剥夺爵位、俸禄，掌管生杀予夺的权力，这是做皇帝的人驾驭臣下们的重要手段。所以先王们裁定的制度，虽然有亲、故、贤、能、功、勤、宾等所谓“八议”，但是如果臣下犯有罪行，并不直接赦免，而一定要通过刑法部门来商议，可以赦免则赦免，可以宽大则宽大，可以判刑则判刑，可以处死则处死，惩罚的轻与重根据实情而定，处理的宽与严随时机变化而有所不同。因此，国君得以施行恩惠而又不失其威严，臣子可以免罪而又不敢以此自恃。到了北魏却不是这样了，对于功勋显贵的大臣，往往预先许诺终生不被处死，但当其人因此而自骄，触法犯罪，则又被处死。这正是以言而无信的允诺诱惑人，使之陷于死地啊。刑法政治的过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8 在这时候，平城的鲜卑族人，多数与穆泰等人一起谋划，唯独于烈没有丝毫关系，因此孝文帝对他更加器重。孝文帝考虑到北方的酋长以及在身边侍奉自己的王子们害怕暑热，所以就任他们秋天来到洛阳，春天再返回各自的部落去，当时的人们称他们为“雁臣”。

9 三月己酉(二十二日)，北魏孝文帝到达离石，反叛的胡人请求投降，孝文帝诏令宽恕了他们。夏季，四月，庚申(初四)，孝文帝到达龙门，派遣使者去祭祀夏禹。癸亥(初七)，孝文帝到达蒲坂，祭祀虞舜。辛未(十五日)，孝文帝到达长安。

10 北魏太子元恂被废之后，颇为悔恨自己过去的过失。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孝文帝，告发说元恂又与手下的人谋划叛逆，孝文帝派遣中书侍郎邢峦和咸阳王元禧奉着自己的圣旨，带着用椒子浸制的酒去河阳，赐元恂死，用粗劣的棺材和平常衣服装敛了他，埋葬在河阳。

11 癸未(二十七日),北魏的大将军宋明王刘昶在彭城去世,以特别的礼仪安葬。

12 五月,己丑(初三),北魏孝文帝东行返回,乘船从渭河进入黄河。壬辰(初六),孝文帝派遣使者分别在丰、镐两处祭祀周文王和周武王。六月,庚申(初五),孝文帝回到洛阳。

13 壬戌(初七),北魏发动冀、定、瀛、相、济等五州的二十万大军,即将入侵南齐。

14 北魏穆泰谋反时,中书监魏郡公穆罴曾与他一起策划,赦免之后事情被发现,从宽削去官职和爵位,黜为平民。穆罴的弟弟担任司空的穆亮把府署中的事务交付给司马慕容契,上表孝文帝自行弹劾,孝文帝下诏抚慰,不许他辞职,但是穆亮再三请求,癸亥(初八),孝文帝只好同意穆亮辞去官职。

15 丁卯(十二日),北魏把军队分为六部分,以便决定哪些参加南征,哪些留守。

16 秋季,七月,北魏册立昭仪冯氏为皇后。冯皇后想做太子元恪的母亲,亲自来抚养他。元恪的生母高氏从代都来洛阳时,突然死于共县。

17 戊辰(十三日),北魏任命穆亮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刺史。

18 八月,丙辰(初一),北魏宣布内外戒严。

19 壬戌(初七),北魏封立皇子元愉为京兆王,元怿为清河王,元怀为广平王。

20 明帝追尊景皇生母王氏为恭太后。

21 甲戌(十九日),魏孝文帝在华林园讲习武事。庚辰(二十五日),北魏从洛阳发兵,进行南征。孝文帝委派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澄留守洛阳,委派御史中丞李彪兼任度支尚书,并且让他与仆射李冲

一道参与掌管留守事宜。孝文帝又授与彭城王元勰中军大将军的官衔，元勰辞而不受，对孝文帝说："亲疏远近同样加以任用，这是古代留下来的治国之道。我是什么人，频繁地劳烦圣上恩宠施授，实在于心不安。过去陈思王曹植上表魏文帝，自请攻打吴、蜀，魏文帝不答应。臣不请而自得，与陈思王相比较，为何命运的顺利和不顺利相差如此远呢？"孝文帝听了之后大笑不已，拉着元勰的手说道："曹丕、曹植兄弟二人以才气而互相忌妒，我与你则以道德而互相亲密。"

22 齐明帝派遣军主、直阁将军胡松帮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戍守赭阳，军主鲍举协助西汝南、北义阳二郡太守黄瑶起防守舞阴。

23 北魏任命氐族首领杨灵珍为南梁州刺史。杨灵珍率领全州投降南齐，并且把他的母亲以及儿子送到南郑作为人质，又派遣他的弟弟杨婆罗阿卜珍带领步兵、骑兵一万余人袭击北魏武兴王杨集始，杀掉了杨集始的两个弟弟杨集同和杨集众，杨集始在危急无奈的情况之下请求投降。九月，丁酉(十三日)，北魏孝文帝任命河南尹李崇为都督陇右诸军事，命令他统领数万兵力讨伐杨灵珍。

24 当初，北魏迁都洛阳，荆州刺史薛真度劝孝文帝首先占取樊、邓两地。薛真度率兵攻打南阳，南齐的南阳太守房伯玉击败了他。北魏孝文帝见薛真度战败，勃然大怒，以为南阳不过区区一小郡，下定决心要攻灭它，于是就率兵向襄阳进发，彭城王元勰等三十六路军马前后相继，号称百万大军，浩浩荡荡，吹气震动大地。辛丑(十七日)，孝文帝留下诸路将帅攻打赭阳，自己领兵南下，于癸卯(十九日)，到达宛城，乘夜攻打宛城外城，一举而攻克。房伯玉环守内城而抗击守卫，孝文帝派中书舍人孙延景为使者对房伯玉说："我如今要荡平统一天下，不会再象上一次那样冬天来春天去，这次如果不能克敌取胜，誓死不率师北返。你的这座城正在我的战车

之前，不得不首先攻取，远则一年，近只一月，一定要占领。你是愿意归顺我朝以封侯呢，还是执意顽抗到底，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呢？何去何从，俯仰之间即可决定，你应该好好地考虑一下。而且，你有三条罪状，现在说出来让你知道：你先前奉事武帝，得到了武帝特别的宠信，然而你却不能舍命尽忠而丧失节操，效力于他的仇人，这是罪状之一。近年薛真度奉我的旨令来讨伐，你给他们造成严重创伤，这是罪状之二。现在，我大驾亲临，你不自缚投降，反而负隅顽抗，这是罪状之三。”房伯玉也派遣军副乐稚柔去对孝文帝说：“承蒙你们来围攻本城，并且期望一定攻克。我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平常人，能得以与威严的陛下抗衡，真可以说是获得了一个理想的死亡之所。外臣我承蒙武帝提拔重用，岂敢忘记大恩呢？但是继位的君主没有仁德，因而我主上作为高帝第三子而即位，不但符合百姓的厚望，而且也兼合武帝的遗命。所以，我只能竭力尽忠，不敢有所失误。上次你们的军队深入我边境，骚扰掠夺我边民，我只好命令将士们加以抵抗，这也是尽职尽责。如果能反过来想一想，就不应该对我加以指责。”

宛城东南角的河沟上有一座桥，北魏孝文帝率兵从桥上经过，房伯玉预先指使几个勇士，身穿带有斑纹的衣服，头戴虎头帽，埋伏在桥底下，这时突然袭击，使得孝文帝的人马大吃一惊，急忙叫射箭能手原灵度用箭射他们，箭无虚发，无不应弦而毙，方才免于一难。

25 孝文帝派李崇去征讨杨灵珍，李崇在山上砍斫树木，开道而行，里外夹击，打了个措手不及，使得那些氐人纷纷丢下杨灵珍而溃散逃命，杨灵珍的人马一下子减去了大半，于是李崇进而占领了赤土。杨灵珍派遣堂弟杨灵建驻守龙门，而自己则率领一万精锐兵力驻守鹫碎。杨灵建命部下砍伐大树，堵塞在路上，把龙门往北

数十里之内的路全堵了，使得李崇的人马无法行动。而杨灵珍则在鹫硖口两边高崖上堆积了许多滚石，以防拒北魏军队通过。李崇命令统军慕容拒带领五千人马从另外一条路进去，夜袭龙门，破敌成功。李崇自己率众攻打鹫硖，杨灵珍连战而败，逃走活命，李崇俘获了他的妻儿，于是攻克了武兴。南齐梁州刺史阴广宗、参军郑猷等人率兵来援救杨灵珍，李崇前进迎击，大获全胜，杀死了杨婆罗阿卜珍，活捉了郑猷等人，杨灵珍逃回汉中。北魏孝文帝听到捷报，高兴地说："使朕解除西顾之忧的是李崇。"孝文帝任命李崇为都督梁秦二州诸军事、梁州刺史，以便安定这个地方。

26 丁未(二十三日)，北魏孝文帝从南阳出发，留下太尉咸阳王元禧等人继续攻打该处。己酉(二十五日)，孝文帝到达新野，南齐新野太守刘思忌据城抵抗。冬季，十月，丁巳(初三)，北魏军队攻打新野，但是不能攻克，就修筑工事，加以围困，并且派人对城中守军说："房伯玉已经投降了，你们为什么还不献城出降，欲想落个粉身碎骨的下场呢？"刘思忌派人回答说："城中的兵力和粮食还很多，现在我们还忙得没有时间跟你们这些小小的胡虏们说话。"北魏右军府长史韩显宗率领另外一支军队驻守赭阳，南齐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派遣胡松带领蛮兵去攻打韩显宗的营地，韩显宗率部力战，击败了胡松的进攻，杀了胡松的副将高法援。韩显宗到新野，孝文帝对他说："你击败敌人，斩杀将领，大长了我军的威风气势。朕正在攻打新野这座坚城，你为什么不把捷报写在帛布上，用高竿挂起，以增加我军的斗志，动摇城中守军的信心呢？"韩显宗回答说："过去听说镇南将军王肃才俘获敌人二三人、驴马几匹，就书帛高挂，我当时正在宫中任著作郎，私下里常常讥笑王肃的这一做法。现在，我虽然凭借圣上的威灵，摧折敌虏，但是由于兵力寡少、力量不足，所以擒捉和斩杀敌贼不多。如果我也象王肃那样把本来不足

道的小捷写于帛布之上，高竿挂起，以此虚张功劳，效法王肃，其罪则更大。所以，我不能那样做，只是告捷于圣上就行了。”由此，孝文帝更加认为韩显宗忠贤了。

南齐明帝诏令徐州刺史裴叔业领兵去援救雍州，裴叔业启奏齐明帝：“北方人不乐意走得很远，而只乐意掠抢，所以如果入侵敌人境内，则司州、雍州的敌寇自然会撤退。”明帝听从了这一建议。于是，裴叔业率兵攻打虹城，俘获男女四千多人。

甲戌(二十日)，明帝派遣太子中庶子萧衍、右司马张稷去援救雍州。十一月，甲午(十一日)，前军将军韩秀方等十五个将领投降北魏。丁酉(十四日)，北魏军队在沔北打败了南齐兵，将军王伏保等人被北魏俘获。

27 丙辰(疑误)，南齐任命杨灵珍为北秦州刺史，并封他为仇池公、武都王。

28 新野人张赌率领一万余户人家据守栅垒抵拒北魏军队，十二月，庚申(初七)，北魏军队攻占栅垒。南齐雍州刺史曹虎与房伯玉不合，所以迟迟不去援救他，驻扎在樊城按兵不动。

丁丑(二十四日)，明帝诏令度支尚书崔慧景去援救雍州，并且授与符节，率领两万兵士、一千骑兵，直向襄阳奔去，雍州诸军全部受他指挥调度。

庚午(十七日)，北魏孝文帝南行到达沔水；戊寅(二十五日)，孝文帝回到新野。

南齐将军王昙纷率领一万多兵士攻打北魏南青州黄郭戍，北魏的戍军首领崔僧渊率兵抵抗，大获全胜，王昙纷全军覆没。南齐将军鲁康祚、赵公政率兵一万入侵北魏太仓口，北魏豫州刺史王肃命令长史清河人傅永率甲兵三千去袭击。鲁康祚、赵公政驻扎在淮水之南，傅永驻扎在淮水之北，彼此相距十多里远。傅永对部下说：

“南方人喜欢夜间闯营攻击，他们一定要在渡河的地方放置火把，以便指示何处水浅可以涉渡。”于是，到了夜间，傅永把手下的兵力分成两部分，让他们埋伏在营盘外面，又在大瓢里装满易燃物，派人秘密地渡过淮河到达南岸，把大瓢放置于水深之处，并告诉说：“一见对岸火起，你们就点燃它。”这天夜里，鲁康祚等人果然率兵来破傅永的营，傅永的伏兵左右夹击，鲁康祚抵挡不住，慌忙回撤到淮河边上，这时傅永派往南岸的人点起了火，使得鲁康祚等不知何处水深、何处水浅，只好胡乱涉水而逃，结果被淹死和斩首好几千人。最后，傅永活捉了赵公政，并且获得了鲁康祚的尸体，胜利而归。南齐豫州刺史裴叔业入侵北魏楚王戍，王肃再次命令傅永去袭击。傅永带领心腹一人骑马疾奔楚王戍，命令他们填平戍所的外壕，夜里又在城外埋伏下战士千人。天亮之后，裴叔业率部到了城东边，安排部署兵力，准备围城攻打。傅永的伏兵对裴叔业的后军展开了袭击，败敌获胜。裴叔业留下其他将领守护营盘，自己率领精兵数千去援救后军。这时，傅永登上城门楼，望见裴叔业已经率兵往南走去数里地了，就命令打开城门，奋力出击，结果大败敌兵，缴获了裴叔业的伞扇、鼓幕，以及盔甲兵器一万余件。裴叔业进退都失去凭借，只好逃跑。傅永手下的人要去追击，但是傅永不许，他说：“我们的兵力弱，还不足三千，而他们的兵力还很强大，并不是因为力量不足而败逃，而是落入了我的计谋圈套。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虚实，经这么一击，就足以使他们闻风丧胆了，我们已经俘获了他们这么多的人和物，就相当满足了，何必再追击呢？”北魏孝文帝派遣谒者去任命傅永为安远将军、汝南太守，并封他为贝丘县男。傅永勇武有力，并且好学能文，孝文帝常常赞叹说：“上马能击贼，下马作文章，只有傅脩期才能这样文武双全啊！”

29　南齐曲江公萧遥欣爱好武事，明帝因为自己的儿子还年

幼，所以在内亲中依靠萧遥欣兄弟，在外戚中则倚仗皇后之弟西中郎彭城人刘暄，以及表弟太子詹事江祏。于是，明帝任命始安王萧遥光为扬州刺史，让他在建康主事；任命萧遥欣为都督荆、雍等七州诸军事及荆州刺史，让他坐镇西面。然而，萧遥欣却在江陵大量招收勇士，聚敛财物，扩大势力，明帝非常不满。萧遥欣又侮辱南郡太守刘季连，刘季连秘密上表明帝，说萧遥欣图谋不轨，并且有所举动。于是，明帝就任命刘季连为益州刺史，使刘季连据于萧遥欣的上方，以便牵制他。刘季连是刘思考的儿子。

30 这一年，高昌王马儒派遣司马王体玄来向北魏上贡，要求带领全国人内迁，并且请求北魏派兵迎接。孝文帝派遣明威将军韩安保前去迎接，并且割划伊吾方圆五百里地，以供马儒及其部属居住。马儒派遣左长史顾礼、右长史金城人麴嘉率领步、骑兵一千五百人去迎接韩安保，但是韩安保没有到达，顾礼、麴嘉只好返回高昌。顾礼、麴走后，韩安保才到，见没有人来接，也返回伊吾。韩安保派遣属下朝兴安等人出使高昌国，马儒又派遣顾礼率领世子马义舒到离高昌一百六十里的白棘城去迎接韩安保。高昌国的本地居民留恋故土，不愿意往东迁，就一起商量杀死了马儒，拥立麴嘉为国王，仍旧称臣于柔然国。韩安保只与顾礼、马义舒回到洛阳。

永泰元年(戊寅，公元 498 年)

1 春季，正月，癸未朔(初一)，南齐大赦天下。

2 明帝要授中军大将军徐孝嗣开府仪同三司，徐孝嗣再三辞而不受。

3 北魏统军李佐攻打新野，丁亥(初五)，攻破新野城，活捉了刘思忌，李佐问他："如今你想不想投降？"刘思忌回答："宁可做南方的鬼，不愿当北方的臣子！"于是，李佐就杀了刘思忌。刘思忌被杀之后，沔水之北的南齐守军大为震惊。戊子(初六)，湖阳守军首

领蔡道福，辛卯(初八)，赭阳守军首领成公期，壬辰(初九)，舞阳守军首领黄瑶起、南乡太守席谦等相继南逃而去。黄瑶起被北魏军队抓获，北魏孝文帝把黄瑶起赏赐王肃，王肃把他割 成小片煮熟吃了。乙巳(二十二日)，南齐命令太尉陈显达去援救雍州。

4 明帝患疾病，由于他自己的亲属人少力弱，所以特别防忌高帝和武帝的子孙。当时，高帝、武帝的子孙还有十个藩王，他们每月初一和十五都入朝拜见明帝，明帝见过他们回宫之后，常常叹息着说："我和弟弟司徒的几个儿子都年龄幼小，而高帝和武帝的子孙却一天天地长大了。"明帝想把高帝和武帝的后代全部除掉，他以此事试探地问陈显达，陈显达回答说："这些人何足以令圣上忧虑呢？"明帝又问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萧遥光认为应当一个一个地逐步除杀。萧遥光有脚病，明帝经常让他乘车舆从望贤门进入华林园，每次进园后明帝就和他在无人处长久商谈。谈话毕，明帝要是焚烧香火，呜咽流涕，第二天必定有所诛杀。正好明帝病情突然加重，气绝而后又复苏过来，萧遥光就开始执行预先合谋好的计策，丁未(二十四日)，杀害了河东王萧铉、临贺王萧子岳、西阳王萧子文、永阳王萧子峻、南康王萧子琳、衡阳王萧子珉、湘东王萧子建、南郡王萧子夏、桂阳王萧昭粲、巴陵王萧昭秀，于是齐高帝、武帝以及文惠太子的儿子们全被杀害。萧铉等人死后，明帝才让公卿们奏告他们的罪状，并请求诛杀他们，齐明帝假意下诏令不允许；公卿再次奏请，然后批准。南康王的侍读济阳人江泌恸哭萧子琳，泪水哭干之后，又流出了血，亲自看到萧子琳被殡葬完毕，方才离去。

5 庚戌(二十七日)，北魏孝文帝到达南阳。二月，癸丑(初一)，齐明帝诏令左卫将军萧惠休等人去援救寿阳，甲子(十二日)，北魏军队攻破宛北城，房伯玉自缚出降。房伯玉的堂弟房恩安是北魏的

中统军，房思安数次哭泣着向孝文帝请求不要杀死房伯玉，于是孝文帝就赦免了房伯玉。庚午(十八日)，孝文帝到达新野。辛巳(二十九日)，孝文帝任命彭城王元勰为使持节、都督南征诸军事、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三月，壬午朔(初一)，崔慧景和萧衍在邓城被北魏军队打得大败。当崔慧景到达襄阳之时，南阳、新野等五郡已经陷落，崔慧景与萧衍以及军主刘山阳、傅法宪等人就率领五千多人马来到了邓城，北魏数万骑兵很快就追赶了上来，崔慧景等只好部署兵力，登城防守。其时，南齐的将士们由于早晨匆忙吃饭，再加上轻装快走，人人面呈饥饿、恐惧的神色。萧衍要出战，崔慧景不同意，说："北魏军队从来不在夜间围城攻打，所以等天黑之后他们自然就会撤走的。"一会儿，北魏的大批军队全部到了，崔慧景在城南门带着自己的队伍逃走了，其他的队伍不知道，也相继逃遁而去。北魏军队从北门入城，刘山阳与部曲数百人断后死战，边战边退，以掩护前头的队伍撤逃。崔慧景带领队伍过闸沟，军士们人和人互相拥挤踩踏，把桥都压断了。北魏军队乘势在路两旁发箭射杀，傅法宪中箭身亡，士卒们相继赴沟而死，尸体相枕，不计其数，刘山阳用衣袄和甲仗填在沟中乘势通过，方才得以幸免。北魏孝文帝率领大兵乘胜追击，午后申时追至沔水。刘山阳依据樊城拼力苦战，到天黑之时，北魏军队才撤退走了。南齐各路队伍都害怕了，当天晚上，全部坐船返回襄阳去了。庚寅(初七)，北魏孝文帝率领十万大军，羽仪华盖，浩浩荡荡地开来围攻樊城，樊城守将曹虎闭门自守，不敢迎战。北魏孝文帝临近沔水，望了望对岸的襄阳，就离开了，然后到达湖阳。辛亥(三十日)，孝文帝到了悬瓠。

北魏镇南将军王萧攻打义阳，裴叔业率兵五万围攻北魏涡阳以便援救义阳。北魏南兖州刺史济北人孟表固守涡阳，粮食吃尽之

后，拿野草和树皮、树叶充饥。裴叔业把所杀死的北魏人堆积有五丈多高，让城中人观看，另外又派遣军主萧璝等人去攻打龙亢。北魏广陵王元羽前来救援，裴叔业领兵迎击，大败元羽，追击中缴获了元羽的符节。北魏孝文帝又派遣安远将军傅永、征虏将军刘藻、代理辅国将军高聪等人援救涡阳，并且让他们接受王肃的指挥调动。裴叔业迎头进击，大败前来的北魏援军，高聪撤逃到了悬瓠，傅永收容了失散的兵卒，徐徐而返。裴叔业再次进击，斩敌一万人，俘虏三千多名，缴获器械、杂畜和各种财物以千万计数。北魏孝文帝命令把吃了败仗的三位将领锁起来押到悬瓠，刘藻、高聪免于处死，流放平州；傅永被夺去官职和爵位；王肃被降为平南将军。王肃上表孝文帝请求另外派遣军队去援救涡阳，孝文帝回答说："看你的意思，一定认为刘藻等人刚刚打败，所以难以再去援救涡阳。但是，朕如今若分少量兵力前去则不足以制敌取胜，若多分兵力前去则身边担任禁卫的兵力就出现了空缺，你仔细考虑一下。义阳如果能攻下来就攻，如果攻不下来就停止围攻。如果失掉了涡阳，将是你的罪过。"于是，王肃就停止了攻打义阳，与统军杨大眼、奚康生等率步、骑兵十多万前去解救涡阳之危。裴叔业见北魏军队来的人多势众，就在夜间领兵撤退，到了第二天，裴叔业手下的士卒们蜂拥逃溃，北魏军队追击，南齐士兵伤亡不可胜数。裴叔业返回保卫涡口。

6 起先，北魏中尉李彪家世孤寒贫贱，在朝廷之中毫无亲援。李彪初次去代都，由于清渊人文穆公李冲喜好才能之士，就一心一意地去投靠他。李冲也十分重视李彪的才学，对他礼遇甚厚，还把他推荐给孝文帝，并且又在朝廷同僚中广为宣传，为他树立声誉，从公私两方面引进他。李彪担任中尉之后，弹劾时毫不避畏贵戚权臣，孝文帝认为他贤良，把他比做汲黯。可是，李彪自以为得到了孝

文帝的赏识，无需再凭借李冲了，所以就对李冲渐渐有所疏远，只是在公开场合遇见李冲时整理一下衣袖，以示礼节，不再有尊从敬服之意了。因此，李冲渐渐地对他产生了怨恨之情。

到了孝文帝南伐之时，李彪与李冲以及任城王元澄共同掌管留守事务。李彪性情刚强豪直，商议事情时所见常常与别人不合，数次同李冲发生争辩，并且发展到翻脸相争。李彪自以为身为司法官员，他人不能举发弹劾自己，所以行事非常专横。李冲不胜其忿，于是总计李彪的前后错误、罪恶，把他囚禁在尚书省，上表孝文帝弹劾李彪“傲逆不顺，趾高气扬，贪图安逸，敷衍公事，乘坐轿舆而入禁省，私自拿取官家财物，动辄驾用厩中御马，为所欲为，无有惮慑。我召集尚书以下、令史以上的官员于尚书省，把李彪所犯罪行告诉了他本人，并且审讯其虚实，李彪供认不讳，一一认罪。所以，请求圣上根据上述李彪所犯罪状免去其官职，并且交付廷尉治罪。”李冲在上表中还说：“我与李彪自相识以来，至今已近二十年了。起初，我见他才干出众，学识渊博，议论不凡，刚正不阿，一时就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公正清廉的人才。后来，渐渐发现他急躁严酷，但是还认为益处多，坏处少。自从圣上大驾南行以来，李彪兼任尚书，我一天早晚与他在一起共事，方才知道他这人专断强横，无所忌惮，一昧尊大自己，目中无有他人。如果听他的言论，好象是古代忠恕的贤士，但是对照一下他的行为，却实实在在是一个佞暴的贼徒。我与任城王卑躬曲己，对他就象温顺的弟弟奉事残暴的兄长一样。他所要干的事情，虽然不在理，我们也不敢不屈从。以上所讲，事实确凿，无不可以得到验证。如果我列举的事情属实，就应该把李彪杀死于北方荒野之地，以便清除掉他这个乱政的奸人。如果所列举的事情虚而无证，则可以把我流放于极远之地，以便惩处妄进谗言的佞人。”李冲亲笔写了这一上表，家中人丝毫不知。

孝文帝看过李冲的上表之后，怅然叹息了很久，说道："唉！没想到留守洛阳的几个人闹到如此地步。"接着又说道："李彪可以说是骄傲了，然而李冲又何尝没有自满哪？"黄门侍郎宋弁素来对李冲有怨气，而与李彪同是相州人，关系很好，因此就私下里对如何处分加以操纵。有关部门建议处李彪以死刑，孝文帝宽宥了他，最后只对他作了除名的处理。

李冲性情雅闲，温良敦厚，但是在拘押李彪之时，他却一反常态，亲自数落了李彪前前后后的过失；他怒不可遏，瞪起眼睛，大喊大叫，扔出小桌子，敲碎大桌子，吓得御史们个个以泥涂面，反绑自己的双手，来向李冲谢罪。李冲骂不绝口，神经失常，言语错乱，颠三倒四，时不时地自己握住手腕大骂"李彪小人"，吃药扎针都不能治疗，有人认为他是因怨气太盛而导致肝裂，十多天以后就死了。李冲死后，孝文帝落泪痛苦，悲不自胜，并追赠他为司空。

李冲勤奋聪敏，要强，尽力。他长期处于重要职位，平时公文案卷总是盈积案头，只好一天到晚处理公务，然而从来不感到厌倦。他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才四十岁就白了头发。他兄弟六人，系四个母亲所生，所以小时候弟兄之间常常发生争吵打架。然而，李冲富贵之后，却能把自己所得的俸禄赏赐，与兄弟们共同享受，从而兄弟和睦，全家安宁。但是，他大量提携家人和亲戚，并不通过公开选拔授以官职、爵位，光他一家一年的食禄就超过了一万匹帛，当时的人们都以此看不起他。

7 北魏孝文帝任命彭城王元勰为宗师，命令他监督检查皇室成员，如有谁不听从教导，就向自己汇报。

8 夏季，四月，甲寅(初三)，南齐明帝改年号为永泰。

9 大司马会稽太守王敬则因为自己是高帝、武帝的旧将，所以心中非常不安。明帝虽然表面上对王敬则礼遇优厚，但是内心却对

他十分猜疑、提防，曾经数次打听询问他饮食情况如何，身体还能否胜任带兵打仗。所说王敬则衰老了，而且又呆在离建康不远的地方，这才稍稍觉得心宽了一些。前两年，明帝派遣领军将军萧坦之率领斋阁侍卫武士五百人去武进陵园，当时王敬则的儿子们都在京城，王敬则担心事情有变，儿子受累，所以心中忧恐万分，束手无措。明帝知道这一情况之后，派遣王敬则的大儿子王仲雄去会稽安慰。

王仲雄擅长弹琴，明帝把蔡邕焦尾琴借他一用。于是，王仲雄就当着齐明帝的面弹琴唱了一首《懊恼歌》，歌中唱到："常常悲叹会辜负我的多情，如今郎君果然动身。"又唱到："您在外用情不专，哪能讨厌别人唠叨！"明帝愈加猜疑、羞愧。

明帝屡次病危，于是就任命光禄大夫张瓌为平东将军、吴郡太守，并且秘密布置兵力，以便提防王敬则。朝廷内外传说纷纷，说明帝一定又有非常的举动了。王敬则听了传言之后，私下说："东边现在还有谁？只不过是要除掉我罢了。但是，我又何尝可以那么容易地除掉呢？我终究不会接受他的金鹗的！"金鹗，即指鸩酒。

王敬则的女儿是徐州行事谢朓的妻子，王敬则的儿子太子洗马王幼隆派遣正员将军徐岳把情况告诉了谢朓，邀他一起举事，并且对谢朓说："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就去告诉王敬则。"谢朓非但不愿意，而且把徐岳抓起来，派人速向明帝报告。王敬则手下的城局参军徐庶家住在京口，徐庶的儿子把王敬则儿子要举事、徐岳被抓之事秘密告诉了父亲，徐庶又马上转告了王敬则手下的五官掾王公林。王公林是王敬则的族侄，深得王敬则信任，常常委以事务。王公林去劝说王敬则火速启奏明帝，让明帝赐自己的儿子一死。劝说之后，王公林就独自乘舟连夜赶回京城去了。王敬则命令司马张思祖起草对明帝的启奏，但一会儿又说："情况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

么我的几个儿子都在京城，他们一定会来向我报信的，所以先不急，暂且再等一晚上吧。”

当天夜里，王敬则把手下的文武僚属召集来一起博戏，对大伙说：“你们大家想让我作如何打算呢？”众人谁也不敢先说。这时，防阁丁兴怀突然说道：“您应该举事谋反，除此别无选择。”王敬则听了之后，没有作出回答。次日天刚亮，王敬则就把山阴令王询、台传御史钟离祖愿两人叫来，自己手横握刀，跪坐席上，向王询、祖愿两人发问：“如果要发兵可以有多少人？库中还有多少钱物？”王询言称“县里的壮丁一下子不能召集起来”，祖愿则言称“该入库的财物大多还没有输入库中”。王敬则一听，勃然大怒，令人把他们二人推出斩首。这时，王公林又劝谏王敬则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反悔，唯独这种事不可以反悔，您为什么不再考虑一下呢？”王敬则听了非常生气，唾了王公林一脸口水，并且恶狠狠地对他说：“我作事情，与你小子有什么关系呢？”于是，王敬则决定举兵造反，开始召集兵力，配给袍甲兵器，二三日之内便出发了。

先前的中书令何胤，弃官而隐居在若邪山之中，王敬则想挟持他出任尚书令。长史王弄璋等人劝谏王敬则说：“何令隐居深山，必定不会依从；他如果不依从的话，就应该杀掉他。然而，做大事情先杀害名贤高士，事情一定不会成功。”于是，王敬则就停止了这一想法。何胤是何尚之的孙子。

10 庚午(十九日)，北魏征召各州郡兵二十万人，时间定于八月中旬，会集悬瓠。

11 北魏赵郡灵王元幹去世。

12 明帝知道王敬则谋反了，就把王幼隆以及他的两个哥哥员外郎王世雄、江室参军王季哲、弟弟太子舍人王少安等人抓起来，全部杀掉了。王敬则的长子黄门郎王元迁率领一千兵马在徐州抗

击北魏军队，明帝下令徐州刺史徐玄庆杀掉了他。前吴郡太守南康王萧子恪是萧嶷的儿子，王敬则以拥立萧子恪的名义而起兵造反，但是，萧子恪吓得逃跑了，不知道逃到了什么地方。始安王萧遥光劝说明帝把高帝、武帝的子孙全部杀掉，于是明帝把诸位王侯全部召入宫中。晋安王萧宝义、江陵公萧宝览等人在中书省，高帝、武帝的孙子们在门下省，明帝命令他们每人只可以带随从两人，超过了以军法从事。诸位王侯中还是幼小的孩子，齐明帝命令由他们的乳母把他们带进宫来。这天夜里，明帝命令宫中的太医煮了两斛花椒水，命令都水官署备办棺材数十具，准备到三更之时，就把诸王侯全部毒死。萧子恪自己一个人赤脚步行赶回来了，二更时分到达建阳门，他把自己的姓名和所要启陈的事写于纸上，让人转达于齐明帝。三更时分已到，但明帝还睡眠未起，中书舍人沈徽孚就与明帝所信任的心腹单景隽一起商议，决定先不采取行动，等皇上起来之后再说。一会儿，齐明帝醒来了，单景隽就告诉他萧子恪已经来了。明帝一听，惊奇地问道："还没有动手吗？还没有动手吗？"单景隽就把萧子恪要向明帝启陈的王敬则如何想以拥立他为名义而谋反，他如何逃而不见王敬则，以及如何自动前来的情况转述了一遍，明帝听了之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边用手拍床边说道："萧遥光差点坏了大事，让我滥杀无辜。"于是，明帝马上改变了主意，设宴招待诸王侯。第二天，明帝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府中去，并且还任命萧子恪为太子中庶子。萧宝览是萧缅的儿子。

王敬则率领一万甲兵渡过了浙江，张瓌调遣三千兵力在松江岸上抵挡他，但是这些士兵们一听到王敬则部队的军鼓声音，马上四处逃散，张瓌只好弃郡署于不顾，自己逃到民间躲起来了。王敬则以老将的身分起兵谋反，老百姓们纷纷扛着竹竿，拿着锄头，前来投奔，追随的人有十万多。他们到晋陵时，南沙人范脩化杀了县

令公上延孙，起来响应。经过武进高帝陵园所在地陵口之时，王敬则想起了高帝对自己的恩宠，不禁放声恸哭。乌程人丘仲孚是曲阿县令，王敬则的前锋部队刚到，丘仲孚就对治下的吏役、民众说："反贼们虽然一路乘胜，气势嚣张，但是毕竟是乌合之众，一盘散沙。眼下我们如果把船舰收起来，并且把长冈水坝挖开，放出大水挡住他们的去路，如果能让他们停留几天的话，朝廷军队一定可以到达，这样的话，大功必定告成。"王敬则军队到达之后，因河渠干涸，果然只好停止前行。

五月，明帝诏令前军司马左兴盛、后军将军崔恭祖、辅国将军刘山阳、龙骧将军马军主胡松在曲阿长冈修筑战垒工事。又委任右仆射沈文季为持节都督，屯驻湖头，以守备京口大路。崔恭祖与崔慧景是同族。王敬则对左兴盛和刘山阳两处发起了猛烈攻击，朝廷军队不能抵挡，准备撤退，但是不能突围，只好死战。胡松带领骑兵从背后对王敬则军队发起攻击，那些追随王敬则的民众手中没有武器，纷纷惊慌而逃。王敬则的军队一败涂地，但是他还要找一匹马骑上再战，可是找不到，结果被崔恭祖一枪刺倒在地，刘兴盛部下武士袁文旷立即上前将其斩首。乙酉(初五)，王敬则的脑袋被送到了建康。

当时，明帝的病情已经非常沉重，而王敬则猝然在东边起兵举事，因此朝廷内部一片震惊，人人恐慌不已。太子萧宝卷让人上屋顶，望见征虏亭失火，一片火光，以为是王敬则率领军队打过来了，就急忙穿上戎装，将要逃走。王敬则知道此事之后，高兴地说："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策，我想你们父子也只有逃走这么一条路了。"所谓"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策"，是当时人们讥刺檀道济见了北魏军队只会逃跑的话语。王敬则起兵前来，声势甚大，但是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以失败而告终。

朝廷军队讨伐王敬则及其同伙，晋陵的百姓因投附王敬则而应该被处死者特别多，太守王瞻上奏明帝说："百姓愚蠢，易被煽动，所以没有必要严加追究。"明帝准许了这一建议，使数万人得以活命。王瞻是王弘之的侄孙。

明帝奖赏谢朓的功劳，升任他为尚书吏部郎。谢朓三次上表于齐明帝表示辞让，但是明帝不准许。中书怀疑谢朓的官位还够不上照例辞让，国子祭酒沈约却说："近世以来低级官员不辞让，这已经成为一种常例。但是，如今越级给谢吏部授官，他辞让是为了避免别人说他告发岳父而得官。他的辞让是出于人情世故方面的考虑，岂与官职大小有关？"谢朓的妻子经常怀中藏着刀子，要杀死谢朓，因此吓得谢朓不敢与妻子相见。

13 秋季，七月，北魏彭城王元勰上表孝文帝，提出献出自己一年的藩国食禄、朝职俸禄以及朝廷所给的恤亲财物，以助国家开支之用。孝文帝为此而特发诏令，说："彭城王能舍弃自身利益而为国家安危着想，其行动之意义是十分深远的。那么，他的朝职俸禄就全部接受，但藩国食禄和恤亲财物则只接受三分之一。"壬午(初三)，孝文帝又发诏令，命令减少皇后私人费用一半，六宫嫔妃、五服之内的男女的供给也减少一半，如果在军队中则减少三分之一，节约下来的全部用作给军队的赏赐。

14 癸卯(二十四日)，明帝任命太子中庶子萧衍为雍州刺史。

15 己酉(三十日)，明帝死于正福殿。明帝在遗诏中说："前次曾授以尚书令徐孝嗣开府仪同三司，辞而不受，可以再次授给。沈文季可以担任左仆射，江祏可以担任右仆射，江祀可以担任侍中，刘暄可以担任卫尉。军政大事可以委托于太尉陈显达，而朝廷内外众多事务，无论大小一并委托于徐孝嗣、萧遥光、萧坦之、江祏，其中重大事情与沈文季、江祀、刘暄三人商量决定。关键要害职务可

以委托于刘悛、萧惠休、崔慧景三人。”

明帝性格猜疑多虑，深居而简出，竟然没有去南郊祭祀过上天。他又对筮占深信不疑，每次出外都要先占卜吉凶利害。如果去东边，则对人说去西边；如果去南边，则对人说去北边，不让预先知道其行迹。刚有病之时，特别保密，害怕别人知道，所以照样听政、阅览公文不止。很久以后，他在下达给台省的文件中要白鱼来做药，外界这才知道他有病。太子萧宝卷登皇帝位。

16 八月，辛亥(初二)，北魏太子从洛阳到悬瓠朝见孝文帝。

17 壬子(初三)，南齐奉朝请邓学投降北魏，献出齐兴郡。

18 北魏孝文帝入侵南齐时，派遣使者去向高车调兵，但是高车人害怕远途劳役，因此奉袁纥树者为头领，率众叛变向北。孝文帝派遣征北将军宇文福去讨伐，但是大败而回，宇文福因此而被黜官。孝文帝又命令平北将军江阳王元继为都督北讨诸军事，去讨伐高车，自怀朔以东全部归他掌管调遣，并摄镇平城。元继是拓跋熙的曾孙。

19 八月，南齐安葬明帝于兴安陵，庙号为高宗。东昏侯萧宝卷不喜欢明帝的灵柩停放在太极殿里，想快速安葬了事，因徐孝嗣一再坚持，才得以停放超过一月。新登基的皇帝萧宝卷每当该哭灵的时候，他就说自己喉咙痛。太中大夫羊阐进殿哭灵，他没有头发，号啕大哭，前仰后合，以致头巾都掉到了地上，这时萧宝卷停止号哭而放声大笑，对左右的人说：“秃鹙来啼叫了。”

20 九月，己亥(二十一日)，北魏孝文帝知道明帝死去，就下诏令说：“按礼，他国有丧，不加讨伐。”于是率兵而还。庚子(二十二日)，孝文帝诏令北伐高车。

21 北魏孝文帝得病非常严重，十来天不接见左右侍臣，只有彭城王元勰等几个人在身边照料。元勰既侍奉孝文帝看病吃药，同

时又总管国家事务，内外用心，处理的非常周全，使得远近肃然，人无异议。右军将军丹阳人徐謇擅长医术，当时他正在洛阳，元勰就急忙把他召来。徐謇到了之后，元勰拉着他的手边哭边说道："您如果能医治好圣上的病，就可以获得意外的赏赐；如果医治不好，就会有不测之死临降于你。这不但关系着你的荣辱，而且关系到了你的生死存亡。"元勰又秘密地让人在汝水之滨筑了一座祭坛，依照当年周公所行那样，亲自去祷告天地及献文帝在天之灵，乞请以自己的身体代替孝文帝，让他快快痊愈。孝文帝的病稍有好转，丙午(二十八日)，从悬瓠出发，住在汝水之滨，并召集百官群臣，使徐謇坐在上席，赞扬了他的功劳，任命他为鸿胪卿，并且封为金乡县伯，赏钱一万串。另外，对诸王侯们的赏赐，每个也不少于一千匹帛。冬季，十一月，辛巳(初四)，孝文帝到达邺城。

22 戊子(十一日)，南齐东昏侯萧宝卷立妃子褚氏为皇后。

23 北魏江阳王元继上书孝文帝说："高车人冥顽不化，逃避差役，反叛远遁，但是如果把他们全部追究杀戮，恐怕要引起大的扰乱。所以，请朝廷为每一镇派遣一个使者，令其对本镇加以整顿，只斩罪魁祸首一人，其余的加以抚慰，如果本人后悔而愿意服役，那么就立即令其赶赴南伐之军。"孝文帝发下诏令，准许了元继的这一做法，于是反叛的高车人许多又自动回来了。元继先派遣人去抚慰和劝谕树者，树者逃往柔然国，但是很快就后悔了，于是率众出降。孝文帝说："江阳王可以委以大任呀。"十二月甲寅(初七)，孝文帝从邺城班师返京。

24 南齐林邑王范诸农入朝晋见，在海上遇到风暴，溺水而死，南齐封其子范文款为林邑王。

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二卷

齐纪八　　齐东昏侯永元元年(己卯,公元 499 年)

1 春季,正月,戊寅朔(初一),南齐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元。

2 南齐太尉陈显达督率平北将军崔慧景率领四万大军出击北魏,想要收复雍州诸郡。癸未(初六),北魏派遣前将军元英前去抵抗。

3 乙酉(初八),北魏孝文帝从邺城出发返回洛阳。

4 辛卯(十四日),南齐皇帝萧宝卷在南郊祀天。

5 戊戌(二十一日),北魏孝文帝回到洛阳,路过了李冲的坟墓。当时,孝文帝因病而不能起身,所以望着李冲的坟墓而哭泣。回宫之后,孝文帝见到当时与李冲一同留守洛阳的其他官员,说到李冲,他泪流满面,不胜思念。

孝文帝问任城王元澄:"朕离开京城以来,旧的风俗习惯多少得到改变没有?"元澄回答说:"在圣上的教化之下,风俗日新月异。"孝文帝又反问:"朕入城时,看见车上坐的妇女们还戴着帽子,穿着小袄,还是老习俗,这怎么能说是日新月异呢?"元澄又回答说:"穿戴的人少,不穿戴的人多。"孝文帝道:"任城王呀,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难道你还想让满城妇女都戴帽、穿小袄吗?"元澄和其他留守官们都免冠向孝文帝谢罪。

甲辰(二十七日),北魏大赦天下。孝文帝去邺城之时,李彪在

邺城南边迎拜了他，并且表示服罪。孝文帝对李彪说："朕想要重新使用你，但是一想起仆射李冲就不打算这样做了。"于是，安慰了几句，最后打发他走了。恰在这时，御史台令史龙文观报告说："太子元恂被拘收之日，有一封亲笔信为自己申辩，但是李彪私自扣下没有上报。"尚书上表要求拘押李彪到洛阳来审理此事。孝文帝却认为李彪一定不会那样做的，所以让他坐牛车来洛阳。正好遇上大赦天下，李彪得以幸免。

6 北魏太保齐郡灵王元简去世。

7 二月，辛亥(初五)，北魏任命咸阳王元禧为太尉。

8 北魏孝文帝连年在外奔忙，冯皇后私通于宦官高菩萨。到了孝文帝在悬瓠病重之时，冯皇后更加肆意淫乱，无所忌惮，中常侍双蒙等人是她的心腹。

北魏彭城公主是宋王刘昶的儿媳妇，守寡而居。冯皇后想要让彭城公主再嫁给她的胞弟北平公冯夙，特意求婚，孝文帝答应了。但是，彭城公主却不愿意，冯皇后就强迫她，彭城公主只好秘密地与家中的仆人一起冒雨赶到悬瓠，把冯皇后逼婚的情况告诉了孝文帝，并且还把冯皇后与人私通的事也讲了。孝文帝听后心有怀疑，但秘而不宣。冯皇后知道风声之后，开始害怕了，因此私下里经常与自己的母亲常氏在一起让女巫祈祷鬼神降灾于孝文帝，诅咒他快快死去，许愿说："皇帝的病如果好不了，一旦我能象文明太后那样辅佐少帝垂帘听政的话，定将重加赏报，不计其量。"

孝文帝回到洛阳之后，收拘了高菩萨、双蒙等人，加以审问，全都招供认罪。于是，孝文帝坐在含温室，到了夜间让冯皇后进去，叫她坐在东边屋子里，离自己的坐榻有两丈多远，然后命令高菩萨等人坦白交待与皇后淫乱的情况。然后，孝文帝又把彭城王元勰、北海王元详两人召进去，让他们坐下，并且指着冯皇后对他们说："过

去她是你们的嫂子，从今开始就是两旁路人了，所以只管进来勿须回避。”接着又说：“这老妇人想要拿刀刺我的胁下，我因她是文明太后家的女儿，不能废掉她，只是把她虚置在宫中，她如果有廉耻之心的话，或许能自取一死。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我还对她有什么情份。”彭城王和北海王出去了，孝文帝问冯皇后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冯皇后再次向孝文帝行拜礼，跪地磕头，涕泣不已，然后离开了孝文帝。冯皇后回到后宫幽居，诸嫔妃们还照样对她施行皇后之礼，只是命令太子不再每天早晨去向她请安。

起初，冯熙以文明太后哥哥的身份娶景穆太子的女儿博陵长公主为妻。冯熙有三个女儿，两个是皇后，一个是左昭仪，因此冯氏家族宠贵冠于群臣之上，仅朝廷所给的赏赐就累计多达亿万。博陵长公主生了两个儿子，即冯诞和冯脩。冯熙本人任太保，其子冯诞任司徒，冯脩任侍中、尚书，冯熙的妾所生儿子冯聿任黄门郎。黄门侍郎崔光与冯聿一同在禁中当值，崔光对冯隶说：“您家荣华富贵太过头了，物极必反，最后一定要衰败。”冯聿一听不高兴了，回答说：“我家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您为什么要这样无缘无故地诅咒我呢？”崔光又说：“哪里是诅咒你。世上万事万物，盛极而衰，这是天地的常理。如果以古事来推论，您对此不可不慎重呀。”果然，一年多之后，冯脩就出事垮台了。冯脩性情浮华，好争好斗，冯诞屡次告戒他，然而终无悔改之迹，于是就上告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用棍杖狠狠教训了他一顿。因此，冯脩非常记恨冯诞，于是找来毒药，让冯诞左右的人下药毒死冯诞。事情败露之后，孝文帝准备杀掉冯脩，冯诞却引咎自责，恳切地乞求孝文帝放他一条生路。孝文帝也考虑到他们的父亲年事已高，就饶冯脩不死，而只是打了他一百多杖，贬为平城平民。等到冯诞、冯熙相继去世之后，不久冯皇后被废，冯聿也被摒弃不用，于是冯氏家族从此衰落。

9 北魏任命彭城王元勰为司徒。

10 南齐陈显达与北魏元英交战，陈显达屡胜元英。南齐军队围攻马圈城，整整围困了四十天，城中粮食尽绝，只好吃死人肉和树皮。癸酉(二十七日)，北魏人马突围逃走，被南齐军队斩获上千人。陈显达率部入城，将士们争相掠取城中的绢匹，因此没有去追击北魏逃兵。陈显达又派军主庄丘黑进击南乡，也占领了该地。

北魏孝文帝对任城王元澄说："陈显达率兵侵扰，朕如果不亲自出征，就无法制服他。"三月，庚辰(初四)，孝文帝率兵从洛阳出发，命令于烈留守洛阳，又任命右卫将军宋弁兼任祠部尚书，代理尚书七兵曹事，协助于烈。宋弁为人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孝文帝对他的恩遇仅次于李冲。

癸未(初七)，北魏孝文帝到达梁城。南齐崔慧景进攻北魏顺阳，顺阳太守清河人张烈顽强固守。甲申(初八)，孝文帝派遣振威将军慕容平城率领骑兵五千去援救张烈。

自从孝文帝患病之后，彭城王元勰经常住在宫中，侍奉孝文帝看病吃药，昼夜不离其左右，凡是给孝文帝的饮食，他一定先尝一下然后才进上，如此日夜辛劳，以致蓬首垢面，衣不解带，不能好好地睡上一觉。孝文帝由于久病而脾气急躁，在身旁侍奉他的人稍稍有点不如意，动不动就让斩了，元勰瞅他情绪好的时候乘机劝说，救了不少人的性命。丙戌(初十)，孝文帝任命元勰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元勰辞而不受，说："我要侍奉护理圣上养病，没有闲暇，怎么还能统管军队呢？希望另外请一个藩王，让他来掌握军权，以便我能专心护理圣上。"孝文帝不同意，说："护理、掌管军队两样事情，全都依托于你。我病到这个样子，深深地感到恐怕不行了，而安定六军、保卫社稷的，除了你还能有谁呢？你哪能让我违背自己的心意而另外再请别人来担此重托呢？"

丁酉(二十一日),北魏孝文帝到达马圈,并命令荆州刺史广阳王元嘉截断均口,以阻拦南齐军队的退路。元嘉是元建的儿子。

陈显达领兵渡过均水,到达西岸,占据了鹰子山,并在山上修筑城堡。但是,由于士气不振,人人情绪沮丧,心存恐惧,所以与北魏军队交战,屡战屡败。北魏武卫将军元嵩除去甲胄,带头冲锋陷阵,其他将士们紧随而上,打得南齐军队溃不成军。元嵩是元澄的弟弟。戊戌(二十二日),南齐军主崔恭祖、胡松用乌布幔把陈显达装进去,几个人抬着,抄小道从分碛山出均水口向南逃去。己亥(二十三日),北魏收缴陈显达丢弃下的军用物资以亿计数,全部分赐给将士们,又追击南齐逃军至汉水,然后才返回。南齐左军将军张千战死,士卒阵亡的有三万多人。

陈显达率部北伐时,军队进入沔均口,广平人冯道根劝说陈显达:"沔均水水流湍急,前进容易,后退却难,北魏如果据守隘关,那么我们的部队首尾都会受挫。所以,不如弃船于鄀城,改由陆路步行而进,军营前后相次,擂鼓进军,一定能攻破对方。"然而,陈显达没有采纳。冯道根是以陈显达的私属的身份随军,陈显达夜间逃跑,军人们不熟悉山路,每到险要地方,冯道根都要停下马来给他们指路,众人全凭他才得以生还。因此,朝廷诏令冯道根为沔均口戍副。陈显达素有威名,但是这次却一败涂地。御史中丞范岫上奏朝廷请求罢免陈显达的官职,陈显达也自动上表请求解除职务,但是都没有得到批准,改任陈显达为江州刺史。崔慧景也丢弃顺阳逃跑回来。

11 庚子(二十四日),北魏孝文帝病危,只好北还,到达谷塘原时,孝文帝对司徒元勰说:"冯皇后长久以来不守妇道,乖违后德,我死之后,可以赐她自尽,以皇后之礼仪加以安葬,庶可免去冯氏家门之丑。"又说道:"我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大约一定好不了的。这

次虽然打垮了陈显达，然而天下并没有平定，继位的儿子又年纪幼小，所以江山社稷就全依靠你了。当年霍光、诸葛孔明都以外姓人的身份而分别受到汉武帝、昭烈帝刘备的重托，况且你是骨肉之亲，能不勉力承担吗？”元勰哭着说道：“布衣之士，还能做到为知己而死，况且我又是先帝的儿子，又是陛下的兄弟呢！但是，我以至亲的身份，长期参预朝廷的机要大事，由于得到圣上不平常的宠遇，身重朝野，举国上下没有谁能比得上，之所以敢于接受圣上的重任而不加推辞，正是有恃于陛下的圣明，可以宽恕我知进忘退之过失。现在，圣上又委任我为朝臣之首，总握军机朝政大权，这样势必有人要议论我震主越上，一定会因此而获罪。过去周公是大圣之人，周成王也是圣明之君，但是犹不免对周公产生疑心，何况是我呢？这样的话，那么陛下虽然爱我，可是并不能自始自终一以贯之，最终怕要害了我呀。”孝文帝听了之后，沉思良久，最后说：“细细思量你说的话，从道理上实在难以反驳。”于是，孝文帝亲手给太子写下诏令：“你的叔父元勰，以自己的言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被授官以资勉励，其节操如白云一样纯洁；他不贪图荣华富贵，以官爵为身外之物，其素心如松柏翠竹。我自小与他一起相处，从来不忍心分离。我离开人世之后，你要准许元勰辞去官职，脱身俗务，以便顺从他谦虚自抑的性格。”孝文帝又任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元详为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元嘉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令他们与侍中、太尉元禧以及尚书右仆射元澄等六人共同辅佐朝政。夏季，四月，丙午朔（初一），孝文帝病死于谷塘原。

孝文帝对他的几个弟弟非常爱护，彼此始终没有产生隔阂。一次，他曾从容地对咸阳王元禧等说：“我死之后，如果碰上子孙们不肖，你们看情况，可以辅佐则辅佐，不可辅佐则取而代之，千万不要

让江山为他人所有。”孝文帝能亲近贤士，选用才能，从善如流，勤于事务，朝夕不倦，常常说：“一国之主患在不能用心公平，以诚待人，如果能做到这两点的话，即使是胡、越之人也可以使他们成为兄弟。”他用法虽然严厉，对于大臣们，只要有罪，绝不姑且宽容，但是，如果别人有小过失，又常能宽大而不计较。有一次，他在饭中发现了虫子，又有一次手下人进羹时不小心烫了他的手，他都笑而宽恕，没有治罪。凡是天地五郊、宗庙二分的祭祀，他都亲自参加。每次出外巡游以及用兵讨伐，有关官员奏告要修筑道路，孝文帝总是说：“简单修理一下桥梁，能通过车马就行了，不要铲除杂草、填修平整。”他在淮南行军讨伐时，如在本国境内一样，严禁士卒们践踏损坏稻谷作物，如果要砍伐百姓的树木以供军用，都留下绢帛作为抵偿。他所住的宫室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不许修理，衣服穿旧了，浆洗一下仍旧穿用，坐骑的鞍勒唯用铁木而已。他少年时候力气大，善于射箭，能用手指头弹碎羊的骨头，射猎禽兽没有不射中的。到了十五岁时，他就不再射猎了，常常对史官说：“当朝时事，不可不如实记载，皇帝的威福由己，没有能制止他的，如果史官再不记录下他的恶行的话，那他还有什么可畏忌的呢？”

彭城王元勰与任城王元澄一起谋划，考虑到陈显达逃离还不太远，恐怕他知道孝文帝的死讯后要回过头来攻击，所以决定不向外宣布孝文帝的死讯，秘不发丧，而照样把孝文帝的尸身置于他平时用的车舆之中赶路，只有彭城王、任城王以及左右的几个人知道实情。元勰出入其中神色如同平常，又是奉侍膳食，又是进药送汤，处理外面的各种启奏，一如平日那样。数日之后，到达宛城，乘着夜间，把载有其尸体的车舆拉到郡署中庭，才把他装敛入棺材之中，然后仍将棺材载于车舆之中，外人没有知道其实情的。他们又派遣中书舍人张儒奉旨召太子前来，并且秘密地把孝文帝的死讯告知

留守洛阳的于烈。于烈安排布置谁随同前去，谁留守洛阳，举止形态一如平常。太子到达鲁阳，遇上了孝文帝的灵柩，这才正式为孝文帝发丧。丁巳(十二日)，太子元恪即位，大赦天下。

彭城王元勰跪着交给元恪数页写有孝文帝的遗敕的纸张。元恪为东宫太子时手下的属官们大都怀疑元勰有异心，因此严加防范，然而元勰推诚布公，礼数周到，终于消除了相互之间的间隙。咸阳王元禧到达鲁阳，没有进城，留在城外观察有无事变，很久之后，方才进入城内。元禧进城之后，对元勰说："你的这一次行动，不但操劳辛苦，而且实在危险。"元勰回答说："兄长年纪大、见识高，所以知道有危险，彦和我此番经历，不啻于握蛇骑虎，然而不觉有多么艰难。"元禧说："你这是怨恨我来的晚了吧。"

元勰等人以孝文帝的诏令赐冯皇后死。北海王元详派长秋卿白整进去给冯皇后送毒药，冯皇后一边跑一边大声呼喊，不肯饮药，说道："皇上那里会有这样的诏令，这是诸王之辈要谋杀我呀！"白整无奈，只好把她抓住，强迫她把毒药喝下去，即刻毙命。孝文帝的灵柩到达洛阳南郊之时，咸阳王元禧等人知道冯皇后确实已死，就互相对视着说道："假如没有先帝的遗诏，我们兄弟几个人也要想方设法把她除掉，岂可以让这个失去贞操的妇人宰制天下、杀害我辈呢？"冯皇后死后，谥号为幽皇后。

12　五月，癸亥(疑误)，南齐加封始安王萧遥光开府仪同三司。

13　丙申(二十一日)，北魏安葬孝文帝于长陵，庙号为高祖。

北魏宣武帝元恪想任命彭城王元勰为宰相，元勰屡次陈述孝文帝的遗诏，请求能顺遂自己素来的志向，宣武帝对着他悲伤号哭。元勰一再恳切请求不担任朝职，于是宣武帝就任命他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定等七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元勰还一再推辞，但是宣武帝不准许，于是只好去上任。

14 北魏任城王元澄认为王肃本为江南人而奔投北魏，官位却在自己之上，所以心中颇为不平。正好由南齐投降过来的严叔懋报告王肃密谋逃回江南去，于是元澄就把王肃拘禁起来，并且上表说王肃密谋反叛。但是，经过立案查验，并非属实。因此，咸阳王元禧等人就上奏皇帝，告元澄擅自拘禁宰辅之臣，元澄被免官还府，不久出任雍州刺史。

15 六月，戊辰(二十四日)，北魏追封宣武帝之母高氏为文昭皇后，配享孝文帝，并且增修其旧墓，号为终宁陵。又追赐高氏之父高扬爵号为勃海公，谥号为敬，让其嫡孙高猛袭爵位。又封高氏之兄高肇为平原公，弟弟高显为澄城公，三个人同一天受封。宣武帝从来没有见过几位舅舅，这次才赐赏他们衣服头巾，并且接见了他们，弟兄三人都不免惶惧失措。数日之间，富贵显赫。

16 秋季，八月，戊申(初五)，北魏依照孝文帝的遗诏，后宫中凡三夫人以下者全部遣送回家。

17 南齐皇帝萧宝卷，在做东宫太子时就不好学，只喜欢玩耍，毫无节制，并且性格沉闷，寡言少语。即位之后，他不爱与朝臣们接触，专门亲信宦官以及身边左右御刀和应敕待从。

这时候，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祏、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等六人轮留在朝中内省当值，轮到谁当值，谁就在当天的敕命后面签署执行意见。雍州刺史萧衍知道了这一情况之后，对他的担任录事参军的堂舅、范阳人张弘策说："一国有三公已经不堪其乱，何况如今六贵同朝，他们之间势必要互相图谋，因此必定会发生动乱。要说避祸图福，那里也比不上这个州，但是我的几个弟弟都在京城，恐怕会遭受乱世之患，所以我还要与兄长益州刺史萧懿有所计议。"于是，萧衍秘密地与张弘策加强武备，其他人则一律不得参与。又招集会聚骁勇之夫上万

人，大量砍伐树木、竹子，沉于檀溪之中，茅草堆积的如山冈一般，然而都不使用。中兵参军东平人吕僧珍觉察出了萧衍的用意，也私自准备了船橹数百张。早先之时，吕僧珍任羽林监，徐孝嗣想让他参加自己的幕府，但是吕僧珍知道徐孝嗣不会久长，所以再三请求跟随萧衍。这时候，萧衍的哥哥萧懿被免去益州刺史之职而返回，但仍然掌管郢州事务，萧衍派张弘策去游说萧懿："如今朝中六位权贵当朝，各自发号施号，互相争权夺利，反目成仇，理当会相互图灭。而皇上则从做太子起就没有好声誉，他轻慢身边的人，慓悍残忍，怎么肯把朝政委托于他们六人，而自己只有虚位，凡事但作允诺而已呢？时间一长，皇上猜忌之心必生，而猜忌积久，必定要大行诛戮。始安王萧遥光想充当晋代赵王司马伦的角色，其形迹已经可以看得出来，然而其性格猜疑、气量狭小，只能白白地成为祸害之由。萧坦之忌妒才能，处处想凌驾于别人之上，而徐孝嗣受人牵使，江祏则犹柔寡断，刘暄则更是个糊涂软弱之人。有朝一日，祸乱爆发，朝廷内外必将土崩瓦解，支离破碎。我们兄弟幸好驻守外藩，应该为自身有所打算。趁现在他们互相之间的猜忌、提防还没有开始，我们应当把几个弟弟全都叫到身边来，不然的话，恐怕到那时候就会拔脚没路了。郢州在地理上可以辖控荆、湘，雍州则兵马精干强壮，如果天下太平，我们就竭诚为朝廷效力；如果天下大乱，凭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匡济天下；审时度势，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这是万无一失的计策。如不及早打算，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张弘策自己又对萧懿说"以你们兄弟二人的英武，天下没有人能够匹敌的，如果依据郢、雍二州，为老百姓请命，废去昏庸之主，另立圣明之主，确实易如反掌，不愁不能成功。此事如果获得成功，可以比得上历史上齐桓公、晋文公所创立的业绩。所以，应该立志创业，不要被竖子鼠辈所欺，以致在身后被人所取笑。雍州这一方面已经考虑

成熟，希望您也好好地思谋一番。”萧懿不听从。于是，萧衍迎接其弟弟骠骑外兵参军萧伟以及西中郎外兵参军萧憺到了襄阳。

起初，齐明帝虽然在临终遗诏中把朝政委托于朝中诸大臣，但是最信任的是江祏兄弟二人，把更多的遗命嘱托于他们二人。所以，萧宝卷即位之后，江氏兄弟二人轮流在殿内当值，皇帝的一举一动都要通过他们的同意。萧宝卷渐渐想要自行其意，徐孝嗣不能加以制止，萧坦之有时也表示不同意，而江祏则坚决限制，萧宝卷对此非常忿恨。萧宝卷左右心腹会稽人茹法珍和吴兴人梅虫儿等人，受到委任办理一些事情，江祏常常对他们施以控制、阻挡，以致使茹法珍等人对江祏恨得咬牙切齿。因此，徐孝嗣就对江祏说：“皇上稍微有些自己的主张，这也是正常的，怎么可以一概加以反对阻拦呢？”江祏不以为然，说：“只要把事情交给我，完全没有什么可忧虑的。”

东昏侯失德作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江祏就商议要废去他，而另立江夏王萧宝玄为帝。刘暄曾经做过萧宝玄的郢州行事，处理事情过于死板、苛刻。有人向萧宝玄献了一匹马，萧宝玄想去观看，刘暄不准许他去，并说：“一匹马，有什么值得看呢？”萧宝玄的妃子要吃煮鸡肫，手下的人向刘暄请示，他却说：“早上已经吃了煮鹅，不必再麻烦做这个了。”气得萧宝玄骂道：“刘暄根本没有一点舅舅的情义了。”由此，刘暄对萧宝玄非常怨恨，所以就不同意江祏的主张，而想立建安王萧宝寅为帝。江祏与始安王萧遥光秘密谋划，可是萧遥光自以为年长，想自己取而代之，把这个意思隐约地向江祏表示了。江祏的弟弟也认为年幼的皇帝难以保得住，就劝说江祏立萧遥光为帝。江祏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就去同萧坦之商量，萧坦之当时正为其母守丧，仍让他担任领军将军。萧坦之对江祏说：“明帝自立为帝，已经是没有按照嗣立次序进行，至今天下还不服。如果

现在再这么来一次的话，恐怕天下要大乱，我是不敢对此表示意见的。”于是，又回到家中为其母守丧去了。

江祏和江祀暗中对吏部郎谢朓说：“江夏王萧宝玄年龄幼小，如果立他为帝，如果不堪承负重任，哪里能再把他废去呢？始安王萧遥光年长，如果由他继承大统，不会违背众望。我们并不是要以此来获得富贵，正是为了让国家获得安定。”萧遥光又派遣自己的亲信丹阳丞南阳人刘讽暗中向谢朓转达意思，想让谢朓作为同党，但是谢朓不回答。不久，萧遥光任命谢朓兼管卫尉的事务，谢朓害怕了，以为已经被萧遥光拉下水了，就把江祏的阴谋报告了太子右卫率左兴盛，左兴盛不敢再往上告发。谢朓又游说刘暄，对他说：“始安王萧遥光一旦南面称帝，则刘讽、刘晏就会居于你如今的地位，而把你当作变心之人。”刘晏是萧遥光手下的城局参军。刘暄听谢朓这么一说，假装十分惊讶，但实则马上报告了萧遥光和江祏。萧遥光想把谢朓弄出去到东阳郡做太守，但是因为谢朓常常轻视江祏，所以江祏坚决请求把谢朓除掉。于是，萧遥光就把谢朓抓起来送到了廷尉那里，并与徐孝嗣、江祏、刘暄等人联名上告“谢朓在朝廷内外进行煽动，妄自贬低皇帝，私自议论宫禁，同时还诽谤亲贤，轻视议论朝中大臣。”于是，谢朓死于狱中。

刘暄认为萧遥光如果立为皇帝，自己就要失去皇舅之尊，所以不肯赞同江祏的意见，因此江祏也迟疑而久不能决定。为此，萧遥光大怒，派遣手下人黄昙庆在青溪桥刺杀刘暄。黄昙庆因见刘暄的部下特别多，不敢前去，而刘暄察觉了，于是告发了江祏的阴谋，东昏侯命令拘捕江祏兄弟俩。当时，江祀正在内殿值守，怀疑情况有异常，派人报信给江祏说：“刘暄似乎有别的阴谋，现在作何计议呢？”江祏说：“正应该安然不动镇住他们。”一会儿，就有诏令传江祏入见皇帝，江祏进朝之后停在中书省等待。当初，袁文旷由于斩

了王敬则有功，应当封官，但是江祏执意不给，东昏侯就让袁文旷去杀江祏，袁文旷去执行，他用刀环击打江祏的心口，说道："看你还能夺去我应所受封的官职吗？"江祏连其弟弟江祀一并被杀。刘暄知江祏等人已死，在床上大惊而起，奔出门外，问左右说："抓捕的人来了没有？"过了许久才定下心来，重新回到屋中坐下，十分悲哀地说："我并非是怀念江氏弟兄，而是自知祸将及身，故而痛心啊！"

从此以后，东昏侯无所忌惮，越发能够放纵，日夜与亲近小人在后堂鼓吹弹唱、驰马作乐，常常闹至五更时分才就寝，睡到傍晚才起床。群臣按例应于每月初一和其他固定的日子入朝参见，但是到傍晚方才前去参见，有时等到天黑东昏侯还不出见，只好被遣退而出。尚书们的文案奏告，一个月或者更长时间才上报一次，而报上去后有的竟然不知去向，原来是宦官们用来包裹鱼肉拿回家去了。东昏侯以骑马为乐事，常常是一骑必求极意尽兴。他还看着随从之人说道："江祏经常禁止我骑马，这小子如果还在的话，我那能象现在这样痛快呢？"因此又问道："江祏的亲属还剩下谁呢？"随从者回答说："江祥现在还在东冶。"东昏侯就立刻在马背上发出诏令，赐江祥自杀。

始安王萧遥光向来心怀异意，觊觎皇位，与他的弟弟荆州刺史萧遥欣密谋策划，准备发兵拥据东府，争夺帝位，决定让萧遥欣率兵从江陵直下建康，但是就在按规定日期将要出发的时候，萧遥欣却病死了。江祏被杀之后，东昏侯召萧遥光进殿，把江祏的罪行告诉了他。萧遥光听了之后，心中惧怕，回到中书省，就开始假装发疯，号哭狂闹，于是借口有病回到东府，从此不再入朝。早先之时，萧遥光的弟弟豫州刺史萧遥昌死了，其部曲全部归属于萧遥光。萧遥欣的灵柩从荆州运回来之后，停于东府前秦淮河的河边上，荆州

方面来送灵的人力特别多。东昏侯杀了江祏兄弟之后，考虑到萧遥光难以自安，就准备把他升任为司徒，使他回到自己的府中休养不问朝政，因此就召他进朝宣谕这一旨令。但是，萧遥光担心进朝后被杀，乙卯(十二日)傍晚，召集从荆州和豫州来的部曲到东府的东门之前，又叫来刘诉、刘晏等人一起谋划如何举兵起事，并决定以讨伐刘暄为名义。这天夜间，萧遥光派遣几百人打进东冶，放出狱中的囚徒，从尚方那里取出兵械。同时，又召骁骑将军垣历生前来，垣历生见信后随即到达。萧坦之的宅第在东府城东面，萧遥光派人乘其不备而迅速前去抓获他，萧坦之来不及戴上头巾，光着膀子，越墙而逃，跑向朝廷禁城中去报信，道上遇上了巡逻头目颜端，见他这副样子，以为有罪而逃窜，就抓住了他。萧坦之连忙把萧遥光反叛之事对颜端讲了，但是颜端不相信，就亲自前去刺探，知道萧坦之所说情况属实，于是就把马给了萧坦之，一块去朝廷中报告。萧遥光又派人出其不意地去尚书左仆射沈文季的家里抓他，想逼他做都督，恰巧沈文季已经到朝廷中去了，所以扑了个空。垣历生劝说萧遥光率城内之兵乘夜攻打朝廷宫禁，并且用车拉来芦苇焚烧城门，他对萧遥光说："您只管乘车随后而行，攻下禁城易如反掌，转眼之间即可成功。"但是，萧遥光心中没有把握，迟疑而不敢出军。天渐渐亮了，萧遥光穿着军服出来布置事情，命令安排仪仗，要登城对部下进行赏赐。这时，垣历生再次劝说萧遥光出兵攻打禁城，但是他仍旧不肯，只希望朝廷自身发生变故。到了日出之时，朝廷军队逐渐到来。朝中刚听到萧遥光叛乱的消息时，大伙情绪惶惑，不知所措。天快亮之时，皇帝有旨召徐孝嗣，直到徐孝嗣进来后，人心才安定下来。左将军沈约听到事变消息之后，骑马奔入西掖门，有人劝他穿上军服，他却说："朝廷中正乱成一窝蜂，要是看见我穿着军服进来，或者会把我当作萧遥光的同伙呢！"于是，沈

约就穿着红色公服进朝。

丙辰(十三日),东昏侯诏令,因特殊情况而赦免建康的囚徒,朝廷内外戒严。从徐孝嗣以下都驻扎在宫城外保护,萧坦之率朝廷兵士讨伐萧遥光。徐孝嗣心中既疑虑,又惧怕,穿着军服,同沈文季一起坐在南掖门上面。徐孝嗣想同沈文季一起议论时局,但是沈文季总是用别的话题岔开,避而不谈,所以最终也没有谈成。萧坦之驻扎在湘宫寺,左兴盛驻扎在东篱门,镇军司马曹虎驻扎在青溪大桥。众路军队把东城围住,三面用火烧东府之侧的司徒府。萧遥光派遣垣历生从西门出战,朝廷军队屡战屡败;军主桑天爱被垣历生部所杀。萧遥光起兵之前,曾经问过谘议参军萧畅,请他一起行动,但萧畅义正辞严地加以拒绝,坚决不从。戊午(十五日),萧畅与抚军长史沈昭略偷偷地从南门出去,去往朝廷,自动投归,由此而东府内众人的情绪一落千丈。萧畅是萧衍的弟弟,沈昭略是沈文季哥哥的儿子。己未(十六日),垣历生从南门出战,他借此机会而弃槊投降了曹虎,但是曹虎命令人把他斩了。萧遥光知道垣历生投降的消息之后,气的七窍生烟,从坐榻上跳起来,让人把垣历生的儿子杀掉。这天晚上,朝廷军队射发火箭烧了城东北的角楼。到了夜间,城被攻破,萧遥光回到自己的小斋帐中,穿着衣服,戴着便帽,坐着不动,手里拿着点燃的蜡烛照明,命令人抵抗朝廷军队,还把斋中的门全部关严,但是手下的人却跑出屋子而逃散了。朝廷军队中的军主刘国宝等人率先进入,萧遥光听到外面来兵了,熄灭蜡烛,爬进床底下躲起来,军人破门而入,黑暗中把他从床下拉出来,立即斩首。朝廷军队进城之后,放火把房屋全部焚烧了。刘讽逃回家中,也被人所杀。荆州将领潘绍知道萧遥光叛乱的消息之后,也策划想要响应。西中郎司马夏侯详叫潘绍前来议事,借此而斩了他,荆州西中郎府因此得以安定。

己巳(二十六日),朝廷任命徐孝嗣为司空。加任沈文季为镇军将军,他原来的侍中、仆射不变。又任命萧坦之为尚书右仆射、丹阳尹,原来的右将军不变。又任命刘暄为领军将军,曹虎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上述封官,都是为了奖赏他们在平定始安王萧遥光叛乱中的功劳。

18 北魏南徐州刺史沈陵前来投降南齐。沈陵是沈文季本家侄子。当时,北魏徐州刺史京兆王元愉年龄小,府中事情全部决定于长史卢渊。卢渊得知沈陵将要反叛,就告戒各城秘密加以防备,并且多次把沈陵要叛变的情报向朝廷报告,但是朝廷不予理睬。于是,沈陵杀了手下的将佐,带领宿预的部下投奔南齐,北魏在淮河边上的各个戍所由于有所防备而得以保全,没有丢失。沈陵在南徐州多年,秘密交结了州中的许多豪杰。沈陵叛变之后,州中各郡县捕送来大量沈陵的党徒,卢渊对他们都加以抚慰,赦免释放,只归罪于沈陵一人,人心于是安定下来。

19 闰八月,丙子(初三),南齐封立江陵公萧宝览为始安王,过继为始安靖王的后代。

20 南齐任命沈陵为北徐州刺史。

21 江祏等人失败之后,东昏侯身边拿刀和应敕的一帮子人全都恣意纵横,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无有忌惮,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刀敕"。萧坦之刚愎自用,凶狠残忍,专横独断,东昏侯周围的宠信因害怕而特别憎恨他,在萧遥光死后二十多天,东昏侯派遣延明殿主帅黄文济率兵包围了萧坦之的住宅,将其杀掉,他的儿子秘书郎萧赏也一起被杀。萧坦之的堂兄萧翼宗做海陵太守,还没有去赴任,萧坦之对黄文济说:"我的堂兄在海陵的府中不应该有什么事吧?"黄文济问道:"他的住宅在什么地方?"萧坦之如实以告。黄文济报告东昏侯,东昏侯派遣黄文济去抓捕萧翼宗。黄文济去后搜查了萧

翼宗的家，发现他穷得可怜，只有典当东西的当票数百张，就回去报告东昏侯，于是东昏侯免他不死，拘囚于尚方署中。

茹法珍等人诬陷刘暄有谋逆的意图，东昏侯说："刘暄是我的舅舅，哪里会有这种事呢？"直阁新蔡人徐世标说："明帝与武帝乃是堂兄弟，他受到武帝那样的恩待，但是还杀尽了武帝的后代，舅舅哪里值得信任呢？"于是，杀掉了刘暄。

曹虎善于吸引、招纳人，每天供食好几百从蛮地或域外来的人。但是，他到晚年之时，却极其吝啬，结束雍州任时，敛集有钱五千万，其他财物合价也有这么多。东昏侯因曹虎是前朝老将而对他有疑心，并且贪上了他的财富，于是也杀了他。萧坦之、刘暄、曹虎这几位新被任命的官员，都没有来得及上任就被杀害。

当初，齐明帝临死之时，以萧隆昌的事件告戒东昏侯："做事行动不可以落在他人之后。"所以，东昏侯数次同身边亲近密谋诛杀大臣之事，每次都突然行动，主意坚定，没有半点迟疑之心。于是，搞得大臣们人人自危，难能自我保全。

22 九月，丁未(初五)，南齐任命豫州刺史裴叔业为南兖州刺史，任命征虏长史张冲为豫州刺史。

23 壬戌(二十日)，东昏侯因频繁地诛杀大臣，为了稳定人心，诏令大赦天下。

24 丙戌(疑误)，北魏宣武帝元恪谒拜长陵，元恪想使身边人、没有任命官职的江南人茹皓与自己同车而行，茹皓高兴地整理了一下衣服，赶紧上车，但给事黄门侍郎元匡劝谏宣武帝不可这样，于是元恪又推茹皓让他下去，茹皓羞愧万分，气的脸色都变了，只好退下。元匡是元新城的儿子。

25 益州刺史刘季连知道东昏侯没有君德，于是自己也骄横恣纵起来了，滥用刑法，异常严酷，蜀人对他特别怨恨。在本月，刘季

连派兵去袭击中水，没有取胜。于是，蜀人赵续伯等人纷纷起兵叛乱，刘季连没办法制服他们。

26 枝江文忠公徐孝嗣，由于是个文士，待人处事圆滑周到，不露棱角，因此虽然官高名显，但犹自得以久存，未被除去。虎贲中郎将许准给徐孝嗣讲述时事要害，劝说他废去东昏侯，另立新帝。徐孝嗣长久迟疑难决，以为欲行此事一定不能动用干戈，必须是等待皇帝出游的机会，关闭城门，召集群臣百官在一起商议，把东昏侯废掉。他虽然有此想法，但是终究不能决策实行。东昏侯身边的那帮宠信之徒也对徐孝嗣渐渐厌憎。西丰忠宪侯沈文季以年纪大且有病在身为由，不参与朝政，侍中沈昭略对他说："叔父你年纪才六十，身为仆射而不管事，你想以此而免祸自保，岂能办得到呢？"沈文季笑着不吭声。冬季，十月，乙未(二十三日)，东昏侯把徐孝嗣、沈文季、沈昭略三人召入华林省，沈文季上了车子，回过头来说："此行恐怕有去无回了。"东昏侯指使外监茹法珍赐他们毒酒。沈昭略愤怒不已，骂徐孝嗣说："废掉昏君，另立明主。这是从古到今的宪章大法，全因你这做宰相的无能，以致我们才有今日。"接着把酒瓯砸到徐孝嗣脸上，并且说："我让你死了也做一个破了面的鬼！"徐孝嗣喝药酒，一气喝了一斗多才死去。徐孝嗣的儿子徐演娶了武康公主为妻，另一个儿子徐况娶了山阴公主为妻，但是都受父亲牵连而被杀。沈昭略的弟弟沈昭光听说抓捕的人来了，家中人劝他逃走，但是他不忍心丢下自己的母亲，就进入屋中，拉着母亲的手悲声哭泣，抓捕者进来把他杀了。沈昭光的哥哥的儿子沈昙亮逃走了，已经得以幸免，但是听说沈昭光死了，叹息地说："家门遭受如此屠灭，我还活着干什么呢？"于是扼断自己的喉咙而死。

27 当初，太尉陈显达因自己是高帝、武帝时候的旧将，所以在明帝之时，心存危惧，自己深深地贬损自己，经常乘坐一辆破破烂

烂的车子，出外时扈从的仪仗队也只有又弱又小的十多个人。一次，他曾经陪侍明帝宴饮，酒酣之时，启奏明帝要借用一下枕头，明帝命令别人给他一个。枕头拿来后，陈显达用手摸着枕头说："我年老体衰，享受的荣华富贵已经足够了，只欠一个枕头枕着而死，所以特意来向陛下乞求一个。"明帝听了陈显达这一番言语，不禁失色，对他说："您喝醉了。"陈显达以自己已经年届七十，而请求辞官，但是明帝不予准许。在王敬则反叛之时，陈显达正率兵抵抗北魏，始安王萧遥光怀疑陈显达，就启奏明帝，想把陈显达的军队召回，恰好王敬则叛乱被平定，于是就没有进行。到了东昏侯即位之后，陈显达越发不愿意住在建康，被派做江州刺史，他十分高兴。陈显达曾经得病，但是他不让医治，不久自己好了，可是他心中却非常不高兴。陈显达知道了东昏侯多次诛杀大臣，并且听人传说朝廷肯定要派兵来袭击江州，十一月，丙辰(十五日)，陈显达在寻阳起兵，命令长史庾弘远等人给朝廷中的新贵们送去一封信，信中列举了东昏侯的罪恶行径，并且说道："准备拥立建安王萧宝寅为帝，待京中诸害一除，就西迎建安王登基。"

乙丑(二十四日)，南齐任命护军将军崔慧景为平南将军，督帅诸路军队攻击陈显达，后军将军胡松、骁骑将军李叔献统领水军占据梁山，左卫将军左兴盛督率前锋军队驻扎在杜姥宅。

28 十二月，癸未(十二日)，南齐任命从前的辅国将军杨集始为秦州刺史。

29 陈显达从寻阳发兵，在采石打败了胡松，消息传到建康，朝中一片震惊，惶恐不安。甲申(十三日)，陈显达率部到了新林，左兴盛统率诸路军队抵挡陈部。陈显达在长江岸边设置了许多火堆，夜间率军偷渡过江，去袭击宫城。乙酉(十四日)陈显达带领数千人马登上落星冈，驻守在新亭的诸路军队得知之后，拔腿往回跑，宫城

之内大为恐惧，只好闭门设守。陈显达骑马执槊，带领几百名步兵，与朝廷军队开战，两次交战，陈显达大胜，亲手斩杀好几人，但是不幸的是手中的槊折断了。这时，朝廷军队开过来了，陈显达抵抗不住，只好逃跑。陈显达逃到西州之后，骑官赵潭用手中的槊投刺他，陈显达中槊坠马，被赵潭斩首。陈显达的几个儿子也都伏法被斩。长史庾弘远是庾炳之的儿子，在朱雀航被斩。将要行刑之时，庾弘远要来帽子戴上，说道："当年子路把冠缨系好而死。我也不可以不戴帽子死去。"他又对观看的人说："我不是反贼，而是起义军，为的是替诸军请命。陈显达太轻率了，如果他采纳了我的意见的话，天下就可以免于陷入水火之中了。"庾弘远的儿子庾子曜，抱着他的父亲乞求代父一死，结果一起被杀。

东昏侯诛杀了陈显达之后，越发骄横恣意。他渐渐开始喜欢出外游走，但又不想让人看见，每次出外，总是事先把所要经过地方所住的人赶走，只留下空房子。他出游时，先由尉司敲着鼓沿途走一大圈，居民们凡是听到鼓声，就应立即跑开，连衣服和鞋都来不及穿好，违反禁令的人就被随手格杀。一月之中，东昏侯要出去二十多次，而且从来不说个具体的去处，东西南北，无处不去。他还常常在夜间三四更时分出游，弄得鼓声四出，火光照天，幡仪兵戟横路。这时，士人民众们喧叫奔跑，前后相随，老人小孩惊慌失措，哭喊成一片，拥挤在路上，但是处处禁止通行，所以都不知道何处可以经过。就这样，搞得四方的民众无法从业，连去打柴割草都无路可行，喜事丧事不能按时进行，一些孕妇不能把孩子生在家里，甚至有的人抱病死在路上，不能得到殡葬。东昏侯还让人在小巷和田间小道悬挂布幔以成为高高的屏障，并且布置人手执兵器守护，称作是"屏除"，也叫做"长围"。有一次，东昏侯来到沈公城，有一个妇人因临产而没有躲逃，于是剖开产妇的腹部看是男孩还是女孩。又

有一次，东昏侯来到定林寺，有一个老和尚因年老患病不能离去，藏在草丛中，他就命令随从用箭射老和尚，百名弓手一起发射。东昏侯臂力过人，能拉开三斛五斗力的弓。东昏侯还喜好顶方旛，高七丈五尺的白虎旛，放在牙齿上顶着，把牙齿折断了还没玩够。东昏侯自己制作了顶旛器械，表演时穿的服装上饰以金玉，每次表演侍卫站满两侧，使出各种技能把戏，从来不感到不好意思。东昏侯跟东冶营兵俞灵韵学骑马，经常穿着编织的衣裤，不穿外服，头戴薄金制的帽子，手执七宝槊，戎装束裤，冒着雪，遇上陷坑，也不避开，总是一跃而过。他纵马驰骋得渴乏了，就从马上下来，解下腰侧挂的马杓，盛水喝一通，又上马狂奔而去。东昏侯又选择那些善于长跑的无赖痞子五百个，称为逐马左右，经常让他们随马而跑。他或者在市中自己亲近宠幸的人家中游玩，从这家转到那家，来回转悠，能转遍全城。他或者去郊外射野鸡，布置了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奔走往来，从一处到另一处，忙得没有休息之时。

30 王肃为北魏制定官职品位和各种机构，全部按照江南的制度，共分九品，每一品又分正、从二品。侍中郭祚兼任吏部尚书，他清廉公正，办事谨慎，重惜官位，每次诠选授官，虽然发现有合适人选，一定还要反复考虑很久，然后才下笔签署，并且嘴里还说道："这个人便已经富贵了。"因此，人们对他多有怨心，但是经他所录用的官员没有不称职的。

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三卷

齐纪九　　齐东昏侯永元二年(庚辰,公元 500 年)

1 春季,正月,元旦朝会,东昏侯直到吃过饭之后方才出来,朝贺之礼刚一完毕,就立即回殿内西厢屋就寝去了。从巳时到申时,群臣百僚们站着等待皇帝前来,都站得腰腿僵直,无法坚持而倒地,肚子也饿的厉害。等到起来朝见时,匆匆结束。

2 乙巳(初五),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景明。

3 南齐豫州刺史裴叔业得知东昏侯屡次诛杀大臣,心中替自己不安,他登上寿阳城,朝北望着肥水,对部下们说:"你们想富贵吗?我能替你们办到。"后来朝廷调他任南兖州刺史,他心里不乐意内调。正遇陈显达反叛,裴叔业派遣司马辽东人李元护率领兵马去援救建康,而实际上则持骑墙观望态度,陈显达失败之后,李元护又回去了。朝廷怀疑裴叔业图谋叛逆,裴叔业也派遣使者去建康观察消息动静,众人对他更加怀疑。裴叔业哥哥的儿子裴植、裴扬、裴粲都任直阁,在殿内,为此而惧怕,就扔下母亲跑到了寿阳,告诉裴叔业朝廷必定要出其不意地前来袭击,劝说他宜早作准备。徐世檦等人认为裴叔业在边境上,情况紧急时他就会引北魏兵来帮助自己,以致使朝廷之力不能制服住他。所以,他们就禀告东昏侯,派遣裴叔业的同宗之人中书舍人裴长穆去宣告圣旨,准许裴叔业继续留任豫州刺史。但是,裴叔业还是感到忧虑害怕,而裴植等人则不停地对他说朝廷要来袭击。

裴叔业派遣亲信马文范到襄阳，向萧衍请问如何保住自己的计策，对萧衍讲道："天下大势明显可知，恐怕再也不会有保住自己的道理了，所以还不如回头投靠北魏，这样还不失能封官赏爵，可以做河南公。"萧衍回答说："朝廷中这帮小人专权得势，岂能长远得了？反来复去地考虑，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只是应当送家属回京都去，以便让他们对你感到安心些。如果他们意外地对你相逼，你就应当率领步、骑兵两万直出横江，断掉他们的后路，如此，则天下之事一举而可定。如果去投降北魏，他们一定会派别人代替你，而只以黄河北边的一个州给你，那里还再能做河南公呢？这样一来，重新回归南方的希望就绝灭了。"裴叔业迟疑而不能决断，于是就遣送自己的儿子裴芬之到建康作为人质，同时又派人送信给北魏豫州刺史薛真度，询问他可否投奔北魏之事。薛真度劝裴叔业及早投降过来，说："如果事情紧迫才来投降，那么功劳就小了，封赏也就薄了。"他们数次派人传送密信，互相往来商议。建康的人不断传说裴叔业要反叛，裴芬之惧怕被杀，又跑回寿阳去了。于是，裴叔业就派遣裴芬之以及他的哥哥的女婿杜陵人韦伯昕带着降书去投降北魏。丁未(初七)，北魏派遣骠骑大将军彭城王元勰和车骑将军王肃统领步、骑兵十万前去受降，任命裴叔业为使持节、都督豫雍、等五州诸军事，征南将军，豫州刺史，并封他为兰陵郡公。

庚午(三十日)，东昏侯下诏讨伐裴叔业。二月丙戌(十六日)，南齐任命卫尉萧懿为豫州刺史。戊戌(二十八日)，北魏任命彭城王元勰为司徒，并且兼任扬州刺史，坐镇寿阳。北魏派遣大将军李丑、杨大眼率领两千骑兵入寿阳，又派遣奚康生率领羽林兵一千急驰赶赴寿阳。杨大眼是杨难当的孙子。

北魏军队还没有渡过淮河，己亥(二十九日)，裴叔业病死，僚

佐们多数要推举司马李元护管理州事，一两天议论不决。从前的建安戍所的戍主安定人席法友等人认为李元护不是同乡，担心他有异心，所以一致推举由裴植来监管州务，并且对裴叔业的死讯保密，一切命令和布置安排，都由裴植来决定。奚康生到了，裴植于是打开城门接纳北魏军队入城，把城内仓库的钥匙全部交给奚康生。奚康生进城之后，召集城内年高望重的老人，宣布了皇帝圣旨，安抚赏赐了他们。北魏任命裴植为兖州刺史，李元护为齐州刺史，席法友为豫州刺史，军主京兆人王世弼为南徐州刺史。

4 巴西平民雍道晞聚集了一万多人逼攻郡城，南齐巴西太守鲁休烈环城自守。三月，刘季连派中兵参军李奉伯率领五千人马援救鲁休烈，与巴西郡的兵力合起来一道攻击雍道晞，斩了雍道晞。李奉伯还想进一步讨伐巴西郡东部的剩余敌人，涪县令李膺制止他说："兵卒怠惰，将领骄横，乘胜而步入险地，这不是全胜之策。所以，不如稍微缓一下，重新思考下一步该如何办。"但是，李奉伯不听其劝，带领全部人马入山，结果大败而回。

5 乙卯(十五日)，南齐派遣平西将军崔慧景统率水军讨伐寿阳，东昏侯通过隔绝行人的去围屏障，走出琅邪城为他送行。东昏侯身着军服，坐在楼上，传召崔慧景一人骑马进入长围屏障之内，没有一人相随。崔慧景进去之后，只与东昏侯说了几句话，就拜辞而出。崔慧景出来之后，心里异常得意。

豫州刺史萧懿统领步兵三万人屯驻小岘，交州刺史李叔献屯驻合肥。萧懿派遣裨将胡松、李居士率领一万多兵马驻守死虎。骠骑司马陈伯之统率水军溯淮河而上，以进逼寿阳，驻扎在硖石。寿阳有许多士民谋划接应南齐军队。

北魏奚康生内外防御，关闭城门一个月，增援的军队才来到。丙申(疑误)，彭城王元勰、王肃出击胡松、陈伯之等部，把他们打得

大败，并且进攻合肥，活捉了李叔献。北魏统军宇文福对元勰说："建安是淮南的军事重镇，是双方的要冲之地，如果能夺得此地，那么义阳就可以到手；如果夺不到，那么寿阳也就难以保得住了。"元勰同意这一看法，就派宇文福去攻打建安，南齐驻守建安的戍主胡景略自缚出城投降。

6 己亥(疑误)，北魏皇弟元怿去世。

7 崔慧景从建康出发之时，他的儿子崔觉任直阁将军，崔慧景秘密地与儿子约定要发动事变。崔慧景到达广陵时，崔觉根据事先的约定，跑去追随父亲。崔慧景在过了广陵几十里之后，召集各位军主，对他们说："我承受前面三代皇帝的厚恩，担负着明帝临终所托付的重任。但是，现在年幼的皇帝昏庸狂妄，搞得朝纲败坏，一片混乱。国家危难而不加匡扶，责任就正在今天。所以，我要同诸君共同建立大功，以安定社稷，不知诸位意下如何？"众人都一致响应。于是，崔慧景挥师返回广陵，司马崔恭祖驻守广陵城，大开城门，接纳崔慧景进城。东昏侯闻知事变，壬子(十二日)，临时授与右卫将军左兴盛符节，让他督率建康水陆诸军讨伐崔慧景。崔慧景在广陵停驻了两天之后，就集合军队渡过长江。

起初，南齐的南徐州和兖州刺史江夏王萧宝玄娶徐孝嗣的女儿为妃子，徐孝嗣被诛杀之后，东昏侯下诏令萧宝玄与徐孝嗣的女儿离婚，萧宝玄心里对东昏侯非常忌恨。崔慧景派遣使者去见萧宝玄，表示要拥奉他为皇帝，萧宝玄斩了前来的使者，并且派出将士们守城，东昏侯派遣马军主戚严、外监黄林夫协助萧宝玄镇守京口。崔慧景将要渡江之时，萧宝玄秘密与他联络配合。萧宝玄杀了司马孔矜、典签吕承绪以及戚平、黄林夫，打开城门接纳崔慧景，并且使长史沈佚之、谘议柳憕调度部署军队。萧宝玄乘坐八人抬的敞轿，手执绛红色指挥旗，随着崔慧景向建康进发。朝廷派遣骁骑将

军张佛护、直阁将军徐元称等六个将领依据竹里，修筑了好几个城堡以抵抗崔慧景。萧宝玄派人送信给张佛护说："我自己回朝廷，你为何要如此费力地阻拦呢？"张佛护回答说："小人承蒙国家重恩，派我在这里设立小的戍所，殿下回朝，只管径直通过，我岂敢加以阻截呢？"说着，张佛护就下令用箭射崔慧景的军队，于是双方交战。崔觉、崔恭祖率领的前锋部队，士兵们都是江北人，善于作战，又都轻装上阵，不带军粮做饭吃，而用几只船沿着长江载送酒食为军粮，供士兵们食用。他们一看见朝廷军队所住的城堡升起烟火，就立即尽力攻击，使得朝廷士兵连顿饭也吃不成，因此都饿得饥肠辘辘，无力作战。徐元称等人在一起商议要投降，张佛护不允许。崔恭祖等人猛力攻城，一举攻克，斩了张佛护，徐元称投降，其余四个军主都战死。

乙卯(十五日)，东昏侯派遣中领军王莹统领众路军马，依据湖头修筑堡垒，同时上连蒋山西岩一带，布置甲兵数万人。王莹是王诞的堂曾孙。崔慧景到了查硎，竹塘人万副儿对崔慧景说："如今平坦大路全被朝廷军队拦断，不可考虑从这里进兵，只宜从盘旋道登上蒋山，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崔慧景采纳了他的意见，分派一千多人，一个紧随一个，鱼贯上山，夜间从西岩而下，对着城中击鼓呐喊。朝廷军队大为惊恐，立即逃散。东昏侯又派遣右卫将军左兴盛统率台城内兵士三万人在北篱门抵挡崔慧景，但是还未交战，左兴盛就望风败逃。

甲子(二十四日)，崔慧景开进了乐游苑，崔恭祖率领轻骑兵十多人突进北掖门，然后又退了出来。由于宫门都关闭，崔慧景带领部下围住宫城。于是东府、石头、白下、新亭几城人马都溃散了。左兴盛退逃，进不了宫城，只好逃进秦淮河边芦苇丛中的船里藏匿起来，被崔慧景擒获斩杀。宫中派兵出城冲杀，但是没有获胜。崔慧

景火烧了御史台府署，辟为战场。朝廷守御尉萧畅驻守南掖门，指挥布置城内兵力，根据战况，调兵遣将，应对抵抗，这样人心才稍微安定了一些。崔慧景以宣德太后名义发令，废皇帝为吴王。

陈显达反叛之后，东昏侯再次召集诸王进宫。巴陵王萧昭胄有鉴于永泰元年王敬则反，明帝召诸王入宫而欲行杀戮之事，与弟弟永新侯萧昭颖装扮成和尚，逃往江西。萧昭胄是萧子良的儿子。到崔慧景起兵之时，萧昭胄兄弟二人出来前去参加。崔慧景内心更倾向于立萧昭胄为帝，所以一直犹豫不决，不知到底立谁为好。

竹里一战告捷，崔觉与崔恭祖互相争功，崔慧景也不能决断到底是谁的功劳。崔恭祖劝崔慧景用火箭射烧北掖楼，但是崔慧景却以为大功即将告成，以后若要重新修复，得花费很多的人力财力，所以不听。崔慧景爱好谈论义理，兼通佛理，他停留在法轮寺中，对着客人高谈阔论，崔恭祖对他深怀不满。

其时，豫州刺史萧懿率兵屯驻小岘，东昏侯派遣密使去告诉他前来保驾。萧懿正在吃饭，他扔下筷子站起来，立即率领军主胡松、李居士等几千人马，从采石渡过长江，驻扎在越城，燃起大火，城中见到火光，知道援兵到了，高兴得欢呼喊叫，拍手称庆。崔恭祖先是劝说崔慧景派遣两千人马堵截在西岸的援兵，让他们不能渡江。然而，崔慧景却以为宫城早晚要投降，外来的救援之兵自然会散去，所以不予采纳。在这时，崔恭祖请求攻击萧懿的军队，而崔慧景又不同意，只派遣崔觉率领精锐兵力几千人渡过秦淮河，到达南岸。萧懿的军队在天快亮时发起进攻，几次交战，士兵们都出力死战，崔觉大败，部下跳进秦淮河里淹死的有两千多人。崔觉单人匹马逃退，打开朱雀桥上的浮桥，凭秦淮河以阻挡萧懿军队。崔恭祖掠抢到东宫的女伎，崔觉强夺了过来。崔恭祖积忿已久，于这天夜里，同崔慧景的骁将刘灵运来到城内投降，由此众心离散。

夏季,四月,癸酉(初四),崔慧景带领心腹数人偷偷离去,想北渡长江,城北的各路军马尚不知道,还在拒战。城中兵力出来冲杀,杀死了数百人。萧懿的军队渡过秦淮河到达北岸,崔慧景余下的人马都逃走了。崔慧景围攻了宫城十二天,最后失败而逃,跟随他的人在路上逐渐散逃,他单人匹马逃至蟹浦,被打鱼人斩首,把他的首级放在盛鲳鱼的篮子中,担送到建康,献给朝廷。崔恭祖投降之后,被拘囚在尚方省,不久即被杀。崔觉逃亡当了道人,被捕获,伏法被诛。

萧宝玄初到建康之时,驻军在东府城,士人和民众们纷纷前去投靠,聚集在东府城中。崔慧景失败之后,朝廷收集了朝野上下投靠萧宝玄以及崔慧景的人名,列为名册,东昏侯命令将它烧掉,说:"江夏王尚且还这样,岂可以治罪他人呢?"萧宝玄逃亡了好几天,然后才露面。东昏侯把他召入后堂用屏障把他围起来,命令左右好几十人擂鼓吹号,环绕着他跑动,派人对他说:"你近来围攻我也如同这个样子而已。"

起初,崔慧景想结交处士何点,但是何点没有理睬他。到围攻建康时,崔慧景又强迫召何点前来,何点往赴其军中,但是整日与崔慧景谈论义理,毫不涉及军事方面的事情。崔慧景失败之后,东昏侯要杀何点,萧畅对茹法珍说:"何点如果不诱叛贼崔慧景一起讲论玄义,那么崔慧景专意攻城,朝廷安危就未可预料了。由此而言,何点反而应该给他封赏。"于是,东昏侯就不杀他了。何点是何胤的哥哥。

8 萧懿离开小岘,王肃也回洛阳去了。边境上往来的人胡说王肃又谋划要回归南齐,五月乙巳(初六),北魏宣武帝元恪下诏,任命王肃为都督豫、徐、司三州诸军事及豫州刺史,并封他为西丰公。

9 己酉(初十),南齐江夏王萧宝玄伏法被诛。

10 壬子(十三日),南齐大赦天下。

11 六月,丙子(初八),北魏彭城王元勰升任大司马,兼任司徒,王肃加授开府仪同三司。

12 大阳蛮人田育丘等两万八千户投附北魏,北魏设置四个郡十八个县。

13 乙丑(疑误),南齐特赦建康、南徐州、兖州三处追随崔慧景起兵之人。起先,崔慧景之乱被平定之后,东昏侯下诏赦免他的同党。然而,东昏侯身边的宠幸们专权,不依皇帝诏书办事,一些本无罪而家中富有的人,全被诬陷为崔慧景的贼党,统统杀掉,没收其财产,而实际上投附了崔慧景,但家中贫穷者却都不予问罪。有人对中书舍人王咺之说:"朝廷的赦令没有信用,人们大有意见。"王咺之说:"正应当有再次赦免。"因此,又发了特赦令。然而,特赦令发出之后,那伙宠幸之徒滥杀或纵不问罪依旧如初。

这时,东昏侯所宠幸的左右侍从共有三十一人,宦者有十人。直阁、骁骑将军徐世檦向来为东昏侯所信任,凡有杀戮之事,都由他去执行。到陈显达举事之时,东昏侯又加任他为辅国将军,虽然任用护军崔慧景为都督,然而朝廷兵权实际上掌握在徐世檦手中。徐世檦也知道东昏侯昏庸狂纵,所以暗中对茹法珍、梅虫儿二人说:"哪一朝代的天子身边没有显要人物?但是我这是出售主上的恶行呀。"茹法珍等人与徐世檦争夺权力,因此就把徐世檦的话禀告东昏侯。东昏侯逐渐厌恶徐世檦的凶狠强悍,派遣宫中卫兵去杀他,徐世檦抗拒而战死。从此之后,茹法珍、梅虫儿专权,一并担任外监,口头宣布皇帝的诏令,而王咺之则专掌文书,与茹、梅二人紧密勾结。

东昏侯称呼所宠幸的潘贵妃的父亲潘宝庆以及茹法珍为阿丈,称呼梅虫儿、俞灵韵为阿兄。东昏侯同茹法珍等人一起去潘宝

庆家中，亲自去打水，帮助厨子做饭。潘宝庆仗势欺人，作奸犯科，对于富有之人，他都以罪名诬陷，对于这些人的田产宅院以及财物，他都要启告皇上乞取。某一人家被他陷害之后，还要祸及到亲戚邻里，又害怕留有后患，因此把那家所有的男子全部杀掉。

东昏侯数次去在他身边执刀和传达圣旨的人家中游玩吃喝，这些人家中有喜事丧事，他都前去庆贺或吊唁。

阉人王宝孙，年龄才十三四岁，外号叫“伧子”，最受东昏侯宠幸。他参预朝廷政事，就是王咺之、梅虫儿之辈也得让着他。他控制大臣，篡改圣旨，甚而至于骑着马进入殿内，敢于当面诋斥东昏侯。公卿大臣们见了他，无不恐惧，连气也不敢喘。

14 吐谷浑王伏连筹事奉北魏能够尽藩臣之礼，但是在自己的国内，却设置百官，一切都同天子一模一样，并且给邻国的公文像皇帝一样称为“制”。所以，北魏国主派遣使节既加以指责，同时又宽恕了他。

15 南齐冠军将军、骠骑司马陈伯之再次率兵去攻打寿阳，北魏彭城王元勰率部抵抗。北魏增援部队没有到来，汝阳太守傅永率领郡中之兵三千人去援救寿阳。陈伯之守淮口，防卫坚固，傅永离开淮口二十多里，用水牛牵拉着船上了汝水南岸，直接往南去淮河。到了淮河，把船推入河中立即渡河而过。过河之后，刚上了淮河南岸，南齐军队也到了。正好是夜间，傅永偷偷进入寿阳城中，元勰高兴万分，说道：“我一直向北边张望，盼望援兵快点到来，唯恐不能再见到洛阳，实在没想到您能前来。”元勰命令傅永领兵进城，但是傅永却说：“我此番前来，为的是抵挡敌兵，如果象您所吩咐的这样把部队带入城内，乃是与殿下一同受敌人围攻，那里是来援救呢？”于是，把部队驻扎在城外。秋季，八月乙酉(十八日)，元勰调遣、部署将士，同傅永协力作战，在肥口对陈伯之发起攻击，大败南

齐军队，斩首九千，俘虏一万，陈伯之脱身逃回去了。于是，淮南被北魏占领。

北魏派遣镇南将军元英率兵援救淮南，还没有到达，陈伯之就失败了，宣武帝元恪召元勰返回洛阳。元勰屡次上表要辞去大司马兼司徒的官职，乞请回到中山去，宣武帝不批准。北魏派任元英代理扬州刺史，但是很快又任命王肃为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持朝廷所授符节去替代元英。

16 甲辰(疑误)，夜间，南齐后宫失火。当时，东昏侯到市里出游没有回宫，宫内之人不得出去，而外面的人又不敢擅自打开后宫门去救火，等到后宫门开了之后，烧死者尸体遍地，共烧毁房屋三十多间。

当时，东昏侯周围的宠幸之徒都号称为鬼，有一个叫赵鬼的，能读《西京赋》，对东昏侯说："柏梁台既然被烧毁了，那么就营建章宫。"于是，东昏侯就大兴土木，修建芳乐、玉寿等殿，并且用麝香涂在墙壁上，雕画装饰，富丽堂皇，豪华到了极点。参加营建的役夫白天黑夜不停地干，还不能达到东昏侯所要求的速度。

后宫中的服饰用具，无不是尽意挑选的珍奇之品，以致府库中旧有的物品，不再能满足使用。东昏侯派人以高价收买民间的金玉宝器，价格皆高于正常的数倍。他又让把建康的酒税全都折合成金子交入官库，就这样仍不能满足后宫之用。他命人把金子凿制成莲花贴在地上，让潘贵妃在上面行走，说："这是步步生莲花呀。"他又命令交纳赋税的民众上贡锦鸡头，白鹤翎、白鹭羽毛，而那些受宠的人则借此作奸谋利，按应该交纳数目的十倍加以征收。他们又分别跑到各州县去要求代人输纳所课征之物，并且折合成现金马上收取，但是并不上交，而中饱私囊。太守和县令们对此都不敢吭声，于是他们就再次摊派敛取，如此反来复去地勒索敲榨，没完没了，

使得老百姓穷困极点，呼号哭泣于道路之中。

17 南齐军主吴子阳等人率兵出三关侵扰北魏，九月，同北魏东豫州刺史田益宗交战于长风城，吴子阳等人败逃而归。

18 萧懿援助朝廷平定崔慧景反叛之时，萧衍急忙派亲信虞安福去游说萧懿，对他说道："如果诛杀了崔慧景，平定叛乱之后，则你所立的功劳太大了，不是朝廷的封赏所能酬劳，即使遇上明君贤主，你尚且难以立得住脚，何况在现今混乱的朝廷之中你将何以自免于祸？所以，如果把反贼歼灭之后，进一步再率兵进宫，如商代的伊尹放逐太甲、汉代的霍光废昌邑王那样，废掉昏君，此乃千载难逢的良机。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便以抵拒北魏为借口，上表求放还历阳，这样，则威震朝廷内外，谁敢不听从。如果一旦放弃了兵权，虽然所接受的官爵很高，但爵位虽高而没有实权，到时必定会后悔。"长史徐曜甫也对萧懿苦苦相劝，但萧懿一概没有采纳。

崔慧景死后，萧懿被任为尚书令。萧懿有九个弟弟：萧敷、萧衍、萧畅、萧融、萧宏、萧伟、萧秀、萧憺、萧恢。萧懿以元勋，位列朝班之首，萧畅任卫尉，掌握着宫门的钥匙。当时，东昏侯时常出入皇宫，没有节制，有人就劝萧懿乘其出城门的机会，起兵废掉他，但萧懿不听。宠臣茹法珍、王咺之等人忌惮萧懿的威望和权力，游说东昏侯："萧懿将要做隆昌年间废黜郁林王那样的事，陛下命在旦夕。"东昏侯听了认为是这样。徐曜甫知道这一情况后，秘密准备了船只，停在长江边上，劝萧懿西奔襄阳。萧懿说："自古以来，人谁无一死，岂有叛逃的尚书令吗？"萧懿的弟弟和侄子们都对将会发生的事变做了准备。冬季，十月，己卯(十三日)，东昏侯派人到尚书省给萧懿赐送药酒，萧懿临死之前说道："家弟萧衍在雍州，深为朝廷忧虑。"萧懿死后，他的弟弟和侄子们全都逃亡藏匿于里巷之中，没有人加以告发，只有萧融被捕获，加以诛杀。

19 丁亥(二十一日),北魏任命彭城王元勰为司徒,录尚书事,元勰坚决推辞,但是没有推辞掉。元勰性好恬淡素朴,不乐于追逐权势利益。北魏孝文帝特别看重他处理事情的才干,所以委以重任,虽然在遗诏中同意他引退,但是仍被宣武帝元恪挽留。元勰因不能脱身政务,有违于自己的意愿,所以常常内心感到凄然,叹息不已。他一表人才,风度甚佳,端庄肃穆,宛如神人,接人待物无不合度,进进出出言谈笑语,使在场的人乐而忘疲。他爱好文史,公务之余,披阅浏览,手不释卷。他小心谨慎,从来没有过失之处。即使闲居独处,也没有怠惰之色。他还爱惜、敬重儒雅之士,对他们倾心礼待。他清廉公正,勤俭朴素,府上从来没有为私事而托情的来访者。

20 十一月己亥(初三),北魏东荆州刺史桓晖率兵入侵南齐,占取了下笮戍,归顺史桓晖的有两千多户。史桓晖是史诞的儿子。

21 起初,东昏侯怀疑雍州刺史萧衍有叛逆的图谋。原任直后的荥阳人郑植的弟弟郑绍叔担任了萧衍的宁蛮长史,东昏侯就让郑植以探望弟弟郑绍叔为借口,去刺杀萧衍。郑绍叔知道了这一阴谋,秘密地报告了萧衍,萧衍在郑绍叔家中备办了酒席,以开玩笑的口吻对郑植说:"朝廷派遣您来谋害我,今天我正得闲,与您宴饮,这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呀。"说罢,宾主大笑不已。萧衍又让郑植把雍州的城墙壕沟、仓库、兵士、战马、器械、船舰等仔细观察一番。郑植看过之后,对郑绍叔说:"雍州的实力强大,是未能轻易图取的。"郑绍叔对他说:"哥哥回到朝廷之后,请一字不差地对天子说:如果要攻取雍州的话,我郑绍叔要率众一战!"郑植回朝去,郑绍叔把他送到南岘,兄弟二人执手相视,恸哭而别。

到萧懿死后,萧衍知道噩耗,连夜召集张弘策、吕僧珍、长史王茂、别驾柳庆远、功曹吉士瞻等人到府第议定对策。王茂是王天生

的儿子，柳庆远是柳元景弟弟的儿子。乙巳(初九)，萧衍把手下的僚佐们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昏乱的君主残暴，罪恶超过了纣王。我要与你们一起把他除掉。"在这一天，萧衍树起大旗，召集兵马，共得带甲兵士一万多人，战马一千多匹，船舰三千艘。萧衍又命令搬出檀溪中的竹子木料，装到战舰之上，上面盖上茅草，这些事情很快就都办妥了。各将领争抢船橹，吕僧珍把自己原先准备好的拿出来，每只船发给两张，才停止了争抢。

这时，南康王萧宝融任荆州刺史，西中郎长史萧颖胄代理州府事务，东昏侯派遣辅国将军、巴西和梓潼两郡太守刘山阳率领三千兵士赴任，会同萧颖胄的兵力一起袭击襄阳。萧衍知道了这一计划，就派遣参军王天虎去江陵，给荆州和西中郎府的官员们每人送去一封书信，信中说："刘山阳率兵西进，要同时袭击荆州和雍州。"萧衍于是对部下的众位将佐们说："荆州人向来害怕襄阳人，况且雍州和荆州地界相邻，唇亡而齿寒，所以能不与我们暗中联络，通力合作吗？我只要能会合荆州和雍州的兵力，大张旗鼓地东进，就是使韩信、白起再生，也无法为朝廷想出什么好计策来，何况是昏君差使着一帮提刀传敕的宠幸之徒呢！"萧颖胄收到萧衍的信之后，心中迟疑而不能决断。刘山阳到了巴陵，萧衍再次令王天虎送信与萧颖胄及其弟弟南康王萧宝融的僚友萧颖达。王天虎出发之后，萧衍又对张弘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前不久，我派遣王天虎去荆州，给每个人都送了信。近来驿使四出传信，忙个不停，只有两封信给萧颖胄、萧颖达兄弟二人，信中只写'王天虎口述'。他们问具体情况时，王天虎又一句也说不上来，因为我压根就没有向他交代过一句。王天虎是萧颖胄信得过的人，所以荆州方面一定要以为萧颖胄与王天虎一起隐瞒着事情，会人人心中疑虑丛生。刘山阳会被众人的言说搞迷糊了，就一定要对萧颖胄产生疑心，他们互相

之间将不信任。这样的话，萧颖胄将进退两难，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自己，因此就必定要落入我的圈套之中。这是以两封空函定一州之妙计啊。”

刘山阳到了江安，迟疑了十多日，不往前开进。萧颖胄对此大为恐惧，然而又想不出什么良策妙计来，夜里，他叫来西中郎城局参军安定人席阐文、谘议参军柳忱，关起门来一起商议对策。席阐文说：“萧衍在雍州招兵买马，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江陵人向来害怕襄阳人，又寡不敌众，要收拾他们必定办不到，即使能制服了他们，最终也不会为朝廷所容忍。如今，如果杀了刘山阳，与雍州方面一起起兵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则霸业可成。刘山阳迟疑而不进，这是不相信我们。现在，如果斩了王天虎，把首级送给刘山阳，那么他的疑虑就可以消除。等他来了之后，再把他收拾掉，无不可以成功的。”柳忱接着说道：“皇帝的昏狂悖乱一天比一天严重，京城中的大臣们惴惴不安，人人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只有垂首听命的份儿。现在，我们幸好远离朝廷，可以暂时安全。朝廷命令我们袭击雍州，只不过借此而让双方互相残杀罢了。难道忘记了尚书令萧懿了吗？他以几千精兵，打败了崔慧景的十万大军，然而竟被那帮邪恶的小人所陷害，很快就灾祸及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的教训实在值得我们记取。再说雍州兵力精锐，粮草充足，萧衍雄姿盖世，刘山阳一定不是他的对手。如果他击败了刘山阳，我们荆州也会因没有执行朝廷之令而受到责难，这真是进也不可，退也不可，所以应该认真加以考虑。”萧颖达也劝萧颖胄听从席阐文等人的计策。第二天早晨，萧颖胄对王天虎说：“您同刘山阳相识，现在不得不借您的头用一用。”于是，萧颖胄令人斩了王天虎，把他的脑袋送给刘山阳看，并且调用民众的车和牛，声称派遣步军去征讨襄阳。刘山阳见状大为高兴。甲寅(十八日)，刘山阳到了江津，独

自乘坐一辆车，穿着白色便服，只带了几十个随从，去见萧颖胄。萧颖胄指派曾经任过汶阳太守的刘孝庆等人在城内埋伏兵力，刘山阳进入城门之后，就在车中把他斩了，副军主李元履收集余部，请求投降。

柳忱是柳世隆的儿子。萧颖胄顾虑西中郎司马夏侯详不合作，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柳忱，柳忱说："这再容易不过了。前不久，夏侯详曾来求婚，要娶我的女儿做儿媳妇，我没有答应他，现在我就答应好了。"于是，柳忱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夏侯详的儿子夏夔，并且把密谋告诉了夏侯详，夏侯详听从了。乙卯(十九日)，萧颖胄以南康王萧宝融的名义发布戒严令，又赦放囚徒，施布恩惠，颁布赏格。丙辰(二十日)，任命萧衍为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丁巳(二十一日)，任命萧颖胄为都督行留诸军事。萧颖胄有才识与度量，一旦已经开始谋举大业，就能做到虚心接人待物，处处委曲求全，所以众心都向着他。由于别驾、南阳人宗夬，以及同郡中兵参军刘坦、谘议参军乐蔼深得州人的推崇信任，所以萧颖胄在军府大事方面，常常向他们谘问。萧颖胄和宗夬各自捐献自己的钱粮，并且转借了大量的资财，以资助军用。长沙寺的僧人向来富有，他们把黄金铸成金龙，约有数千两，埋藏在地下，萧颖胄把它取出来，作为军费。

萧颖胄派遣使者把刘山阳的首级送给萧衍，并且告诉萧衍说年月不吉利，应当等到明年二月再起兵出发。萧衍说："起兵的开头，所凭借的就是一时的勇锐气势与信心，即使不停息地干下去，还恐怕要担心出现怀疑松劲情绪，如果停兵等待三个来月，就一定会产生后悔和顾惜的心情。何况聚集了十万大军，时间一长，粮食就要消耗光。如果那孩子再提出什么不同意见，那么大事就难以成功。况且现在已经一切安排就绪，怎么能中途停止呢？过去周武王讨伐殷纣王，出发时间正好冲犯太岁星，岂能等待什么吉利的年月

吗?”

戊午(二十二日),萧衍上表南康王萧宝融,劝他称帝,但萧宝融不答应。十二月,萧颖胄同夏侯详向建康朝廷中的百官群臣以及各州郡的长官们传送了声讨东昏侯以及梅虫儿、茹法珍罪恶的檄文。萧颖胄派遣冠军将军、天水人杨公则出发去湘州,派遣西中郎参军、南郡人邓元起向夏口进发。军主王法度因按兵不进而被免职。乙亥(初十),荆州的将佐们再次劝萧宝融称帝,仍旧没有答应。夏侯详的儿子骁骑将军夏侯亶任殿中主帅,夏侯详秘密召他前来,夏侯亶就从建康逃回来了。壬辰(二十七日),萧颖胄到达江陵,声称奉宣德皇太后的命令:“南康王应当继承皇位,但由于要等待清除去宫中的昏君和奸臣,所以暂时不称帝,可封给十郡,为宣城王、相国、荆州牧,并且授予黄钺,可以挑选任命百官,原有的西中郎府和南康国照旧不变。等待军队到了附近之时,由主管官员备办车驾前去奉迎他。”

竟陵太守、新野人曹景宗派遣亲属去游说萧衍,建议他迎接南康王,以襄阳为京都,先即位称帝,然后再进军建康,萧衍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王茂私下里对张弘策说:“现在,南康王被掌握在萧颖胄手中,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使持节大人萧衍的前进后退都受他驱使,这岂能是来日的长久之计吗?”张弘策把王茂的话告诉了萧衍,萧衍说:“假若下一步的大事不能成功,那么无论贵贱都将一块遭难而死;如果大事能告捷,那么我将威震四海,又岂能碌碌无为而受他人摆布吗?”

起初,陈显达、崔慧景反叛之时,人心不安,有人向上庸太守、杜陵人韦睿问时局问题,韦睿说:“陈显达虽然是一员老将,但不是治世之才;崔慧景颇懂些事理,但懦怯而缺少英武之气,他们该是落个灭族的下场。平定天下的人,大概必定是我们州的刺史萧衍

吧?”于是,韦睿就派遣他的两个儿子自动前去结交萧衍。等到萧衍起兵之时,韦睿率领郡兵两千兼程而行,前去参加。华山太守、蓝田人田康绚也率领郡兵三千名去投附萧衍。冯道根当时正在为母亲守丧,也率领乡亲的子弟中可以行军打仗者前去加入萧衍的军队。梁州和南秦州两州的刺史柳惔也起兵响应萧衍。柳惔是柳忱的哥哥。

东昏侯听说刘山阳死了,就发出诏书,命令讨伐荆州和雍州。戊寅(十三日),东昏侯任命冠军长史刘沿为雍州刺史,并派遣骁骑将军薛元嗣、制局监暨荣伯率兵并运粮一百四十余船,送给郢州刺史张冲,让张冲抵挡西边荆、雍二州的军队。薛元嗣等人有鉴于刘山阳之死,对张冲有怀疑,所以不敢前进,停在夏口浦,听说西边的军队将要开过来了,方才率兵进入郢城。原先的竟陵太守房僧寄将要回建康,到了郢州时,东昏侯敕令房僧寄留守鲁山,任命他为骁骑将军。张冲与房僧寄结盟,派遣军主孙乐祖率领数千人帮助房僧寄守卫鲁山。

萧颖胄给武宁太守邓元起去信,让他前来。张冲对待邓元起向来很厚,众人都劝邓元起回郢州去,邓元起大声对众人说:“如今朝廷残暴肆虐,杀戮宰辅大臣,一帮小人们在朝中专权,士大夫们前途穷尽。荆州和雍州共同谋举大事,何愁不能成功?况且我的老母亲在西边,如果事情不能成功,正好让昏庸的朝廷把我杀掉,这样反而可以免于我对老母亲的不孝之罪。”邓元起当日就收拾好,上路西行,到达江陵之后,被萧颖胄任命为西中郎中兵参军。

湘州行事张宝积发兵自守,不知道该依附那一方。杨公则攻克巴陵之后,进军白沙,张宝积害怕了,请求投降,杨公则率部进入长沙,安抚、接纳了张宝积及其部下。

22 这一年,南齐北秦州刺史杨集始率领一万多人马从汉中向

北出兵，要收复他的旧地。北魏梁州刺史杨椿率领步、骑兵五千来驻扎于下辩，派人给杨集始送去书信，晓以利害，于是杨集始就又率领部曲千余人投降了北魏。北魏恢复了杨集始过去的爵位，让他回去驻守武兴。

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四卷

齐纪十　　齐和帝中兴元年(辛巳,公元 501 年)

1 春季,正月,丁酉(初二),东昏侯任命晋安王萧宝义为司徒,任命建安王萧宝寅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2 乙巳(初十),南康王萧宝融开始称相国,发令大赦天下,并且任命萧颖胄为左长史,任命萧衍为征东将军,任命杨公则为湘州刺史。戊申(十三日),萧衍率兵从襄阳出发,留下弟弟萧伟总管府州事务,萧憺防守襄阳城附近的堡寨,府司马庄丘黑防守樊城。萧衍出发之后,州中兵力以及物资储备都很空虚。魏兴太守裴师仁、齐兴太守颜僧都两人不服从萧衍的命令,率领兵马要袭击襄阳,萧伟和萧憺派遣部队在始平进行拦截阻击,大获全胜,于是雍州得以安定。

3 北魏咸阳王元禧以太尉辅政,位居群臣之上,但是他不亲理政务,骄奢淫侈,贪得无厌,干了许多违法之事,宣武帝对他特别不满。元禧派遣自己的奴仆到领军于烈那里要一些专为皇帝担任警卫任务的羽林虎贲,以便出入之时为他自己担任护卫,于烈不同意给,对来人说:“皇上正在为先帝守丧,朝廷政事归于辅政大臣掌管。我身为领军,只知道负责皇上的警卫事情,所以没有皇上的诏令,我不敢违反规定私自给予。”元禧的奴仆没办法,只好怏怏不乐地回去了。元禧不肯就此罢休,他再次派奴仆去对于烈转达说:“我是皇上的叔父,身为辅政大臣,有所需求而向你提出,这与皇上的

诏令有什么两样呢?”于烈严厉地回答道:“于烈我并非不知道王爷的高贵身份,但是您怎么能指使自己的奴仆来索要皇上的羽林!您可以要去我于烈的脑袋,但要羽林却一个也得不到。”元禧因此而恼羞成怒,依仗权力任命于烈为恒州刺史,于烈不愿意到外地去,坚决推辞,但是元禧不准许,于是就借口有病而躲在家中不出来了。

于烈的儿子左中郎将于忠统管直阁,经常在宣武帝身边,于烈让于忠对宣武帝说:“各位王爷专横恣意,内心不可测透,宜于早点把他罢黜掉,而由圣上亲自临朝执政。”北海王元详也秘密地把元禧的罪过恶行告诉了宣武帝,并且说彭城王元勰深得人心,也不宜于长久地辅理朝政。宣武帝听了,深表同意。

快到春季祭宗庙之时,各位王公们全都在宗庙的东坊斋戒。在夜里指派于忠去对于烈说:“明天早晨进来见我,将对你有所吩咐。”第二天天刚亮,于烈到了,宣武帝命令于烈率领直阁六十多人,传达圣上旨意要召见元禧、元勰、元详三人,把他们护送到皇上的住所。元禧等三人进入光极殿见宣武帝,宣武帝对他们说:“元恪我虽然孤陋寡闻,忝承皇位,到我患病之后,确实依靠几位叔父辅理朝政,才使我得以苟延残喘,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三年。三位叔父一再表示要归政,殷勤谦逊之意不敢拂逆,所以现在我就亲自执掌朝政吧。各位叔父暂且回到各自的府邸去吧,至于下一步如何,我当分别安排。”元恪又对元勰说:“近来南北事务繁多,使您奔波辛劳,不能实现虚静的志节。元恪我是何人,怎么敢长久违背先帝的遗敕?今天,我就顺从了叔父的高蹈避世的心意吧。”元勰听后,感谢元恪说:“陛下孝顺恭敬,仰遵先帝的遗诏,批准我脱身俗务,这真是上成了圣明之美,下遂了微臣我的志向,抚今思往,如何不令我悲喜交织呢?”庚戌(十五日),宣武帝诏令元勰以王爷身份回

府静养，元禧位进太保，元详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尚书清河人张彝、邢峦知道了元恪对三位叔父的安置情况，觉得这样处理很不正常，就离朝逃走，逃出了洛阳城，于是被御史中尉中山人甄琛弹劾，宣武帝发出诏书，狠狠地斥责了他们两人一顿。宣武帝还是让于烈担任领军，又加封他为车骑大将军，从此以后，于烈常在皇宫内值班，国家军政大事，他都得以参与。

宣武帝元恪当时才十六岁，不能亲自处理断决朝政事务，就委托给身边人办理。于是，宠幸之臣茹皓、赵郡人王仲兴、上谷人寇猛、赵郡人赵脩、南阳人赵邕以及外戚高肇等人开始专权，北魏的朝政从此逐渐衰败。赵脩尤其受宣武帝宠幸，一个月之内，就升至光禄卿。他每升一次官，宣武帝就亲自到他家去设宴庆贺一番，王公众臣们也都要随着一起去。

4 辛亥(十六日)，南齐东昏侯在南郊举行祀天仪式，大赦天下。

5 丁巳(二十二日)，北魏宣武帝元恪在太极前殿召见百官群臣，告诉了他们自己要亲自执政的意见。壬戌(二十七日)，宣武帝命咸阳王元禧兼任太尉，任命广陵王元羽为司徒。元恪让元羽进入内殿，当面告诉了他这一任命。但是，元羽坚决推辞不受，他说："当初元勰自己本来不愿意担任司徒，而陛下却强使他担任。如今，刚免去了元勰的司徒，而以我代替他，这样一来必定要遭到众人的议论，所以我不能担任。"于是，元恪就只好让他担任司空。

6 二月，乙丑(初一)，南齐南康王萧宝融任命冠军长史王茂为江州刺史，任命竟陵太守曹景宗为郢州刺史，任命邵陵王萧宝攸为荆州刺史。

7 甲戌(初十)，北魏大赦天下。

8 壬午(十八日)，南齐东昏侯派遣羽林兵袭击雍州，宣布朝廷

内外实行戒严。

9 甲申(二十日),萧衍到达竟陵,命令王茂、曹景宗担任前军,又命令中兵参军张法安防守竟陵城。王茂等人到达汉口,众将领计议要合并兵力围攻郢,以及兵分两路袭击西阳和武昌。萧衍不同意这一方案,他说:"汉口河道宽不到一里,我们在河中间,敌人在两岸射箭,箭雨交织,如何得了?再说房僧寄以重兵把守汉口,与郢城成犄角之势,我们如果出动全部兵力前去,房僧寄必定要派兵去断绝我军的后路,如此一来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不如派王茂、曹景宗的军队渡过长江,与荆州方面的兵力合作,逼攻郢城,我则亲自围攻鲁山,以便打通沔、汉水道,使郢城、竟陵的粮食能用舟船运下来,江陵和湘中的军队相继到来之后,兵多粮足,何愁攻不下这两座城池呢?夺取天下,无须力战,简直可以卧而取之。"于是,萧衍就指使王茂等人率兵渡过长江,驻扎在九里。张冲派遣中兵参军陈光静出城迎战,王茂等率部痛击,破敌获胜,陈光静战死,张冲只好据城自守,不敢出战。于是,曹景宗便占据石桥浦,摆开战线,一直下至加湖。

荆州方面派遣冠军将军邓元起、军主王世兴、田安之率领数千人在夏首与雍州方面的兵力会合。萧衍筑建汉口城以便守护鲁山,并且命令水军主、义阳人张惠绍等人在长江中游动阻截,以便断绝郢城和鲁山之间的信使往来。杨公则率领湘州兵力在夏口会合。萧颖胄命令荆州方面的各部兵力全都接受杨公则的指挥调遣,即使是萧颖达也同样成为他的部下。

南康王萧宝融的相国府商议要派遣人去执管湘州,但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西中郎中兵参军刘坦对众人说:"湘州的风土人情不同一般,那里的人容易骚乱,难以取信,如果派一个武将去则会侵扰、鱼肉百姓,而派文官去则威略不够,不容易镇得住。所以,

要想使湘州平定安稳，军民丰衣足食，无论派谁去也没有派老夫我去合适。”于是，就任命刘坦为辅国长史、长沙太守，主管湘州事务。刘坦曾经在湘州住过，当地有许多得过他好处的老熟人，所以迎接他到来的人挤满了道路。刘坦到任之后，选派能干的吏员分赴十郡，发动民众运送租米三十多万斛，以资助荆州和雍州的军队，由此粮食物资再也不缺乏了。

三月，萧衍派邓元起前去占据南堂西边的长江岸，田安之驻扎在城北，王世兴驻扎在曲水旧城。丁酉(初三)，张冲病逝，骁骑将军薛元嗣与张冲的儿子张孜，以及征虏长史、江夏内史程茂共同守护郢城。

乙巳(十一日)，南康王在江陵称帝即位，改换年号为中兴，大赦天下，并且建立宗庙、南北郊祭祀天地场所，州府城门则全部依照建康宫的规模而改建，设置了尚书五省，任命南郡太守为尹，萧颖胄为尚书令，萧衍为左仆射，晋安王萧宝义为司空，庐陵王萧宝源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萧宝寅为徐州刺史，散骑常侍夏侯详为中领军，冠军将军萧伟为雍州刺史。丙午(十二日)，萧宝融发出诏书，宣布萧宝卷已经成为庶人，并封他为涪陵王。乙酉(疑误)，萧宝融命令尚书令萧颖胄兼荆州刺史，又加封萧衍征东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并且授予他皇帝所用的黄钺。当时，萧衍正在杨口，和帝萧宝融派遣御史中丞宗夬去犒劳军队，宁朔将军、新野人庾域婉言对宗夬说：“皇上还没有授予萧衍黄钺，这样无法统率各路军队。”宗夬返回江陵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和帝，于是就有了上述对萧衍的任命和授予黄钺一事。薛元嗣派遣军主沈难当率领轻舟数千艘穿越急流，前来交战，张惠绍等人迎战进击，擒获了沈难当。

癸丑(十九日)，东昏侯委任豫州刺史陈伯之为江州刺史、假

节、都督前锋诸军事，命令他西击荆、雍二州。

夏季，四月，萧衍率部出沔，命令王茂、萧颖达等部十九日进军逼近郢城，薛元嗣据守城内，不敢出战，众将领准备攻城，萧衍不允许。

10 北魏广陵惠王元羽与员外郎冯俊兴的妻子私通，夜里前去寻欢，被冯俊兴堵住痛打了一顿，并且把他藏匿起来，五月，壬子(十九)，元羽死去。

11 北魏宣武帝元恪亲自执政以来，宠幸之徒们专权，而王公大臣们却很少有进见的机会。齐帅刘小苟多次告诉元禧，说他听皇上身边的人讲要杀掉元禧，元禧越发害怕了，于是就与妃子的哥哥担任给事黄门侍郎的李伯尚、氐王杨集始、杨灵祐、乞伏马居等人一起谋反。恰逢宣武帝去北邙打猎，元禧与同党们在城西小宅内集会，准备发兵袭击宣武帝，并且派长子元通偷偷去河内起兵响应。乞伏马居劝说元禧："我立即回到洛阳城中去，率兵关闭城门，皇上必定会朝北向桑乾逃去，殿下可以把黄河桥拆断，割据一方，做黄河以南的皇帝。"但是，众人意见不统一，有的主张立即行动，有的主张暂缓一步，元禧心里更不急，从早晨到下午，尚犹豫不决，于是约定谁也不能泄露出去，大伙就散了。杨集始刚出来，就立即骑马到北邙向宣武帝报告去了。

担任直寝的苻承祖、薛魏孙与元禧合谋，这一天，宣武帝元恪在佛塔底下的阴凉处睡眠，薛魏孙将要杀死元恪，苻承祖却对他说："我听说杀皇帝的人身体要得癞疮。"于是，薛魏孙就没有下手。不一会儿，元恪睡醒了，杨集始也赶到了，向他报告了元禧的阴谋。宣武帝左右的人都四处出动去追逐禽兽去了，身边没有几个卫士，所以仓猝之间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左中郎将于忠对宣武帝说道："我父亲领军于烈留守在京城为了应付突然事变，必有所防备，所

以一定不会有什么可担忧的。”宣武帝马上派遣于忠骑马去京城观察情况，见于烈已经分布兵力，严加守备，做好了应急措施。于烈让于忠回去奏告宣武帝，说：“我虽然年纪老了，但是心力还够用。元禧这帮家伙虽然猖狂，但是完全不足为虑，希望陛下收拾车驾慢慢返宫，以便安定人心。宣武帝听后喜悦万分，从华林园回到宫中，抚摸着于忠的后背说道：“您是比较令我满意的。”

元禧还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同姬妾以及身边的人住宿在洪池别墅里，而派遣刘小苟去向元恪启告，说自己在巡视检查田野收割情况。刘小苟到了北邙，已经遇上了军人，军人们见刘小苟穿着红衣服，觉得他不对劲，要杀他。刘小苟于困迫之中灵机一动，说自己要去报告元禧谋反之事，军人们才缓而未杀他。有人对元禧说：“殿下召集众人图谋大事，事情已经挑明了，但是却中途而止，恐怕必定会有所泄露，今天晚上怎么可以如此宽心自在呢?”元禧显得有些不耐烦，回答说：“我的身子为自己所有，应该知道如何爱惜，难道还用得着别人来提醒吗?”这人又对他说：“殿下的长子已经渡过黄河了，但现在我们这里又停止行动了，这样互相不知情，难道不值得忧虑吗?”元禧回答说：“我已经派人去追他去了，估计现在应该回来了。”这时元通已经到了河内，并且布置好兵力武器，放出了囚徒，开始行动了。于烈派遣直阁叔孙侯率领虎贲三百名去抓捕元禧，元禧知道之后，从洪池东南逃跑，跟随的僮仆不过几人。元禧渡过了洛水，到达柏谷坞时，后面的追兵也赶上来了，捉住了他，押送到华林都亭。宣武帝元恪当面诘问了元禧谋反经过，壬戌(二十九日)，赐元禧死于他本人的府中。元禧的同谋伏法被诛的有十多人，他的几个儿子都从皇族的名册中除去，留给他们少量的财产和奴婢，在此以外的部分家产赏赐给高肇以及赵脩，其余的分赏给朝廷内外百官，甚至不入品的候补官员也得到了赏赐，多的有绢帛一

百多匹，少的则十匹。元禧的儿子们缺衣少食，只有彭城王元勰屡屡接济他们。河内太守陆琇闻知元禧谋反失败，便斩了元禧的儿子元通，把首级送往朝廷。但是，朝廷却认为陆琇在元禧没有失败之前不拘捕元通，指责他与元通串通合谋，把他征召到京城，经廷尉审理，最后死在狱中。宣武帝元恪由于元禧无缘无故而谋反，因此越发疏远、猜忌宗室成员了。

12 南齐巴西太守鲁休烈、巴东太守萧惠训不听从萧颖胄的命令，萧惠训还派遣自己的儿子萧璥带兵去袭击萧颖胄，萧颖胄派汶阳太守刘孝庆驻扎峡口，同巴东太守任漾之等人一起抵挡萧璥。

13 东昏侯派遣军主吴子阳、陈虎牙等十三军去援救郢城，进驻巴口。陈虎牙是陈伯之的儿子。

六月，江陵方面派遣卫尉席阐文去犒劳萧衍的军队，并且把萧颖胄等人的意见转达于萧衍："如今您把兵力停在汉口两岸，而不合并诸军围攻郢城，平定西阳、武昌，夺取江州。这一机会已经失去了，所以不如求救于北魏，与他们联合起来，尚且不失为上策。"萧衍回答道："汉口路通荆州、雍州，控制秦州、梁州，一切粮草物资的运输，全凭这里通过，所以我才决定兵压汉口，连结数州。现在如果合并各路军马围攻郢城，并且分兵前进，那么鲁山敌军必定要阻断沔水水路，这等于是扼住了我们的咽喉。如果水路被断，那么粮草就难以运到，军队缺粮，自然会发生逃亡离散，这样的话，又如何能持久得了呢？邓元起近来想带三千兵力去攻取寻阳，寻阳那边如果能知道事态的发展，派一个说客去就够了；如果要抗拒我们的军队，那可远非三千兵就可以攻取得下来的，而到时必然会进退无所依据，所以不见得可行。西阳和武昌，如果要占取，很快就可以攻下来的。然而，既然攻下来了，就应当驻兵镇守。但是，要想守住这两座城市，少于一万人是不行的，这就必须要有相应的粮食物资供

应，但是仓促之下是难以筹措到的。如果东边军队前来，以一万人攻打这两座城，而两城之间势必不能互相援救，如果我分派军队去援救，则首尾兵力俱将削弱；如果不派遣的话，则孤城必然陷入敌手，只要一座城丢失了，其它城也会相继土崩瓦解，如此则大势已去，谋求天下的大业也就宣告失败了。如果在攻下郢州之后，沿江席卷而进，则西阳和武昌自然望风而披靡。所以，又何需眼下分兵散众去攻打，以致自己给自己造成忧患呢？而且，大丈夫举事是为了清理出通向朝廷之路，何况我们拥有数州的兵力来诛斩一帮小人，好比是悬河注火，哪里有不能熄灭的道理呢？岂能求救于北方的戎狄，以致示弱于天下呢？他们也未必可以信任，求救于他们，我们只能是白白地落下个丑名，这实在是下策，怎么能说是上策呢？请您替我们转告镇军将军萧颖胄：下一步的攻取之事，只管交给我负责好了，事情明摆在那里，我完全清楚该如何行动，不要担心不能取胜，只是要借镇军将军之威名来镇定军心罢了。”

吴子阳等人进军武口，萧衍命令军主梁天惠等人驻兵渔湖城，又命令唐脩期等人驻兵白阳垒，在两岸严阵以待，准备夹击。吴子阳把军队开进加湖，他在离郢城三十里远近，选择地理形势依山傍水之处修筑战垒，自我固守。吴子阳点燃烽火，郢城之内也点火相应，但是城内与城外只愿各自保命，不能互相援救。正在这时，房僧寄病死，众人又推选原来协助房僧寄守城的孙乐祖代替他防守鲁山。

14 萧颖胄刚开始起兵之时，他的弟弟萧颖孚从建康逃出，庐陵百姓脩灵祐为他召集兵员，得到两千人，去袭击庐陵，攻下了庐陵，内史谢篹跑到了豫章。萧颖胄派遣宁朔将军范僧简从湘州赶赴豫章，范僧简攻下了安成，萧颖胄任命范僧简为安成太守，任命萧颖孚为庐陵内史。东昏侯派遣军主刘希祖率领三千人攻击萧颖孚，

南康太守王丹率郡兵响应刘希祖。萧颖孚战败，跑到长沙，很快就病死了，谢篡又回到了郡中。刘希祖又去攻打安成，杀了范僧简，东昏侯任命刘希祖为安成内史。脩灵祐重新集合剩余的人马攻打谢篡，谢篡败逃而去。

15 东昏侯修建了芳乐苑，山石全部涂上五彩颜色。他看见民众家有好树和美竹，就命人毁掉人家的院墙，拆掉房屋，把这树和竹子移走，重新栽在芳乐苑中。当时正值盛暑，栽上不久就枯萎了，于是另换，所以移栽树、竹的人就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东昏侯又在芳乐苑中建立了一个集市，让宫人、宦官们充当小贩，让潘贵妃做市令，他自己则自任集市的录事，如果谁稍有过失，潘贵妃就把他交给卫士杖责。于是，东昏侯命令虎贲们杖责不要使用大荆杖和实芯荻杆。东昏侯又命令人挖渠筑坝，自己亲自驾船，或者坐下作屠夫卖肉。东昏侯又喜好巫师，他的身边人朱光尚诈称说自己能看见鬼。一次，东昏侯进入东游苑，人马突然受惊，就问朱光尚是怎么回事，朱光尚回答说："前次我曾看见先帝非常生气，不许圣上频繁出游。"东昏侯听了勃然大怒，拔出刀子，同朱光尚一起寻找明帝的鬼魂。找了半天没有找着，东昏侯又用菰草扎成明帝的形状，然后用刀斩下草人的脑袋，把它悬挂在东游苑的门上。

崔慧景失败之后，巴陵王萧昭胄、永新侯萧昭颖投降了朝廷军队，后来各自以王侯身份回到府第，然而心中到底不能安坦。竟陵王萧子良过去的防阁桑偃现在是梅虫儿的军副，他与从前的巴西太守萧寅合谋，要立萧昭胄为帝，萧昭胄许诺事成之后让萧寅做尚书左仆射和护军。这时，军主胡松率兵屯驻在新亭，萧寅派人去游说他："等待这个昏君出外的机会，萧寅等人带兵奉送萧昭胄进入宫中，然后关闭城门，发号施令，宣布登基。如此一来，昏君必然来投奔将军，您只管关闭寨垒不理他。只要您按此办理，那么到时位

到三公是不在话下的。”胡松答应了。恰在这时，东昏侯刚建成芳乐苑，整日在苑中玩嬉，好几个月不出外游逛。桑偃等人就在一起商议，准备招募壮士一百多人，让他们从万春门进去，突然地去把东昏侯收拾掉，萧昭胄认为这样不可行。桑偃的同党王山沙考虑事情拖的太久了不会成功，就去把这件事报告了御刀徐僧重。萧寅派人在路上刺杀了王山沙，但是官吏在王山沙的香袋中发现了萧照胄等人的秘密计划，萧昭胄兄弟以及桑偃等人都伏法被诛。

雍州刺史张欣泰同其弟前始安内史张欣时密谋策划，想勾结胡松以及从前的南谯太守王灵秀、直阎将军鸿选等人诛杀东昏侯身边的宠幸之徒，并且废去东昏侯。东昏侯派遣中书舍人冯元嗣监督军队去援救郢城。秋季，七月，甲午(初二)，茹法珍、梅虫儿以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监杨明泰在中兴堂为冯元嗣送行，张欣泰等派人怀中藏刀在座席上砍杀冯元嗣，冯元嗣的脑袋坠落在装水果的盘子中，接着又砍向杨明泰，剖破了他的腹部，梅虫儿几处中伤，手指头全被砍掉，李居士、茹法珍等人则往宫中逃去。王灵秀去石头迎接建安王萧宝寅，他率领着城中的将士和官吏们示兵力，又把车子去掉车轮，让萧宝寅坐在上面，命人抬着前行，文武官员数百名在前头喝唱开道，浩浩荡荡地向朝廷走去，数千名老百姓全都空着双手跟随在后面。张欣泰闻知已经开始行动了，急忙骑马入宫，希望乘茹法珍等人在外面之机，东昏侯能把城中布置防御的事情完全委托给他自己，以便里外相应。但是，不久茹法珍就从中兴堂逃回来了，他命令人关闭城门，配兵守护，但是没有发给张欣泰武器，鸿选在殿内也不敢行动。萧宝寅到达杜姥宅之时，天已经黑了，城门也已经关闭了。城门的守兵发箭射外面的人，这伙人就把萧宝寅扔下溃逃而去。萧宝寅也逃走了，三天之后，方才穿着军服来到草市尉司自首，草市尉驰马去报告东昏侯，东昏侯召萧宝寅进宫讯

问他，萧宝寅痛哭流涕地说："那天不知道什么人逼使我上车，就把我弄去了，实在是身不由己。"东昏侯听得笑了，没有为难萧宝寅，恢复了他的爵位。张欣泰等人在事情败露之后，同胡松一起伏法被诛。

16 萧衍命令征虏将军王茂、军主曹仲宗等人乘水涨而以水军去袭击加湖，击鼓呼叫进攻。丁酉(初五)，加湖方面溃败，吴子阳等人逃走免死，将士被杀或被淹死的以万计数，王茂、曹仲宗的水军俘虏了吴子阳的残余兵将，凯旋而归。加湖失守之后，郢城和鲁山的守军顿时士气大泄。

17 乙巳(十三日)，柔然国进犯北魏边境。

18 鲁山缺乏粮食，军人们在矶头捕捞小鱼充当食物，并且秘密地准备好轻便的船只，将要逃奔夏口。萧衍知道城中守军要逃跑，便派遣一支部队断了他们的逃路。丁巳(二十五日)，孙乐祖窘迫无奈，献城投降。

己未(二十七日)，东昏侯任命程茂为荆州刺史，薛元嗣为雍州刺史。但是就在这一天，程茂、薛元嗣献出郢城，投降了萧衍。郢城刚被围之时，有士人百姓男女近十万人，关闭城门二百多天，城内瘟疫流行，人人浮肿，每十个人之中就有七八个死去，尸体堆积在床底下，而活人睡在床上，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王茂、薛元嗣等人商议出城投降，让张孜写信给萧衍。青州人治中房长瑜过去曾在张冲幕府中任过吏员，他对张孜说："令尊前使君赤胆忠心，气贯长虹，郎君您唯一应当做到的就是坐镇坚守，使该城不要丢失，以不负已故令尊大人的重托。如果天运不济，我们就只好脱去戎装，听候安排，到黄泉之下去找使君大人。现在，你听从其他人的计策，想要出城投降，这不但使郢州的男女老少对你失去景仰之情，恐怕萧衍也不会瞧得上你。"张孜不能听从房长瑜的劝谕，还是写信给萧衍，献

城投降。萧衍任命韦睿为江夏太守，代理郢府事务。韦睿收埋死者，安抚还活着的人，于是郢人得以安定。

诸位将领想要把军队驻扎在夏口，稍事休整。萧衍则认为应该乘胜而进，直驱建康，车骑谘议参军张弘策、宁远将军庾域也认为萧衍的意见非常对。萧衍命令众路军队当日就开拔上路。沿长江至建康，凡是矶、浦、村落，军队行走途中可以住宿、停留的地方，张弘策早已画成地图，一目了然，诸将可以按图前进。

19 辛酉(二十九日)，北魏大赦天下。

20 北魏安国宣简侯王肃死于寿阳，朝廷追赠他侍中、司空。当初，王肃因为父亲死于非命，四年过去了还不除去丧服，孝文帝对他说："守丧三年，就是当年的贤人也不敢超过这个期限呀。"命令王肃以祥禫之礼除去丧服，然而王肃还是穿着素服，并且终生不听音乐。

21 汝南民众胡文超在滠阳起兵，以响应萧衍，并且向萧衍要求攻取义阳、安陆等郡，以示效力。萧衍同意了胡文超的请求，并且又派军主唐脩期去攻打随郡，全都攻打下来了。司州刺史王僧景派遣儿子到萧衍那里做人质，司州所辖各郡全部归顺萧衍。

崔慧景死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崔偃任始安内史，由于潜逃而幸免于一死。萧宝融的江陵政权建立之后，任命崔偃为宁朔将军。崔偃来到公车门，上书萧宝融说："我自己认为江夏王萧宝玄与陛下、先父崔慧景与镇军将军萧颖胄，都是高宗的孝子忠臣，同时又都是昏君的乱臣贼子，虽然成功与失败的结局不同，但是所致力的方向却是相同的。陛下刚刚登上至尊宝座，符合天心，天下微小的冤屈，还望陛下能为之洗雪，况且江夏王作为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他所走的路，陛下如今也正在走着。所以，如果连他都不能得到陛下的体恤的话，其余的还有何希望呢？如今不可以寄希望于小民的无知

无识而欺罔他们，假如使他们一下子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并且互相带领着逃亡的话，陛下将用什么办法来应付呢？”但是，事情被搁了起来，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于是，崔偃又上书萧宝融道：“近来冒昧上书陈说了江夏王的冤案，这并非是敢以父子之亲而伤害至上至公的道义，实在是不知道圣朝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认为狂恶的东昏侯虽然狂恶，但毕竟是天子，江夏王虽然贤德，可终究是臣子，所以先父拥奉作为臣子的江夏王逆叛了作为天子的东昏侯是不对的，那么不明白如今以强兵勇卒直捣魏阙，其原因又是为的什么呢？我之所以没有死去，苟存人世，没有其他缘故，只是为了等待皇运开泰那一天，替死去的忠魂申冤报屈。如今皇运已经开泰，可为社稷而死者反倒成了贼臣，那么我还如何能以此生寄存于陛下之世呢？臣谨按：镇军将军臣萧颖胄、中领军臣萧详，都是社稷之臣，他们全都知道先父为江夏王的股肱，尽力辅助他，共同匡济王室。无奈天命不遂，先父随主而亡。但是，他们两人不就这件事情对陛下说一句话，知而不言，是为不忠；不知而不言，是为不智。如果认为先父派去的使者被江夏王斩了，就说先父并非见知于江夏王，那么征东将军的驿使王天虎又为何被杀戮呢？陛下斩王天虎，确实是为了欺骗刘山阳；而江夏王违背先父的请求，斩了先父派去的使者，实是为了谋取孔矜。天命有归，所以江夏王与先父的事业没有成功罢了。我所要陈说的说完了，冒昧言之，愿乞一死。然而，即使我死了，仍希望陛下一定为先父申冤。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事情本身冤曲，人们同情悲伤，对此进行伸张正义，则天下归心；如果不值得同情悲伤而加以平反，则天下反叛。先父的忠心，有识之士皆知，南史氏和董狐之笔，千载可期，先父之忠终会载入青史的，又何须劳烦陛下特意对他做出褒贬呢？然而，小臣我如此情切意急的愚诚，完全是出于为陛下考虑。”和帝看了崔偃的第二次上书之后，回

诏答复说:“你的悲痛怨恨之心,我全知道了,现在应该特别赠给你父亲美好的谥号。”但崔偃很快就下狱而死。

22 八月丁卯(初五),东昏侯命令辅国将军申胄监理豫州事务;辛未(初九),命令光禄大夫张璶镇守石头。

23 早先之时,东昏侯派遣陈伯之镇守江州,以便增援吴子阳等人。吴子阳等人失败之后,萧衍对众位将领们说:“用兵不一定靠实力,只是凭借威声罢了。如今,陈虎牙狼狈逃奔而回,寻阳方面一定人心慌乱,惶恐不安,所以无需用兵,只传一道檄文即可平定。”于是,萧衍命令人去搜查被囚禁的俘虏,发现了陈伯之的幢主苏隆之,对他加以优厚的赏给,派他去游说陈伯之,许诺只要陈伯之归顺,就任他为安东将军、江州刺史。陈伯之派苏隆之回来汇报,虽然答应归附,但要求:“大军不必要突然下来。”萧衍听了之后,说:“陈伯之的这话,说明他心中还在迟疑不定。正由于他在犹豫难决,所以要急去逼他,大兵压去,他束手无措,势必要投降。”于是,萧衍命令邓元起领兵先下,杨公则抄近道袭取柴桑,萧衍自己则同其他将领前后而行。邓元起将要到达寻阳,陈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下陈虎牙防守湓城。选曹郎吴兴人沈瑀劝说陈伯之投降,出迎萧衍,陈伯之哭着说:“我的儿子都在京都,我如果投降了,他们怎么办?我不能不爱他们呀!”沈瑀又说:“您说的其实不然。现在城内人心惶惶,都想另找出路。所以,您如果不早点有所考虑的话,部下之众就溃散难于聚集了。”丙子(十四日),萧衍到了寻阳,陈伯之投降请罪。原先,新蔡太守席谦的父亲席恭祖任镇西司马,被鱼复侯萧子响所杀。席谦跟随陈伯之镇守寻阳,闻知萧衍东下,说道:“我家世世代代忠贞,宁死不贰。”陈伯之杀害了他。乙卯(疑误),陈伯之被任命为江州刺史,陈虎牙被任命为徐州刺史。

24 鲁休烈和萧璝在峡口打败了刘孝庆,任漾之战死。鲁休烈

等前进至上明，江陵大为震动。萧颖胄恐惧了，急告萧衍，令他派遣杨公则回来援救江陵大本营。萧衍回答说："杨公则如今溯江而上，前往江陵，即使到达，哪里能来得及呢？鲁休烈等不过一群乌合之众，很快就会自己退散，您现在所需要的正是暂时稳定自己，不可慌乱。如果实在需要兵力增援，我的两个弟弟都在雍州，您指派人去征召他们，他们很容易就会到达的。"于是，萧颖胄就派遣蔡恭祖持符节屯兵上明，以抵抗萧璝的进攻。

25 辛巳(十九日)，东昏侯命令太子左率李居士总督西讨诸军事，驻兵新亭。

26 九月，乙未(初四)，和帝萧宝融诏令萧衍如果平定京城，自己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行事，不必每事必请示。萧衍留下骁骑将军郑绍叔驻守寻阳，自己与陈伯之率兵东下。行前，萧衍对郑绍叔说："您就是我的萧何和寇恂。如果前方战事不能取胜，我承当过失；如果粮草运输跟不上，您承担责任。"郑绍叔流涕向萧衍拜辞。一直到攻克建康，郑绍叔督管江、湘的粮食运送，从来没有断绝过。

27 北魏司州牧、广阳王元嘉建议请求在洛阳城内修筑三百二十三个坊，每坊周边三百步，他说："这样修筑，虽然暂时带来许多劳苦，但是可以使奸盗永远止息。"丁酉(初六)，北魏宣武帝诏令征京畿之内民夫五万人筑坊，四十天就修筑完毕。

28 己亥(初八)，北魏立于氏为皇后。于皇后是征虏将军于劲的女儿；于劲是于烈的弟弟。自从祖父于栗磾以来，于家几代显贵兴盛，家门中出了一个皇后，四个人被封公爵，三个人任领军，两个人任尚书令，还有三个人是开国公。

29 甲申(疑误)，南齐东昏侯委任李居士为江州刺史，冠军将军王珍国为雍州刺史，建安王萧宝寅为荆州刺史，辅国将军申胄监管郢州，龙骧将军、扶风人马仙琕监管豫州，骁骑将军徐元称监管

徐州军事。王珍国是王广之的儿子。这一天，萧衍的前军到达芜湖，申胄的军队两万人弃掉姑孰逃走，萧衍进军，占据了姑孰。戊申(十七日)，东昏侯委任后军参军萧璝为司州刺史，前辅国将军鲁休烈为益州刺史。

30 萧衍攻克江、郢之后，东昏侯照样游骋玩乐，他对茹法珍说："等他来到白门前时，再与他决一死战，以定胜负。"萧衍到了建康附近，东昏侯才召聚兵员，准备固守，他命人从建康的左、右尚方和东、西二冶当中挑选囚徒充配军队，对不能让其活着的囚徒，在朱雀门内日斩百余人。

萧衍派遣曹景宗等人进驻江宁。丙辰(二十五日)，李居士从新亭挑选了精悍骑兵一千到达江宁。曹景宗刚刚到达，营垒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而且由于行军日久，士兵们的甲衣都穿破了。李居士望而轻敌，击鼓呐喊直上前去，根本不把对手放在眼里。曹景宗奋而反击，大败李居士，因而乘胜前进，一直到了皂荚桥。于是，王茂、邓元起、吕僧珍也进据赤鼻逻，新亭城主江道林领兵出战，众军在阵中生擒了江道林。萧衍到了新林，命令王茂向前推进，占据越城，邓元起占据道士墩，陈伯之占据篱门，吕僧珍占据白板桥。李居士窥探到吕僧珍的兵力少，就率领精锐士卒一万人直向前来，逼近吕僧珍的营垒。吕僧珍对部下讲道："我们的兵力少，不可出战，也不要远距离放箭，须等待他们到了我们的沟堑以内，再拼命打败他们。"不一会儿，李居士的军队都越过堑壕，拔掉栅栏，吕僧珍分派人上城，箭石一齐发射，自己则亲率步、骑兵三百人绕到敌人的背后，而城上的人又越城而下，这样内外奋力夹击，李居士溃败而逃，吕僧珍部缴获各种器甲不可胜数。李居士请示东昏侯，要火烧长江南岸村舍的房屋以开辟战场，从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的房屋全被烧光。萧衍的几个弟弟都从建康自动出来奔赴军队。

冬季，十月，甲戌(十三日)，东昏侯派遣征虏将军王珍国、军主胡虎牙率领精兵十万多人布阵于朱雀航南边，宦官王宝孙持白虎幡督战，他打开浮桥，断绝了后路，以作背水一战。萧衍的军队稍微后撤，王茂下了马，手持单刀，直向前去，他的外甥韦欣庆手执铁缠槊左右掩护，冲击东昏侯的军队，立刻就冲破了他们的阵地。曹景宗乘机纵兵攻进，吕僧珍放火焚烧了敌方的营地，将士们全部拼力死战，战鼓和杀喊之声震天动地。王珍国等众军抵抗不住，王宝孙狠骂各个将帅，直阁将军席豪气红了眼，突阵而死。席豪是一员骁将，他阵亡之后，士卒们土崩瓦解，跳进秦淮河中死去的无法计数，尸体堆积的与桥面平等，后面来到的踏着这些尸体过了河。于是，东昏侯的各路军队望见这一情形，全都溃散而逃。萧衍的军队长驱直进，到了宣阳门；各位将领把营地渐向前移。

陈伯之驻扎在西明门，每当城中有人出来投降，他都要叫来附着耳朵说话，萧衍恐怕他再生反覆之心，就偷偷地告诉他说："听说城内特别气愤您率江州投降一事，要派刺客来刺杀您。所以，您应该小心为妙。"但是，陈伯之不相信。恰好东昏侯的将领郑伯伦来投降，萧衍指使郑伯伦去见陈伯之，对他说："城中特别忿恨您，要送信来，对您以封赏为引诱，待您重又投降回去之后，就要活割掉您的手脚；您如果不投降，就要派遣刺客来杀您。所以，您要特别加以防备。"陈伯之害怕了，从此才开始没有异心。

戊寅(十七日)，东昏侯的宁朔将军徐元瑜献出东府城投降。青、冀两州的刺史桓和入城增援，驻扎在东宫。己卯(十八日)，桓和欺骗东昏侯，声称出战，借机率部投降。光禄大夫张璎放弃石头回宫。李居士献出新亭投降萧衍，琅邪城主张木也投降。壬午(二十一日)，萧衍坐镇石头，命令各路军队攻打建康的六个城门。东昏侯命人放火烧了城内的营署、官府，驱逼士人和百姓全部进入宫城，

关闭宫门，作最后的拒守。萧衍命令众军环绕宫城修筑工事合围。

杨公则驻扎在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正好相对。他曾经登楼观战，城中遥望见了他的麾盖，用神锋弩射他，箭头穿透了胡床，身边的人都惊恐失色，他却不以为意地说道："差点儿射中我的脚。"面不改色，谈笑如初。东昏侯在夜间挑选勇士来攻打杨公则的栅垒，军中惊慌不已，杨公则却坚卧不起，慢慢地才命令打击来犯者，东昏侯的兵于是就撤退走了。杨公则所率领的兵士全是湘州人，素来被认为怯懦，城中轻视他们，每次出来冲荡，总是首先进犯杨公则的营垒，杨公则奖励军士们，所以克敌获胜的次数更多。

早先之时，东昏侯派遣军主左僧庆驻扎京口，常僧景驻扎广陵，李叔献驻扎瓜步。到申胄从姑孰跑回宫中之后，东昏侯又让他去驻守破墩，以便声援东北两边。到如今，萧衍派遣使者去劝谕上述各守将，他们都率部来降。萧衍派遣弟弟、辅国将军萧秀镇守京口，辅国将军萧恢镇守破墩，堂弟、宁朔将军萧景镇守广陵。

31　十一月，丙申(初六)，北魏任命骠骑将军穆亮为司空；丁酉(初七)，任命北海王元详为太傅，兼任司徒。当初，元详想要夺取彭城王元勰的司徒之位，所以诬陷中伤元勰，使得宣武帝罢黜了他。元勰免去之后，宣武帝要任元详为司徒，但他害怕别人议论自己，所以只担任大将军，到这时他才居于司徒之位。元详大贵显赫，将作大匠王遇经常随元详所欲，私自把官物给他。司徒长史于忠当着元详面责备王遇，说道："殿下的身份，相当于周公，担负着辅导皇上、主持国政的重任，他所需要什么东西，你自然应该请示圣上的旨令以后才给予，何至于如此阿谀附势，损公惠私呢？"王遇听了这一指斥自然脸上露出不安的神色，元详也惭愧地承认过错。于忠经常因耿直使元详忿恨不已，元祥曾经骂于忠："我担心先看见你的死，而不担心你看见我死！"于忠回对道："人生在世上，一切自有

定分，如果我应当死在王爷手中，逃避也不能幸免；如果不是如此，王爷也不能杀了我。”于忠因为讨伐咸阳王元禧有功，被封为魏郡公，升任散骑常侍，兼任武卫将军。元详借于忠上表辞让之际，就密劝宣武帝任于忠为列卿，并且解除他可以常在天子左右的散骑常侍和武卫将军的官职，听任他辞让爵位。于是，宣武帝诏令撤消对于忠的封赏，特升进他为太府卿。

32 巴东献武公萧颖胄因萧璝与蔡道恭相持不下，所以忧愤成疾，壬午(疑误)，去世夏侯详封锁了萧颖胄的死讯，使与萧颖胄的笔迹相似的人假冒其名写成命令，秘密地送给萧衍，萧衍亦秘而不宣。夏侯详在雍州征兵，萧伟派遣萧憺率兵前去。萧璝闻知建康已经危在旦夕，部下惧怕而溃散，萧璝以及鲁休烈都投降了。江陵方面这才给萧颖胄发丧，追赠他侍中、丞相，于是天下众望全归于萧衍。夏侯详向和帝请求与萧憺一起参与军国事务，和帝诏令夏侯详为侍中、尚书右仆射，很快又任命他为使持节、抚军将军、荆州刺史。夏侯详再三辞让，把上述官职推让给了萧憺。于是，和帝就让萧憺率管荆州府州军队。

33 北魏把祭天的圜丘改筑在伊水的北面，乙卯(二十五日)，首次在上面祭祀。

34 北魏镇南将军元英上书宣武帝：“萧宝卷荒淫肆纵一日甚于一日，虐杀残害无辜。其雍州刺史萧衍东伐秣陵，倾巢兴兵，顺流而下，如今襄阳成了一座孤城，更没有重兵守护，此乃是皇天授我之日，旷世难逢之时，不乘此机会，还将等待什么呢？我请求亲自统率步、骑兵三万，直指沔南，占据襄阳城，切断黑水之路。齐朝昏虐的君臣们自相鱼肉残杀，而我居于上流，威震遐迩。再长驱南出，进军攻拔江陵，那么三楚之地一下子就可以得到，岷、蜀的道路自然被断绝了。再命令扬州和徐州方面声言一起举兵征伐，那么建康穷

蹙无路，成为釜中的游鱼，于是就可以平定九州，统一天下。敬请陛下独自裁决而定，不要听取他人的异议。如果把这次机会错过的话，那么并吞齐朝就再也没有时日了。”元英的上书没有得到回答。

车骑大将军源怀向宣武帝进言：“萧衍在国内大举进攻，萧宝卷孤危难保，广陵、淮阴等戍所都在观望得失。这实在是天授我良机，并吞天下之时已经到来了，我们应该东西两面一起发兵，以成席卷之势。如果使萧衍成功，其上下同心，不但以后难以图取，就是我国扬州也恐怕要受到威逼。为什么呢？因为治所寿春离建康才七百里，其山川水陆形势，全都是他们所熟悉的。他们如果内外无患、君臣之分定了之后，顺着水路乘舟突然而到，我们是不易抵挡得住的。如今，萧宝卷的京都有土崩瓦解之忧，边城没有得到援救的希望，所以廓清长江以南地区，正在今日。”于是，北魏宣武帝任命任城王元澄为都督淮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使他具体布署实施元英和源怀所提出的南征计划，但是最后这一计划没有进行。源怀是源贺的儿子。

东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说：“萧氏违乱常纲，君臣之间互相交战，江南的州镇，分而为二，各守一方，东西对峙，已经一年之久了。庶民百姓穷于输送转运粮草、物资，士兵们疲于征战斗杀，忙于应付目前之事，为争战而投入了全部力量，此外再无暇顾及外面州镇的守护，治理众多地方，虽然藩城遍布，不过是彼此孤立存在而已。如果我方不乘机出征，如闪电般地一样扫去，开拓他们的疆域为我所有，恐怕以后再要筹划征伐，不易达到如此的效果。而且，寿春虽然平定，但三面仍然阻塞而不通，所以镇守事宜，确实需要预先安排妥当。义阳离淮源比较近，是渡河的津要之地，朝廷军队的行进，必由此道经过。如果萧衍一旦平定江南，势必要用兵淮河之外，那么必定乘夏天淮河涨水，列舟长淮。而我方要派军队赴寿春，须从

义阳之北经过，所以义阳便成为我方的咽喉要地，不得不深加担忧。夺取义阳，如今确是良机。要攻取义阳，估计一下，不过只需要精兵一万二千罢了，但是用兵之道，贵在张大声势，所以请让荆州和东荆州的军队在西边佯攻随、雍，扬州的军队驻扎在建安，以便保卫三关的增援道路。然后，豫州和东豫州的军队直接占据南关，与延头对抗。朝廷派遣一位都督统管各路军队的调遣部署，于冬末发兵，迄于春末，不过百日，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元英又上奏说：“如今萧宝卷骨肉兄弟互相残杀，各藩镇互相对峙。义阳孤绝无援，又和我国紧相接壤，但是内部没有兵力储备用以固守，外部没有粮食援军作为希望，这正是欲焚之鸟，不可以去掉薪火；把脑袋伸过来的贼寇，岂容迟缓下斧？如果失去此次机会而不取义阳，岂只以后再攻取难以得手，而且恐怕更要成为今后的隐患。现在，豫州刺史司马悦已经整装待发，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关，请派遣军司去他那里具体调遣部署。”于是，宣武帝派遣直寝羊灵引为军司。田益宗入侵南齐，南齐建宁太守黄天赐在赤亭同田益宗交锋，黄天赐战败。

35　崔慧景攻逼建康之时，东昏侯拜钟山神蒋子文为假黄钺、使持节、相国、太宰、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牧、钟山王。到萧衍率兵到来之时，东昏侯又尊蒋子文为灵帝，迎接他的神像进入后堂，让巫师祈祷求福。到了城门关闭之后，东昏侯把城中的军事全部委托给王珍国。兖州刺史张稷来守卫京师，东昏侯又让张稷任王珍国的副手。张稷是张瓌的弟弟。

当时，城中的兵卒还有七万人，东昏侯向来喜好军阵，与身边的黄门、刀敕以及宫人们在华光殿前演习战斗，假作受伤的样子，让人用木板抬去，用这种形式来作为诅咒制胜。东昏侯还经常在殿中着军服，骑着马出入，用金银做成铠甲和头盔，全都装饰以翡翠。

他仍旧昼眠夜起，一如平常那样。他听到外面的击鼓呐喊之声，就披着大红袍，登上景阳楼的屋顶观望，差点被弩机射中。

开始之时，东昏侯与左右心腹一起合计，以为陈显达一战即败，崔慧景围城很快就逃走，于是认为萧衍的军队也会这样的，所以敕令太官备办柴火和粮米，够百日之用就行了。但是，在大桁之败以后，城中民心慌乱，人人自危。茹法珍等人担心士人和百姓们逃溃，所以关闭城门而不再出战。但是，等到萧衍的长围已经布置好，堑栅坚固之后，再派兵出城荡击，屡战屡败。

东昏侯尤其爱惜金钱，不肯赏赐，茹法珍磕头请他赏赐兵将，东昏侯说："贼寇来只是为了收拾我一人吗？为什么向我要东西赏赐？"后堂之中储放了几百块木料，有人向东昏侯启奏要拿去做城防之用，他却不给，想留下来盖殿时使用。东昏侯又督促御府制作了三百人使用的精制兵器，准备等萧衍之围解除之后，出外游玩时，卫士们用以驱赶士民。至于金银雕镂物品，还照常让人赶制，并限定时间要比平时快出一倍。但是，众人都心有怨气，消极怠工，根本不愿为他出力。外面围困的时间已经很久，城中的人都希望能早点逃走，只是谁也不敢先有所动作罢了。

茹法珍和梅虫儿给东昏侯出主意说："大臣们不用心，以致使城围不能解除，所以应该把他们全部杀掉。"王珍国和张稷惧害大祸临头，王珍国就派遣自己的亲信给萧衍献了一块明镜，以示自己的心意，萧衍则截断金子作回报，表示愿意和他同心共事。兖州中兵参军张齐是张稷的心腹，王珍国就通过张齐秘密地与张稷策谋，要一同杀掉东昏侯。张齐在夜间把王珍国带到张稷那里，两人凑在一起谋密定计，张齐亲自在旁边手执蜡烛。密谋之后，把计划告诉了后阁舍人钱强。十二日月，丙寅(初六)夜间，钱强秘密令人打开云龙门，王珍国和张稷带兵冲入殿中，御刀丰勇之做内应。当晚，东

昏侯在含德殿笙歌弹唱，休息之后，还没有睡熟，听到兵进来了，就急忙从北门跑出去，想跑回后宫去，可是门已经关闭了。宦官黄泰平用刀砍伤了东昏侯的膝盖，他倒在地上，张齐上来斩下了他的脑袋。张稷召集尚书右仆射王亮等人列坐在殿前西边的钟下，命令群僚们签名，又命令人在黄绢上涂油，裹住东昏侯的首级，然后派遣国子博士范云等人送到石头。石卫将军王志叹息着说道："帽冠虽然破了，但怎能再用足踩呢？"他到庭中摘取树叶，用手搓成团吞服下去，假装气上不来闷过去了，不在册子上签名。萧衍阅看送来的百官群僚们的签名册，见上面没有王志的名字，心里十分嘉许他。王亮是王莹的堂弟，王志是王僧虔的儿子。萧衍与范云过去就有交情，于是就把他留下来参加了自己的幕僚。王亮在东昏侯执政之时，靠要两面派而取悦于朝廷。萧衍到了新林，百官群僚们都抄小道去向他致意，唯独王亮没有派人去。东昏侯失败之后，王亮出见萧衍，萧衍对他说："朝廷倾覆而不加以匡扶，用你这宰相有何用呢？"王亮回答："如果东昏侯可以扶持的话，明公您那里能有今日之举呢？"从宫城中出来的人，有的被抢劫。杨公则亲自率领部下列阵在东掖门，以便护送公卿士民们，所以出城者大多由杨公则的营地经过。萧衍派张弘策先进去清理宫中，封存了府库和各种图籍。其时，宫城中珍宝之物到处都是，张弘策严加管束部曲，做到秋毫无犯。潘贵妃以及宠臣茹法珍、梅虫儿、王咺之等四十一人全被收拘，交给主管官吏处理。

36 当初，海陵王被废之后，王太后出宫居住在鄱阳王的旧宅中，号为宣德宫。乙巳(疑误)，萧衍以宣德太后的名义，命令追封被废的涪陵王萧宝卷为东昏侯，褚皇后以及太子萧诵并黜为庶人。萧衍被任命为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为建安郡公，并且依照晋代武陵王司马遵承制之例，行使皇帝的权

力，百官群僚们向萧衍致敬。王亮被任命为长史。壬申(十二日)，改封建安王萧宝寅为鄱阳王。癸酉(十三日)，司徒、扬州刺史晋安王萧宝义被任命为太尉，兼任司徒。

己卯(十九日)，萧衍进驻阅武堂，下令大赦天下。萧衍又下令："凡是错误的规章，荒谬的税赋，过分的刑罚和劳役，可以详细考察当初制订的原因，全部予以废除。负责掌管而造成散失和损耗，应精细地设立科目条例，一切都根据原来的惯例。"又下令："对尚书省各部门的文案通检一遍，凡是在东昏侯时对各种诉讼案件处理不公道的，以及主办人拖延不及时办理的，认真地加以讯问辨查，根据事实论处并奏上。"又下令："收葬阵亡将士，对东昏侯军队中的死亡者也加以掩埋。"潘贵妃的姿容极其美丽，萧衍想把她留下，就以这件事问侍中、领军将军王茂，王茂说："使齐国亡掉的正是这个女人，您如果留下她，恐怕要招来外界的议论。"于是，萧衍下令把潘贵妃勒死在狱中，宠臣茹法珍等人也被诛杀。萧衍命令把两千宫女分赏给将士们。乙酉(二十五日)，萧衍任命辅国将军萧宠为中护军。

萧衍东下之时，豫州刺史马仙琕拥兵自守，不归附萧衍，萧衍就指派马仙琕的熟人姚仲宾去游说他。马仙琕先为姚仲宾摆了酒席，然后把他斩于军门之前，以向众人宣示决不投附萧衍。萧衍又派遣马仙琕的族叔马怀远去游说，马仙琕对马怀远说："我要大义灭亲。"又要斩马怀远，军中替马怀远请求，才得以幸免。萧衍到达新林之时，马仙琕还在长江西边每日拦截萧衍运粮的船只。萧衍围困宫城，各州郡都派遣使者来请求投降，只有吴兴太守袁昂在境内抗拒而不投降。袁昂是袁顗的儿子。萧衍让驾部郎、考城人江革给袁昂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树干已经倒了，枝叶还依附什么？现在你为昏君竭力效命，并非是忠；到时家门遭受屠灭，非所谓孝。所

以，还不如翻然醒悟，另有所图，给自己多造些福呢！”“袁昂回信说：“三吴邻近京畿，不是用兵的场所，况且以本郡如此偏隅之地，何能为麾下效力呢？自从承蒙麾下挥师前来京都之后，各州郡莫不遣使膝行肉袒于军门，请求投降。唯独在下一人敢于迟到，正是因为内心感到自己庸碌平常，文武缺欠，所以虽然想要献心投诚，但并不能为大军增勇，把我这愚默之人放在一边，难道会败坏军威。幸好由于将军气度弘大，才能让我从容地遵守礼仪。窃以为受他人一餐微薄的施舍，尚且需投命殒身相报；况且本人享受朝廷食禄，而岂能忘恩于一旦呢？我如果以身投附，不但要招来众议，亦恐怕明公您也要加以鄙视。所以，我踌躇至今，没来得及进璧而降。”袁昂向武康令、北地人傅暎征求对当前时局的看法，傅暎说：“从前元嘉末年的事，开天辟地以来所未有，所以太尉袁淑杀身以明节。令尊司徒受重托之命，无有苟全之理，所以不顾安危而弘扬道义名节。如今继位皇帝昏庸虐暴，毫无悔改，荆州和雍州共同举兵，占据着上风，天人之意由此而可知。愿明府大人深加思虑，不要它日而后悔。”在建康平定之后，萧衍派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抚东南一带，他命令李元履说：“袁昂出身于有道的门第，世代有忠节，对于这样的名节之士，天下须共容之，所以不要使用兵威凌辱他。”李元履到了吴兴，向袁昂宣读了萧衍的旨令，但袁昂还是不投降，只是打开城门，撤去守备而已。马仙琕闻知皇城失守，哭泣着对将士们说：“我受朝廷委命，义不容降，而你们皆有父母，不可不顾及。所以，我来做忠臣，你们做孝子，这样不也是可以的吗？”于是，他命令城内之兵全部出降，只留下壮士几十人，闭门而独守。不一会儿，外兵进来了，前后把他围了数十重，马仙琕命令壮士们都拉开弓箭，围兵们谁也不敢近前。如此对峙到天黑，马仙琕才投下手中的弓，说道：“各位只管来抓捕我，我义不投降。”于是，马仙琕被关在囚车中，押

送到石头。萧衍释放了马仙琕，让他等袁昂到后一起进来，对他们二人说道："让天下人见到了两位义士。"萧衍又对马仙琕说："小白不记管仲旧仇，重耳也不记寺人旧怨，而为过去的人所赞美。您不要因杀了我派去的使者和阻断我的粮运的道路而自己见外。"马仙琕谢道："小人我就象失去主人的狗一样，被后来的主人所饲养，那么只好为新主人所用了。"萧衍听得笑了，对马仙琕和袁昂二人都给以优厚的待遇。丙戌(二十六日)，萧衍入镇殿中。

37 刘希祖攻克安成之后，给湘州送去一道檄文，始兴内史王僧粲对他加以响应。王僧粲自称为湘州刺史，带兵去袭击长沙。他来到了离长沙城还有百余里之处，于是湘州各郡县都蜂拥而起，响应王僧粲，唯有临湘、湘阴、浏阳、罗四个县尚自保全。长沙人都想乘舟而逃，行事刘坦把船只全部收聚在一起，放火焚烧了，并派遣军主尹法略去抵挡王僧粲。交战数次，都不能取胜，前湘州镇军钟玄绍偷偷地结集士人百姓数百人，约定日期，准备翻城策应王僧粲。刘坦知道了这一阴谋，但是他假装不知道，因此审理讼事案件一直到夜间，而城门不关闭，以便疑惑他们。这天夜里，钟玄绍没有行动，第二早晨，他到刘坦那里去问不关城门的原故。刘坦把钟玄绍留下很久，与他谈话，而秘密派遣亲兵到他家中去抄收文书。钟玄绍还坐在刘坦那里，而派去抄收的亲兵已经回来报告，全部抄获了他的文书，查清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因此，钟玄绍只好低头认罪，并被斩于座上。刘坦烧毁了钟玄绍的文书，其他同党一概不加过问。众人既惭愧，又服膺，于是州郡得以安定。尹法略与王僧粲相持了好几个月。建康城平定之后，杨公则返回湘州，王僧粲等人四处散逃了。王丹被郡中人杀死，刘希祖也率郡投降。杨公则克己廉正，做事审慎，减轻刑罚，少收赋税，很快，湘州的户口就差不多恢复到原来的数量了。

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五卷

梁纪一　梁武帝天监元年(壬午,公元 502 年)

1 春季,正月,南齐和帝萧宝融派遣兼侍中席阐文等人到建康慰劳。

2 大司马萧衍下令:"凡是东昏侯时不必要的开支,除了用以操习礼乐法度、修缮军事装备者外,其余一概禁绝。"

3 戊戌(初九),萧衍迎宣德太后进宫,让她临朝摄政,行使皇帝的权力。萧衍则停止执政。

4 己亥(初十),宣德太后任命宁朔将军萧昺监南兖州诸军事。萧昺是萧衍的堂弟。

5 壬寅(十二日),宣德太后提升萧衍为都督中外诸军事,特许他可以佩剑穿鞋上殿,以及朝见赞拜可以不报姓名。

6 己酉(十九日),宣德太后任命大司马王亮为中书监、尚书令。

7 当初,大司马萧衍与黄门侍郎范云、南清河太守沈约、司徒长史任昉一同在竟陵王的西官邸,彼此情意甚笃,关系非常密切。到目前,萧衍就推荐范云为大司马谘议参军、领录事,沈约为骠骑司马,任昉为记室参军,遇事都让他们参与策谋计议。前吴兴太守谢朏、国子祭酒何胤先前都弃官回家,萧衍上奏宣德太后,征召他们为军谘祭酒,但是谢朏和何胤都没有来就任。

大司马萧衍心里有受禅登基的念头,沈约稍微加以挑明,但是

萧衍没有吭声。有一天，沈约又向萧衍进言："如今与古代不同了，不可以期望人人都能保持着淳古之风，士大夫们无不攀龙附凤，都希望能有些微的功劳。现在连小孩牧童都知道齐的国运已经终结了，明公您应当取而代之，而且天象预兆也非常显著了。天意不可违抗，人心不可失去。假如天道安排如此，您虽然想要谦逊礼让，而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大司马萧衍这才吐露了一句："我正在考虑这件事。"沈约又说道："明公您刚开始在樊、沔兴兵举事，在那时是应该思考的，可是如今王业已经成功，还考虑什么呢？如果不早点完成大业，若有一人提出异议，就会有损于您的威德。况且人非金石，事情难测，万一您有个三长两短，难道就仅仅把建安郡公这么一个封爵留给子孙后代吗？如果天子回到京城，公卿们各得其位，那么君臣之间的名分已经定了，他们就不再会产生什么异心了，于是君明于上，臣忠于下，那里还会有人再同您一起作反贼呢？"大司马对沈约所说的这些话深表同意。沈约出去之后，大司马又叫范云进去，告诉了他自己的心思，征求他的看法，范云的回答与沈约所说的意思差不多，至此，大司马才对范云讲道："智者所见，不谋而合。您明天早晨带着沈休文再来这里。"范云出来之后，把萧衍的话告诉了沈约，沈约说："您一定要等我呀！"范云答应了。但是，第二天早晨，沈约提前去了，大司马命令他起草关于受命登基的诏书，于是沈约从怀中取出已经写好的诏书以及人事安排名单，大司马看过之后，一点也没有改动。不一会儿，范云从外面来了，到了殿口门，由于要等待沈约，不能一个人先进去，而等来等去不见沈约前来，只好在寿光阁外徘徊，嘴中不停地发出"咄咄"表示奇怪的声音。沈约出来，范云这才明白原来沈约赶在自己之前已经进去了，就问他："对我怎么安排了？"沈约举起手来向左一指，意思是安排范云为尚书左仆射，范云就笑了，说："这才和我所希望的差不多。"

过了一会儿，大司马传范云进去，他当着范云的面赞叹沈约才智纵横，并且说："我起兵至今已经三年了，各位功臣将领确实出了不少力气，但是成就帝业的，只是你们两人啊。"

甲寅(二十四日)，宣德太后诏令大司马萧衍位进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并封他十郡为梁公，加九锡之礼，在梁公国设置各种官员，免去录尚书的称号，但骠骑大将军的称号照样不变。二月辛酉(初二)，梁公萧衍方才接受诏命。

南齐湘东王萧宝晊是安陆昭王萧缅的儿子，很爱好文学。东昏侯死后，萧宝晊希望人心都向着自己，坐等即位。但是，到王珍国把东昏侯的首级送给梁公，梁公任命萧宝晊为太常，萧宝晊就心中不安了。壬戌(初三)，梁公声称萧宝晊谋反，把萧宝晊以及其弟弟江陵公萧宝览、汝南公萧宝宏一起杀掉了。

8 丙寅(初七)，宣德太后诏令梁国选任各种要职官员，全部依照朝廷之制。于是，任命沈约为吏部尚书兼右仆射，范云为侍中。

梁公萧衍纳取了东昏侯的余妃，对政事颇有妨害，范云加以劝说，但是梁公没有听从。范云又与侍中、领军将军王茂一同入见萧衍，范云对萧衍说："过去沛公刘邦进关，不亲近女色，这正是范增敬畏其志向远大之处。如今明公您刚平定建康，海内之众对您的名声非常景仰，您如何可以沿袭那种乱身亡国的行迹，沉溺于女色呢？"王茂也下拜说："范云说的极对。您一定要以天下为念，不应该把这个女人留在身边。"梁公听了，默然无语。于是，范云就请求萧衍把余氏赏赐给王茂，梁公认为他们的意见正确，就同意把余氏赏给了他。次日，萧衍分别给范云、王茂赏赐了一百万钱。

丙戌(二十七日)，宣德太后诏令给梁公增封十郡，进爵位为王。三月癸巳(初五)，萧衍接受了诏命，并且下令赦免建康城内以及各府州死刑以下犯人。

9 辛丑(十三日),南齐邵陵王萧宝攸、晋熙王萧宝嵩、桂阳王萧宝贞被杀。

梁王萧衍将要杀害南齐诸王,但是监视看管措施还不甚严密。鄱阳王萧宝寅家中的阉人颜文智与左右心腹麻拱等人密谋,在夜间挖开墙壁,把萧宝寅送出去,又在长江岸边准备了一只小船。萧宝寅穿着黑布短衣,腰里系着一千多钱,偷偷地跑到江边。他穿着草鞋,徒步而行,以致两只脚全都磨破了。天亮之后,看管的人发现萧宝寅不见了,就去追赶,萧宝寅装作是钓鱼人,与追赶者一起在江中并舟而行了十多里,追赶者都没有对他产生怀疑。等到追赶的人离开之后,萧宝寅就在西边靠岸,投奔到百姓华文荣家中,华文荣与其同族之人华天龙、华惠连丢弃家业,带着萧宝寅逃到山沟里。他们租了一匹毛驴,让萧宝寅骑着,昼伏而夜行,来到了寿阳的东城。驻守在这里的北魏戍主杜元伦急忙把情况报告了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澄,元澄用车马侍卫迎接萧宝寅。当时,萧宝寅年纪十六岁,由于徒步而行,所以形容憔悴,见到的人还以为他是被掠卖来的人口。元澄以招待客人的礼节对待萧宝寅,萧宝寅向元澄要为皇帝守丧而穿的生麻布制的丧服,元澄派人对萧宝寅晓示了一番情理,最后只给了他为兄长守丧而穿的熟麻布制的丧服。元澄率领手下的官吏们亲赴萧宝寅住处去吊丧,萧宝寅的一举一动,表现得与居君父之丧完全一样。寿阳有许多受过南齐旧恩的故旧,都来萧宝寅处吊唁,唯独不见夏侯一姓的人来,这是由于夏侯详跟从了梁王萧衍的缘故。元澄非常器重萧宝寅。

10 南齐和帝萧宝融将东归建康,他任命萧憺为都督荆、湘等六州诸军事及荆州刺史。荆州经过战争之后,公私两方在财用方面都非常空乏,萧憺励精图治,广开屯田,省免劳役,抚问有家人当兵阵亡了的人家,供应救济他们。他自以为年纪轻而居于重任,所以

特别用心，对手下的官吏们说："政事如果没有办好，大家都应该共同努力。我现在开诚布公于你们，希望你们也不要有所隐瞒。"于是，人人都感到心情舒畅，办事效率大增，民众如有诉讼者站在一旁等待处理，很快就可以做出决定，官署中设有积压的事情。因此，荆州人非常高兴。

11 南齐和帝到达姑孰，于丙辰(二十八日)，下诏令禅让皇位于梁。

12 丁巳(二十九日)，庐陵王萧宝源去世。

13 鲁阳的蛮人鲁北鹭等人起兵攻打北魏颍州。

14 夏季，四月，辛酉(二十七日)，宣德太后发令："西边的诏令已经到了，皇帝效法前代，把皇位恭敬地禅让给梁，明天早晨我要来到殿前，派使者向梁公恭授印玺，之后我将回到别宫去居住。"壬戌(二十八日)，宣德太后发出策书，派遣兼太保、尚书令王亮等人奉送皇帝印玺到梁宫。丙寅(疑误)，梁王萧衍于南郊即位登基，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监。在这天，萧衍追赠其兄萧懿为丞相，封为长沙王，谥号为宣武，并且依照晋代安葬安平献王的先例重新安葬了萧懿。

丁卯(疑误)，萧衍诏令，奉南齐和帝为巴陵王，并为他在姑孰建了王宫，对他的待遇和尊敬，都仿照南齐开国之初对待汝阴王的方法。奉宣德太后为齐文帝妃，王皇后为巴陵王妃。又对于南齐的王、侯们全部降低一级爵位，除去他们的封国，唯有宋汝阴王不在此例之内。

梁武帝萧衍追尊自己的父亲为文皇帝，庙号太祖；追尊母亲为献皇后。又追谥妃子郗氏为德皇后。萧衍还封文武功臣车骑将军夏侯详等十五人为公、侯。萧衍又立弟弟中护军萧宏为临川王，南徐州刺史萧秀为安成王，雍州刺史萧伟为建安王，左卫将军萧恢为

鄱阳王，荆州刺史萧憺为始兴王；任命萧宏为扬州刺史。

丁卯(疑误)，武帝任命中书监王亮为尚书令，相国左长史王莹为中书监，吏部尚书沈约为尚书仆射，长兼侍中范云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

15 武帝诏令，凡是后宫、乐府、西解、暴室中的妇女全部放还回家。

16 戊辰(疑误)，巴陵王萧宝融去世。当时，武帝想以南海郡为巴陵国，迁巴陵王去居住，可是，沈约却对武帝说："古今不同，当年魏武帝曾经说过：'不可以慕虚名而受实祸。'"武帝听了点头同意，于是就派遣亲信郑伯禽到了姑孰，把生金子给了巴陵王，让他吞下去，巴陵王说道："我死不须用金子，有醇酒就足够了。"于是，就给他饮酒，喝的烂醉，郑伯禽上前将其弄死。

巴陵王萧宝融镇守荆州之时，琅邪人颜见远做他的录事参军，即位之后，又担任治书侍御史兼中丞。巴陵王让位之后，颜见远绝食数日而死。武帝闻知此事之后，说："我受禅让而登基是顺应天心人愿，与天下士大夫们有什么关系呢？颜见远何至于如此呢？"

17 庚午(疑误)，武帝诏令："官吏们依照周代、汉代的先例，议定赎刑条例，凡是身居官位而犯有该受鞭杖之刑的人，全部可以出赎金而停止惩罪，各台省的令史以及士卒犯罪而愿意赎刑者，亦听任其便。

18 武帝封谢沐县公萧宝义为巴陵王，让他奉祀南齐祖先。萧宝义幼有残疾，是个哑巴，所以才得以保全。

南齐南康侯萧子恪以及其弟祁阳侯萧子范曾经因事入见武帝，武帝从容地对他们说："天下的名位、爵禄，不可以力取，假如没有运气，即使有项羽之力，终究还是要失败。宋孝武帝性情猜忌，兄弟中稍有些好名声的，都被他用毒药害死，朝廷中的臣子们因被猜

疑而冤枉死去的一个接着一个。然而，有的虽然怀疑却不能把他除去，有的虽然不疑却终于成为后患，比如你们的祖父高帝因才略而被猜疑，但是却拿他一点也没有办法。湘东王刘彧以平庸愚笨而未遭猜疑，但是孝武帝的子孙却最后都死在他手中。我在那时已经出生，刘彧他岂知我会有今天呢？因此而可知，有天命的人，是别人害不了的。我刚平定建康之时，人们都劝我除掉你们以便统一人心，我当时如果依照这一建议而行事，谁会说不可以呢？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正是由于考虑到江南以来，每到改朝换代的时候，总是要进行残杀屠灭，以致有伤和气，所以国运都不能长久。另外，由齐而梁，虽然说是改换天命，但是事情与前代不同，我与你们兄弟虽然出了五服，但是宗属关系并不太远，而且齐国创业之初，也曾经同甘共苦过，情同于一家，所以岂可以一下子就变成好象是行路之人，互相不相认了呢？你们兄弟果然有天命的话，就不是我所能杀得了的；如果没有天命，我又何必忽然要那样做呢？那样做只能向世人显示我无度量罢了。况且，明帝在建武年间诛杀高帝、武帝的子孙，使你们家门遭殃，所以我起义兵，不但是自雪家耻，也是为你们兄弟报仇。你们如果能在建武、永元年间拨乱反正的话，我那里能不放下干戈而推奉拥戴呢？我是自明帝家取来的天下，并非是从你们家取来的。过去，刘子舆自称为是汉成帝的儿子，汉光武帝说：‘就是使汉成帝再生，天下也不可能会重新得到手，何况刘子舆呢？’曹志是魏武帝的孙子，成为晋朝的忠臣。更何况你们现在仍然是皇家宗室呢？我坦诚地讲了以上这些，希望你们不要再有见外之意。很快，你们就会知道我的寸心了。”萧子恪兄弟一共十六人，都在梁朝做官，萧子恪、萧子范、萧子质、萧子显、萧子云、萧子晖一并以才能而知名，历任清高而显要的官职，各人都能得天年而善终。

19 武帝诏征谢朏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何胤为右光

禄大夫，何点为侍中，但是何胤与何点到底也没有就任。

20 癸酉(疑误)，武帝诏令："在公车府谤木和肺石旁边各放置一个盒子，如果布衣处士欲对朝政提出议论，而在官位的人又没有谈到，就把其意见投入谤木旁边的盆子里；如果有谁因功劳或才识被冤沉而没有上报，如欲申诉，把申诉书投入肺石旁边的盒子中。"

武帝身穿浣濯的衣服，平时的用膳只是菜蔬之类。每次任命高级官员，他都挑选廉正公平的人，把他们都召到面前，以治政之道勉励他们。他提拔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左户侍郎刘瓛为晋安太守，这两人都以廉洁而著称。到溉是到彦之的曾孙子。武帝又下令："小县的县令如果有能力，就升到大县任县令，大县的县令有能力，升任郡守。"并任命山阴县令丘仲孚为长沙内史，武康县令东海人何远为宣城太守，因此官吏们无不致力于廉政勤勉。

21 鲁阳蛮围攻北魏湖阳，抚军将军李崇率兵击败了他们，斩了鲁北鹭；北魏迁移一万余户当地的蛮人到幽、并等州以及六镇，但不久这些人就纷纷叛逃南归，他们所到之处都派兵追捕，追到黄河边时，把他们全部杀害了。

22 闰月，丁巳(三十日)，北魏顿丘匡公穆亮去世。

23 南齐东昏侯的宠臣孙文明等人，虽然被赦免，但是仍然感到不安，五月，乙亥(十八日)夜间，带领同伙几百人，借运交芦苇火把之机，把兵器藏在柴中，乘机进入南、北掖门，暴动作乱，放火烧了神虎门、总章观，闯入卫尉府，杀了卫尉、洮阳愍侯张弘策。前军司马吕僧珍在殿内当值，以宿卫兵抵抗暴徒们，但是抵挡不了。这时，武帝身穿军服来到前殿，说道："反贼们乘夜间而来，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少，天亮了就会逃跑的。"他命令击响五鼓，领军将军王茂、骁骑将军张惠绍知道天子有难，即刻带兵前来解救，贼盗们纷纷逃散，经过搜捕，全部杀掉了他们。

24 江州刺史陈伯之目不识丁，收到文件和诉讼材料，只会核批画行，有事情，都是通过典签的口头来传达，所以予夺大权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典签手中。豫章人邓绳、永兴人戴永忠过去有恩于陈伯之，陈伯之就委任邓绳为别驾，戴永忠为记室参军。河南人褚绚住在建康，向来品行不端正，所以仕途很不得志，他就频繁地去拜访尚书范云，但是范云不加礼遇。因此，褚绚很生气，私下里对自己的亲信说："自从建武年间以来，身处草泽的低贱家族都变成了贵人，而我却因何罪被置之不用呢？如今天下草创，饥荒不停，所以再次发生大乱也未可知。陈伯之拥有强大的兵权，坐镇江州，而他又不是皇上的旧臣，所以有自疑的心理，况且火星又出现在南斗位置上，预示将有换天子之事，岂知不是为我而出现的吗？如今，我们就去奔投陈伯之，以便行事，假若事情不能成功，就去投靠北魏，也不失能做河南郡守。"于是，褚绚就去投靠了陈伯之，得到陈伯之异常的亲近。陈伯之又委任同乡人朱龙符为长流参军，于是褚绚和朱龙符两人一起乘着陈伯之愚昧不明，肆意而为，恶行不断。

武帝知道了情况，让陈虎牙私下里告诫陈伯之，又派人取代邓绳而为别驾，陈伯之既不听告诫，也不执行撤换掉邓绳的命令，上表武帝："朱龙符骁勇不凡，邓绳成绩突出，朝廷所派遣来的别驾，特请任为治中。"于是，邓绳日夜游说陈伯之，对他说："朝廷中库藏空竭，也没有兵器，三个仓中没有米了，东边一带又饥荒流行，这是万世难遇的一时良机呀。时机不可丧失！"褚绚和戴永忠也一同赞成邓绳的意见。陈伯之对邓绳说："现在我就为你的事再次启奏朝廷，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与你一起谋反。"武帝敕令陈伯之把邓绳安置在州内的一个郡中。于是陈伯之就召集府州僚佐，对他们说："今奉齐建安王的命令，他率领长江之北的十万义勇，已经到了六合，让我们见到使者之后，动用江州现有力量，速运送粮食东下。我

承受过明帝的厚恩，誓死相报。”于是就命令戒严，让褚绚伪造萧宝寅的书信，以便出示给僚佐们看，并且在厅堂前设坛，歃血为盟。

褚绚游说陈伯之：“如今举大事，宜争取民心。长史程元冲很不得人心，而临川内史王观是王僧虔的孙子，他人品不坏，可以召他为长史以便代替程元冲。”陈伯之听从了褚绚的建议，并且委任褚绚为寻阳太守，戴永忠为辅义将军，朱龙符为豫州刺史。王观没有应命前来。豫章太守郑伯伦发动郡兵抗拒陈伯之。程元冲既然坐在家中丢掉了官职，就纠合、率领数百人，乘陈伯之没有防备之际，突然攻到厅堂之前，陈伯之亲自出来格斗，程元冲力不能胜，逃入庐山。陈伯之秘密地派人送信给陈虎牙兄弟，兄弟们一起逃奔到盱眙。

戊子(疑误)，武帝诏令委任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率兵讨伐陈伯之。

25 北魏扬州小岘戍戍主党法宗袭击梁朝大岘戍，克敌获胜，俘虏了梁朝龙骧将军邾菩萨。

26 陈伯之闻知王茂前来讨伐，对褚绚等人说：“王观不来就命，郑伯伦又不肯顺从，我们将会空手受困。现在，我们先占取豫章，开通南边的道路，多加发动丁役，增运粮食物资，然后以卷席之势北上，直扑饥饿疲劳之众，不愁不得成功。”六月，陈伯之留下同乡人唐盖人防守寻阳城，自己领兵向豫章进发，攻打郑伯伦，但是不能攻下。王茂的军队到了，陈伯之里外受敌，力不能支，于是败逃而去，抄小道渡过了长江，与陈虎牙等人以及褚绚一起奔投北魏。

27 武帝派遣身边人陈建孙送刘季连子弟三人入蜀，使他们宣谕圣旨，加以慰劳。刘季连接受了使命，收拾准备回去时的行装，因此，益州刺史邓元起始得去赴任。

开初，刘季连任南郡太守，对邓元起不礼貌。都录朱道琛有罪，

刘季连要杀他，他逃匿而免于一死。到现在，朱道琛担任邓元起的典签，他劝说邓元起："益州动乱已久，官方和私人的资财都耗损一空。现在，刘益州季连就要回去了，当地岂能置办得起送远迎候之事呢？所以，道琛我请求先遣核查，沿路奉迎，不然的话，万里长途所用的粮资，确实不可轻易而得到的。"邓元起准许了朱道琛的请求。朱道琛到达之后，言语非常不恭，又遍访府州人士，见到器物，就夺取过来，有谁如果不给，他就对人家说："反正你这东西迟早是别人的，何必苦苦珍惜呢？"于是，军府之中都很恐惧，说邓元起必定要杀刘季连，并且会祸及党翼，都竞相去告诉刘季连。刘季连也信以为然，并且害怕过去对邓元起失礼之事，于是召集兵士，总计一下，共有精兵十万，因此叹息道："我据守天险之地，手中握有这十万强兵，进可以匡扶礼稷江山，退不失为作刘备，离开这里到哪里去呢？"于是，刘季连叫来佐史，假称南齐宣德太后之令，聚兵造反，抓获了朱道琛，杀掉了他。刘季连又召巴西太守朱士略以及涪令李膺前来，两人没有受命。这月，邓元起到达巴西，朱士略打开城门，迎其入内。

早先之时，蜀民大多逃亡，听说邓元起到了，纷纷出来投附他，都言称要起义兵以便响应朝廷，因此邓元起新得的和原有的兵士加起来共有三万多人。邓元起在路途时间久了，粮食断绝，有人劝说他："蜀地的政令不严，老百姓大多装病，以逃避征役，如果核查一下巴西一郡的户口，因此而加以处罚，所获一定非常丰厚。"邓元起同意了。但是，李膺却不以为然，他告戒邓元起："使君您前面有强大的敌人，而后面没有增援力量，山民们刚刚投附，还要对我们加以观望，看我们对他们到底如何，如果对待他们过于刻薄，民众一定不堪忍受，而众心一旦离散，我们虽然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何须一定要使他们无法忍受，为今后的治理种下病端，而来补益目

前军队的缺粮呢?李膺我请求出面去解决这一问题,不愁粮食资用不足。”邓元起听了李膺的一席之言,说道:“很好。一切都委托于您了。”李膺回去之后,带领富足之民给邓元起的军队送去大米,总共收得了三万斛。

28 秋季,八月,丁未(二十二日),武帝命令尚书删定郎、济阳人蔡法度审定王植之集注的旧律,定为《梁律》,又命令其与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等九人一同议定。

29 武帝素来精通钟律,想要整理、订正雅乐,于是自己制四件乐器,起名为“通”。每通施用三弦,黄钟弦用二百七十丝,长九尺;应钟弦用一百四十二丝,长四尺七寸四分多,中间的十律,以此而递减。于是,用通声转过来推算月气,一点差错也没有,而反过来再一推算,也能相合。武帝又制了十二笛,黄钟笛长三尺八寸,应钟笛长二尺三寸,中间的十律以此而递减,以十二笛之声对校于通声,并且和古钟玉律比对,都互相符合一致,没有差误。于是,以此被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施以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声,无不合韵。早先之时,四面只有四镈钟,杂以编钟、编磬、衡钟等共十六虡。武帝开始命令设置十二镈钟,各有编钟、编磬,总共三十六虡,而去掉衡钟,在四个角上安放建鼓。

30 北魏孝文帝的丧礼,前太傅、平阳公元丕从晋阳来参加,于是留居洛阳。元丕年届八十多岁,历事六世,位极三公和辅相,而回家之后成为平民。北魏宣武帝因元丕是宗室中的遗老,尊敬而礼待他。乙卯(三十日),宣武帝以元丕为三老。

31 北魏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澄上表宣武帝,请求攻打钟离,宣武帝派遣羽林监、敦煌人范绍到达寿阳,与元澄共同商量如何具体行动。元澄说:“应当用兵十万,来去一百天,请求朝廷迅速备办军粮和兵器。”范绍说:“今年的秋天已经快过去了,你才要征发兵粮,

兵器可以收集得到，但是粮食上哪里去找呢？有兵而无粮，如何克敌取胜呢？”元澄沉思了很久，说道：“确实如您讲的这样，是不好办。”于是，就停止了这一行动。

32 九月，丁巳(初二)，北魏宣武帝到达邺城。冬季，十月，庚子(十六日)，回到怀地，同宗室近侍比赛射箭，看谁射得远，宣武帝射了三百五十多步远，群臣们刻铭树碑来赞美这件事。甲辰(二十日)，宣武帝回到洛阳。

33 十一月，己未(初五)，梁武帝立小庙以祭祀太祖的母亲，即他的祖母；每当在太庙祭祀完毕，均以牛、羊、猪三牲祭此小庙。

34 甲子(初十)，梁朝立皇子萧统为太子。

35 北魏洛阳的宫室方始建成。

36 十二月，梁朝将军张器之入侵北魏淮南，占领了木陵戍；北魏任城王元澄派遣辅国将军成兴去攻击，张器之败逃，北魏收复了木陵。

37 刘季连派遣其将领李奉伯等人抵御邓元起，邓元起与他们交战，双方互有胜负。许久之后，李奉伯等人战败，回到成都，邓元起进驻了西平。刘季连驱赶掠夺居民，闭城固守。邓元起进驻蒋桥，离成都二十里远近，把辎重物资留在琅城。李奉伯等人抄小道袭击琅城，攻打下了琅城，邓元起的军备全部丧失。邓元起放弃琅城，径直去围攻州城，城局参军江希之打算献城投降，但是没有实现而死去。

38 北魏陈留公主守寡，仆射高肇和秦州刺史张彝都想娶她，公主答应了张彝而没答应高肇，高肇恼羞成怒，就在宣武帝面前陷害张彝，因此而获罪，被废官数年。

39 这一年，江东大旱成灾，一斗米卖到五千钱，百姓饿死很多。

二年(癸未,公元 503 年)

1 春季,正月,乙卯(初二),梁武帝任命尚书仆射沈约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范云为右仆射,尚书令王亮为左光禄大夫。丙辰(初三),王亮因在正月初一假称有病不登殿朝贺而获罪,被削去爵位,黜为平民。

2 乙亥(二十二日),北魏宣武帝到籍田举行亲耕仪式。

3 北魏梁州氐人杨会反叛,行梁州事杨椿等人讨伐他。

4 成都城中的粮食吃光了,一升米价格暴涨到三千钱,人们开始互相残食。刘季连连着几个月喝粥,没有一点办法。武帝派遣主书赵景悦宣谕诏令,可以接受刘季连投降。刘季连只好投降,他光着上身来请罪。邓元起把刘季连移到城外,很快又去看他,对他以礼相待。刘季连对邓元起谢罪说:“早知道这样的话,岂有前头的事情呢?”瑯城也投降了。邓元起杀了李奉伯等人,送刘季连去建康。开初,邓元起在途中,担心事情不能成功,没有什么可以奖赏,因此凡是来投附的士人都许诺成功之后给封官,于是接受被征召为别驾、治中的简书的人将近有两千人。

刘季连到了建康,进入东掖门,他每走几步就跪在地上磕头一次,一直到了武帝面前,梁武帝笑着对他说:“你想追慕刘备,但是连公孙述都比不上,岂不是因为没有象诸葛孔明这样的臣子吗?”刘季连被赦为平民。

5 三月,己巳(十七日),北魏皇后在北郊举行养蚕仪式。

6 庚辰(二十八日),北魏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澄派遣长风城城主奇道显入侵梁朝,占取了阴山、白藁两个城堡。

7 萧宝寅跪伏在北魏朝廷阙门之下,请求出兵讨伐梁朝,虽然来了暴风大雨,他也不暂时去避躲一下。恰在这时,陈伯之投降了北魏,也请兵伐梁,愿为北魏效力。于是,北魏宣武帝就召集令、仆

和诸曹尚书等八坐，以及侍中、散骑常侍等门下等大臣们进去议定其事。夏季，四月，癸未朔(初一)，北魏委任萧宝寅为都督东扬州等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扬州刺史、丹杨公、齐王，对他的赏赐十分丰厚，并且配兵一万，令他驻守东城。又委任陈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令他驻守阳石，等待到了秋冬时间就大举讨伐梁朝。萧宝寅在第二天早晨就要接受北魏的拜官封爵，从夜里一直恸哭到次日早晨。北魏人又允许萧宝寅招募四方的勇壮之士，得到数千人，颜文智和华文荣等六人都成了将军，军主。萧宝寅意志庄重性情文雅，虽然过了为东昏侯服丧一年的期限，但是犹拒食酒肉。他形容憔悴，饮食粗劣，身着粗布之衣，从来不嬉笑。

8 癸卯(二十一日)，梁朝蔡法度向朝廷献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武帝诏令颁布实行。

9 五月，丁巳(初六)，霄城文侯范云去世。

范云全心全意地侍奉武帝，凡是所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办理的，总处于繁忙而紧张之中，而精力过人。范云去世之后，众人认为应当由沈约来掌管朝廷枢要，但是梁武帝却认为沈约办事轻率而不慎重，不如尚书左丞徐勉，于是就让徐勉和右卫将军周舍一同参理国政。周舍的气量比不上徐勉，但是在清简方面却超过徐勉，两人都被称为是贤相，经常留在朝中理事，很少有下朝休息的时间。徐勉有时回自己的宅第，院子中的狗见了他惊叫狂吠；每次起草上表奏启，抄毕后马上就把初稿烧掉。周舍参与朝廷机密大事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离开武帝身边，凡国史、诏诰、仪礼、法律、军旅筹谋策划等，他都亲自掌管，同别人言谈逗笑，终日不停，但是竟然不会泄露一点机密，众人尤其佩服他。

10 壬申(二十一日)，梁武帝敕令停止各郡县为上宫和东宫贡献物品，只准许各州以及会稽郡可以根据本土的具体情况制定贡

奉物品种类，但是如果不是本地所产的，也不得上贡。

11 甲戌(二十三日)，北魏杨椿等人大败叛乱的氐族部落，斩首数千人。

12 六月，壬午朔(初一)，北魏封立宣武帝的弟弟元悦为汝南王。

13 北魏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澄上表说："萧衍频频地阻断东关，想使巢湖泛滥，以便淹灌淮河南边的各个城堡。吴、楚之地有水域之便，他们可以一边淹灌，一边掠夺，所以淮河南边的土地将非我国所有了。寿阳离长江五百多里，民众惶惶不安，都害怕水害到来，如果乘民众担心梁朝水淹其地的机会，攻打敌人于不备，预先勒令各州，准备兵士和战马，到秋天汇齐集中，根据情况部署决定行动方案，这样虽然统一天下不一定必能实现，但是长江之西却从此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丙戌(初五)，北魏调发冀、定、瀛、相、并、济六个州的两万人，一千五百匹马，令于仲秋的中期全部在淮南会合，加上寿阳原有的三万兵力，一并委派元澄指挥调遣，萧宝寅和陈伯之也受元澄指挥。

14 谢朏乘坐轻舟出门来到建康，梁武帝诏令他为侍中、司徒、尚书令。谢朏推辞说有脚疾，不堪于拜谒之事，头戴方巾，自己驾车，来到云龙门谢恩。武帝在华林园召见谢朏，他乘着小车去赴席。次日早晨，武帝临幸谢朏在建康的宅第，两人边饮边谈，非常欢快。谢朏再三陈述自己的心愿，不想出仕，但武帝不答应，谢朏无奈，只好请求自己回东面去迎接母亲前来，然后再就任，武帝同意了。谢朏临出发之前，武帝再次临幸，为他赋诗饯别。谢朏离京东还时，送行和迎接的使者络绎不绝，后一拨可以看到前一拨。谢朏回到建康之后，武帝诏令在他的旧宅起造新府，对他的各种礼遇就更优异。谢朏向来害怕麻烦，不过问职务内之事，因此众人颇为失望。

15 甲午(十三日),任命中书监王莹为尚书右仆射。

16 秋季,七月,乙卯(初五),北魏平阳公元丕去世。

17 北魏撤销了关于盐池的禁令之后,盐池的利益都被富豪们所夺去。庚午(二十日),北魏重新宣布收盐池之利归于公家。

18 辛未(二十一日),北魏任命彭城王元勰为太师,元勰坚决推辞而不接受。北魏宣武帝赐给元勰诏书,谆谆劝谕,以小辈身分给他写了家信,一再祈请,恳切至备,元勰不得已,只好受命。

19 八月,庚子(二十日),北魏委任镇南将军元英都督征义阳诸军事。梁朝司州刺史蔡道恭闻知北魏军队将要到了,派遣骁骑将军杨由率领城外的居民三千多家去保卫贤首山,杨由建立了三重栅垒以作防守。冬季,十月,元英统率各军围住了贤首栅,栅内的民众任马驹斩了杨由,投降北魏。

任城王元澄命令统军党法宗、傅竖眼、太原人王神念等人分别率领军队去入侵东关、大岘、淮陵、九山,高祖珍率领三千骑兵为游动兵力,元澄统领大军继后而进。傅竖眼是傅灵越的儿子。北魏军队攻破了关要、颍川、大岘三城,而白塔、牵城、清溪也都溃败了。梁朝徐州刺史司马明素率兵三千去援救九山,徐州长史潘伯邻去援救淮陵,宁朔将军王燮去保焦城。党法宗等人去进攻并打下焦城,攻破淮陵。十一月,壬午(疑误),北魏军队擒获了司马明素,斩了潘伯邻。

早先之时,梁朝南梁太守冯道根戍守阜陵,刚到之时,他就修筑城壕,派人四出侦察放哨,就好象敌人将要到了一样,众人都讥笑他。冯道根却说道:"防御若怯,临战则勇,说的正是这个呀。"城防还没有修筑完毕,党法宗等人就率兵两万突然来到城下,众人全都大惊失色。冯道根命令大开城门,穿着宽绰的便服登上城门,并挑选二百名精锐兵士出城与北魏兵交战,打败了敌军。北魏人见冯

道根神态悠闲，初次交锋又不顺利，于是就撤走了。冯道根率领百名骑兵去袭击高祖珍，破敌获胜。北魏的各路军队粮食运送阻断，只好撤军而退。梁武帝任命冯道根为豫州刺史。

20 北魏武兴安王杨集始去世。己未(十一日)，北魏封立杨集始的长子杨绍先为武兴王。杨绍先年龄幼小，所以封国中的事情都决定于他的两个叔父杨集起、杨集义。

21 乙亥(二十七日)，梁朝尚书左仆射沈约因为母亲去世而离职。

22 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北边逐渐荒废，因此而出现饥荒，老百姓生活困顿破败。北魏宣武帝加任尚书左仆射源怀侍中、行台，让他持符节巡视北方六镇以及恒、燕、朔三个州，救济贫困百姓，考核官吏，事情的得失都由他先做处理，然后再上报。源怀到达之后，普济民众，饥民们对他非常感激信赖。沃野镇的守将于祚是皇后的伯父，与源怀是亲家。当时于劲刚当权不久，势倾朝野，而于祚颇有受贿行为。源怀快到沃野镇时，于祚特意到郊外道左去迎接，但是源怀不与于祚搭话，当即就检举弹劾了他的罪状，免去了他的官职。怀朔镇的守将元尼须与源怀有旧交，他十分贪秽，声名狼藉，置办了酒席宴请源怀，对源怀说："我命的长短，完全取决于您的一句话，既为旧交，岂能不加以宽容呢？"源怀回答："今天是源怀与过去的老相识坐在一起饮酒，这里也不是审讯犯人的地方。明天，公庭才是我检举揭发你的罪状的地方呢。"元尼须听源怀这么一说，挥泪不已，无言以对。最后，源怀查证了所揭发的罪行，处置了元尼须。源怀又上奏朝廷："边镇事情不多而设置的官职过多，比如沃野一镇从镇将以下就有八百多人，请减去五分之二。"宣武帝听从了这一建议。

23 乙酉(疑误)，梁朝将军吴子阳与北魏元英交战于白沙，吴

子阳大败。

24 北魏东荆州蛮人樊素安作乱，乙酉(疑误)，北魏委任左卫将军李崇为镇南将军、都督征蛮诸军事，率领步、骑兵去讨伐樊素安。

25 梁朝冯翊人吉翂的父亲为原乡县令，被奸吏诬陷，逮捕押送到廷尉，罪当处死。吉翂时年十五岁，他击响了悬挂在朝堂外的登闻鼓，乞求代父亲一死。武帝见他年龄幼小，怀疑是别人教他这么干的，就让廷尉卿蔡法度对他严加诱胁，让他说出实情来。蔡法度把各种拷讯刑具都摆出来，诘问吉翂："你乞求为父抵命，圣旨已经准许了，现在就是看你是否真的愿意去死?况且你只不过是一个儿童，如果是别人教你这样做的，那么你要反悔也可以。"吉翂回答："囚犯我虽然愚鲁年幼，但是岂能不知道死的可怕呢?完全是出于不忍心看父亲遭受极刑，所以乞求代他一死。这不是小事，怎么是受他人的教唆呢！圣旨准许我代父而死，真是不异于登仙，岂有反悔之说呢?"蔡法度于是更加和颜悦色地诱导吉翂说："皇上知道令尊没有罪，很快就会释放，看你实在是一个好孩子，现在你如果能改变一下所说的话，你们父子就可以一同活命。"吉翂又回答："父亲的案子非常严重，必定以法论处。囚犯我唯有闭目伸头，听任一斩，再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当时，吉翂被加上了手铐脚镣，蔡法度怜悯他，命令给他另换成轻一些的刑具，但是吉翂却不让换，说："我是死罪犯人，只应该加重刑具，岂可以减轻呢?"竟然不肯脱去手铐与脚镣。蔡法度把这一切情况上奏武帝，于是武帝就宽恕了吉翂父亲的罪过。

丹杨尹王志了解了吉翂在廷尉审问中的事情经过，并且询问他的乡里，准备在下年初举荐吉翂为纯孝之士。吉翂对王志说："奇怪呀，王尹！为什么要把我吉翂看得如此之薄呢？父亲受辱，儿子

代死，理当如此。如果我吉玢接受这一举荐，就是凭借自己的父亲而博取名声，还有什么耻辱可以比得上这一耻辱呢？”因此，坚决加以拒绝，王志只好作罢。

26 北魏宣武帝纳高肇的哥哥高偃的女儿为贵嫔。

27 北魏散骑常侍赵脩，出身微贱而突然显贵，恃宠骄恣，欺压王公，被众人所忌恨。宣武帝为赵脩建造宅第，规模与诸王的一样。邻居们向赵脩献出土地，有的竟然被破格而补到大郡去做郡守。赵脩请假回去埋葬父亲，凡是所用财物劳役，全部由官家提供。赵脩曾在路上纵淫，身边的人乘他外出，向朝廷告发了他的罪恶，因此到他回京城之后，在皇帝那里得到的宠幸就比过去有所减少。高肇秘密地收集、上告了赵脩的罪状，侍中、领御史中尉甄深、黄门郎李凭、廷尉卿阳平人王显等人，平时都巴结投靠赵脩，到这时特别害怕把自己牵连进去，因此争着帮助高肇攻击赵脩。宣武帝命令尚书元绍核查审讯了案情，下诏公布了赵脩的奸恶行径，免去他死罪，鞭挞一百，贬谪到敦煌充军。但是，赵脩这个人十分愚蠢粗心，开初还一点也不知情，正在领军于劲的宅第中赌博，来了几个羽林奉圣旨叫他，送他到了领军府。甄琛和王显监督刑罚，两人事先准备了五个力气大的打手，让他们轮流鞭打赵脩，一定要让他死。赵脩向来身体肥胖强壮，能忍受得住痛打，所以暗中增加鞭挞到三百下，他仍不死。于是，甄琛等立即叫来驿马，催促赵脩即刻上路充军。出城之后，赵脩在马上坚持不住了，就用绳子把他捆绑在马鞍之上，驱马急行，走了八十里路，赵脩就死了。宣武帝知道了情况，责备元绍为什么不再次奏闻就把赵脩弄死了，元绍回答说：“赵脩以谄媚而得宠幸，对国家的危害实在太大了，我如果不乘机除掉了他，恐怕陛下要因他而遭受万世的指责。”宣武帝觉得元绍的话正直不阿，就没有加罪于他。元绍从殿中出来后，广平王元怀向他施礼，并

且说道:“您老人家的刚直超过了汲黯。”元绍回答:“我只恨杀他稍微晚了一些,为此而感到惭愧。”元绍是元素的孙子。次日,甄琛和李凭因系赵脩的同党,受牵连而被免去官职,左右因受赵脩牵连而被诛死或贬黜的有二十多人。散骑常侍高聪与赵脩向来关系亲密,但是他以同族人之身份讨好巴结高肇,所以独得幸免。

三年(甲申,公元 504 年)

1 春季,正月,庚戌(初三),梁朝征虏将军赵祖悦与北魏江州刺史陈伯之战于东关,赵祖悦战败。

2 癸丑(初六),梁朝任命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左仆射,太子詹事柳恢为右仆射。

3 丙辰(初九),北魏东荆州刺史杨大眼攻击反叛的蛮人樊季安等人,大获全胜。樊季安是樊素安的弟弟。

4 丙寅(十九日),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正始。

5 萧宝寅走到汝阳之时,东城已经被梁朝军队占取了,于是就改驻在寿阳的栖贤寺。二月,戊子(十一日),梁朝将军姜庆真乘北魏任城王元澄在外,袭击寿阳城,占据了寿阳城的外城。北魏长史韦缵仓促之中不知如何才好,任城太妃孟氏率兵登上女墙,先据守了要害之处,她勉励文武官员,安慰新投附来的寿阳兵民和旧有的将士,所以将士们都士气高昂。太妃亲自巡察城防,不避敌方飞箭流石。萧宝寅领兵到了,与州军合力奋战,从四更激战到夕阳西下之时,姜庆真败逃而去。韦缵因临阵失措而被免去官职。

北魏任城王元澄攻打钟离,梁武帝派遣冠军将军张惠绍等人率兵五千运送粮食到钟离,元澄派遣平远将军刘思祖等人去阻截。丁酉(二十日),双方在邵阳交战,刘思祖大败梁军,俘虏了张惠绍等十个将领,斩杀或俘虏了几乎全部士卒。刘思祖是刘芳的侄子。尚书省议论刘思祖的功劳应当封为千户侯,但是因侍中、领右卫将

军元晖向刘思祖要两个婢女，没有得到，于是封赏刘思祖一事就不再提起了。元晖是元素的孙子。

梁武帝派遣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军王僧炳等人统率步、骑兵三万援救义阳。王僧炳率领两万兵力据守凿岘，曹景宗率领一万兵力为后援，元英派遣冠军将军元暹等人据守樊城以抵挡他们。三月壬申(初一)，北魏军队在樊城大败王僧炳，俘虏和斩首四千多人。

北魏诏令任城王元澄，告诉他："四月份淮河水将涨，船行无阻，南方军队得其天时，所以不要贪功而后悔不及。"恰好天降大雨，淮水暴涨，元澄领兵回到寿阳。北魏军队回撤时十分狼狈，丢失和逃亡的有四千多人。中书侍郎、齐郡人贾思伯是元澄的军司，殿后而行，元澄因他是个儒生，以为他必死无疑，等他回来之后，元澄大喜过望，说道："孔子说'仁者必有勇'，这正好在军司身上表现出来了。"贾思伯借口说自己迷路了，不愿意夸耀功劳。有关部门奏请朝廷夺去元澄开府之封，并降三级。梁武帝向北魏请求用所俘获的北魏将士换回张惠绍，北魏人归还了张惠绍。

6 北魏太傅、领司徒、录尚书北海王元详，骄奢淫佚，喜好声色，贪图财利，永远没有满足之时。他为自己到处营造宅第，夺占别人的房屋，宠爱身边的人，对他们的各种请托无不许应，以致朝廷内外怨声载道。宣武帝因为他是叔父，所以对他的恩宠礼遇没有衰减，朝政大事都让他参与决策，对他的各种奏请也无不答应。宣武帝刚开始亲自执政时，派兵去传召几位叔父，元详与咸阳王、彭城王乘一辆车入见皇上，里面防卫的特别严密。高太妃见状恐惧万分，她乘车跟随在元详他们后面啼哭了一路。三人得免之后，高太妃对元详说："从今以后不愿富贵，只要能使我们母子平安地在一起，那怕与你一同以打扫街道为生也满足了。"但是，元详再次执政之后，高太妃再也想不起以前的事情了，一味帮助元详进行贪求、

暴虐之事。冠军将军茹皓因为心眼灵巧而得宠于宣武帝，经常在宣武帝身边，为宣武帝传达和答复门下省的奏事，因此他就弄权作弊，收受贿赂，朝野上下无不害怕，元详也对他不得不投靠巴结。茹皓娶了尚书令高肇的堂妹为妻，茹皓妻子的姐姐又是元详的堂叔安定王元燮的妃子，而元详与元燮的妃子私通，因此元详与茹皓就越发亲近了。直阁将军刘胄本为元详所引荐，殿中将军常季贤擅长养马，陈扫静则专为宣武帝梳头，三人都得宠于宣武帝，他们与茹皓串通一气，相为表里，一起要弄权势。

高肇的祖上是高丽人，一般人很轻视他。宣武帝罢黜了六位辅政大臣，诛杀了咸阳王元禧之后，就把政事委托于高肇一人。高肇在朝廷中的亲戚同宗甚少，于是招揽交结朋党，凡是投附他的人，十天半月就可以破格提升，而对于不愿投靠者则动辄陷以重罪。高肇尤其忌妒各个藩王，由于元详地位在自己上面，就想把他除掉，以便自己独掌朝政。于是，高肇便在宣武帝面前诬陷元详，说："元详与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等人密谋叛乱。"夏季，四月，宣武帝夜里召中尉崔亮进入宫中，让崔亮弹劾元详贪婪淫乱，奢侈放纵，以及茹皓等四人依仗权势，贪赃枉法。于是，宣武帝下令拘捕了茹皓等人，关押在御史台，又派遣一百名武士包围了元详的府第。宣武帝又担心元详惊怕而逃脱，就派遣身边人郭翼打开金墉门，骑马出去向元详宣谕圣旨，并向他出示了中尉崔亮的弹劾状，元详说道："确实如中尉所举发的那样，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害怕还有更大的罪从天而降呢。别人给我东西，我确实收下了。"天亮之后，有关部门奏请处置茹皓等人的罪行，结果四人全部赐死。

宣武帝召集高阳王元雍等五个藩王进去商议对元详罪行的处理决定。元详乘单车，前后警卫，被押送入华林园，母亲和妻子也随他进入园中，只给了他几个弱小的奴婢，他被围守的特别严密，与

外面完全断绝了联系。五月，丁未朔(初一)，宣武帝诏令宽宥元详不死，贬为平民。很快，元详就被移送到太府寺，看管的也更加严紧了，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回到南宅去了，每五天来看视他一次。

开初，元详娶了宋王刘昶的女儿，对待她十分疏远薄情。元详被囚禁之后，高太妃才知道了他与安定王的高妃私通之事，非常生气，骂元详说："你的妻妾成群，为何还要那个下贱的高丽女人，以致陷入罪到这个地步呢？"高太妃命人把元详打了一百多板，打得皮开肉绽，流血化脓，十多天后才能站立起来。高太妃又令人打了刘妃几十下，并且问她："妇人家都妒忌，你为什么不妒忌呢？"刘妃笑着接受了惩罚，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

元详的几个家奴秘密勾结，想把元详抢劫出来，因此秘密书写了姓名，托侍婢交给元详。元详刚拿在手上要看，被看守头目老远地发现了，突然跑进来从元详手上抢夺过来，上奏给宣武帝，元详恸哭了几声，突然气绝而死。宣武帝诏令有关部门以礼殡葬了元详。

早先之时，典事史元显向宣武帝进献了一只小鸡，这只鸡有四个翅膀，四条腿，非常奇怪，宣武帝就诏问侍中崔光，让他加以解释。崔光上表讲道："汉元帝初元年间，丞相府史家的母鸡孵小鸡，渐渐地变成了公鸡，冠子又红又大，爪子后面长出尖骨，开始打鸣，成了群中之帅。永光年间，有人进献了一只长角的公鸡，刘向认为：'鸡是小家禽，其职责是到时鸣叫，唤醒主人起床，这是地位低贱的下臣掌权当政的征兆。竟宁元年，石显服罪，就是其应验呀。'汉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寺的母鸡快变成公鸡了，只有头上的冠子还没变，灵帝就这件事诏问议郎蔡邕，蔡邕回答说：'头是元首，是皇帝的象征。如今鸡的全身都变了，只是头还没有变，而圣上知道了，这是天下将要出事而不会成功的征兆。倘若应对不妥当，朝政方面没

有什么改善，头冠如果也变成了的话，为患就更加大了。’之后，黄巾破坏四方，天下因此大乱。现在这只鸡的形状虽然与汉代的不同，但是显示的预兆颇相类似，确实可怕呀。我用刘向、蔡邕的说法'推论这件事：其翅膀和脚众多，这是一群下贱小人互相勾结，鼓动生事的征象；其雏小而未大，脚趾和羽翼尚小，这说明群小们的势力还弱微，易于制服。我听说这种灾异现象，都是显示着吉凶之兆，圣明的君主见了引起警惕，于是能带来福气；而昏暗的君主见了漫不经心，所以导致灾祸。或许如今也有从低贱而显贵的小人参与干涉政事，如前代石显那样呢？愿陛下引进贤才，黜免佞臣，如此则妖祸消失，吉庆降临啊。”其后几天，茹皓等人伏法被诛，宣武帝因此而越发看重崔光。

高肇游说宣武帝，让宿卫队的头领率领羽林虎贲监守各藩王的宅第，差不多把他们幽禁起来了，彭城王元勰再三劝谏不要这样做，但是宣武帝根本不听。元勰志趣高远，不热衷于荣华权势。他避事住在家中，出外不游山玩水，处在家中没有知己相陪伴，只同妻子儿子在一起，心中常常郁郁寡欢。

7 北魏人围攻义阳，而义阳城中的兵力不足五千人，粮食才够支持半年。北魏军队攻城甚急，昼夜不停，刺史蔡道恭随机应变抵抗，一动手就击破敌人，挡住了敌人进攻，就这样相持了一百多天，前后斩获敌人不可数计。义阳城久攻不下，北魏军队害怕了，准备撤退。恰在这时，蔡道恭的病情严重了，他把担任骁骑将军的堂弟蔡灵恩、担任尚书郎的侄子蔡僧勰以及其他将佐们叫来，对他们说：“我受国家的厚恩，但不能抵御、消灭寇贼，现在病情转危，势必不会支持长久了。你们应当以死来捍卫自己的名节，不要让我死有遗恨。”大家都伤心流泪。蔡道恭病逝，蔡灵恩代管州务，替蔡道恭去指挥守城。

8 六月，癸未(初八)，梁朝大赦天下。

9 北魏大旱，散骑常侍兼尚书邢峦上奏说："过去的圣明天子重视粮食和布帛而轻视金子和玉石，为什么呢？因为粮食布帛可以养民而安国，金玉则无用而败损道德。先帝深深地以奢侈安逸为鉴戒，致力推崇勤俭节约，以至于用纸绢做帷帐和屏风，马的辔头和勒口也都是铜铁的，府库所藏之金，仅够维护开支而已，不再浪费国家的资财而买来积存。到了景明之初，承先帝所开创的升平之业，四境安宁，远近都来归附、通好，于是入贡的贵重之物一箱一箱地相继而来，商贾们也纷纷前来，各种进献纳贡，倍于往常。但是，金玉总是有余，国家财用却常常不足。假如不作出一定的限制，只恐怕年度预算不足，请从今开始，凡不是国家重要而必需的，一概不接受。"宣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

10 秋季，七月，癸丑(初八)，梁朝角城戍主柴庆宗献出城池投降北魏，北魏徐州刺史元鉴派遣淮阳太守吴秦生率领一千多人赶赴角城。梁朝派遣淮阴的军队去增援角城不愿意降魏的人，阻断了吴秦生的去路，吴秦生屡次交战，打败了梁朝的援军，于是占取了角城。

11 甲子(十九日)，梁朝封立皇子萧综为豫章王。

12 北魏李崇攻破东荆州叛乱的蛮人，活捉了樊素安，进而讨伐西荆州各部蛮人，使各部都投降归顺。

13 北魏军队知道蔡道恭死了，对义阳城攻打得更加猛烈了，短兵相接，日日不停。曹景宗驻扎在凿岘按兵不动，只是率兵四处打猎。武帝又派遣宁朔将军马仙琕去援救义阳，马仙琕转战而前，兵势十分勇锐。元英在上雅山修筑营垒，命令诸位将领分别埋伏在山的四周，装出力量弱小的样子，以使梁朝军队上当。马仙琕乘胜而进，直抵北魏军队的长围，袭击了元英的营地。元英假装败逃，引

诱敌方，到了平地，纵兵回击马仙琕。北魏统军傅永身着铁甲，手执矛槊，单骑先冲入对方军阵，只有军主蔡三虎随后助战，他们二人横穿敌阵而过。梁朝的兵用箭射傅永，射穿了他的左大腿，傅永拔出箭，再次冲入敌阵。马仙琕一败涂地，一个儿子阵亡，他自己撤退逃走。元英对傅永说："您受伤了，且回营地去吧。"傅永不肯，说："昔日汉高祖刘邦脚受伤，但是他用手捂住，不让别人知道。下官我虽然地位微贱，但也是国家的一员将领，岂能让贼人有伤了我方一员将领的说辞呢？"说毕，他就与部队一起去追击，天亮才返回。傅永当时年纪已七十多岁，所以军中无人不夸他为壮士。马仙琕又率领一万多人进攻元英，元英又打败了他，杀了将军陈秀之。马仙琕知道义阳危在旦夕，全力决战，一日交锋三次，都大败而回。蔡灵恩走投无路了，就于八月乙酉(十一日)，投降了北魏。梁朝在三关的戍守将领知道蔡灵恩已经投降了，辛酉(疑误)，也弃城而逃。

元英令司马陆希道撰写公开的文书，陆希道写完后，他嫌写得不好，又命令傅永修改。傅永并没有增加文章的文彩，只是一一列举军事处置上的重要措施，元英非常欣赏傅永的修改，说："看到这样的谋略措施，敌人城池即使固若金汤，也守不住了。"当初，南安惠王因参与穆泰谋反，被追削爵位和封地，元英攻克义阳之后，于是又重新封元英为中山王。

梁朝御史中丞任昉向朝廷弹劾曹景宗按兵不前，梁武帝因他是功臣，把事情压下去了，没有治他的罪。

14 卫尉郑绍叔忠心耿耿奉侍武帝，凡在外面听到什么，毫无隐瞒地讲给武帝。每次给武帝汇报事情，如果是好事，他就把功绩归结于武帝；如果不是好事，他则把责任归结于自身，因此武帝特别亲近他。武帝诏令在南义阳设置司州，州治所移于关南，任命郑绍叔为刺史。郑绍叔到任之后，筑城挖壕，修缮器械，增广农田，积

储谷物，招集流散人口，因此百姓安居乐业。

北魏在义阳设置郢州，任命司马悦为刺史。梁武帝派遣马仙琕在三关南边修筑了竹敦、麻阳两座城堡，司马悦派兵去攻打竹敦，占领了它。

15 九月，壬子(初八)，梁朝任命吐谷浑王慕容伏连筹为西秦州和河州刺史、河南王。

16 柔然国入侵北魏的沃野和怀朔镇，北魏宣武帝诏令车骑大将军源怀出征北方，凡是指挥布置、军需物品的调发等，都让他全权处理。源怀到达云中，柔然人远遁而去。源怀认为用中原的方法制服蛮夷，最好是修建城池，所以返回后，到了恒、代，视察了各镇周围的要害之地，选定可以修城筑寨之处，准备从东到西共修建九座城池，以及选定适合于储备粮食兵器而呈犬牙交错之势可以互相援救的据点，共五十八条建议表奏朝廷，讲道："现在迁都洛阳，离开北边非常遥远，故都代京以北的各部落多有外叛，同时又遭受旱灾，出现饥荒，以致戎马甲兵十分中缺去八分。所以，我建议应该依照旧镇那样，为了做到可以东西相望，形势相连，在此修筑城堡，分兵把守要害之地，平时令他们屯田积粮，紧急之时，可以随时应战。柔然游骑之寇，最后是不敢攻城的，也不敢越过城堡而南下。如此，北方就可以无忧了。"宣武帝同意了这一建议。

17 北魏太和十六年时，高祖孝文帝曾诏令中书监高闾和给事中公孙崇考定雅乐，但很长时间还没有完成。恰恰高祖孝文帝驾崩，高闾去世。景明年间，高崇担任了太乐令，他向朝廷献上了所调金石乐器以及书，至此，世宗宣武帝方才命令八座以下的官员们审议鉴定之。

18 冬季，十一月，戊午(十五日)，北魏宣武帝诏令营建修缮国学。当时，北魏国内平静安宁日久，兴学之风大盛，燕、齐、赵、魏等

地，讲学授业的人不可胜数，其弟子登记在册者多的有一千多人，少的也有几百名，州里举荐“茂材异等”的卓越人才，郡里举贡孝廉，人数一年比一年多。

19 甲子(二十一日)，梁朝废除用钱赎罪的法令。

20 十二月，丙子(初四)，北魏诏令殿中郎、陈郡人袁翻等人议定设立法规律令，彭城王元勰等人担任总监。

21 己亥(二十七日)，北魏宣武帝到达伊阙。

22 武帝一向喜好儒术，认为东晋、宋、齐虽然开办了国学，但是不及十年都废止了，即使存在，也仅仅是形式而已，没有讲授之实。

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六卷

梁纪二　梁武帝天监四年(乙酉，公元505年)

1 春季，正月，癸卯朔(初一)，武帝发布诏令："两汉时期的读书人登贤入仕，莫不是通过经术的学业，他们都信奉大雅之道，人人饱学，因此能立功名，成大业。魏、晋以来，士人浮华放荡，而儒教衰败，风节得不到树立，应当是其根本原因。所以，可以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纳后进。"于是，将贺玚及平原人明山宾、吴兴人沈峻、建平人严植之补为博士，让他们各主持一馆，讲学执教，每馆有好几百名学生，由朝廷供给口粮等生活资用，其中在射策考试时应对自如，见解深刻透彻者，即被任为官吏。因此，一年之间，天下士子怀经负笈，云集而至。贺玚是贺循的玄孙。朝廷又挑选学生，送他们去会稽云门山跟从何胤接受学业，命令何胤选拔门徒中通晓经学、品行优秀者，把他们的姓名上报朝廷。朝廷又分遣博士祭酒巡视各州郡的立学情况。

2 原先，谯国人夏侯道迁以辅国将军的身份随从裴叔业镇守寿阳，担任南谯太守，因与裴叔业不合，于是就一个人骑马奔投了北魏。北魏任命夏侯道迁为骁骑将军，随从王肃镇守寿阳，王肃指派夏侯道迁驻守合肥。王肃去世，夏侯道迁丢下戍所来投靠南朝，随从梁、秦二州刺史庄丘黑镇守南郑，庄丘黑任命夏侯道迁为长史，兼汉中太守。庄丘黑死后，朝廷诏令都官尚书王珍国为刺史，没有到任，夏侯道迁便私下里与军主考城人江忱之等人密谋投降北

魏。

早先之时，北魏镇守仇池的将领杨灵珍反叛北魏来投奔南齐，南齐朝廷任命他为征虏将军、假武都王，让他协助戍守汉中，手下有部曲六百人，夏侯道迁很害怕他。梁武帝派遣左右心腹吴公之等人出使南郑，夏侯道迁便杀害了使者，又发兵袭击杨灵珍父子，斩了他们，把他们的首级连同武帝派来的使者的首级一并送到北魏。白马的戍主尹天宝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带兵去袭击夏侯道迁，打败了夏侯道迁的将领庞树，于是围困南郑。夏侯道迁向氐王杨绍先、杨集起、杨集义求救，都不予理睬，只有杨集义的弟弟杨集朗带兵去援救夏侯道迁，向尹天宝发起了攻击，杀了他。北魏任命夏侯道迁为平南将军、豫州刺史、丰县侯。又任命尚书邢峦为镇西将军和都督梁、汉诸军事，并让他率兵前去赴任。夏侯道迁接受了平南将军一职，辞掉了豫州刺史之职，并且要求封为公爵，宣武帝不准许。

3 辛亥(初九)，梁武帝在南郊祭祀，并诏令大赦天下。

4 乙丑(二十三日)，北魏任命骠骑大将军高阳王元雍为司空，加封尚书令广阳王元嘉仪同三司。

5 二月，丙子(初五)，北魏封容昌世子梁弥博为宕昌王。

6 梁武帝策谋讨伐北魏，壬午(十一日)，派遣卫尉卿杨公则率领宿卫兵堵塞了洛口。

7 壬辰(二十一日)，交州刺史李凯占据了州城反叛朝廷，长史李叟讨伐并平定了李凯的反叛。

8 北魏邢峦到达汉中，对各城堡发起了攻击，所向无敌，无坚不摧。晋寿太守王景胤占据着石亭，邢峦派遣统军李义珍打跑了他。北魏任命邢峦为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庞景民占据郡城，拒不投降，郡中之民严玄思聚集民众，自封为巴州刺史，投附于北魏，攻打庞景民并将他斩首。杨集起、杨集义得知北魏攻克汉中的

消息之后害怕了，闰三月，率领氐族部落反叛了北魏，切断了汉中的粮道，邢峦多次派遣军队去袭击、打败了他们。

9 夏季，四月，丁巳(十七日)，梁朝任命行宕昌王梁弥博为河、凉二州刺史和宕昌王。

10 梁朝冠军将军孔陵等人率兵两万戍守深杭，鲁方达戍守南安，任僧褒等人戍守石同，以便抵拒北魏。邢峦派遣统军王足带兵去袭击，所到之处无不告捷，于是进入剑阁。孔陵等人只好退保梓潼，王足又进攻，打败了他们。于是，梁州十四郡之地，东西七百里，南北一千里，全部归入北魏版图。

起初，益州刺史邓元起因母亲年老乞求归还故里，朝廷下诏征调他为右卫将军，另以西昌侯萧渊藻取代他益州刺史之职。萧渊藻是萧懿的儿子。夏侯道迁反叛之时，尹天宝派使者驰告邓元起。等到北魏侵犯晋寿的时候，王景胤等人也遣使去向邓元起告急，众人都劝说邓元起急速前去援救，邓元起却说："朝廷离这里万里之遥，军队不会很快就会来到的，如果入侵的寇贼进一步成势，这才要前去讨伐夷荡，而督帅之任，除了我还有谁呢？所以，何必现在就匆匆忙忙地前去救援呢？"朝廷诏令邓元起代理都督征讨诸军事，让他去援救汉中，但是此时晋寿已经沦陷了。萧渊藻将要抵达，邓元起营造回去时的行装，他把粮资储备和各种器械兵仗搜罗一空，些微不剩。萧渊藻入城之后，见到这一情形，对邓元起怀恨在心。萧渊藻要邓元起的良马，邓元起却对他说："你一个年少郎君，要马干什么呢？"萧渊藻忿怒，借邓元起酒醉之机，杀了他。邓元起的部下把城围住，痛哭主帅，且问主帅被杀的缘故，萧渊藻对他们说："天子有诏令。"众人才散去了。于是，萧渊藻就诬告邓元起反叛，武帝对此疑而不信。邓元起的故吏广汉人罗研来到朝廷告状，武帝说："果然同我所估计的一样。"武帝派使者斥责萧渊藻说："邓元起为你报

了父仇，你却为仇人而报仇，杀害了他，忠孝之道在那里呢？”于是贬萧渊藻号为冠军将军，赠邓元起征西将军，谥号为忠侯。

李延寿论曰：邓元起勤勉于事，能体贴下属，能奉事朝廷，开辟疆土，功不可没，功劳没有受到赏赐，却先陷祸遇难。萧渊藻仅仅被贬为冠军将军，所受的惩罚实在是太轻了，梁朝的政治、刑律，在这件事上出现了大的失误，由此而开启了朝廷庇护亲族的弊端，所以不能长久立国，不也是很相宜的吗？

11 益州的百姓焦僧护聚众造反，萧渊藻年纪还不满二十岁，他召集手下的僚佐们商议要亲自去歼击叛民，有人说他不可以亲自去，萧渊藻勃然大怒，就把说话的人斩于庭阶的侧旁。于是，萧渊藻乘坐着平肩舆，在叛民的营垒周围巡行，叛民用弓箭乱射，箭雨纷至，随从们举着盾牌为他挡箭，他却命令把盾牌拿开。因此，人心大安，争相出击焦僧护等，都平定了他们。

12 六月，庚戌(十一日)，梁朝初立孔子庙。

13 豫州刺史王超宗率兵围攻北魏小岘。丁卯(十八日)，北魏扬州刺史薛真度派遣兼统军李叔仁等人出击，王超宗的军队一败涂地。

14 冠军将军王景胤、李畎、辅国将军鲁方达等同北魏的王足交战，屡战屡败，秋季，七月，王足进逼涪城。

15 八月，壬寅(初四)，北魏中山王元英入侵雍州。

16 庚戌(十二日)，梁朝秦、梁二州刺史鲁方达与北魏王足手下的统军纪洪雅、卢祖迁交战，战败，鲁方达等十五员将领都战死。壬子(十四日)，王景胤等人又与卢祖迁交战，也战败，王景胤等二十四位将领全部战死。

17 杨公则到达洛口，与北魏豫州长史石荣交战，将石荣斩首。甲寅(十六日)，将军姜庆真与北魏军队在羊石交战，没有取胜，杨

公则只好退驻于马头。

18 担任沔东太守的雍州蛮人田青喜反叛梁朝，投降了北魏。

19 北魏朝廷太极殿内的西墙下生长出了灵芝，北魏宣武帝拿来给侍中崔光看，崔光就此事而上表，认为："这只是《庄子》一书中所讲的'气蒸成菌'罢了。这种柔脆的菌类之物，一般 生长在废墟角落污秽潮湿的地方，不应当生长在殿堂这样高贵华丽之处；如今忽然生长出来了，而且其形状繁茂，实在是奇怪之事。野木生于朝庭，野鸟飞入宗庙，古人都认为这是败亡的征兆，所以商王太戊、中宗有惧于桑、谷共生于朝以及野鸡飞在鼎上的异兆而修德积善，国运因此而得以复兴昌盛，这正是所谓'家族吉利而怪异先行，国家兴盛而妖异预见'。如今西方和南方兵戈未息，京郊周围大旱已久，百姓劳苦，万物憔悴，已经到了万分严重的地步，而承受上天旨意养育万民的天子在此之际正应该加以体恤，所以恳请陛下关心朝廷内外之事，亲身过问，弘扬圣道，节制夜间饮酒的娱乐，保养正值年轻的身体，如此则北魏的国祚可以永远兴隆，皇寿与山岳等齐。"此时，北魏宣武帝喜好宴饮欢乐，所以崔光在上表中特意提到这点。

20 九月，己巳(初一)，杨公则等人与北魏扬州刺史元嵩交战，杨公则败北。

21 冬季，十月，丙午(初九)，武帝发动军队大举征伐北魏，任命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为都督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恢为副，王公以下者各上交封国所收之租和职田所收之谷以便资助军队。萧宏驻军于洛口。

22 杨集起、杨集义拥立杨绍先为帝，自己都称王。十一月，戊辰朔(初一)，北魏派遣光禄大夫杨椿率兵讨伐杨集起等。

23 北魏王足围攻涪城，蜀人大为震惊、恐惧，益州的城堡有十

分之二三投降了北魏，百姓自动报上名籍的有五万多户。邢峦上表北魏宣武帝，请求乘胜而进取蜀地，认为："建康与成都相离万里之遥，陆路已经阻断，唯一可依靠的就是水路了，但是水军西上，没有一年的时间是到不了的，益州外无援军，这是可以攻取的第一点理由。蜀地前不久经历了刘季连反叛，邓元起攻打围困之事，物资储备空竭，官方和百姓都失去了固守的信心，这是可以攻占的第二点理由。萧渊藻不过是一个衣装华丽而无真才实学的少年，完全不懂治理之道，过去的名将，大多数都被他囚禁杀戮了，现在所任用的，都是他左右的一些少年人，这是可以攻取的第三点理由。蜀地所依恃的只在剑阁，现在既攻克了南安，已经夺取了其险要之地，据此天险而向内推进，已占取了境内三分之一的地方；从南安向涪陵，道路宽展，可以双车并行，蜀军前军屡战屡败，后头的闻风而丧胆，这是可以攻取的第四点理由。萧渊藻是萧衍的骨肉至亲，必定不愿以死固守，若果攻克涪城，萧渊藻怎肯呆在城中坐而受困，必将望风而逃跑；他如果出战，庸、蜀之地的士卒们才能低下而胆怯，弓箭缺少而无力，这是可以攻取的第五点理由。我本为朝中文官，不熟习军旅之事，但是幸赖将士们尽心竭力，以致频有捷报传来，尽管是那么微小而不足道。现在已经攻克重重险阻，民心归顺，观望涪、益两城，旦夕可得，只是因兵少粮缺，不宜于攻打，但现在如不夺取，以后再攻打就难了。况且益州殷富，有十万户人家，与寿春、义阳相比，其利益高出三倍。朝廷如果想要攻取该地，就不应该失去这次机会；如果想要保护境内安宁百姓，则我呆在这里实无事可做，因此乞求归家侍养双亲。"宣武帝给邢峦的诏令中说："关于平定蜀地之举，你应当等着听取后面的敕令。现在寇难还没有平定，你怎么能以侍养亲人为借口而引退呢？"邢峦又上表说："过去邓艾、钟会统领十八万大军，倾尽中原的资财储备，才能平定蜀地，之

所以如此，是以实力相斗呀。何况我的才能比不上古人，那里可以靠两万兵力而希求平定蜀地呢？之所以敢如此，正因为占据了险要之地，士人和百姓们都倾慕向往大义，我们由此而前进则容易，他们前来抵挡则难，只要我们根据力量而行事，理应攻克。现在王足已经逼近涪城，假如取得了涪陵，则益州就成了待擒之物，只是得到手有早晚之别罢了。何况梓潼已经归附的民户有好几万，朝廷岂可以不加以镇守呢？还有，剑阁天险，得到了再加放弃，实在是可惜。我诚然知道征战讨伐是危险的事情，不可轻易进行。自从我军越过剑阁以来，我的鬓发已经斑白，日日夜夜焦虑不安；心情紧张得都无法忍受下去了。之所以能勉强坚持着，只是因为考虑到既然已经得到了该地而又自动撤退不加驻守，恐怕有负于陛下所给予的爵位俸禄。而且我心中打算，正想先攻取涪城，然后渐次而进。如果得到涪城，就可以把蜀地分为两半，阻断水陆交通的要道，他们没有外面来的援军，以孤城而自守，怎么能够持久得了呢？我现在想让各支队伍相次而进，前后连接，互相声援，首先做到万无一失，然后图取谋建功，如能得到则有大利，不得则可以做到自我保全。另外，巴西与南郑相距一千四百里，离州城遥远，经常发生骚乱。过去属南朝占领之时，由于这里难以统辖管理，曾经设立过巴州，以便镇领夷、獠，而梁州借利，所以上表请求罢撤了该州。这个地方的大户人家有严、蒲、何、杨等姓，不仅仅是一族，他们虽然居住在山谷之中，可是豪强大族很多，文章风流之士也为数不少，但因离州城很远，因此不能获得仕进机会，甚至州里地位较高的佐吏，也无法能跻身其中，因此愤愤不平，大多怀有异心。到夏侯道迁建举大义之初，严玄恩自称为巴州刺史，攻克州城以来，仍然让他任刺史之职。巴西这个地方广袤千里，户口还余下四万之多，如果在这里设置州，镇摄华、獠，则可以大大地安定民心，从垫江以西，不用征

伐，就自然为我国所有了。”宣武皇帝没有听从邢峦的建议。

早先之时，北魏宣武帝任命王足兼益州刺史。梁武帝派遣天门太守张齐率兵去援救益州，还没有到达，宣武帝又改任梁州军司泰山人羊祉为益州刺史。王足知道这一消息之后，十分不悦，便带兵返回，于是北魏没有能够平定蜀地。许久之后，王足从北魏来投靠了梁朝。邢峦在梁州之时，对当地的豪强大族以礼相接，对小民百姓抚之以恩惠，因此全州之人都很欢喜。邢峦攻克巴西，让军主李仲迁镇守。李仲迁沉溺于酒色，私自挪用耗散军费，有关公事需要向他请示报告之时，却找不到他的人影。邢峦对此气的咬牙切齿，李仲迁害怕了，密谋反叛，城中的人将李仲迁斩首，献城投降了梁朝。

24 十二月，庚申(二十四)，北魏派遣骠骑大将军源怀讨伐武兴的氐族部落，邢峦等人一并接受源怀的指挥调遣。

25 梁朝司徒、尚书令谢朏因为母亲守丧而去职。

26 这一年，大丰收，米价每斛三十钱。

五年(丙戌，公元 506 年)

1 春季，正月，丁卯朔(初一)，北魏于皇后生下儿子元昌，大赦天下。

2 杨集义围攻北魏关城，邢峦派遣建武将军傅竖眼去讨伐，杨集义迎战，傅竖眼击败了杨集义，并乘胜追逐败军，壬申(初六)，攻克了武兴，抓获了杨绍先，押送往洛阳。杨集起、杨集义逃跑了，于是灭掉了他们的国家改为武兴镇，其后又改为东益州。

3 乙亥(初九)，梁朝任命前司徒谢朏为中书监、司徒。

4 梁朝冀州刺史桓和攻打北魏的南青州，没有攻克。

5 北魏秦州匈奴屠各部落的王法智聚集两千人，推举秦州主簿吕苟儿为首领，改年号为“建明”，设置了百官，攻逼州郡。泾州的

百姓陈瞻也聚众称王，改年号为“圣明”。

6 己卯(十三日)，杨集起兄弟一起投降了北魏。

7 甲申(十八日)，梁朝封皇子萧纲为晋安王。

8 二月，丙辰(二十一日)，北魏宣武帝诏令王公以下的官员对自己直言忠谏。诏书侍御史阳固上表，认为：“圣上当今所应做的是要亲近宗室，勤于庶政，鼓励农桑，抑制工商，杜绝一切不切合实际的谈论玄虚之理，压缩佛门无用的费用，用以救济饥寒之苦。”当时宣武帝把政事委任于高肇，疏远皇室宗亲，热衷于佛法，不亲自过问朝廷政事，所以阳固才有上述之言。

9 戊午(二十三日)，北魏派遣右卫将军元丽督率各路军队讨伐吕苟儿。元丽是小新成的儿子。

10 乙丑(三十日)，梁朝徐州刺史历阳人昌义之同北魏平南将军陈伯之在梁城交战，昌义之战败。

11 梁朝将军萧昞率兵攻打北魏徐州，围攻淮阳。

12 三月，丙寅朔(初一)，发生日食。

13 己卯(十四日)，北魏荆州刺史赵怡、平南将军奚康生前去援救淮阳。

14 北魏咸阳王元禧的儿子元翼，遇赦后请求安葬父亲，数次在宣武帝面前哭着请求，宣武帝没有准许。癸未(十八日)，元翼同其弟弟元昌、元晔前来奔投梁朝。武帝封元翼为咸阳王，元翼因为元晔是正室母亲李妃所生，所以请求把爵位让给元晔，但是武帝没有准许。

15 梁朝的辅国将军刘思效在胶水击败了北魏青州刺史元系。

16 临川王萧宏让记室吴兴人丘迟写信送给陈伯之，信中说道：“思量您投降北魏之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内心不能自审，外受流言的影响，迷乱而猖狂，以至于到了这样的地步。当今皇

上不惜不按法律以申恩德，即使再大的罪过也能宽宥，所以将军您的祖坟没有被毁，松柏茂盛；您江南的亲戚都没有以叛党连坐，安居自若；您的宅第没有受损，池台如故；您的爱妾还守在家中，没有被官家收去或流落于其他人家。可是，将军您却如鱼游于沸鼎之中，如燕筑巢于飞动的幕布之上，至今身在敌营，这不是非常糊涂的事吗？希望您能早日替自己谋一条好的出路，以便获得日后的幸福。”庚寅(二十五日)，陈伯之从寿阳梁城率领八千人马来投降梁朝，北魏人杀了他的儿子陈虎牙。武帝诏令仍以陈伯之为西豫州刺史，陈伯之还没有到任，又任命他为通直散骑常侍。后来，陈伯之在家中去世。

17 起初，北魏御史中尉甄琛上表讲道：“《周礼》中制定了专管山林川泽的山虞、林衡、川衡、泽虞之官，制定了关于山林川泽的严厉禁令，这是使百姓在规定的时令由获取利益，而不让随意乱砍滥取，所以虽然设置了这样的官员，实际上却是百姓自己守护。一家之长，必须抚养他的子孙，天下之君，必须惠养万民，没有做父母吝啬醋酱、富有天下万物而专占一物的。如今朝廷独霸河东的盐池而坐收其利，这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贫！所以，乞请放松盐禁，与民共享其利。”录尚书事元勰和尚书邢峦也上奏，认为：“甄琛所讲的，坐着谈论则高明合理，而实际执行则行不通。我们认为古来善于统治百姓的，根据不同时间使他们有高有低，不同场合使他们有丰有俭，役使养育互为消长以成全他们性命。如果任其自生自长，随其饮水啄食，那是把百姓当作刍草狗畜，还要君主做什么呢？所以，圣人获取山泽之货，收取关市之税，来补助田亩什一之赋之不足，以供国用，此处取来用到彼处，都不是为了自己，正所谓利用天地的出产，施惠于天下之民。如今禁止私人采盐，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了，集中其财富而使用，是为了维持国

家和军队的开支，并不是专门为了供给皇宫的饮食，以及后宫的服饰玩物。既然不是为了皇上一人享乐，那么让老百姓获利同让国家获利都是一样的。然而，自从禁盐以来，官员们多有不经心的，收支出纳中间，或者有不按照法令执行的行为。因此，使老百姓抱怨在心，商贩们非议在口，这只不过是管理者无方，并非是制定禁令的人有过失。一旦撤销盐池禁令，恐怕有违于本初之意。一行一改，没有定法，正如奕棋者那样举棋不定，所以按理而论，应该维持过去的样子而不变。”宣武帝最终采纳了甄琛的建议，夏季，四月，乙未(初一)，撤销了盐池禁令。

18 庚戌(十六日)，北魏任命中山王元英为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州诸军事，统率十多万大军抵抗梁朝军队，指挥各路军队，所到之处随机而行事。

梁朝江州刺史王茂率兵数万入侵北魏荆州，诱使北魏边境上的民众以及各蛮族部落另立宛州，并派遣自己所任命的宛州刺史雷豹狼等去袭取北魏河南城。北魏派遣平南将军杨大眼督率各路军马抗击王茂，辛酉(二十七日)，王茂战败，失散伤亡两千多人。杨大眼进而攻打河南城，王茂逃返，杨大眼追至汉水，攻占了五城。

北魏征虏将军宇文福侵犯梁朝司州，掠夺了一千多人口而离去。

五月，辛未(初二)，梁朝太子右卫率张惠绍等入侵北魏徐州，攻占宿预，抓住了城主马成龙。乙亥(初六)，北徐州刺史昌义之攻占了梁城。

豫州刺史韦睿派遣长史王超等去攻打小岘，没有攻下来。韦睿将要围栅栏，北魏派出数百人排阵在城门外，韦睿想要攻击他们，诸位将领都说：“前次轻装而来，没有很好地备战，应该慢慢回去给士兵发授甲衣，方才可以进击。”韦睿回答：“不对。北魏城中有两千

多人，足以固守，现在无缘无故而把人马安排在外面，这些人一定是特别骁勇善战者，如果能挫败他们，这座城就自然能攻下来。”众人还迟疑不定，韦睿指着旄节说：“朝廷给了我这东西，不是用来做装饰的，我韦睿的军法是不容违反的。”于是开始向北魏的军队发起攻击，兵士们都殊死作战，北魏的兵士败逃，因此便对小岘发起了猛烈攻击，次日夜间攻下了小岘，于是到达了合肥。

原先，右军司马胡景略等攻打合肥，久攻不下，韦睿巡视了山川地理形势，夜间，率领众人修堰阻拦肥水，很快，堰坝筑成水路连通，舟船相继而至。北魏修筑了东、西小城以便夹护合肥，韦睿先攻打下这两座小城，北魏将领杨灵胤率领五万军队忽然而至。众人害怕不能抵挡得住，请求上奏朝廷派兵增援，韦睿笑着说：“贼寇来到了城下，方才请求增兵，那里还能来得及呢？况且我请求增兵，对方也增兵，用兵之法贵在出奇制胜，岂在人数众多呢？”于是出击杨灵胤，打败了他。韦睿派军主王怀静在岸边修筑城堡来守护堰坝，北魏攻占了城堡，城中一千多人全部淹死。北魏军队乘胜来到堤下，兵势特别凶猛，韦睿手下的诸位将领想要退回到巢湖去，有人提出想回保三叉，韦睿怒不可遏，说：“那里有这样的道理呢！”他命令人取来自己的伞扇麾幢，树立在堤下，以表示毫无退撤之意。北魏人来凿堤，韦睿亲自与其搏斗，北魏兵退撤了，于是韦睿又在堤上修筑了城垒，以便固守。韦睿起造战舰，其高低与合肥城相等，从四面逼近合肥城，城里的人都怕的哭了，守将杜元伦登城督战，被弩机射中而身亡。辛已(十二日)，合肥城溃破，俘虏和斩杀了一万多人，抓获的牛羊以万计数。

韦睿的体质向来羸弱，从来没有骑过马，每次战斗，都乘坐在板舆上监督激励将士们，勇气十足，所向无敌；他白天接待宾客来访者，夜半起来，谋算军书，直到清晨，没有倦意。他对部下爱护备

至，常恐不及，所以投奔他的人士争相前来。他所到达之处住的地方，房屋围墙，都合乎规定。

各路军马抵达东陵，有诏令传来让班师而返，众将领们担心北魏军队随后追击，韦睿安排全部辎重在前而行，自己乘坐小车殿后，北魏军队摄服于韦睿的威名，眼望着却不敢逼近，梁朝军队全部安然而返。于是，梁朝把豫州治所迁到合肥。

壬午(十三日)，北魏派遣尚书元遥南下抵抗梁朝军队。

19 癸未(十四日)，北魏派遣征西将军于劲指挥秦、陇之地的军队。

20 丁亥(十八日)，庐江太守闻喜人裴邃攻克了北魏的羊石城，庚寅(二十一日)，又攻克了霍丘城。

六月，庚子(初七)，青、冀二州刺史桓和攻克了朐山城。

21 乙巳(十二日)，北魏安西将军元丽进攻王法智，打败了他，斩首六千多。

22 张惠绍与代理徐州刺史的宋黑水陆并进，直抵彭城，围攻高豕戍，北魏武卫将军奚康生率兵前去援救，丁未(十四日)，张惠绍出兵失利，宋黑战死。

23 太子萧统年方五岁，就能完整地诵读《五经》。庚戌(十七日)，萧统始从皇宫中搬出入住东宫。

24 丁巳(二十四日)，北魏委派度支尚书邢峦都督东讨诸军事。

25 北魏骠骑大将军冯翊惠公源怀去世。源怀性格宽容直率，不喜欢烦琐之事，常常说："做贵人应当举纲执要，何必事事俱到呢？譬如建房屋，只要从外面望去高大突出，梁柱平正，地基和墙壁完好坚固，就足够了。刀斧不平，砍削不细，并非是房屋的毛病。"

26 秋季，七月，丙寅(初三)，梁朝桓和攻打北魏兖州，攻占了

固城。

27 梁朝吕苟儿率领十多万人驻扎在孤山，围逼秦州，元丽进攻，大败吕苟儿。代理秦州刺史李韶偷袭孤山，抓获了吕苟儿的父母、妻子和儿女，庚辰(十七日)，吕苟儿率领部下向元丽投降。

北魏兼太仆卿杨椿另外去讨伐陈瞻，陈瞻据险抗守。将领中有人请求在山涧中埋藏伏兵，阻断陈瞻的出入之道，等待他粮食耗尽之后再攻打，有人主张伐木烧山，然后再攻打，杨椿说："这都不是良策。自从官军出发以来，所到之处，无不攻克，贼寇们之所以窜入深山之中，正是为了逃避死亡。现在命令各路军队暂时按兵不动，不要进攻，贼寇们一定认为我们见险不前；我们乘其不备之时，奋力攻击，就可以一举平定他们。"于是，让部队驻扎下来，不再前进了。贼寇们果然出来抢掠，杨椿又以马匹作为诱饵，不加以追击。许久，杨椿悄悄地挑选精悍兵卒，让他们口中衔着木棒以免弄出声响，乘夜偷袭陈瞻，斩了陈瞻，传送首级到洛阳。于是，秦、泾两州都平定了。

28 戊子(二十五日)，徐州刺史王伯敖与北魏中山王元英在阴陵交战，王伯敖兵败，失散伤亡五千多人。

己丑(二十六日)，北魏征发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万人以增加南进之兵。梁武帝派将军角念率兵一万驻扎蒙山，招纳兖州的百姓，前来投降的人很多。这时，将军萧及驻守在固城，桓和驻守在孤山。北魏邢峦派遣统军樊鲁攻打桓和，别将元恒攻打萧及，统军毕祖朽攻打角念。壬寅(疑误)，樊鲁大败桓和于孤山，元恒攻下了固城，毕祖朽进攻角念，赶跑了他。

己酉(疑误)，北魏诏令平南将军安乐王元诠督率后出发的各路军队赶赴淮南。元诠是元长乐的儿子。

将军蓝怀恭与北魏邢峦在睢口交战，蓝怀恭战败，邢峦进而围

攻宿预。蓝怀恭又在清水之南修筑城堡，邢峦与平南将军杨大眼合攻蓝怀恭，九月，癸酉(十一日)，攻克城堡，斩了蓝怀恭，斩杀俘获梁军以万计数。张惠绍放弃了宿预，萧昞放弃了淮阳，逃跑了回来。

临川王萧宏以皇上弟弟的身份率兵出发，武器装备精良崭新，军容甚壮，北方人认为百十来年所没有见过。军队到达洛口，前军攻克了梁城，诸位将领想乘胜而深入，但是萧宏生性懦怯，安排部署失当。北魏诏令邢峦领兵渡过淮河，同中山王元英合兵攻打梁城，萧宏知道此消息后，大为惊恐，召集各位将领商议撤兵，吕僧珍说道："知难而退，不是非常对的吗？"萧宏说："我也认为应该这样。"柳惔却说："自从我大军出征以来，所到之处，哪座城池不被征服，怎么能说难呢？"裴邃也说道："这次出征，就是找敌人来打，有什么难可避呢？"马仙琕更说道："大王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亡国之言呢？天子把扫平境内的重任付给大王您，应该向前一尺死，而不可退后一寸生！"昌义之怒不可遏，气得头发和胡须都竖起来了，叫道："吕僧珍应当斩首！那里有百万之师出来还没有遇上敌人，就望风而匆匆撤退，有什么脸面去见圣上呢？"朱僧勇、胡辛生两人拔剑而起，说道："谁要想撤退，自己撤退好了，下官我当前进决一死战。"参加议论的将领结束后退了出来，吕僧珍向诸将谢罪说："殿下从昨天开始心神不定，无意于战，深深担心战事失利，所以欲想军队无损而返。"萧宏不敢立即违背众人的建议，只好按兵不动。北魏人知道萧宏缺乏英武之气，就给他送来了妇女用的头巾和发饰，并且编了一首歌唱道："不怕萧娘与吕姥，只怕合肥有韦虎。"。歌中之"虎"指韦睿。吕僧珍叹息着说："这次行动，如果让始兴王和吴平侯为统帅，而我辅佐他们，那里会让敌人这样地侮辱呢？"吕僧珍想要派遣裴邃带领一部分兵力攻取寿阳，而让大部队停在洛口，但是萧宏固执不听，对军中下命令："凡是人马有前行者，一律斩

首！”于是，将士们人人满腔愤怒。北魏奚康生派杨大眼火速赶去对中山王元英说：“梁朝人自从攻克梁城以后，久久不再进军，其情形可以看得清楚，必定是害怕我们。大王若是进而占据洛水，他们一定会逃跑的。”元英说：“萧临川虽然愚呆，但他手下却有良将韦睿、裴邃等人，不可以轻敌。应该先观察一下形势，不要与他们交战。”

张惠绍号令严明，所到之处无不取胜，驻军于下邳，下邳人很多都想投降他，张惠绍劝谕这些人说：“我如果攻下了这座城，你们就自然都成了圣上治下的臣民了，如果不能攻克，白白地使各位丧失家园，这不是朝廷怜悯百姓的本意呀。现在你们且安居乐业，不要妄自辛苦。”想要投降的人都心悦诚服。

己丑(二十七日)，夜间，洛口有暴风雨，军中一片惊慌，临川王萧宏带着几个人骑马逃跑了，将士们四处找不着他，就全跑散而归，丢弃的盔甲兵器，水中和地上到处都是，有病和年老体弱者都被扔下不顾，死亡者近五万人。萧宏乘坐小船渡过长江，在夜间到了白石垒，叩打城门请求入内。临汝侯萧渊猷登上城楼对萧宏说：“你统领百万之师，一朝作鸟兽散，国家的生死存亡，还未可预料。我担心奸人乘机生变，所以不能在夜间打开城门。”萧宏听了无言以对，于是萧渊猷就用绳子把食物从城上吊下去让萧宏吃了。萧渊猷是萧渊藻的弟弟。当时，昌义之驻军梁城，听说洛口方面失败，就与张惠绍领兵撤退了。

北魏宣武帝诏令中山王元英乘胜平荡东南，元英一直追逐至马头，攻下了马头城，城中的粮食储备，全部被北魏人运还北方。人们都议论说：“北魏人运米北归，一定不再南下了。”梁武帝说：“不对，这一定是他们还想进兵，而特意作此伪诈之计。”于是命令修筑钟离城，并命令昌义之作好守卫钟离城的准备。

冬季，十月，元英进而围攻钟离，北魏宣武帝诏令邢峦带领部队与元英会合。邢峦上表，认为："梁朝军队虽然在野战方面不是我们的敌手，但是在守城方面却绰绰有余，如今我们使出全部力量攻打钟离，攻下来了所得到的好处没有多少，万一攻不下来则所受的损失是巨大的。而且钟离在淮南，假使该城束手归顺我们，尚且担心没有粮食难以驻守，更何况用众多士卒的生命来攻取呢！还有，南征的士卒从夏到秋连续两个季度作战，疲惫伤亡情况，不问自知。所以，虽有乘胜之勇，恐怕却无可用之力。如果依我的愚见，应该修复旧的寨堡，安抚各州，以便等待下一步行动，江东的空子，不愁找不到。"宣武帝诏令："你渡过淮河，与元英形成夹攻之势，事情已如前次的命令所说，哪里能再让你犹豫徘徊，再作请求！应迅速进军！"邢峦又上表，指出："现在中山王进军钟离，实在是不知其所以然。如果不从得失方面来考虑，不顾一切，直接去奔袭广陵，出其不备，或许说不定还可以攻得下来。如果想以八十天为期攻取钟离城，我是闻所未闻。他们坚城自守，不与我们交战，城壕里水很深，无法填塞，而我们空坐到春天，士卒们将不战而自己败溃。如果派遣我前去那里，从何处获得粮食呢？我们的军队是从夏天出发的，没有准备冬装，如果遇上冰雪，从什么地方得到救济呢？我宁可承担怯懦而不敢前进的责任，也不愿意领受失败损伤、白白行动一场的罪名。钟离地处天险，这一点朝中的大臣们都知晓，如果有内部策应，说不定或许还可以得手；如果没有内应，则一定无法攻克。如果陛下相信我的话，那么希望恩赐我停止前进；如果认为我害怕此行而要求返回，那么乞求把我所领的军队全部交付给中山王，听任他指挥部署，而我只以单骑随他东西奔走。我多次率兵出征，颇知事情之可否，我既然认为此行难成，何必还要强迫遣派呢？"于是，诏令邢峦返回，另命令镇东将军萧宝寅与元英一同围攻钟离。

侍中卢昶向来忌恨邢峦，于是就乘机与侍中、领右卫将军元晖一道中伤邢峦，让御史中尉崔亮弹劾邢峦在汉中曾经抢掠当地人为奴婢。邢峦用在汉中所得的美女贿赂元晖，元晖就对宣武帝说："邢峦新近有大功，不应当以大赦天下之前的一件小事来追查他。"宣武帝同意，于是就不再追问了。

元晖与卢昶都得宠于北魏宣武帝，而又特别贪纵，当时人称他们两人分别是"饿虎将军"、"饥鹰侍中"。元晖很快就升为吏部尚书，他任用官员都有定价，大郡为二千匹绢帛，次郡、下郡递减其半，其余官位各有等差，选官的人称为"市曹"。

29 丁酉(初六)，梁朝围攻义阳的军队听说洛口的军队溃逃，于夜间逃遁，北魏郢州刺史娄悦追击，击败了梁朝的逃兵。

30 柔然国库者可汗去世，其子伏图继立，号称佗汗可汗，改年号为始平。戊申(十七日)，佗汗派遣使节纥奚勿六跋来到北魏求和。宣武帝不愿和解，没有派使节回访，对勿六跋说："蠕蠕的远祖社仑，乃是北魏的叛臣，过去我们容纳它，暂时允许互通使节。现在蠕蠕衰落了，比不上从前了，而我们大魏国的仁德，正和周朝、汉朝一样方兴未艾，只是因为江南尚未平定，所以对北方稍微有所宽容，和好的事情，是不会答应的。如果你们能对我们执藩国之礼，而且能明显地表示诚意，我们一定不会对不起你们的。"

31 北魏京兆王元愉、广平王元怀的藩国中臣子大多骄奢纵肆，公然地营私舞弊，宣武帝诏令中尉崔亮彻底整治他们，结果获罪而被处死的有三十多人，那些没有被处死的全部除名为民。唯有广平王的右常侍杨昱、文学崔楷因忠谏而获免。杨昱是杨椿的儿子。

32 十一月乙丑(初四)，梁朝大赦天下。武帝诏令右卫将军曹景宗督率各路军队二十万援救钟离。武帝命令曹景宗停在道人洲，

等待各路军马汇集后一齐进发。曹景宗坚决启奏请求先据邵阳洲尾，但是武帝不准许。曹景宗想独得其功，就违反诏令而进军，恰遇暴风骤起，许多人被刮到水中淹死，就返回道人洲先驻扎下来。武帝知道这一情况之后，说："曹景宗没有前进，这是天意呀。如果他孤军独往，城堡不能及时修筑起来，必定会一败涂地。天意如此，现在击败敌人是一定的了。"

33 起初，汉代归义侯刘势的后期，獠人各部落才开始扩展，北自汉中，南至邛、笮，布满山谷。刘势死后，蜀地之民大多东迁，山谷空地全被獠人所占据。那些靠近郡县与汉族民众杂居的獠人，还交纳赋税，至于那些远住在深山之中的，郡县根本管不着他们。梁、益两州每年都讨伐獠人，无论公私都从中得到了好处。邢峦做梁州刺史时，住在近处的獠人都安居乐业，住得远的也不敢出来抢掠。邢峦被调走之后，北魏任命羊祉为梁州刺史，傅竖眼为益州刺史。羊祉这个人性格残暴，不得人心。獠王赵清荆带梁朝兵进入州境侵掠，羊祉派兵击败了他们。傅竖眼广施恩惠，立信于众，结果与獠人之间取得了和解。

34 十二月癸卯(十二日)，都亭侯谢朏去世。

35 北魏人议定乐律，久而不决。

六年(丁亥，公元 507 年)

1 春季，正月，北魏公孙崇奏请委任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高肇监督制定乐律之事，宣武帝知道高肇不学无术，诏令太常卿刘芳辅佐他。

2 北魏中山王元英与平东将军杨大眼等数十万人马攻打钟离。钟离城北边有淮水为阻，北魏人在邵阳洲两岸架桥，树立栅栏数百步长，跨过淮水连通了南北道路。元英占据南岸攻城，杨大眼占据北岸修筑城堡，以便粮运畅通。钟离城中才有三千人，昌义之

督率将士，随机应变地守卫。北魏人用车载土填入城壕，让大伙背着土跟随车后，又派骑兵紧跟在后面，那些来不及返回来的人，就被土埋进去了，不一会儿城壕就被填满。北魏人用冲车撞城墙，所撞之处城墙上的土就掉下来一大片，昌义之用泥巴涂补，因此冲车虽然能撞入但不能撞毁城墙。北魏军队昼夜苦攻，轮班相替，从云梯上掉下来再上去，没有人后退。每天交战数十次，前后杀伤的人以万计数，北魏死去的人的尸体堆的与城墙一般高。

二月，宣武帝诏令元英返回，元英上表说："我矢志歼灭寇敌，然而月初以来，天气淫雨不止，如果三月里天气放晴的话，钟离城就一定可以攻克，希望圣上恩赐，再稍微宽限些时日。"宣武帝又诏令元英："那里的地气蒸湿，不宜于久住长留。钟离城虽然势在必取，但这只是将军的深入考虑，而用兵时间久长力量耗尽，这也是朝廷所担忧的呀。"元英再上表言称钟离城必定能攻克，宣武帝就派遣步兵校尉范绍到达元英那里商议攻取的形势。范绍见钟离城非常坚固，就劝说元英撤兵返回，但是元英不听从。

梁武帝命令豫州刺史韦睿率兵援救钟离，接受曹景宗的指挥。韦睿从合肥取直道，经由阴陵大泽而行，遇上了涧谷，就架起飞桥让部伍过去。人们害怕北魏兵势强盛，很多人都劝说韦睿缓行，韦睿却说："钟离城眼下正挖穴而住，负户而汲，情况危急，就是战车飞弛，士卒奔跑，还恐怕来不及，何况缓行呢！北魏人已经落入我的腹中了，各位不必担忧。"十日之间到达邵阳，武帝预先告戒曹景宗说："韦睿是你们州里的望族出身，应该好好地敬重他。"曹景宗见了韦睿，礼节甚为恭谨，武帝得知后说："两个将领和好，军队一定能取胜。"

曹景宗与韦睿进驻邵阳洲，韦睿连夜在曹景宗营地前二十里之处挖掘长沟，把鹿角，竖立其中，截邵阳洲筑城，离北魏军队的城

堡仅百余步远近。南梁太守冯道根，能走马量地，计算马的步数而分配每人的工作量，天亮城垒就建成了。北魏中山王元英大吃一惊，用杖击打着地面说道："这是哪位神灵的保祐啊！"曹景宗等人的武器甲盔精新，军容特别强盛，北魏军队看见就气馁了。曹景宗忧虑城中危惧，招募军士言文达等人潜水而行，把圣旨送入城中，城中方才知道外面援军到了，因此勇气百倍。

杨大眼勇冠军中，率领一万多骑兵来交战，所向披靡，不可抵挡。韦睿把战车连接起来组成阵势，杨大眼聚集骑兵围攻，韦睿用强弩两千一起发射，穿透铠甲射中人，杀伤了大批北魏人马。箭射穿了杨大眼的右臂，杨大眼退走了。第二天早晨，元英亲自率部来交战，韦睿乘坐没有加漆的木车，手执白角如意来指挥军队，一日之内交战了几次，元英才被迫撤退。北魏军队在夜里又来攻城，箭雨密集而至，韦睿的儿子韦黯请求下城墙去避箭，韦睿不准许，军中一片震惊，韦睿站在城墙上厉声呵叱，人心才安定下来。放牧人到淮水北岸去割蒿草，全被杨大眼掠抢走了。曹景宗招募勇敢之士一千余人，在杨大眼的城堡南边数里之处筑建堡垒，杨大眼来攻打，曹景宗打退了他。堡垒修成了，曹景宗派别将赵草守着，北魏人出来抄掠的，全都被赵草抓获，从此之后方才可以放牧打草了。

武帝命令曹景宗等人事先装修高大船舰，使其与北魏的桥一样高，实行火攻之计，令曹景宗和韦睿各攻一座桥，韦睿攻南桥，曹景宗攻北桥。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韦睿指派冯道根与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人乘战舰一时竞发，差不多把北魏在邵阳洲上的军队全歼灭光。又用小船载草，草上灌上膏油，纵船放火而烧其桥，风劲火盛，烟尘遮天蔽日，敢死之士奋勇出击，拔栅砍桥，水流又特别湍急，倏忽之间，桥和栅栏就全不见了。冯道根等人都亲自搏战，战士们人人奋勇争先，呼喊声震天动地，个个一以当百，

锐不可挡，北魏军队大崩溃。元英见桥断了，就脱身弃城而逃跑，杨大眼也放火烧了营盘而去。北魏军队的营垒相次而土崩瓦解，兵士们都扔下器甲争相投水而逃，结果死去的有十多万，被斩首的也有这么多。韦睿派人报告昌义之，昌义之悲喜交加，激动的连话都说不上来，只是叫道："得以再生，得以再生！"各路军队追击魏军到涉水边上，元英单骑进入梁城，沿着淮水一百多里范围内，尸体相互枕藉，梁朝军队生擒北魏军队五万人，收缴其物资粮食以及各种器械堆得象山一样，牛马驴骡则不可胜计。

昌义之非常感激曹景宗和韦睿，请他们二人一起聚会，设下二十万钱，在徐州官厅上掷樗蒲赌博。曹景宗掷得'雉'；韦睿慢慢地掷得'庐'，立即取一子翻过来，说道："怪事呀！"于是变成了"塞"。曹景宗同其他将帅争着先去告捷，只有韦睿独居其后，世人尤其因这一点而赞扬他。武帝诏令增加曹景宗和韦睿的爵邑，昌义之等人所受赏赐各有多少不等。

3 夏季，四月，己酉(二十日)，梁朝任命江州刺史王茂为尚书右仆射，安成王萧秀为江州刺史。萧秀将要出发赴任，管事的人要求用坚固船只装载库中财物，萧秀说："我怎么能爱财物而不爱士呢？"于是把坚固船只让给参佐人士们乘坐，用差的船装载物资，途中遇上大风，装运物资的船只破而沉没了。

4 丁巳(二十八日)，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萧伟为扬州刺史，右光禄大夫沈约为尚书左仆射，左仆射王莹为中军将军。

5 六月，丙午(十八日)，冯翊等七个郡反叛投降了北魏。

6 秋季，七月，丁亥(三十日)，梁朝任命尚书右仆射王茂为中军将军。

7 八月，戊子(初一)，梁朝大赦天下。

8 北魏主管官员上奏:“中山王元英谋算失策,齐王萧宝寅等人守桥不固,都应处以极刑。”己亥(十二日),宣武帝诏令免元英、萧宝寅死,从朝廷中除名而为民,杨大眼流放营州充军。朝廷任命中护军李崇为征南将军、扬州刺史。李崇购置的产业很多,征南长史狄道人辛琛屡次劝谏他而不听,于是便产生了纠葛,闹到了皇帝那里,宣武帝诏令对他们二人都不予追究。李崇因此而置办酒席,对辛琛说:“长史你今后必定能升为刺史,但是不知道你选用什么样的人作上佐呢?”辛琛回答说:“如果有幸能承担此任,将选用一个刚直方正的长史,以便一早一晚能经常闻悉自己的过错,这就是我所盼愿的。”李崇听了,满面愧色。

9 九月己亥(疑误),北魏任命司空高阳王元雍为太尉,尚书令广阳王元嘉为司空。

10 甲子(初八),北魏开通了斜谷旧道。

11 冬季,十月壬寅(十六日),梁朝任命五兵尚书徐勉为吏部尚书。徐勉这个人精力过人,虽然文案上堆积满要处理的公文,宾客满座,他却可以应对如流,而手中的笔还不停止批阅公文。他还熟悉各个家族的情况,在和他们应对交往时避免触犯他们的家讳。有一天夜里,徐勉与门人们会集在一起,有个客人虞暠向他请求詹事五官的职位,徐勉严肃地说道:“今晚只可以谈论风月,不可以涉及公事。”当时的人都佩服他无私心。

12 闰月,乙丑(初十),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徒、行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行太子少傅,吏部尚书袁昂为右仆射。

13 丁卯(十二日),北魏皇后于氏去世。这时,高贵嫔得宠而好妒忌,高肇权倾朝廷内外,于皇后暴疾而死,人们都归咎于高氏,宫闱中的事情神秘,不能知道详情。

14 甲申(二十九日),梁朝任命光禄大夫夏侯详为尚书左仆射。

15 乙酉(三十日),北魏安葬顺皇后于永泰陵。

16 十二月,丙辰(初二),梁朝丰城景公夏侯详去世。

17 乙丑(十一日),北魏淮阳镇都军主常邕和献城投降梁朝。

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七卷

梁纪三　　梁武帝天监七年(戊子，公元 508 年)

1 春季，正月，北魏颍川太守王神念来投奔梁朝。

2 壬子(二十八日)，梁朝任命卫尉吴平侯萧昺兼领军将军。

3 武帝诏令吏部尚书徐勉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二月乙丑(十一日)，增置镇、卫将军以下为十品，一共二十四班；不入十品之内的，另有八班。又设置用于外国的将军二十四班，一共一百零九号。

4 庚午(十六日)，武帝诏令设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门掌管搜求人才向上举荐。

5 乙亥(二十一日)，梁朝任命南兖州刺史吕僧珍为领军将军。领军掌握内外兵权，但自从宋孝建年间以来，制局专权，与领军分享兵权，典事以上皆得呈奏，而领军则大权旁落，无所事事。到了吴平侯萧昺担任领军一职时，由于他认真负责，执法严厉，所以官曹肃然而听命。制局监们都是皇帝的宠幸，很受不了萧昺的那一套，因此萧昺不能久留于朝廷之中，丙子(二十二日)，出任雍州刺史。

6 三月，戊子(初五)，北魏皇子元昌去世，侍御师王显疗治有失，当时的人们都认为他是秉承了高肇的旨意而行事的。

7 夏季，四月，乙卯(初二)，梁朝皇太子纳妃子，大赦天下。

8 五月，己亥(十七日)，武帝又设置宗正、太仆、大匠、鸿胪，并增设太府、太舟，加上原先的共为十二卿。

9 癸卯(二十一日),梁朝任命安成王萧秀为荆州刺史。原先,巴陵的马营蛮沿长江为寇,州郡无法讨平,萧秀派遣防阎文炽率领一帮人马烧掉了江边的林木,蛮人失去了天险,无所依赖,不敢再出来抢掠,从此州境内无有寇患。

10 秋季,七月,甲午(十三日),北魏立高贵嫔为皇后。尚书令高肇因此越发贵重而专权了。高肇变更了许多先朝的旧制度,减削封秩,抑黜功勋之臣,因此而怨声载道。群臣宗室都俯首听命于高肇,唯有度支尚书元匡同高肇抗衡,他先自己做了一副棺材置于听事之处,准备用车把棺材装上运到殿上去讲论高肇的罪恶,然后自杀以对皇上进行死谏。高肇知道之后非常憎恨元匡,恰遇元匡与太常刘芳议定度量衡之事,高肇同意刘芳的意见,元匡便同高肇争执吵闹,把高肇比作是指鹿为马的赵高。御史中尉王显在奏章中弹劾元匡诋毁宰相高肇,有关部门判处元匡死刑。诏令恕免元匡不死,降为光禄大夫。

11 八月,癸丑(初二),竟陵壮公曹景宗去世。

12 起初,北魏宣武帝为京兆王元愉纳于皇后的妹妹为妃子,元愉不喜爱她,而喜爱妾李氏,生下儿子宝月。于皇后把李氏召入宫中,用棒打她。元愉骄奢贪纵,所做的大多是不法之事。宣武帝把元愉召入宫中询问调查,打了他五十大棍,让他出任冀州刺史。元愉自以为年长,但权势位置都比不上两个弟弟,因此心中暗怀愧恨。同时,由于自己和妾屡次被侮辱,高肇又数次谗言陷害自己兄弟三人,所以元愉内心不胜忿恨;癸亥(十二日),元愉杀了长史羊灵引、司马李遵,假称获得清河王元怿的秘密报告,报告中有"高肇弒君叛逆"的话。于是,元愉就在信都的南郊筑坛祭天,登上了皇帝位,发出大赦令,改年号为建平,并且立李氏为皇后。法曹参军崔伯骥不顺从,元愉就杀了他。冀州之北的州镇都怀疑北魏朝廷有变

故，定州刺史安乐王元诠把真实情况一一告诉他们，各州镇才安心了。乙丑(十四日)，北魏任命尚书李平为都督北讨诸军、行冀州事，让他去讨伐元愉。李平是李崇叔父的弟弟。

13 丁卯(十六日)，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平。

14 北魏京兆王元愉派遣使者去游说平原太守清河人房亮，房亮斩了来使；元愉派遣他的将领张灵和去攻打房亮，被房亮打败。李平的军队到了经县，各路军队汇集一起，夜间，有数千名蛮兵冲击李平的营地，飞箭射到了李平的帐内，但是李平坚卧不动，不一会儿就自行平定下来了。九月辛巳朔(初一)，元愉在城南草桥迎战李平，李平奋力攻击，大败敌军，元愉脱身而逃入城中，李平进军围城。壬辰(十二日)，安乐王元诠在城北打败了元愉的军队。

15 癸巳(十三日)，梁朝立皇子萧绩为南康王。

16 北魏立高皇后之时，彭城武宣王元勰再三劝谏不可，宣武帝不听。高肇由此而怨恨元勰，数次在宣武帝面前进谗言诋毁元勰，宣武帝不听信。元勰推荐自己的舅舅潘僧固为长乐太守，京兆王元愉反叛，胁迫潘僧固与他同伙，高肇因此而诬告元勰北与元愉勾结相通，南招蛮贼。彭城武宣王元勰手下的郎中令魏偃、原先的防阁高祖珍希望高肇提拔他们，就与高肇勾结一起陷害元勰。高肇命令侍中元晖上报宣武帝，元晖不从，又命令左卫元珍去报告。宣武帝就此事询问元晖，元晖说明元勰不会如此；宣武帝又以此事问高肇，高肇叫来魏偃和高祖珍作证，宣武帝就相信了高肇的诬陷。戊戌(十八日)，宣武帝召元勰以及高阳王元雍、广阳王元嘉、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高肇一起入宴。元勰的妃子李氏正在生产，因此他再三推辞不去赴宴。中使相继而来宣召，元勰万不得已，只好与李氏诀别，然后登车而去，进入东掖门，过小桥，拉车的牛不肯向前，打了它很久还是不向前迈进，又有使者责备元勰来的迟了，于

是只好去掉牛，由人把车拉进去。宴会在宫中举行，到了夜间，全都喝醉了，宣武帝令他们各就方便之处休息。不一会儿，元珍带着武士送毒酒来了，元勰说："我没有罪，希望能一见圣上，死而无恨！"元珍说："圣上怎么可以再见到？"元勰说："皇上圣明，不应该没有事就把我杀掉，乞求与诬告我的人当面对质！"武士用刀环向元勰的脸上打去，元勰大声呼喊道："冤枉啊！老天爷！我如此忠心反而被杀！"武士又打，元勰只好饮喝毒酒，武士上前杀了元勰，天亮之后，用褥子裹了尸体装在车上送回他的府第，声称大王因酒醉而死去。李妃放声大哭，高声喊道："高肇冤枉杀人，伤天害理，老天爷有灵，你怎么能得到好死呢？"宣武帝在东堂为元勰举哀，赠官和葬礼莫不优厚加倍。朝廷之内的大小官员，无不丧气叹息，行路男女都流着眼泪说："高令公冤枉地杀害了贤德的彭城王。"从此朝廷内外对高肇更加憎恨。

京兆王元愉不能守住信都，于癸卯(二十三日)之日，烧掉城门，携带着李氏以及四个儿子，在一百多名骑兵的护送下突围而逃。李平进入信都，斩了元愉所设置的冀州牧韦超等人，派遣统军叔孙头去追捕元愉，抓住了他，押在信都，并报告朝廷。群臣们请求诛杀元愉，宣武帝不同意，命令把他锁住送来洛阳，要以家法来训责他。当元愉走到野王之时，高肇秘密派人杀掉了他。元愉的几个儿子到了洛阳，宣武帝全赦免了他们。

北魏宣武帝要杀李氏，中书令崔光劝谏说："李氏正在怀孕，刳胎之刑，乃是桀、纣所为，太残酷而不合法。请等她产毕，然后再行刑。"宣武帝听从了崔光的意见。

李平拘捕了元愉的余党一千多人，将要全部杀掉，录事参军高颢说："这些人都是胁从，前头既然已经许诺免他们不死，就应该上表说明情况。"李平听从了高颢的意见，因此这些人都得以免死。高

颢是高祐的孙子。

济洲刺史高植率领州军攻打元愉，有功劳，应当加封，但是高植不接受，说："我家承受朝廷重恩，为国家致身而效死，乃是应尽的大节，那里还敢求赏呢？"高植是高肇的儿子。

李平被提为散骑常侍。高肇以及中尉王显向来忌恨李平，王显就弹劾李平在冀州偷偷地截留叛党男女而不输入官府为奴，高肇上奏把李平从朝廷中除名。

当初，献文帝之世，柔然国有一万多户投降北魏，被安置在高平、薄骨律二镇，到了太和末期，差不多叛逃殆尽，仅剩下了一千余户。太中大夫王通请示要把这些柔然人迁置到淮北去，以便使他们再也无法叛逃，朝廷诏令太仆卿杨椿拿着节去那里负责迁移他们，杨椿上表说："先朝之所以把这些柔然人安置在边境之地，是为了招附异族，并且区别汉、戎。现在，新归附的人口特别多，如果他们见过去归附的人被迁移，必定不能自安，这是驱赶着让他们叛逃。而且，这些人衣毛食肉，喜欢冬天不怕寒冷，南方气候潮湿闷热，把他们迁到那里去，一定会使他们全部病死。这事如果实行的话，不但会失去境外的归附之心，而且也失去让他们在边地卫护的益处，再说把他们安置在中夏，或许会生后患，所以并非是良策。"建议不被采纳，于是这些柔然人就被迁移到济州，让他们沿黄河边居住。京兆王元愉叛乱之时，这些人都渡过黄河投奔元愉，一路抢劫掠夺，正如杨椿所预料的那样。

17 庚子(二十日)，北魏鄢州司马彭珍等人叛国，偷偷地带领梁朝军队赶往义阳，三关戍的主将侯登等人献城投降了梁朝。鄢州刺史娄悦环城自守，北魏任命中山王元英为都督南征诸军事，统率步、骑兵三万出汝南前去援救。

18 冬季，十月，北魏悬瓠军主白早生杀了豫州刺史司马悦，自

称为平北将军，向梁朝司州的马仙琕求救。当时，荆州刺史安成王萧秀为都督，马仙琕把情况写在简上送给萧秀请求前去帮忙，萧秀手下的参佐们都认为这事要上报朝廷批准后方可行事，萧秀说："白早生等待着我们去援救，方可自存，所以应该火速去援救，等待朝廷批准虽是旧制，但并非是应急之策。"因此便派兵前去救援白早生。梁武帝也诏令马仙琕去援救白早生。马仙琕进驻楚王城，派遣副将齐苟儿带兵两千帮助守悬瓠。梁武帝任命白早生为司州刺史。

19 丙寅(十六)，梁朝任命吴兴太守张稷为尚书左仆射。

20 北魏委任尚书邢峦兼管豫州事务，率兵攻打白早生。宣武帝问邢峦："你说，白早生是逃跑还是顽守呢？何时可以讨平他？"邢峦回答："白早生没有深谋大智，只因司马悦暴虐残忍，因此利用众人的愤怒而反叛作乱，百姓迫于他的凶威，不得已而顺从了他。即使梁朝军队入城了，但是水路不通，粮运跟不上，也会被我们抓住的。白早生得到梁朝的援助，被利欲冲昏头脑，必定死守而不跑。如果派朝廷军队前去讨伐，士民们必定翻然归顺，不出今年，一定能把白早生的首级送到京师来。"宣武帝十分高兴，命令邢峦先出发，让中山王元英随后出发。

邢峦率领八百骑兵，快速赶路，五天光景就到了鲍口，丙子(二十六日)，白早生派遣他的大将胡孝智率领七千兵卒，在离城二百里的地方迎战邢峦，邢峦奋勇出击，大败敌手，乘胜长驱直入，直抵悬瓠。白早生出城迎战，邢峦又打败了他，因此渡过汝水，围住了悬瓠城。北魏宣武帝诏令邢峦为都督南讨诸军事。

丁丑(二十七日)，北魏镇东参军成景隽杀了宿豫的主将严仲贤，献城投降梁朝。当时，北魏的郢、豫二州，从悬瓠以南直到安陆诸城全部丧失，只有义阳一城还坚守着。蛮族将帅田益宗率领群蛮

投附北魏，北魏任命他为东豫州刺史，梁武帝以封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五千户郡公的好处招还田益宗，但是田益宗不接受。

十一月，庚寅(十一日)，北魏派遣安东将军杨椿统率四万兵攻打宿豫。

北魏宣武帝得知邢峦屡屡获捷，命令中山王元英前去义阳，元英因兵少，多次上表请求增兵，朝廷不同意。元英到了悬瓠，就与邢峦一起攻城。十二月，己未(初十)，齐苟儿等人打开城门出降，斩了白早生及其党羽几十人。元英带兵前去义阳。宁朔将军张道凝先驻扎在楚王城，癸亥(十四日)，弃城逃跑，元英追击，斩了张道凝。

北魏义阳太守狄道人辛祥与娄悦共同防守义阳，将军胡武城、陶平虏攻打他们，辛祥夜间出来袭击胡、陶二人的营盘，擒获了陶平虏，斩了胡武城，从此州境获得完整。论功劳辛祥应当得赏，但是娄悦耻于自己的功劳在辛祥之下，便向执政的高肇陷害辛祥，于是便没有奖赏辛祥。

21 壬申(二十三日)，北魏东荆州上表称："桓晖的弟弟桓叔兴前后招抚太阳蛮，前来归附的有一万多户，请求设置十六个郡，五十个县。"朝廷诏令前镇东府长史郦道元具体实施。郦道元是郦范的儿子。

22 这一年，柔然佗汗可汗又派遣纥奚勿六跋向北魏进献貂裘，宣武帝不受，仍如前次那样作了答复。

起初，高车侯倍穷奇被呖哒所杀，抓了他的儿子弥俄突而去，其众分散，有的投奔了北魏，有的投靠了柔然。宣武帝派遣羽林监河南人孟威接纳、安抚前来投降的人口，把他们安置在高平镇。高车王阿伏至罗十分残暴，高车国人杀了他，立他的同族跋利延为王。呖哒带上弥俄突讨伐高车，高车国人杀了跋利延，迎接弥俄突

回国并立为王。弥俄突与佗汗可汗在蒲类海交战，没有取胜，向西逃到三百多里远的地方。佗汗驻军于伊吾北山。正好高昌王麹嘉请求内迁到北魏去，当时孟威为龙骧将军，宣武帝派遣孟威带领三千凉州兵去迎接，到达伊吾之时，佗汗见到孟威的军队，就害怕得逃跑了。弥俄突知道佗汗吓跑了，立即追击，大败敌方，在蒲类海的北边杀了佗汗，割下他的头发送给孟威，并且派遣使者到北魏进贡。宣武帝指派东城子于亮接待使者，赐送特别丰厚。高昌王麹嘉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到来，孟威带兵返回。

佗汗可汗的儿子醜奴继位而立，号为豆罗伏跋豆伐可汗，改年号为建昌。

23 刘宋、南齐时期的旧仪式，祀天时都穿戴衮冕，兼著作郎高阳人许懋奏请裁制大裘，得到采纳。

24 梁武帝将祭太庙，诏令："斋日禁止音乐，从现在开始舆驾出发，乐队跟从但不吹奏，还宫之时，仍按平常的仪式鼓吹奏乐。"

八年(己丑，公元 509 年)

1 春季，正月，辛巳(初三)，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当时，有人奏请在会稽和国山封禅，梁武帝命令朝中儒学之士草拟封禅仪式，准备进行封禅。许懋提出建议，认为："舜帝在泰山烧柴祭天，是为了巡狩。而郑玄引《孝经钩命诀》说：'在泰山大祭，烧柴祭天把政绩报告；在梁甫山小祭，刻石记载年号。'这是纬书的曲说，不是正式经书的本来意思。舜帝五年巡狩一次，春夏秋冬巡遍四岳，如果为了封禅，为何这么频繁呢？又如管夷吾所说的七十二君，燧人氏之前，世风质朴百姓淳厚，怎么能够把金粉书写在竹筒上呢？当时结绳而治，怎么能够镌刻文字报告成功呢？管夷吾又说：'只有受命之君，然后才能封禅。'周成王不是受命之君，从何谈起封太山禅社首呢？神农即是炎帝，然而管夷吾却说成是两个人，实

在是荒唐。如果是圣主，无须封禅；如果是凡主，不应该封禅。大概齐桓公想进行封禅，管夷吾知道不可以进行，所以列举奇异物象出现才可以封禅的事例，以便难住齐桓公。秦始皇曾经封禅太山，孙皓曾经派遣兼司空董朝到达阳羡封禅国山，都不是盛德之事，不足以效法。那么封禅的礼仪，全都是道听途说的事，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完全是因为君主在上喜好名声，而臣子们在下曲意逢迎。古代的祀祭天地，礼仪有常规，诚敬之道，至此而完备，至于封禅，实在是不敢妄说。”武帝表扬和采纳了许懋的意见，于是进一步扩充了许懋的建议，作为圣旨回答请求封禅的人，因此便中止了这一计划。

2 北魏中山王元英抵达义阳，将要攻取三关，先进行策划，他说：“三关相互依赖如左右手一般，如果攻克一关，其他两关便不攻而自破；攻难不如攻易，应该先攻打东关。”又担心对方合并力量于东关，就指派长史李华率领五统军的兵力去西关，以便分散对方的兵力，他自己则亲自督率各路军队去东关。

开初，马仙琕派云骑将军马广屯驻长薄，军主胡文超屯驻松岘。丙申(十八日)，元英到了长薄，戊戌(二十日)，长薄被攻破，马广逃到武阳，元英又进兵围住该城。梁武帝派遣冠军将军彭雍仓生、骠骑将军徐元孝率兵援救武阳，元英故意让他们入城，说：“我察看这座城的形势，很容易攻取。”彭仓生等人入城之后，元英便催促兵士发起急攻，六天就攻打下来了，俘虏了三个将领以及士卒七千多人。元英又挥师进攻广岘，太子左卫率李元履弃城逃跑；元英又攻打西关，马仙琕也弃城逃跑了。

梁武帝指派南郡太守韦睿率兵援救马仙琕，韦睿到达安陆，把城墙加高到两丈多，又挖大壕沟，起造高楼。众人颇为讥笑韦睿这是显示怯懦，韦睿说：“不对，做将领当有胆怯的时候，不可以一昧

地逞勇猛。”中山王元英急追马仙琕，要报复邵阳之耻，听说韦睿到了，就撤退了。武帝也下达诏令罢兵。

原先，北魏宣武帝派遣中书舍人鲖阳人董绍招抚慰劳反叛之城，白早生袭击并囚禁了董绍，把他送到了建康。悬瓠攻克之后，宣武帝命令从齐苟儿等四个将领之中分派两人，令扬州给梁朝送去移文，以这两人换回董绍和司马悦的首级。移文还没有到来，领军将军吕僧珍与董绍谈话，爱慕他的文才，告诉了梁武帝，梁武帝派主书霍灵超对董绍说：“现在让你回去，令你沟通两家之好；彼此休生养民，岂不是好事一桩！”于是召见了董绍，赐给他衣物，又令舍人周舍慰劳了他，且对他说：“战争多年，百姓生灵涂炭，财物毁坏，我们因此不以先提出与魏朝和好为耻辱，近来也有信给贵国，但是一点答复也没有，您应该把我们的这个意思完整地转达一下。现在派遣传诏霍灵秀送您回国，等待您的好消息。又对董绍说：“您知道不知道自己何以没有死呢？现在得到您，这是天意。建立君主完全是为了百姓大众，凡在君主之位者，岂可以不想到这个呢？如果贵国想和好，我们就立即把宿豫还给你们，你们也应当把汉中归还我们。”董绍回到北魏后把梁朝请求和好的事讲了，但是宣武帝不同意。

3 三月，北魏荆州刺史元志统率七万大军入寇潺沟，驱赶威迫各蛮族，群蛮全都渡过汉水来投降梁朝，雍州刺史吴平侯萧昺接纳了他们。州郡里身份地位较高的官员们都认为蛮人累累带来边患，不如乘此机会把他们除掉，萧昺却说：“他们走投无路来投归我们，我如杀掉他们，实在是不祥之事。况且北魏人来侵犯之时，我有这些蛮人做屏障，不也是很好吗！”于是打开樊城接受了这些前来投降的蛮人，又命令司马朱思远等人在潺沟攻击元英，大获全胜，斩首一万多名。元志是元齐的孙子。

4 夏季，四月，戊申(初一)，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空，加封车骑将军王茂开府仪同三司。

5 丁卯(二十日)，北魏楚王城的主将李国兴献城投降梁朝。

6 秋季，七月，癸巳(十七日)，梁朝巴陵王萧宝义去世。

7 九月，辛巳(初六)，北魏封已故北海王元详的儿子元颢为北海王。

8 北魏公孙崇造乐尺，以十二黍为一寸，刘芳说他定的不对，改成以十黍为一寸。尚书令高肇等人上奏："公孙崇所造的八音之器以及度量标准全都与经传所载不同，反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一定依照经文的话，则声音就不协调。'请求另外命令刘芳依照《周礼》造乐器，待制成之后集体议论鉴定并上呈，采用其中好的。"宣武帝诏令同意。

9 冬季，十月，癸丑(初九)，北魏任命司空广阳王元嘉为司徒。

10 十一月，己丑(十五日)，北魏宣武帝在式乾殿为众僧以及朝臣们讲解《维摩诘经》。当时，宣武帝专门崇尚佛教，不读经籍，中书侍郎河东人裴延儁上疏，指出："汉光武帝、魏武帝，虽然忙于戎马征战，但是未曾废弃书籍，先帝迁都行军，手不释卷，正因为学问多有益处，不可以临时中断。陛下升上法座，亲自讲解佛法奥义，在场的人瞻听之际，内心尘蔽俱开。然而《五经》是治世的楷模，处理世务所应首先研读的，所以恭敬地希望圣上佛经与儒书互读，孔学与释教兼存，如此则内外都能周全，教义和世务都能通畅。"

当时，佛教盛于洛阳，除中国和尚而外，从西域来的和尚还有三千多名，北魏宣武帝另外建立了永明寺一千多间禅房，来安置他们。处士南阳人冯亮很聪明，宣武帝指派他同河南尹甄深、沙门统僧暹选择嵩山地形好的地方建立了闲居寺，修建得非常好，极尽岩壑土木之美。于是远近受影响，无不信奉佛教，到了延昌之时，各州

郡共有一万三千多处寺院。

11 这一年，北魏宗正卿元树来投奔梁朝，武帝赐予他邺王的爵位。元树是元翼的弟弟。当时，元翼是青、冀二州的刺史，坐镇郁洲，很久之后，元翼密谋率全州投降北魏，因事情泄露而被杀。

九年(庚寅，公元 510 年)

1 春季，正月，乙亥(初二)，梁朝任命尚书令沈约为左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王莹为尚书令。沈约的文章名高一时，然而贪求荣华之利，掌权十多年，对政治方面的得失，唯唯喏喏，只会顺从。他自以为久为尚书省长官，因此有意于三公之位，人们的议论也认为他合适，但是梁武帝终究没任用他；他请求到外地去做官，也不准许。徐勉为他请求开府同三司之仪的官衔，武帝也不同意。

2 庚寅(十七日)，梁朝新筑缘淮塘，北岸从石头起到东冶，南岸从后渚篱门起到三桥。

3 三月，丙戌(十四日)，北魏皇子元诩出生。元诩的母亲胡充华是临泾人，胡充华的父亲胡国珍袭位武始伯。胡充华初被选入后宫之时，和她身份一样的嫔妃们照惯例替她祝告说："愿生诸王、公主，不要生太子。"胡充华却说："我的志向与你们不同，岂能害怕一身之死而让国家没有继承人呢？"到她怀孕之后，嫔妃们劝她把胎儿打掉，她却不干，并私下里发誓说："如果有幸生下男孩，排行应该是长子，儿子生下来后我死去，没有丝毫遗憾之处。"很快就生下了元诩。

早先，北魏宣武帝屡丧皇子，他年纪渐渐大了，所以对元诩特别重视，谨慎护理，选择良家妇女中奶水好的做乳母，在别宫中哺养元诩，皇后和胡充华都不得接近。

4 己丑(十七日)，梁武帝临幸国子学，亲自进入讲堂察视。乙未(二十三日)，武帝诏令皇太子以下以及王侯之子年龄可以从师

学习的都入学。

5 旧制规定:尚书五都令史全都选用寒门出身者担任。夏季,四月,丁巳(十六日),武帝诏令:“尚书五都,是参与朝政的重要职位,不但总领全局,而且与左右丞相并驾;可以择用士族门第出身的来担任,以操持全盘。”于是以都令史的地位待同于奉朝请,任命太学博士刘纳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参军刘显兼吏部都,太学博士孔虔孙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参军萧轨兼左右户都,宣毅将军府墨曹参军王颙兼中兵都,上述几人都因才能和门第俱属上流而首先被选中。

6 六月,宣城郡的吏员吴承伯以妖术召聚众人,癸丑(十三日),攻进郡城杀了太守朱僧勇,转而又去旁边的县去屠杀人口。闰月,己丑(十九日),吴承伯超过山岭,突然来到吴兴。东边的人向来不操兵演武,所以官吏和老百姓们都担惊受怕,四处奔散,有人劝太守蔡撙躲避一下,蔡撙不愿意,他招募勇敢者关闭城门坚决拒守。吴承伯竭尽全力攻城,蔡撙率众出战,大败敌手,亲自出阵,斩了吴承伯。蔡撙是蔡兴宗的儿子。吴承伯的残部进入新安,攻陷了黟、歙等县,太守谢览派兵抵抗,没有取胜,逃跑到会稽,朝廷军队前来讨伐贼寇,平定了他们。谢览是谢瀹的儿子。

7 冬季,十月,北魏中山献武王元英去世。

8 梁武帝即位三年时,诏定新的历法,员外散骑侍郎祖暅上奏称他的父亲祖冲之考定古法正确,历法不可以改。到了八年之时,武帝又诏令太史核定新旧两种历法,新历法密,旧历法疏,这一年,开始实行祖冲之的《大明历》。

9 北魏刘芳上奏:“所制造的乐器以及教的文武二舞、登歌、鼓吹曲等已经完成,请求如以前圣旨所命令的那样召集公卿群儒们议定,与旧乐一起上呈。如果我们几人所制造的乐器,形式制度符

合古式，敲奏起来合节奏的话，请于来年元旦朝会之时使用。”宣武帝诏令：“舞蹈可以采用新的，其余的暂且仍用旧的。”

十年(辛卯，公元 511 年)

1 春季，正月，辛丑(初四)，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2 尚书左仆射张稷，自认为功劳大，奖赏却少，一次他侍宴于东寿殿，酒酣之际，怨气不满表露于言语表情之中。武帝说：“你的哥哥杀了郡太守，你的弟弟杀了他的君主，你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张稷回答：“我是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但是为陛下效力以来，不能说没有功劳。东昏侯残暴肆虐，义师也来讨伐他，何况我呢？”武帝捋着他的胡须，说：“张公让人感到害怕呀！”张稷心里既惧怕又怨恨，于是请求外放，癸卯(初六)，武帝任命他为青、冀二州刺史。

王珍国也有怨气，他被罢去梁、秦二州刺史还京后，于酒后在座位上启奏武帝说：“我前不久进入梁山便哭了。”武帝听了大吃一惊，说道：“你如果哭东昏侯，则已经晚了；如果哭我，我还没有死！”王珍国站起来拜谢，竟然不回答，酒席当即就散了，王珍国因此被疏远了，很久之后，王珍国被任命为都官尚书。

3 丁巳(二十日)，北魏汾州山胡刘龙驹聚众造反，侵拢夏州，北魏宣武帝诏令谏议大夫薛和征调东秦、汾、华、夏四州的兵力讨伐刘龙驹。

4 辛酉(二十四)，武帝在明堂祭祀。

5 三月，琅邪百姓王万寿杀了东莞、琅邪二郡太守晢，占据了朐山，召请北魏军队前来。

6 壬戌(二十六日)，北魏广阳懿烈王元嘉去世。

7 北魏徐州刺史卢昶派遣郯城的戍副张天惠、琅邪的戍主傅文骥相继赶赴朐山，梁朝青、冀二州刺史张稷派兵抵挡他们，没有

取胜。夏季，四月，傅文骥等人占据了朐山，武帝诏令振远将军马仙琕去攻打。北魏又派遣代理安南将军萧宝寅、代理平东将军天水人赵遐率兵据守朐山，接受卢昶的指挥调遣。

8 甲戌(初九)，北魏薛和打败了刘龙驹，把他的党羽全部铲平，并上表设置了东夏州。

9 五月，丙辰(二十一日)，北魏禁止天文学。

10 梁朝任命国子祭酒张充为尚书左仆射。张充是张绪的儿子。

11 马仙琕围住了朐山，张稷临时驻扎在六里以便监督粮运，梁武帝几次发兵协助他们。秋季，北魏卢昶上表朝廷请求增兵六千，米十万石，宣武帝给他增派了四千兵力。十一月，己亥(初七)，宣武帝诏令扬州刺史李崇等人在寿阳操练军队，以便分散梁朝在朐山的兵势。卢昶本是一个儒生，不熟悉军旅事务。朐山城中的粮食和柴火全都用尽了，傅文骥献城投降；十二月，庚辰(十九日)，卢昶带兵先逃跑了，其他各路军马都相继溃散，正好天下大雪，兵士冻死以及冻掉手脚的有三分之二，马仙琕追击，大获全胜。二百里之间，僵尸遍地，北魏兵卒幸免于难者仅占十分之一二，梁朝军队收缴到的粮食、牲口以及各种器械，不可胜数。卢昶单人匹马逃跑，丢弃了节传、仪卫之具。到了郯城，他借用了赵遐的节传显自己的军威，以掩饰自己的失败。宣武帝命令黄门侍郎甄琛骑驿马去把卢昶锁拿到洛阳，仔细查问他惨败的状况了解的一清二楚，最后卢昶和赵遐全被免官。只有萧宝寅把军队完整地带回。

卢昶在朐山之时，御史中尉游肇对北魏宣武帝说："朐山弹丸之地，偏处海滨，地势低下，异常潮湿，难以居住，对于我们不是急用之处，而对于敌人则是非常有用的。正因为对他们有用处，所以必定要拼死相争；对我们用处不大，所以不得已而交战。以不得已

之众抵抗拼命的军队，恐怕拖延时日，耗费甚大。假使能得到朐山，徒然导致双方互相争夺，终究难于保全，正所谓无用之地。听说敌人屡次提出要以宿豫交换朐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用这块无用之地，换回来那块过去就属我们所有的疆域，兵戈之争顿时化解，其益处是非常大的。”宣武帝准备要照此行事，恰恰卢昶战败，就提升游肇为侍中。游肇是游明根的儿子。

马仙琕作为将帅，能同士卒们同甘共苦，穿的衣服都是布帛制成，住的地方没有帏幕衾屏，饮食与仆人、马伕等最低下者同样。他镇守边境，常常只身潜入敌境，察看了解壁垒村落险要之处，打仗大多能获胜，士卒们也乐于为他卖力。

12 北魏任命甄琛为河南尹，甄琛上表说：“国家在代京建都之时，盗窃成患，世祖皇帝为此而发愤，广置主司、里宰，全都让代京令长以下及五等散男中有谋略者来担任。又多置吏士做他们的羽翼，非常重视他们，盗贼方才得到禁止。自从迁都以来，交往扩大，四方来会，已经远远超过了代都，而五方杂沓，寇盗公然行事，里正职位轻，事务琐碎，担任其职的大多是才能低下者，人人抱着苟且之心，不能起到督察的作用。请求挑选武官中八品将军以下而又有才干且品行端正热心办事的人，让他们享受原来官职的俸禄和恤亲之禄而担任里尉的职务，高者领六部尉，中者领经途尉，下者领里正。不然的话，也可以稍微提高里尉的品级，选下品中应该提拔者晋升担任，只要有人专门负责督管，京城的治安即可好转。”宣武皇帝诏令：“里正的品级可以升到勋官初品，经途尉为从九品，六部尉为正九品，从诸职中选拔，不必由军人来担任。”甄深又上奏请把禁卫军作为游军，让他们在各坊巷中巡逻检查盗贼，于是洛阳城马上变得清静了，这种办法在后代也得到因袭。

13 这一年，梁朝境内有二十三个州，三百五十个郡，一千零二

十二个县。这以后州名越来越多,废置离合,不可胜记。北魏也同样如此。

14 梁武帝对同姓的亲族非常亲近宽厚,对朝廷官员也非常优待爱护,其中有犯法的,他都超越法律而替他们开脱。而老百姓有罪,则一律按照法律处置,并且株连犯罪,不管老幼一概不免,一人逃亡,全家以身抵押服劳役,百姓既然被逼迫走投无路,各种作奸犯科的窃盗反乱案件就更严重了。有一次,梁武帝去郊祀,有一个秣陵老头借此机会拦住御驾讲道:"陛下执法,对庶民太严酷,对权贵则太宽松,这不是长久之道。如果能打一个颠倒,则天下大幸呀。"武帝于是考虑对百姓执法加以放宽。

十一年(壬辰,公元 512 年)

1 春季,正月,壬辰(初一),武帝诏令:"自今开始,流放之家以及罪该以身抵押服劳役者,如果有老人或小孩,可以把他们除外。"

2 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太尉,骠骑将军王茂为司空、尚书令。

3 丙辰(二十五日),北魏任命车骑大将军、尚书令高肇为司徒,清河王元怿为司空,广平王元司进封号为骠骑大将军,加封为仪同三司。高肇虽然位登三司,但犹自认为去掉了尚书令的要职,心里不痛快流露于言语颜色之间,见到的人都因此而嗤笑他。尚书左丞高绰、国子博士封轨,向来以方正刚直为行事准则,到高肇当上司徒的时候,高绰迎送往来行礼如仪,而封轨竟然不去拜见高肇。高绰在高肇那里不见封轨前来,于是马上起身返回,叹息着说道:"我平生自认为不失规矩,但是今天的举动,不如封生太远了。"高绰是高允的孙子,封轨是封懿的族孙。

清河王元怿有才学,外界声望也不错,有鉴于彭城王元勰无罪而被杀之祸,一次借侍宴机会,他对高肇说:"天子的兄弟能有几

人，而差不多翦除尽了！过去王莽是个秃头，凭借国舅的地位，便篡夺了汉室的天下。现在你是个驼背，也恐怕最终会成为祸乱之端。”正遇大旱，高肇擅自重新审理囚徒，想以此而收拢人心。元怿向北魏宣武帝进言：“过去季氏超越名分在泰山祭祀，孔子对此非常愤慨。这确实是从君臣名分来考虑的，应该防微杜渐，不可以冒犯呀。减少膳食之费，重新审理囚徒，这是陛下的事情，现在则让司徒去干了，这那里是做人臣者的本份呢？明君失之于上，奸臣窃之于下，祸乱的根子，就在这里了。”宣武帝听了，笑而不答。

4 夏季，四月，北魏朝廷命令尚书与各官署审理狱讼案件，又令饥民到燕、恒二州以及六镇去渡灾。

5 乙酉(二十五日)，北魏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延昌。

6 冬季，十月，乙亥(十八日)，北魏立皇子元诩为太子，并开了不杀其母的先例。又让尚书右仆射郭祚兼任太子少师。郭祚一次随北魏宣武帝临幸太子东宫，怀中特意装着黄瓜给太子吃；当时应诏左右赵桃弓深受宣武帝的信任，郭祚私下里巴结他，时人称他为“桃弓仆射”、“黄瓜少师”。

7 十一月乙未(初九)，梁朝任命吴郡太守袁昂兼尚书右仆射。

8 当初，南齐太子步兵校尉平昌人伏曼容上表请示制定一代的礼乐，齐武帝诏令挑选学士十人修定五礼，由丹杨尹王俭总负责。王俭去世之后，这件事情交付给了国子祭酒何胤。何胤隐居东山之后，齐明帝命令尚书令徐孝嗣掌管其事。徐孝嗣被诛之后，材料大多散失，又诏令骠骑将军何佟之掌管。经过齐末的兵火，留存下极少数。武帝即位之后，何佟之启奏皇上，请示这一工作应该省去，还是应该继续，武帝旨令让下面先详细议定好再报上来。当时，尚书认为开国伊始，王业初创，应该等到国势兴盛、天下承平之时再制礼定乐，所以想要暂且裁减礼乐官署，把事情退还给尚书仪

曹，武帝诏令："礼坏乐缺，确实应该及时修定。但一下子得不到合适的修撰之人，所以历年没有完成，以致有名无实。礼乐之制既然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那么就应该立即开始修撰。"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人上奏："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一人，命令他们自己推荐学古一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惑者，依照汉代石渠阁、白虎观的旧例，由圣上断决。"于是让右军记室明山宾等人分掌五礼，何佟之全面负责此事。何佟之去世以后，又由镇北咨议参军伏暅代替他。伏暅是伏曼容的儿子。到了现在，《五礼》修成，一起呈于武帝，合起来共有八千零一十九条，武帝诏令有关部门遵照施行。

9 己酉(二十三日)，临川王萧宏因公事而降职为骠骑大将军。

10 这一年，北魏任命桓叔光为南荆州刺史，治所在安昌，附属于东荆州。

十二年(癸巳，公元 513 年)

1 春季，正月，辛卯(初六)，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2 二月辛酉(初六)，梁朝任命兼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右仆射。

3 己卯(二十四日)，北魏高阳王元雍进位为太保。

4 郁州挨近北魏边境，该地的民众大多私自同北魏人做买卖，朐山之乱时，有的人暗中与北魏勾结，朐山之乱平定之后，这些人心中非常不安。青、冀二州刺史张稷由于仕途不得志，政令松弛，以致僚属们多侵夺百姓。庚辰(二十五日)，郁州百姓徐道角等人夜袭州城，杀了张稷，送上他的首级投降了北魏，北魏派遣前南兖州刺史樊鲁率兵赶赴郁州。此时，北魏发生饥荒，百姓饿死的有几万人，侍中游肇进谏宣武帝，认为："朐山靠着海，地势低下潮湿，难以居住，郁州更在海中，得到它尤其没有用处。该地对于梁朝既是海道要冲，又靠近江、淮，而离我们却非常遥远，且不是军事要地，为了这闲远之地而派兵去攻打据守要冲近地的梁朝军队，是抵挡不过

的。方今饥荒流行，百姓困苦，只应安宁，但是又要烦劳军旅，耗费粮食，对于出兵之事，我只看到它的损失，看不到他的益处。”宣武帝没有听从游肇的劝谏，又派遣平西将军奚康生率兵去迎战梁朝军队。但是，奚康生还没有出发，梁朝北兖州刺史康绚就派遣司马霍奉伯讨平了郁州之乱。

5 辛巳(二十六日)，梁朝新建成太极殿。

6 武帝曾经同侍中、太子少傅建昌侯沈约各自写出关于栗子的典故，沈约有意少写三点，以显得自己学问比不上武帝，出来之后，他对人说：“此公自护其所短，忌讳别人比他强，否则会羞死的！”武帝知道之后十分生气，要治沈约的罪，徐勉一再劝谏才止住。武帝对张稷抱怨自己感到很遗憾，就从容地与沈约谈到了张稷的事，沈约说：“左仆射出任边境上的青、冀二州刺史，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何足再加议论！”武帝认为沈约与张稷是亲家，袒护张稷，就生气地说道：“你说出这样的话，是忠臣吗？”于是乘辇回到内殿去了。沈约由于害怕，竟没有觉察到武帝已经起身走了，还象原来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回到家之后，没有走到胡床跟前而坐空了，脑袋着地倒在了窗户下面，于是就病了。沈约梦见南齐和帝用剑割断了他的舌头，于是就叫来道士用赤色奏章向天神祈祷，说：“禅代的事情，不是我的主意。”武帝派遣主书黄穆之来探视沈约的病情，天黑时返回，瞒下了沈约让道士用赤章祈天之事，又害怕获罪，最终还是把这件事对武帝讲了。武帝知道后勃然大怒，多次派人去谴责了沈约。沈约越发害怕了，闰月，乙丑(十一日)，病故。有关部门给沈约的谥号为“文”，梁武帝说：“心事不尽曰隐。”于是又改谥号为隐侯。

7 夏季，五月，寿阳久雨成灾，大水入城，房舍全被淹没。北魏扬州刺史李崇指挥军队停在城墙上，水继续往上涨，于是乘船爬到

城墙上的短墙上面，城墙只差两板宽没有被淹。将佐们劝李崇放弃寿阳而保北山，李崇说："我受朝廷之命镇守一方之地，由于仁德不足而致使天降大灾，淮南万里之地，安危系于我一身，我若一旦离开，百姓就会瓦解奔散，扬州之地，恐怕就不属我国所有了，我岂能受惜自己的身子，而有愧于汉代黄河泛滥时不顾一已之安危而宿于堤上的王尊呢！我只是怜悯这里的士人百姓们要无辜而与我同死，所以可以让他们扎筏子乘坐其上，随水而高，各人去求一条生路，我一定同这座城一起淹没，请各位不要再说了！"

扬州治中裴绚带领城南民众数千家划船往南逃跑，到高地上避水，他认为李崇一定回北方去了，因此就自称为豫州刺史，同别驾郑祖起等人送人质到梁朝请求投降。马仙琕派兵前去援应裴绚。

李崇听说裴绚叛变了，但不测虚实，就派遣自己封国中的侍郎韩方兴单人乘船去召裴绚，裴绚知道李崇还在此地，怅然惊慌悔恨，但木已成舟，无可挽回，只好回答说："日前因大水引起了流离颠沛，受众人的推举，方有此举。现在大计已成，无可追回了，恐怕这里的百姓已经不是大人治下的百姓了，官吏也不是大人手下的官吏了，希望大人早日动身回去，不要冒犯我的将士们。"李崇派遣堂弟宁朔将军李神等人率领水军讨伐裴绚，裴绚战败，李神追击，占领了他的营盘。裴绚逃跑，被村民抓获，送回来时，到了尉升湖，裴绚说："我有何脸面见李公呢！"于是投水而死。裴绚是裴叔业的哥哥的孙子。郑祖起等人都伏法被诛。李崇上表朝廷因水灾而请求解除自己州刺史的职位，北魏宣武帝不准许。

李崇深沉宽厚，有谋略，很得士庶之心，他在寿春十年，经常养着几千壮士，贼寇来犯无不被摧破，邻近的梁朝敌手称他为"卧虎"。梁武帝多次设反间计以便使北魏朝廷对李崇产生怀疑，又授予他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万户郡公，他的几个儿子都被封

为县侯。然而北魏宣武帝素知李崇忠诚老实，对他非常信任而毫不怀疑。

8 六月，癸巳(初十)，梁朝新建成太庙。

9 秋季，八月，戊午(疑误)，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空。

10 北魏恒、肆二州发生地震，山发出鸣啸之声，一年多还没停止，民众被埋压死伤的特别多。

11 北魏宣武帝临幸东宫，任命中书监崔光为太子少傅，命令太子向崔光下拜。崔光辞让而不敢承当，宣武帝不许，坚持让太子拜。太子面向南拜了两次，詹事王显启请允许他跟随太子一起拜，于是东宫僚属一起下拜。崔光朝北面立着，不敢答礼，只朝西面拜谢后离去。

十三年(甲午，公元 514 年)

1 春季，二月，丁亥(初八)，梁武帝在藉田耕作，大赦天下。宋、齐时代都在正月耕作藉田，至此方改为二月耕作藉田，耕日以太牢祀神农炎帝也改在二月。

2 北魏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年老体衰，同儿子和孙子们聚敛不知满足，部下深受其苦，都说要反叛。北魏宣武帝派遣中书舍人刘桃符去慰劳田益宗，刘桃符回朝，向宣武帝启奏了田益宗侵扰当地的情状。宣武帝向田益宗赐诏说："刘桃符听说你的儿子田鲁生在淮水之南贪敛暴虐，如果这样下去不停止，会损害你对朝廷的诚意效忠。可令田鲁生前来朝廷，对他当另加任用。"田鲁生长久未至，朝廷诏令田益宗调任镇东将军、济州刺史。又考虑到他不会接受别人来代替自己东豫州刺史之位，就派遣后将军李世哲与刘桃符率众去袭击田益宗，李世哲等人迅速地进入了广陵。田鲁生与弟弟鲁贤、超秀都奔到关南，招引梁朝军队，攻取了光城以南的各个寨堡。武帝任命田鲁生为北司州刺史，鲁贤为北豫州刺史，超秀为定州刺

史。三月，北魏李世哲进攻田鲁生等人，打败了他们，重新设置了郡戍。田益宗被命令回到洛阳，授予他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之职。田益宗上表言称被刘桃符谗言所陷，并说："鲁生等人被刘桃符逼迫而反叛，请求令刘桃符与我当面对质，以明虚实。"皇帝诏令不准许，对田益宗说："既然已经宽宥了你的谋叛之罪，不允许你再打官司了。"

3 秋季，七月，乙亥(二十九日)，梁朝立皇子萧纶为邵陵王，萧绎为湘东王，萧纪为武陵王。

4 冬季，十月，庚辰(初五)，北魏宣武帝派遣骁骑将军马义舒召慰宣谕柔然国。

5 北魏王足入侵之时，武帝命令宁州刺史涪人李略抵抗，许诺事平之后任用他为益州刺史。王足撤退之后，武帝不用李略，李略颇有怨忿，产生了反叛之心，武帝杀了他。李略哥哥的儿子李苗投奔北魏，步兵校尉泰山人淳于诞曾任益州主簿，从汉中投奔北魏，两人一起游说北魏宣武帝攻取蜀地，并献计献策，宣武帝深信不疑。辛亥(疑误)，北魏任命司徒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统率步、骑兵十五万人侵益州；又命令益州刺史傅竖眼出巴郡之北，梁州刺史羊祉兵发庾城，安西将军奚康生兵发绵竹，抚军将军甄琛兵发剑阁；乙卯(疑误)，任命中护军元遥为征南将军，让他都督、摄镇梁、楚。游肇劝谏，认为："现在连年水涝旱灾，老百姓不宜于再劳役了。过去开拓疆域，都因为城主归顺投降，所以有征而无战。现在对出谋划策的人真伪难辨，或者是因为他们对梁朝有怨气，借我们出气，所以不可全信。蜀地险隘，镇戍没有疏漏，怎么能听信他人的一番浮言而就轻易地出动大军呢？有所举动不在开始时谨慎，后悔哪里能来得及呢？"宣武帝不听从，任命淳于诞为骁骑将军，又让李苗代理龙骧将军，两人都兼任向导统军。

6 北魏降将王足献策，请求拦堵淮水以淹灌寿阳。梁武帝同意这一计策，命令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暅视察地形，陈、祖二人都说："淮水中沙土松软流动不坚实，工程无法完成。"梁武帝不听，征调徐、扬之地的民伕，每二十户中征五丁，拦水筑堰，命令太子右卫率康绚都督淮上诸军事，并且守护筑堰工程，设置官署于钟离。筑堰的劳伕和兵士共二十万人，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筑土，合龙于淮水中流。

7 北魏任命前定州刺史杨津为华州刺史，杨津是杨椿的弟弟。早先之时，官家征收调绢，所用的尺子很长，主管征收调绢的人就见机行事，前来交纳的税户谁给贿赂就给谁量的多，谁不给贿赂就给谁量的短，老百姓苦不堪言。杨津下令一律按照标准尺子来丈量，对于交送的物品质量好的人，赐以一杯酒；交送的物品稍微差的，也收下，但没有酒，以示耻辱。于是，从们竞相勉励，官家调赋收入更加胜于往日。

8 北魏的皇太子还幼小，每次出入东宫，相伴的只有左右随从和乳母，东宫的臣子们都不知道。詹事杨昱上言："请求从今开始圣上召见太子一定要亲下手敕，命令我们护从。"北魏宣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东宫臣子中值班的护送到万岁门。

9 北魏御史中尉王显对治书侍御阳固说："我当太府卿之时，府库充实，您以为何如呢？"阳固回答说"大人把百官的俸禄扣去四分之一，各州郡收缴的赃款和赎金，也全部运到京师，以此来充府库，不足为多。况且'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窃之臣'，可不戒哉！"王显听了很不高兴，就借故上奏免了阳固的官。

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八卷

梁纪四　　梁武帝天监十四年(乙未,公元 515 年)

1 春季,正月,乙巳朔(初一),梁武帝在太极殿给太子举行冠礼,并且大赦天下。

2 辛亥(初七),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3 甲寅(初十),北魏宣武帝患病,丁巳(十三日),在式乾殿病故。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领军将军于忠,詹事王显,中庶子代京人侯刚等人从东宫迎接太子元诩来到显阳殿。王显想等天亮以后再为太子举行即位仪式,崔光说:"皇位不可以片刻无主,为什么要等到天亮呢?"王显说:"因为必须报告中宫皇后。"崔光说:"皇上驾崩,太子即位,这是国家正常的规定,何必要等侍中宫的旨令呢!"于是,崔光等人请求太子停止哭泣,站在东面;于忠和黄门侍郎元昭搀扶太子面向西哭了十多声后停止了哭泣。崔光代理太尉的职务,捧着策书献上印玺和绶带,太子跪着接受,穿上礼服,走上太极殿,即皇帝位。崔光等人和夜间值勤的官员站立在宫庭之中,向北叩头高呼万岁。元昭是北魏略阳公元遵的重孙子。

高后想杀掉胡贵嫔,中给事谯郡人刘腾把这件事告诉了侯刚,侯刚又告诉给于忠。于忠向崔光请教计策,崔光就让他将胡贵嫔搬到别的住所,严加守卫,因此胡贵嫔深深地感激这四个人。戊午(十四日),北魏大赦天下。己未(十五日),召回全部在西面讨伐蜀国和

在东面防范淮地的军队。

骠骑大将军广平王元怀抱病入朝，径直来到太极殿的西殿，悲愤欲绝，叫来侍中、领军、黄门、左右二卫将军，对他们说："我要亲自上殿哭悼，并要去见圣上。"众人都惊惧地相互看着，没有敢于答话的人。崔光整衣举杖，引用汉光武帝死后赵熹扶持诸位藩王下殿的旧事来加以说明，声音和脸色都显得很激动，听的人没有不说好的。元怀的喊声和眼泪都停了下来，说："侍中您用古代的事理来教导我，我怎敢不服气！"于是就回去了，回去后仍然多次派手下人来谢罪。

起初高肇专权，他特别忌恨宗室里面有名望的人，太子太傅任城王元澄多次被高肇诋毁、陷害，害怕不能保全自己，就整天纵酒，做一些象疯子一样的举止，朝廷里的重要事务都不参与。等到宣武帝病故，高肇统兵在外，朝廷内外都很不安。于忠和门下省的官员们商议，由于孝明帝年幼，不能亲自执政，建议要让太保高阳王元雍住进西柏堂处理各种政务，并且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尚书令，总管大小官员，而且上报皇后，请她当即用手书授职。王显一向受宣武帝的宠信，凭借权势滥施淫威，被众人忌恨，他怕不被元澄等人所容纳，就和中常侍孙伏连等人密谋停止门下省的奏议，伪造皇后的命令，任命高肇录尚书事，任命王显和勃海公高猛等人共同作为侍中。于忠等人听到这件事，假借服侍皇上治疗无效的罪名，把王显抓入监牢，下令剥夺他的爵位、官职。王显在被抓时大声喊冤，门卫就用刀环撞击他的腋下，将他送到右卫府，一夜就丧了命。庚申(十六日)，朝廷下令批准了门下省的奏议，百官各安己职，听命于二位王爷，朝廷内外都衷心信服。

二月，庚辰(初七)，北魏尊封皇后为皇太后。

北魏孝明帝自己称名写信给高肇报告丧事，并且召他回朝。高

肇承受着这种变故非常优伤、惊惧，整日哭泣，甚至越来越瘦弱憔悴，回到濛涧时，家里人迎接他，他却不与他们见面。辛巳(初八)，他来到皇宫前，登上太极殿穿着丧服号哭。高阳王元雍和于忠秘密商议，将值寝邢豹等十多人埋伏在舍人省内，等到高肇哭完，把他引入西屋，清河王等众王都偷偷交谈着看着他。高肇进了舍人省，邢豹等人扼杀了他，接着，下令公布高肇的罪恶，假称高肇自杀，因此，对他的亲友全都没有加以追究。又剥夺了他的职务、爵位，用士大夫的礼节安葬他。到了黄昏，从侧门把他的尸体运回他家。

4 北魏的军队攻打蜀地，大军开到晋寿，蜀人非常恐惧。傅竖眼率领三万步兵攻打巴北，梁武帝派宁州刺史任太洪从阴平抄小路进入州城，招诱氐人、蜀人并且断绝了北魏军队的运输线路。正赶上北魏大部队向北返回，任太洪袭击了北魏的东洛、除口二个戍地，并且声称梁朝军队紧接着就会到来，氐人、蜀人都归顺了他。任太洪进军包围了关城，傅竖眼派统军姜喜等人攻打任太洪，击败了他的部队，任太洪放弃关城逃了回来。

5 癸未(初十)，北魏任命高阳王元雍担任太傅、兼太尉，清河王元怿为司徒，广平王元怀为司空。

6 甲午(二十一日)，北魏将宣武帝安葬在景陵，庙号为世宗。己亥(二十六日)，尊胡贵嫔为皇太妃。三月，甲辰朔(初一)，使高太后作了尼姑，把她迁居到金墉瑶光寺，不遇到大的节日庆典，不许入宫。

7 北魏左仆射郭祚上书宣称："萧衍狂妄无道，谋划切断山川沟渠，以致国内劳役繁重，百姓疲弊，灭亡的危险已显露出来，我国应当派将出兵，长驱直入，讨伐敌人。"于是朝廷诏令平南将军杨大眼率领军队镇守荆山。

8 北魏的于忠既担任侍中，又总管禁卫事务，于是他独揽朝

政，权倾一时。起初，在太和年间，国家频繁用兵，孝文帝为了用度不足的原因，把百官的俸禄减少了四分之一。于忠下令全部恢复减少的俸禄。旧法规定：百姓每织一匹绢要交八两绵每织，一匹布要交十五斤麻作为税收，于忠都加以免除。乙丑(二十二日)，朝廷诏令使文武百官每人晋升一级。

9 夏季，四月，浮山堰修成后又崩溃，有人说蛟龙能乘风雨破坏渠堰，但它本性厌恶铁，于是就运来东、西冶几千万斤铁器沉在江里，但是也没能使坝合拢。于是，又伐木交错捆绑成井字形，把大石头填进去，在上面加上土，以此截流筑坝。因此，沿着淮河一百里内的树木石头无论大小都被用光，挑担的人肩膀都磨烂了，夏天里疾病成疫，死掉的人互相倾压着，遍地都是，苍蝇蚊虫聚集不散，日夜轰鸣。

10 北魏梁州刺史薛怀吉在沮水打败了叛乱的氐人，薛怀吉是薛真度的儿子。五月，甲寅(十二日)，南秦州刺史崔暹又大败叛乱的氐人，从而解除了对武兴的围困。

11 六月，北魏冀州僧人法庆用妖术迷惑百姓，与勃海人李归伯一同作乱，并推举法庆作首领。法庆以尼姑惠晖为妻，让李归伯当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己则号称“大乘”。他又配置狂药，让人服用了这种药后，父子兄弟不再相认，只知道杀人害命。刺史萧宝寅派兼长史崔伯骥攻打法庆的叛军，崔伯骥战败而死。众叛贼气焰更加嚣张，所到之处毁坏寺庙，斩杀僧尼，烧毁经像，还说：“新佛出世，除去众魔”。秋季，七月，丁未(初五)，朝廷诏令右光禄大夫元遥作为征北大将军去讨伐法庆。

12 北魏尚书裴植，自以为门第不比王肃低，因在朝廷里官位不高而常常怏怏不快，就上书请求辞去官职，退隐到嵩山，宣武帝不同意，并且认为他很怪。等他作了尚书，志高气傲，常常对人说：

“不是我想作尚书，是尚书要由我来作。”每次他入朝晋见，议论政事时，他都喜欢当面讥讽伤害众位官员。他还上表诋毁征南将军田益宗，说道：“汉人、夷人种类不同，不应当让夷人位在百世衣冠的汉人之上。”于忠和元昭见了他，都恨得咬牙切齿。

尚书左仆射郭祚，总是企图升官，自认为是太子的师傅，就希望也被封侯和封为开府仪同三司，于是朝廷诏令郭祚为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及雍州刺史。

郭祚和裴植都讨厌于忠专权无道，暗中劝高阳王元雍让他离开朝廷。于忠听后万分愤恨，命令有关部门诬告郭祚、裴植犯了罪。尚书诬告说：“羊祉报告裴植的表弟皇甫仲达说：‘我受了裴植的命令，假称受圣上的旨令，率领部曲想要图谋于忠。’我们已经审理完毕，他们虽然不认罪，但是各种证据都很清楚，按法律应判死刑。这些证据中虽没有直接是裴植的，但大家都说：‘皇甫仲达是被裴植指挥，裴植曾叫来皇甫仲达责问他，但没有告发他。’按常理推算，看不出来他们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因此不能和其他案子一样，减轻他的罪过，所以一致提议对裴植处以和皇甫仲达一样的死刑。裴植曾经亲自率领全城的人马归顺我国，按法律条文作以上议处，但请作出裁决。”于忠假传圣旨说：“罪行已经犯下，他的罪恶不能宽恕；虽然也有过诚心归顺我们的行为，但不必再经审理，也不用等秋分过后再判死刑。”八月乙亥(初五)，裴植和郭祚以及都水使者杜陵、韦俊都被赐死。韦俊是郭祚的亲家。于忠又想杀高阳王元雍，崔光坚决不同意，于是就罢免了元雍的官职，以亲王的身份回到了他的王府。朝廷内外都含冤忍愤，没有人不咬牙切齿。

13 丙子(初六)，北魏尊封胡太妃为皇太后，让她住进崇训宫。于忠担任崇训宫的卫尉，刘腾担任崇训宫的太仆，加官侍中，侯刚为侍中抚军将军。又封胡太后的父亲胡国珍为光禄大夫。

14 庚辰(初十),梁朝定州刺史田超秀率领三千兵马投降了北魏。

15 戊子(十八日),北魏实行大赦。

16 己丑(十九日),北魏清河王元怿晋升太傅的职位,兼任太尉,广平王元怀任太保,兼任司徒,任城王元澄任司空。庚寅(二十日),北魏孝明帝任命车骑大将军王忠为尚书令,特进崔光为车骑将军,并加封开府仪同三司。

北魏江阳王元继是元熙的曾孙。他原来是青州刺史,因为犯了把良民的女孩当作婢女的罪被剥夺了爵位。元继的儿子元叉娶了胡太后的妹妹,壬辰(二十二日),北魏孝明帝下令恢复了元继的原封位,让元叉作了通值散骑侍郎。元义的妻子是新平郡君,仍担任了女侍中的职务。

众大臣上书请求太后临朝她的命令称为"制",代行皇帝的权力,九月,乙未(疑误),胡太后开始临朝听政,但还是不称"制"而称"令",大臣们上书仍称呼她为殿下。太后聪明机智,非常喜爱读书写作,射箭能射中针孔,一切政务都亲手批阅处理。她提拔胡国珍为侍中,封为安定公。

自从郭祚等人死后,诏书、命令、生杀予夺之权都由于忠决定,王公们都畏惧他,人人蹑手蹑脚、敛声屏气。太后亲政后,就解除了于忠侍中、领军、崇训卫尉的职务,只让他作仪同三司、尚书令。过了十几天,太后把门下侍官叫到崇训宫,问道:"于忠在朝廷中为百官之首声望如何?"众人都说:"他不称职。"于是就让于忠出朝任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让司空元澄兼任尚书令。元澄上书说:"安定公应当可以出入宫禁,并参议重大事务。"诏令批准了他的请求。

18 甲寅(十四),北魏将领元遥击败了大乘贼,擒获法庆和他

手下一百多人，将他们斩首并把首级送往洛阳。

19 梁朝左游击将军赵祖悦在西硖石袭击了北魏军队，并以西硖石为根据地逼近寿阳，又筑起外城，将淮河周围的百姓都迁进来充实内城。将军田道龙等人分别去攻打北魏的各个寨堡，北魏扬州刺史李崇分别派遣众将领去抵抗。癸亥(二十三日)，北魏派遣代理镇南将军崔亮攻打西硖石，又派镇东将军萧宝寅掘开淮河大堤。

20 冬季，十月，乙酉(十六日)，北魏任命胡国珍为中书监、仪同三司，并保留侍中的职务。

21 甲午(二十五日)，弘化太守杜桂率领全郡投降北魏。

22 当初，北魏的于忠掌握朝中权力，自称宣武帝答应加封他，太傅元雍等人都不敢违背圣旨，于是加封于忠为车骑大将军。于忠又自认为在新旧交替时有安定国家政权的功劳，示意官员们上书建议给他增加奖赏，因此元雍等议封于忠为常山郡公。于忠却又不敢独享，就示意给在门下省的人一同增加封地。元雍等人不得已只好又封崔光为博平县公，而尚书元照等人不断地上书投诉。胡太后就命令大臣们再次商议，太傅元怿等人上书说："先帝升天后，迎接新主、保护防卫，本是作臣子的正常职务，不应当把这个当作功劳。我们从前建议授与于忠封地，正因为畏惧他的威风和权势，不过想暂时免除残暴的行为。如果把功劳和过失相抵，全不应当奖赏，请求全部追还封赏。"崔光也送还封地和官爵，书表递上了十几份，太后终于采纳了。

高阳王元雍上书自责，说道："我刚刚进入柏堂时，看到圣上的诏书旨令都由门下省作主，臣子作主，国君执行，深知这种事不该发生但却不能禁止。于忠独揽朝权，随意生杀予夺，但是我不敢违抗。于忠一心想杀掉我，幸亏在位任事的崔光坚持不允许。我想把于忠逐出京外，心愿还没达到就被于忠破坏。我这样不理政务空食

俸禄，辜负了对我的恩惠，请将我免去职位遣返回家，心甘情愿地听从司寇的处置。”太后因为于忠有过保护她的功劳，没有查问他的罪过。十二月，辛丑(疑误)，任命于忠为太师，兼任司州牧，不久又重任录尚书事，和太傅元怿、太保元怀、侍中胡国珍居住在门下省，一同治理朝政。

23 己酉(十七日)，北魏崔亮来到硖石，赵祖悦迎战崔亮却失败，只好闭城坚守，崔亮进兵包围了他们。

24 丁卯(疑误)，北魏孝明帝和太后参拜景陵。

25 这一年冬季，异常寒冷，淮河、泗水都结了冰，浮山堰的兵士死掉十分之七八。

26 北魏益州刺史傅竖眼，生性清淡简朴，百姓和獠人都依附他。龙骧将军元法僧代替傅竖眼作益州刺史，他一向缺乏政治才能，而且还贪婪残暴，姓王和姓贾的人，都是这个州的士族大户，元法僧都招收他们当兵。葭萌人任令宗因为众人心中都怨恨北魏，就杀了北魏晋寿太守，献城投降了梁朝，百姓、獠人大部分都响应他。益州刺史鄱阳王元恢派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张齐率领三万兵马迎战敌人。元法僧是元熙的曾孙。

27 北魏岐州刺史赵王元谧是元幹的儿子，他为政暴虐无道。一天，他命令关闭城门大肆搜捕，抓到人就拷打，施展各种酷刑，并且无故杀了六个人，全城人都惊恐万分。百姓就大声呼喊，攻占城门，元谧登上城楼毁坏了梯子来保护自己。胡太后派游击将军王靖骑着驿马晓谕城中百姓，城中百姓打开城门请罪，交还锁匙，于是罢免了元谧刺史的职务。元谧的妃子是胡太后的干女儿。元谧到了洛阳，被任命为大司农。

胡太后因为孝明帝年龄尚幼，不能亲理朝政，便想代替他进行祭祀之事，礼官多方议论后认为不可以。太后以这事询问侍中崔

光，崔光引用汉朝和熹邓太后祭宗庙的旧事，认为可以，太后非常高兴，于是代行祭祀的事务。

28 北魏南荆州刺史桓叔兴上书请求不再隶属东荆州，被批准。

十五年(丙申，公元 516 年)

1 春季，正月，戊辰(初一)，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熙平。

2 北魏崔亮攻打硖石城没能攻下来，就和李崇约定水陆并进，李崇多次违反约定时间不来。胡太后因为众将不和，就委任吏部尚书李平为使持节、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率领步兵、骑兵二千人赶到寿阳，另立行台，指挥调遣各部队，如果有违抗不听命令的人，便用军法来制裁。萧宝寅派轻军将军刘智文等人渡过淮河，攻破了三座营垒。二月，乙巳(初八)，又在淮河北部打败了将军垣孟孙等人。李平来到硖石，督促李崇、崔亮等军队水陆并进，没有人敢违背命令，几次作战都获胜。

梁武帝派左卫将军昌义之领兵去解救浮山，军队没有赶到时，康绚已经开始攻打北魏军队，击退了他们。梁武帝派昌义之和直阁王神念溯淮河而上以援救硖石。崔亮派遣将军博陵人崔延伯驻守下蔡，崔延伯和副将伊瓮生沿着淮河两岸扎营。崔延伯把车轮的外周去掉，把轮辐削尖，每两辆车对接在一起，用柔软的竹子做成竹索，连贯并列起来，十多辆车并在一起，横在水里作为桥梁，两头设置大辘轳，使桥可以随意出没，不容易烧毁。既切断了赵祖悦的逃路，又使战船不能通行，昌义之、王神念驻扎在梁城不能够前进。李平部署军队分水陆攻打硖石，攻克了外城。乙丑(二十八日)，赵祖悦出城投降，被杀掉，他的部下都被俘获。

胡太后赐给崔亮书信，命令他乘胜深入。李平分派各将领从水旱两路一同出发，攻打浮山堰。崔亮违抗李平的指挥，借口患病请

求撤还，并且刚刚上书就撤军了。李平上书建议判处崔亮死刑，太后下命令说："崔亮进退自作主张，违背了我的战略计划，虽然获得了一些小的胜利，怎么能免除大的罪过！但是我日理万机，希望不要轻易杀戮，可以听任他将功赎罪。"于是北魏军队就返回了。

3 北魏中尉元匡上书揭发于忠"借着国家有难，独揽大权，使裴植、郭祚蒙受冤屈，宰相贬黜受辱，并且又自己假造圣旨当了仪同三司、尚书令，还兼任崇训卫尉。推论他的这番心意，是想自处到尊之位，既然事情发生在大赦之后，应当公开诛戮，请求派一位御史到州里去执行处决。自从去年宣武帝去世以后，皇太后没能亲理朝政，因此以前各种事不按规定办事，有的由门下省发出诏书省，有的由中书省宣布敕令，擅自相互封任，已经受到皇恩宽恕的，确实应当免罪，但也应当追回封授。"皇太后说："于忠已经受到了特别的宽恕，不好再追究罪责了，其他的都同意你的意见。"

元匡又弹劾侍中侯刚捕杀羽林卫士。侯刚本来凭着善于烹调做了尚食典御，大约做了三十年。因为对太后有恩，非常专横霸道，王公大臣都害怕他并且依附他。廷尉判处侯刚死刑，太后说："侯刚是为公事抓人，不经意使人死掉了，按法律不应处死。"少卿陈郡人袁翻说："您所谓的'不经意'是指罪证已经暴露，却掩藏起来不肯招认，于是就按法律拷问他们。现在被侯刚打死的这个羽林卫士，问他什么就供认什么，侯刚却嘴里大叫打死他，无理拷打，怎能说是'不经意'！"于是太后才削除了侯刚三百户封邑，解除了他尚食典御的职务。

4 三月，戊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5 北魏朝廷议论给西硖石之战中的将领行赏，辛未(初四)，任命李崇为骠骑将军，加封仪同三司，李平为尚书右仆射，崔亮增加镇北将军的封号。崔亮和李平在朝廷中争夺功劳，太后任命崔亮为

殿中尚书。

6 北魏萧宝寅驻扎在淮河坝上，梁武帝写了亲笔信招诱他，让他攻打彭城，答应把他的国庙和妻妾弟兄子侄们送到北方，萧宝寅把梁武帝的信呈交给北魏朝廷。

7 夏季，四月，淮河大坝修成，长九里，下宽一百四十丈，上宽四十五丈，高二十丈，种上了杞柳树，军营就驻扎在坝上。

有人对康绚说："四河，是天用来宣泄它的'真气'的，不能够长久地阻塞它，如果凿开黎水向东灌，那么流水宽缓，大坝才能不破坏。"康绚就凿开黎水东灌。又对北魏使用反间计，说："梁朝人怕的是掘开黎水，不怕攻城野战。"萧宝寅相信了，凿山五丈多深，掘开黎水向北灌注，水日夜分流仍然不见减少，北魏军队竟然撤军回去了。水到之处，沿淮河方圆数百里都成了泽国。李崇在硖石戍之间搭起浮桥，又在八公山东南筑起魏昌城，来防备寿阳城被毁坏，居民们分散到山丘上。水非常清澈，向下俯视，房屋墓穴都清晰地浮在水中。

起初，淮河坝从徐州境内建起，刺史张豹子宣称，认为自己一定能掌管这件事，等到后来康绚以其他的官职来监督建坝，张豹子非常恼怒。不久，张豹子受令由康绚管辖，他就诬告康绚和北魏勾通，梁武帝虽然没有听信他的话，却用工程完毕为理由召回了康绚。

8 北魏胡太后追忆于忠的功劳，说："怎么能凭着一次错误就不承认他的其他功绩！"便重新封于忠为灵寿县公，也封崔光为平恩县侯。

9 北魏元法僧派他的儿子元景隆带兵抗击张齐，张齐与景隆在葭萌作战，大败景隆，在十多个城市进行屠杀，最后包围了武兴。元法僧闭城固守，境内军民都背叛了他，元法僧派使节从小路去向

北魏告急。北魏用驿车从淮南召回镇南军司傅竖眼，让他作益州刺史、西征都督，率领步兵、骑兵三千人开赴武兴。傅竖眼进入武兴境内，转战三天，走了二百多里，作战九次都取得胜利。五月，傅竖眼杀死了梁州刺史任太洪。百姓、獠人听说傅竖眼来到，都很高兴，在路上欢迎接待的人络绎不绝。张齐退回去保卫白水，傅竖眼进入梁州，白水城以东的百姓都安居乐业了。

北魏梓潼太守苟金龙兼任关城戍主，梁朝军队来到时，苟金龙病重，不能指挥。他的妻子刘氏率领振作的城中百姓，凭借城池抗击敌兵，打了一百多天，兵士死伤过半。副将高景阴谋叛变，刘氏杀掉高景以及他的同党几十人，对剩下的将士，平分粮食和衣物，劳逸相同，众人莫不既畏惧她又依赖她。水井位于城外，被梁兵把守，正赶上天下大雨，刘氏命令拿出公家和私人的布、绢和衣服接雨，然后绞布取水，用城里所有的器具储存水。傅竖眼来到，梁兵才撤退，北魏封她的儿子为平昌县子。

10 六月，庚子(初五)，梁朝任命尚书令王莹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任命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左仆射，吏部尚书王暕为右仆射。王暕是王俭的儿子。

11 张齐多次从白水出兵，侵犯北魏的葭萌，傅竖眼派虎威将军强虬攻打信义将军杨兴起，杀死了他，重新夺取了白水。宁朔将军王光昭又在阴平被打败，张齐亲自率领二万多勇士和傅竖眼作战。秋季，七月，张齐的军队大败，逃了回去，小剑、大剑两地的驻军都弃城逃跑，东益州重新回归北魏。

12 八月，乙巳(十一日)，北魏任命胡国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胡国珍年老，太后实际上不想让他出行，只不过想给他统治一方的荣誉，所以最终也没有出行。

13 康绚回去之后，张豹子不再维修淮河堰。九月，丁丑(十三

日),淮河水急剧上涨,河堰被冲毁,决堤声象雷鸣一样,三百里以内都能听到。沿着淮河的城镇村庄有十多万人被漂入海中。当初,北魏人担心淮河堰的修建会造成危害,就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大将军、大都督南讨诸军事,统率十万大军,即将从徐州出兵来攻打淮河堰,尚书右仆射李平认为:"不需要动用兵力,淮河堰最后也会自己毁掉。"等到听说河堰已冲毁,太后非常高兴,赏赐李平很多东西,元澄于是也没有出兵。

14 壬辰(二十八日),梁朝颁布大赦令。

15 北魏胡太后多次驾临皇室贵戚以及功臣显贵的家中,侍中崔光上书劝谏说:"《礼记》上讲,诸侯如果不是为了慰问病人或追悼死人而进入大臣的家中,就叫作君臣之间失礼戏谑。没有提到王后夫人,是为了表明她们根本没有去大臣家的道理。诸侯的夫人,父母在时可以回家问侯,父母不在就派大臣去问侯。汉朝的上官皇后将要废掉昌邑王时,霍光是她的外祖父,担任宰相,皇后仍然悬挂武帐来接见众大臣,是为了表明男女要加以区分。现在皇族正当繁衍兴盛之时,宗戚勋贵升官的很多,请您的人就多起来了,快要成为常规了。希望您减少和停止出游探视,如此则天下归心,众生仰戴。"

任城王元澄认为对北部边境的守将选择任用得太轻率,难以放心,恐怕敌人会觊觎边境,皇陵受到危害,于是上书请求注重守边将领的选派,严整防守的纪律,胡太后下令让百官商议这个意见。廷尉少卿袁翻认为:"近来边境州郡中,封官从不按照人才选择,只是论资排辈。有时碰上贪污的官员,大量开设哨所,过多地设置将领,有的人重用他的亲属,有的人接受别人求官的贿赂,全无防范敌人的意识,只有聚敛钱财的贪心。那些勇猛有力的兵士,就被驱赶着去抢劫掠夺,如果碰到强大的敌兵,就被俘虏,如果捕获

到东西，就变成自己的财富。那些瘦弱年老和年少的人，稍微懂一些冶炼技艺以及木工手艺的，都被从营垒中搜寻出来，让他们遭受百般的苦役。其余的人有的在深山中伐木，有的在平地锄草，来回贩运作买卖的人在路上川流不息。这些人的钱饷不足，供给也有限，都收他们实绢，不给他们现粮，用尽他们的精力，减少他们的衣物，使用他们的人工，却限制他们饮食，让他们一年四季不止息地干，再加上疾病劳苦，死在沟壑中的人十有七八。因此，境外的敌人寻找时机来侵扰我们的边境，这都是由于边境官员的任用不能称职造成的。我认为从现在开始，南北边境各藩镇以及所管辖的各郡县府佐、统军到戍主，都应由朝廷大臣中王公以下的人举荐他们所了解的人来担任，一定要选拔合适的人才，不拘于出身等级，如果所推荐的人称职或渎职，就连同举荐的人一同赏或罚。”太后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到了正光末年，北部边郡的盗寇蜂拥而起，终于逼近旧都，侵犯皇陵，正象元澄所担心的那样。

16 冬季，十一月，梁朝交州刺史李叟杀死了交州叛乱的阮宗孝，将他的首级送到了国都建康。

17 当初，北魏宣武帝修建瑶光寺，没能建成。这一年，胡太后又修建永宁寺，都建在宫殿旁边。又在伊阙口修筑了石窟寺，都穷尽了土木建筑的华美。永宁寺尤其壮丽，有一座高一丈八尺的金像，十座普通人高的金像，两座玉像。还建了一座九层佛塔，挖筑地基，把地下水都挖出来了。佛塔高九十丈，顶上面的柱子还有十丈高，每当夜深人静，塔上的铃铎声十里以外都听得到。佛殿如同太极殿，南门如同端门。其中有一千间僧人住房，珍珠玉石锦绣琳琅，使人心摇目眩。自从佛教传入中原，这样壮观的塔庙从未有过。扬州刺史李崇上书，认为：“高祖迁都将近三十年了，宫殿没能加以修筑，太学也荒废了，城楼府庙也很多都残破了，这不是发扬光大祖

宗的基业，作为万国表率的样子。现在国子监虽然有学官的名义，却没有教授学生的实际效用，这与那不能纺织的兔丝、不能收获的燕麦、不能簸扬的南箕、不能盛酒的北斗有什么不同呢？事情不能两全其美，应当有进有退，所以应当停止尚方署中雕缕奢靡的劳作，节减永宁寺土木修建的事情，减少瑶光寺木材砖瓦的费用，分散修筑石窟的劳力，连同那些不急用的劳役一同都加以减省，等到农闲时节再修建上面所说那些需修缮的建筑，使国家威严显赫，礼仪教化大兴，岂不是真正美好吗？”太后宽容地回答了他的建议，却没有采纳。

胡太后喜欢从事佛事，因此百姓很多都绝了后代使自己的独生子成为和尚，高阳王友李琎上书说：“三千种罪过没有比不孝更大的，最大的不孝又没有超过断绝香火后代的，怎么能轻易地纵容百姓们违反礼法之情，抛弃他们遵奉法令之意，独生子对年老双亲丢下不奉养，用违背现世的礼法去求得来世的善报呢！孔子说‘不知什么是生，怎么知道什么是死？’怎么能放弃光明正大的礼政去听信那鬼邪之教呢！并且，现在南面的兵戈还没有平息，各种劳役仍然不断，百姓的心思实际上是想逃避劳役，如果再听任他们这样下去，恐怕会丢弃孝道慈爱，家家户户都作和尚了。”都统僧暹等人气愤于李琎所说的“鬼教”，认为他是在诽谤佛教，对胡太后哭泣着控诉他。太后责备李琎，李琎说：“天叫神，地叫祇，人叫鬼。《礼记》中说：‘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因此明者称为堂堂，幽者称为鬼教。佛是由人变成的，叫它是鬼，我认为不能说是诽谤。”胡太后虽然明白李琎的话正确，却难以违背僧暹等人的心愿，便罚了李琎一两黄金。

18　北魏征南大将军田益宗请求去作东豫州刺史，以便去招降他的两个叛乱的儿子，胡太后不答应，最后他死在洛阳。

19 柔然国的伏跋可汗，身体壮实高大，善于作战。这一年，他西攻高车，攻破高车城，抓获高车王弥俄突，把他的脚拴在马后面，拖死了他，又把他的头用来作了饮酒的器皿。旁边的国家中凡是从前归属柔然后来又叛变的，都被伏跋消灭，伏跋的国家重新强大起来。

十六年(丁酉，公元 517 年)

1 春季，正月，辛未(初九)，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2 北魏大乘流匪重新聚集起来，冲入瀛州，刺史宇文福的儿子员外散骑侍郎宇文延率领手下的奴仆和佃客抗拒敌兵。流匪烧了斋门，宇文延冲入火中抱出宇文福，他的身体头发都被烧焦，仍然督促众人苦战，流匪终于逃散，他又率兵追杀，消灭了流匪。

3 甲戌(十二日)，北魏大赦天下。

4 北魏初建立时，民间都不使用钱币，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时，开始铸造太和五铢钱，派钱工在工场铸造。百姓中有想铸钱的人，就让他们到国家的铸炉去铸造，铜一定要精炼，不能混杂。宣武帝永平三年，又铸造五铢钱，禁止国内使用不合标准的钱。这样不久，由于洛阳和各州镇所用钱各不相同，商品货物不能交换、流通。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书，认为："不通行的钱，法律有明文规定，指那些薄小、凿边的钱币，再没有其他的限禁。估计河南各州现在所通行的钱币都不是禁止行列里的，从前发生禁止的事，我感到很困惑。另外，河北既没有新钱，又禁止使用旧钱，只好专用单丝织成的细绢以及疏线织成的粗布，它们幅面狭窄，尺度也不足，不合常规。把一匹布分成几尺，来救济没有的人，白白地费了机织的辛苦，却不能避免饥寒的困扰，这大概不是救济扶助冻饿之人的办法，也不符合养育百姓的本意吧。钱的使用，用绳子穿起来，不用凭借度量工具，既公平又简易，是方便百姓的好办法，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

的。请求同时命令各个州镇，不管是太和钱还是新铸的五铢钱，以及古时通行的钱币，凡是地方上一直使用的，只要里外都好，即使有大小的区别，也都一起通行，贵贱的差别，分别按乡里的物价折合。这样，货物在海内都可流通，公家、私人都可以开展贸易，财物再也不会积压了。那些专铸薄小之钱、凿边之钱、盗铸钱币、将大钱化成小钱以及用各种花招造假钱的人，一律按法律治裁。”胡太后下令同意他的意见。但由于河北缺少钱币，百姓仍然以物易物，钱币不能在市面流通。

5 北魏很多人假冒军功，尚书左丞卢同查阅吏部的功绩簿，并加以审核，发现了三百多个冒取官位的人，于是上奏说：“请求集中吏部、中兵二局的功劳簿，核对审查上报的文书，抄写二份，一份放在吏部、一份存放兵局。另外，在军队里杀敌可升一级以上的人，就命令行台军司颁发证书，证书从中间竖着分开，一份交给立功的人，一份送交门下省，以便防止耍花招作假。”胡太后听从了他的建议。卢同是卢玄的族孙。中尉元匡上书请求把景明元年以来内外考核的帐簿、吏部任职的文书、中兵的功劳查询记录，以及历次考核中的最高等和最低等的名单都取出来，以便核查冒功盗官的人，胡太后批准了他的请求。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书认为：“律法最怕繁杂苛刻，治政贵在清平简约。御史台的职责，在于有所风闻就可以上奏，如果知道有冒取功劳官职的人，只须取一本簿籍，调查检验出真假，绳之以法便可。怎能取尚书省的全部档案到御史台去审查，查找二十多年的旧帐，象这样追查过失，谁能受得了这种罪责！这实在是贤圣的王朝应当慎重对待的事。”胡太后这才停止追究。胡太后又因为元匡的多次建议都没有被采纳，怕他提出辞职，想要奖励安慰他，就加封他为镇东将军。二月，丁未(十六日)，又封元匡为东平王。

6 三月，丙子(十五日)，梁朝下令给织官，命令锦纹不能织仙人鸟兽的形状，因为加以剪裁，违背了仁爱。

7 丁亥(二十六日)，北魏广平文穆王元怀去世。

8 夏季，四月，戊申(十八日)，北魏任命中书监胡国珍为司徒。

9 梁武帝在诏书中认为宗庙中祭祀用牲畜，对鬼神有妨害。应当都用面粉去作。于是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认为宗庙中不用牲畜，就等于不再祭祀。武帝终于不肯听从。朝中的高级官员们就商议用大肉干代替牛。

10 秋季，八月，丁未(十八日)，北魏诏令太师高阳王元雍入居门下省，参决尚书奏事。

11 冬季，十月，因为宗庙仍然用干肉，梁武帝又下诏令制止，于是朝官们又商议替代之物，因此决定用大饼取代肉干，其余的都使用蔬菜水果，又修建至敬殿，景阳台，设置七庙中的神位，每月里又设置素食。

12 乙卯(二十七日)，北魏朝廷下诏令，凡在北方代都的没有迁徙的士民，都听任他们留作长久居民。

13 十一月，甲子(初七)，巴州刺史牟汉宠反叛，投降了北魏。

14 十二月，柔然国的伏跋可汗派俟斤尉比建等人向北魏求和。北魏用对待敌对国家使节的礼节接待了柔然使者。

15 这一年，梁朝任命右卫将军冯道根为豫州刺史。冯道根憨厚口拙，行军作战能督促士兵；众将争夺功劳时，只有冯道根一个人不说话。他为政清廉，官吏、百姓都感激他。梁武帝曾经赞叹说："冯道根在的地方，一切无不放心，能让朝廷想不起来还有这个州。"

16 北魏尚书崔亮上书请求在王屋山等地采掘铜铸造钱币，建议被采纳。从此以后，百姓常常私自铸钱，钱币比较薄小，使用一段

时间就更轻了。

十七年(戊戌,公元 518 年)

1 春季,正月,甲子(初八),北魏封氏族酋长杨定为阴平王。

2 北魏秦州的羌人造反。

3 二月,癸巳(初七),安成康王萧秀去世。萧秀虽然和梁武帝在贫贱时是兄弟,等到成为君臣关系之后,对梁武帝的谨慎小心、恭恭敬敬超过了朝中那些关系疏远、出身低贱的臣子,梁武帝也更因此而认为他贤良。萧秀和弟弟始兴王萧憺相互友爱,萧憺一直作荆州刺史,常常把他的俸禄给萧秀一半,萧秀实心实意地接受,也不认为给的太多而不受。

4 甲辰(十八日),梁朝大赦天下。

5 己酉(二十三日),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神龟。

6 北魏东益州的氐人造反。

7 北魏孝明帝召见柔然国的使者,责备他们没有尽到藩国的礼节,商议按汉朝对待匈奴的办法,派使者回复他们。司农少卿张伦上书,认为:"道武帝开辟国土,日理万机,无暇顾及,于是使社仑这小子在大漠之北割据一方。这也是因为我们国内不安定,急着对付汉人而放松了对这些夷狄之族的辖制。孝文帝正应付南部的事,没来得及向北讨伐。宣武帝遵从先帝遗志,所以前次敌虏的使节来到,只接受他们的进见却不回复他们的求和之请。这是因为圣人当政,国富兵强,拒绝敌人的礼节,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他们有什么可求的呢?现在敌虏虽然仰慕德行前来进见,也是想看看我们是强是弱。如果让圣上的使者衔命去敌虏那里,与他们结成兄弟,恐怕不是祖宗的愿望。如果事情不能这样了结,也应当给他们下一道诏书,显示上下君臣间的礼仪,再命令宰相给他们写信,告诉他们归顺的办法,看他们是听还是不听,慢慢地或进而用恩,或退而用威,

这才是王者应有的样子呀!怎能因为戎狄之间发生了吞并,就立刻亏损了礼节呢!”张伦的建议没被采纳。张伦是张白泽的儿子。

8 三月,辛未(十六日),北魏灵寿武敬公于忠去世。

9 北魏南秦州的氐人造反,朝廷派龙骧将军崔袭持符节去晓谕他们。

10 夏季,四月,丁酉(十二日),北魏秦文宣公胡国珍去世,朝廷赠予他假黄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等职,号为太上秦公,用隆重的礼仪安葬了他,赠赐衣服和仪仗卫士,丧事极端优厚。又把胡太后母亲皇甫氏的灵柩迎来和胡国珍合葬,称作太上秦孝穆君。谏议大夫常山人张普惠认为前代皇后的父亲没有称作“太上”的,“太上”的名字不能加在臣子身上。于是,就去朝殿上书陈述自己的看法,侍从们没人敢给他通报。正赶上为胡国珍挖墓穴时碰上了坚固的石头,于是张普惠秘密上表,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太上’这个词是从‘上’而产生的名称,皇太后称自己的命令为‘令’而置于皇上的‘敕’之下,是为了顺从‘三从’之道理,同于周武王时的文母以妇人而列入善于治理的十人之列。现在封司徒为‘太上’,恐怕会有违于置‘令’于‘敕’之下的道理。孔子说:‘一定要正名!’这一次出现了先兆,于是因墓穴浅而不得不改换地点,也许是天地神灵以此来劝诫、启发圣人。希望能停止使用与帝王一样的封号,来博取因谦让而带来荣耀的福份。”于是,胡太后就亲自来到胡国珍的住宅,召集五品以下的官员广泛讨论。王公大臣都顺从太后的心意,争相指责张普惠,张普惠随机分辩,没有人能说服他。胡太后派元义向张普惠宣布命令说:“朕所做的,是孝子的心意。你所说的,是忠臣的道理。众大臣已经有了定议,你不能这么狠心地剥夺朕的一片心意。以后有什么见解,不要因此而难于启口。”

胡太后给太上君建造了寺庙,其雄伟华丽相当于永宁寺。

尚书奏请再向百姓收缴绵麻税，张普惠上书，认为："道武帝废弃了大斗，去掉长尺，修改了重秤，是为了爱护百姓，减轻赋税。因为军队、国家需要绵麻用品，因此在绢税中增收八两绵，在布税中增收十五斤麻，百姓因为核定秤尺而减交的赋税止于绵麻两项，因此踊跃交纳。但是从这以后，所收缴的绢和布，又重新增长增宽，百姓抱怨之声，传遍朝廷内外。宰相不了解这个根本原因在于幅宽、度长，就罢免了绵麻税。接着尚书因为国家用度不够，又想重新征收。这样的作法无疑是丢掉百姓的信任，放弃已经实行的命令，继续从前的错误，又犯下今后的过失。不去想想国库中绵麻很多，却正在被众臣们盗为己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百姓交纳货物，有的一斤要多交一百铢，但没听说有关部门按法律惩处州郡官员；而质量稍微差一点，一家之主就被判罪，还株连地方三长。因此库中的绢布，超出规定尺寸的多，众大臣接受俸禄时，人人都愿要尺长幅宽、耐用结实的，再也没有什么发放的标准了，从没听说有谁因为尺幅多出而 送回官府。现在如果要重新征收绵麻税，首先必须校准秤和尺子，明确规定严禁使用大秤大尺，不许放任，以使天下人知道二位圣人爱护百姓、尊重法律的心意是这样坚定，那么孝文帝太和年间的德政就又在陛下的神龟年间出现了。"

张普惠又因为孝明帝喜爱在园苑中游猎玩乐，不亲自处理朝政，过分地尊崇佛法，把国事大多委派给有关部门；就上书恳切地劝诫他，认为："做没有理智的死后的功德，损耗百姓巨大的财物，减少臣子们的俸禄，剥夺人力，亲自供奉无所事事的僧人，大肆修建寺庙宫殿，追求飘渺不实的回报，让入朝的大臣在外面叩头，这些僧人却在里面游玩，这是对礼教的违背，对时势的触犯，以致人神都不能安宁。我认为整天修行，来乞求不受劫难，不如让百姓把心思都放在奉养双亲上，以使天下和平，不产生灾害。希望圣上好

好地珍视自己的威仪，为天下作出榜样，亲自向天地和祖先之灵献出虔诚的敬意，亲身参加朔望之礼，祭奠先圣先师，尽心耕种藉田，酌量撤掉那些不急需的僧庙的华丽之饰，恢复百官长久以来被削减了的俸禄，对已经开始建造的寺庙一定要简单节省，快快建成，没有建造的都不要再修建了。这样，圣上的孝悌可以通于神明，道德教化可以光耀天下。节省用度，爱护百姓，法令风俗都依赖于此啊！”不久，北魏孝明帝下令商议供奉先师的礼节，并从此每月接见大臣们一次，这都是采纳了张普惠的劝谏的结果。

张普惠又上书评论时政得失，胡太后和孝明帝将张普惠接入宣光殿，以便他随时对时政提出批评。

11 梁朝临川王萧宏的小妾的弟弟吴法寿杀人之后藏在萧宏府内，梁武帝命令萧宏交出，当天把吴法寿依法治罪。南司奏请免去萧宏官职，梁武帝在奏折上批示：“怜爱萧宏是兄弟的私情，免除萧宏的官职是帝王的法律，批准南司的奏请。”五月，戊寅(二十四日)，司徒、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被免职。

萧宏自从兵败洛口之后，常常怀着羞愧、愤恨之心，京城中每当发生了造反作乱，都打着萧宏的名号，因此多次被有关部门汇报，梁武帝宽恕了他。梁武帝临幸光宅寺，有强盗埋伏在萧宏府前以萧宏的官名命名的浮桥骠骑航上，等待梁武帝夜晚出来。梁武帝刚要出发，忽然心中一阵惊悸，于是便从另一座叫朱雀航的桥上过。事情暴露后，贼人口称是受萧宏指使，梁武帝哭着对萧宏说：“我的人品才能胜过你百倍，但是处在皇位上还感到力不从心，你能做什么？我不是不能如同汉文帝诛杀淮南王刘长那样把你杀掉，而是可怜你愚蠢啊！”萧宏叩头说没有这事，但是终于因为藏匿吴法寿被免了官。

萧宏奢侈无度，暴敛无厌。他有库房将近一百间，位于内堂的

后面，平时看守、防备得非常严密，有人怀疑里面是兵器，便秘密上报了梁武帝。梁武帝对兄弟友爱看得很重，所以很不高兴。有一天，梁武帝送给萧宏的爱妾江氏丰盛的酒菜，并说："我要来你家畅饮。"到时他只带了老部下射声校尉丘佗卿前去，和萧宏以及江氏开怀畅饮。半醉之后，梁武帝说："我现在要去你的后房走走。"就坐轿一直来到后堂，萧宏恐怕武帝看到他的财物，脸色十分惊恐。于是梁武帝心中更加怀疑，便把每间房子都检查了一遍，发现萧宏把每一百万钱堆为一处，用黄色木片作为标志，每一千万钱存在一间库房之中，挂一个紫包标志，共有三十多间。梁武帝和丘佗卿屈指计算，算出共有三亿多万钱，其它的房间贮存着布、绢、丝、绵、漆、蜜、纻麻、蜡等杂货，只见满库都是，不知有多少。梁武帝这才知道库里放的不是兵器，于是非常高兴，说："阿六，你的生计真可以啊！"于是再行痛饮直到深夜，点着蜡烛回宫。从此，兄弟俩才重归于好。

萧宏在京城里有数十处府第，他放债立债券时，总是让借债者把自己的田宅或店铺作为抵押写在文契之上，过了期，就把借债者驱赶走，从而夺取他们的住宅，京城和东土百姓不止一人失去产业。梁武帝后来知道了这事，下令不得再以债券侵夺欠债者的产业，这一规定就是从此而开始的。

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萧昺，特别有风度，有骨气，被梁武帝所看重，因此军队、国家的大事都和他商量处理，让他作安右将军，监扬州。萧昺认为让自己驻守扬州不合适，扬州是京邑之地，应当由皇上的亲兄弟来镇守，而自己是皇上的堂弟，不能超越皇上兄弟之亲。因此便流着泪恳切地推辞，但梁武帝不许他推辞。萧昺治理扬州尤其称得上明察果断、政令严整。

辛巳(二十七日)，梁武帝任命萧宏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六月，

乙酉(初一),又任命他以中军将军的官号兼司徒。

臣司马光曰:萧宏作将领则覆没三军,作臣子则牵涉大逆不道,梁武帝饶恕他的死罪是可以的,但是几十天里,又重新让他位列王公,这从兄弟的恩情讲是非常诚厚的了,可是帝王的法度又在哪里呢?

12 当初,洛阳有汉朝立下的《三字石经》,虽然多次遭受战乱却并没有在当时受到损坏。到了北魏时期,冯熙、常伯夫先后任洛州刺史,破坏了石碑,将其用来修建佛塔寺庙,于是大部分石碑散落,剩下的堆在野草丛中,僧人、俗家人便随意拿走。侍中领国子祭酒崔光奏请朝廷派官吏去看守,并让国子博士李郁等人补上残缺的部分,胡太后同意了,但是正赶上元叉、刘腾谋反,于是事情便没有得到落实。

13 秋季,七月,北魏河州的羌人却铁忽造反,自称为水池王。魏孝明帝下令任命主客郎源子恭为特使去讨伐他。源子恭来到河州,严格命令州郡以及各路军队,不许侵占百姓一件东西,也不许轻易同敌兵作战,然后向叛军示以威力和恩德,使他们有所悔恨、惧怕。八月,却铁忽等人来到源子恭处投降,前后不到二十天即平定了河州之乱。源子恭是源怀的儿子。

14 北魏宦官刘腾,不会写字,却很有奸计,善于揣摸别人的心意。胡太后因为他有保护自己的功劳,多次升迁他,直到当了侍中、右光禄大夫,于是他便开始干预政事,收取贿赂替人求官,行贿者没有达不到目的的。河间王元琛是元简的儿子,作定州刺史,以贪婪放纵而闻名,他卸任回来之后,胡太后诏令说:"元琛在定州时,只没把中山宫带回来,其他没有不弄到手的,怎么可以再任用他!"于是就把他闲置在家中。元琛就请求刘腾,作了他的养子,贿赂了刘腾上万的金子珠宝。刘腾替他在太后那里说情,使他兼任了都官

尚书，出京作了秦州刺史。恰在这时，刘腾病得很厉害，胡太后想在他活着时让他富贵，九月，癸未朔(初一)，让刘腾当了卫将军，并加封仪同三司。

15 北魏胡太后因为天象有变化，便想让崇宪高太后承担凶兆。戊申(二十六日)夜间，高太后暴死；冬季，十月，丁卯(十五日)，用安葬尼姑的礼节将她安葬在北邙，谥号为顺皇后。百官们都没有穿着丧服而只是穿着单衣服，头上还都加有驱邪的符，送丧到墓地，丧事完毕之后，便改换了服装。

16 乙亥(二十三日)，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徒。

17 北魏胡太后派使者宋云和僧人惠生到西城去求取佛经。司空任城王元澄上书说："从前孝文帝迁都，规定城内只允许设置僧、尼寺庙各一座，其余的都放在城外。这主要是因为僧人和世人不同，想使他们清静地居住在尘世之外的原故。正始三年时，沙门统领惠深，开始违犯从前的禁令，从那以后诏令便不得实行，偷偷谒拜的人越来越多，都城里面，寺庙超过了五百座，将近三分之一的民房被侵占，以致寺庙与那些屠房、酒肆等污秽之地紧挨混杂在一块。从前代北有法秀谋反，冀州有过大乘叛乱。太和、景明年间的规定，不只是为了使僧俗分开，同时也为了防微杜渐，以免再出现僧人之乱。从前佛徒立寺传教，大多依傍山林而居，现在的僧人们却恋着城市，这正是因为他们被利欲诱惑，不能约束自己的结果，这是释氏的糟粕，佛祖的败类，为佛教戒律所不容，国家制度所难许。我认为凡是都城里没修好、可以搬迁的寺庙，应该都迁到城外去，不足五十个僧人的寺庙，统统合并到大寺庙去，外地各州也按此办理。"然而，他的建议到底也没有准行。

18 这一年，北魏太师元雍等人上书说："盐池是上天的宝藏，用来养育众生，前代都为此制定了一定的禁令，这并不是为了和百

姓争利。但是由于人们都想通过盐池来获利，因此取用没有法度，或者被豪门贵戚封占，或者被临近的百姓独自把守，以致那些贫弱之人和远道而来的人都望池兴叹，不能获其利。因此就设置了一个主管部门，令其裁决、督察采盐事务，使强弱都一样，务必使大众都得到利益。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收方法，自古以来就有，其目的是为了使远近平均，对公对私都有好处 。等到甄琛启请解除了盐池禁令之后，盐池就被绕池而住的百姓尉保光等人擅自霸占起来，据说他们所立的限禁，加倍地超过了官府的限禁，取与由他们定，盐价贵贱由他们说。请求按前朝的做法对此加以限禁才好。”北魏孝明帝诏令采纳了这一建议。

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九卷

梁纪五　　梁武帝天监十八年(己亥,公元519年)

1 春季,正月,甲申(初四),梁朝任命尚书左仆射袁昂为尚书令,右仆射王暕为左仆射,太子詹事徐勉为右仆射。

2 丁亥(初七),北魏国主颁布诏令,宣布:“太后临朝执政已经将近六年,应当用‘诏书’的名义来向全国发令。”

3 辛卯(十一日),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4 北魏征西将军张彝的儿子张仲瑀上书,请奏修订选官的规定,以限制武将,不让他们在朝中列入士大夫的清品。因此,议论和抗议之声到处都是,这些人在大街上张榜,约定集合时间,要去屠灭张家。张彝父子却平静自如,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二月,庚午(二十日),羽林、虎贲等将近一千人,一同到尚书省叫骂,寻找张仲瑀的哥哥左民郎中张始均,没有找到,就用瓦片、石块砸尚书省的大门。尚书省的官吏们都很害怕,没有人敢去阻挡他们。于是这些武士们又手执火把引燃了路上的蒿草,用石头、木棍作为兵器,一直攻入张家住宅,将张彝拖到堂下,尽情地捶打污辱,并且烧毁了他的住房。张始均跳墙逃跑了,但又赶回来向贼兵求饶,请求他们饶他父亲不死,贼兵们趁势殴打他,将他活活投到火里。张仲瑀受伤逃脱了,张彝被打得只剩一丝游气,过了两晚就死掉了。远近都因这件事而受到震惊。但是胡太后只抓了闹事的羽林、虎贲中的八

个首恶分子，杀掉了他们，其他的就不再追究了。乙亥(二十五日)，又颁布了大赦令来安抚他们，于是命令武官可以按资格入选。有识之士都感到北魏将要发生动乱了。

当时官员名额已经很少，应选的人都很多，吏部尚书李韶停止选择录用工作，遭到很多埋怨；于是朝廷便另外任命殿中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崔亮奏请制定了新的录用标准。规定不管应选者是贤是愚，只以其待选的时间为依据，时间长者优选录用，因此那些长时间待选的人都称赞他有才能。崔亮的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给崔亮写信说："商周时期由乡间学校选拔官员，两汉时期由州郡推荐人才，魏晋两代因循汉代旧例，又在各州郡设置了中正的职位主管这件事，虽然没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所选的每十人中也有六七人是应当入选的。然而朝廷选拔人才，只要求他们文采好，而不考察他们的本体如何，考察孝廉只根据他们的章句学问如何，而不看他们有无治理国家的方法。设立中正官职只辨识他们的姓氏，而不考察应选者的才能、品行，选取士人的路途不广，淘汰的办法不严密。舅舅您被委任来主管铨选官员之事，本应改换掉那些不妥的章程，为什么反而以年资长短为任用的标准，这样一来，天下的士人谁还会再注意修励自己的名节和品行呢！"。崔亮回信说："你所说的的确有深刻的道理，但是我前不久采取的那种办法，也有它的道理，古今不同，时机合适时便应当加以变革。从前子产铸造看铜刑书来挽救时弊，但是叔向以不合先王之法来讥刺他，这和你用古代礼法来责难随时变化有什么不同！"。洛阳令代京人薛琡上书说："百姓的性命，掌握在官吏的手上，如果选拔官吏只按他们的年资，而不问他们的能力大小，象排队飞行的大雁一样按顺序来，或象穿在一起的鱼一样由先而后地拿着名册叫名字，那么吏部只需一名官吏就足够了，按顺序用人，怎能叫做铨选人才呢！"薛琡的

上书交上之后，没有得到答复。后来薛琡又因此而请求拜见皇帝，再次上奏："请求陛下命令王公大臣推荐贤才来补任郡县长官的职务。"因此北魏孝明帝下令让大臣们议定这件事，但是事情也没有下文。后来，甄琛等人接替崔亮作了吏部尚书，因论资排辈这种办法对自己有便利，就继续奉行，北魏的选拔任用官员不得当，是从崔亮开始的。

当初，燕国的燕郡太守高湖逃奔魏国，他的儿子高谧作了侍御史，因为犯了法被流放到怀朔镇，几代人居住在北部边疆，于是就养成了鲜卑人的风俗习惯。高谧的孙子高欢，深沉而有大志，家境贫困，在平城服役，富家娄氏的女儿看到他，认为他不同一般，便嫁给了他。他这才有了马匹，得以充当镇上的信使。他到洛阳时，见到张彝被打死一事，回到家之后，就倾尽财物来结识宾客。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高欢说："皇宫中的卫兵们结伙起来焚烧了大臣的住宅，朝廷却畏惧他们叛乱而不敢过问，执政到了这种地步，事态如何便可想而知了，岂可死守着这些财物而过一辈子呢？"高欢和怀朔省事云中人司马子如、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户曹史咸阳人孙腾、外兵史怀朔人侯景、狱掾善无人尉景、广宁人蔡俊等人，特别地友好亲密，他们均以仗义任气而称雄于乡里。

5 夏季，四月，丁巳(初八)，梁朝大赦天下。

6 五月，戊戌(二十日)，北魏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司徒，京兆王元继为司空。

7 北魏接连几代都很强盛，东夷、西域都不断地向其进贡，他们又设立了互换物品的市场来取得南方的货物，因此国库非常充实。胡太后曾经临幸藏绢的仓库，命令随行的一百多个王公、妃嫔、公主各自取绢，按自己的力气而取之，拿得最少的也不下一百多匹。尚书令、仪同三司李崇和章武王元融因为扛的绢太重，跌倒在

地，李崇扭伤了腰，元融扭伤了脚，胡太后夺下了他们的绢，让他们空手而出，当时的人们都把这事当成了笑话。元融是元太洛的儿子。侍中崔光只取了两匹，胡太后嫌他拿得少，他回答说："我的两只手只能拿得动两匹绢。"其他的人听了后都很惭愧。

当时北魏宗族中受宠掌权的大臣们都争比奢侈豪华。高阳王元雍是全国的首富，他的宫室园林和帝王的园林不相上下，有六千男仆，五百艺伎，出门时仪仗卫队充塞道路，回家后就整日整夜地吹拉弹唱，一顿饭价值几万钱。李崇与元雍同样富，但他生性吝啬，他曾对人说："高阳王的一顿饭，等于我一千日的费用。"

河间王元琛，总是想和元雍比富，他有十多匹骏马，马槽都是用银子做的，房屋的窗户之上，都雕饰着玉凤衔铃，金龙吐旆，真是金碧辉煌。他曾经召集众王爷一同设宴饮酒，所用酒器有水精盅、玛瑙碗、赤玉杯，都制作精巧，皆非中原的出产。他又陈列出艺伎、名马和各种珍奇宝贝，令王爷们赏玩，然后又带领众王爷一一参观府库，其中金钱，布帛不可胜数，得意之下便回头对章武王元融说："我不恨自己看不见石崇，只恨石崇看不到我。"元融一向自认为很富有，回府后却伤心叹息了三天。京兆王元继知道这一情况之后便去劝解他，对他说："你的财物不比他的少多少，为什么这么嫉妒他呢？"元融说："开始我认为比我富的人只有高阳王，不想还有河间王！"元继说："你就象在淮南的袁术，不知道世上还有个刘备呀。"元融这才笑着坐起来了。

胡太后爱好佛教，没完没了地修建各种寺庙，下令各州分别修建五级佛塔，以致百姓的财力匮乏，疲惫不堪。众位王爷、权贵、宦官、羽林分别在洛阳修建寺庙，互相用寺庙的华丽来炫耀自己。胡太后多次设立斋戒大会，给僧人的布施动辄以万计数，又常常没有节度地赏赐身边的人，耗费的财物不可计量，却不曾把好处施舍到

百姓头上。这样，国库渐渐空虚，于是就削减众官员的俸禄和随从。任城王元澄上书，指出："萧衍一直对我国蓄有窥觎之心，所以我们应当趁国家强盛，兵强马壮，早日规划统一大业。但是近年以来，国家和个人都很贫困，所以应当节制不必要的费用，以便周给急务之需。"胡太后虽然没有采用他的意见，但常常优待礼遇他。

北魏从永平年间以来，为修建明堂和太学而服役的人最多不超过一千人，有关部门又把这些人借去修建寺庙和服其他劳役，因此十多年仍然没能建成。起部郎源子恭为此而上书，认为："如此而废弃治国的大业，资助不急需的费用，确为不该，故而应当撤消、减少各种劳役，早日求取明堂、太学完工，使祖宗有配天而享受祭礼之期，百姓可以知晓礼乐。"朝廷下令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明堂和太学仍然不能建成。

8 北魏陈仲儒请求按照京房所定的音律标准来校正八音。有关部门质问陈仲儒说："京房的音律标准，今天虽然有乐器存在，但通晓的人很少，请问陈仲儒你是受什么师傅指点，从什么典籍中学习到的。"陈仲儒回答说："我生性喜爱弹琴，又曾经读过司马彪的《续汉书》，见到京房的校音方法，其规则是很明白的。于是我就极力用自己的愚钝的头脑，钻研了很长时间，颇有收获。用音准代替音律，就是用它的分度来调校乐器。我研究过声调本身，宫、商两音应当低沉，徵、羽两音应当轻清。如果按公孙崇的说法，只用十二音律划分乐音，而又说变换宫调，清音浊音就都齐备了。因为黄钟管最长，因此就用黄钟管作为宫音，则每每跑调。如果平分成八个音，仍然需要分别采纳各种乐器，以配成美妙的乐声。如果把应钟作为宫音，蕤宾作为徵音，这样一来则徵音浊沉而宫音轻清，虽然具有韵律了，但却成不了曲调。如果用中吕当作宫音，那么十二音律就全无可取了。现在按京房的乐书所定，把中吕当作宫音，然后用减

弱的音为商音，用起始的音为徵音，这样才形成韵律。而公孙崇却把中吕作为宫音，仍然使用林钟为徵音，这怎么能够和谐呢？然而音乐十分微妙、精密，史传所记都很简略，如过去记载定律数之准，共有十三弦，隐间九尺，但是没有说明需要弦柱与否。而且，一寸音节中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音，精微、细密，难以分辨。我曾经私下里试验过，准应当使用弦柱，只要向前调中间的弦柱，以此来确定音准的分度，这样产生出来的音韵就已经自然和谐了。它的中弦粗细应当与琴宫相同，用转弦的轸来调音，使它与黄钟合拍。中弦以下按度数划分成六十音律的清浊音节，其余十二弦应当如筝那样设立弦柱，就是将中弦上的一周的乐音，按度数标志在十二弦上，然后按照相生之法，按次序进行，取十二律的商、徵两音。商、徵二音一旦确定，再用琴五调的调声方法来协调乐器，然后错采众音来修饰它，如果不按照这种方法进行，声音就不会和谐。况且燧人氏不向老师学习就掌握了用火的办法，焦延寿不曾交学费拜师就变革了音律，因此那些说自己有知识的人想要教别人却没有人跟从他学习，心地通达的人没有老师也能有所体会，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收获，都与他的心胸有关，何必一定要经过老师的指授才能创造大事业呢！”尚书萧宝寅上奏说陈仲儒的学问没有老师传授，就轻率地制定音律，因此不能认可，于是这件事就放下了。

9 北魏中尉东平王元匡因为自己的建议多次被任城王元澄驳回，非常气愤，便又重新收拾好过去与高肇抗衡时所做下的那口棺材，准备再次以死相抗，来弹劾元澄。于是元澄也上奏了元匡的三十多条罪状，廷尉判处元匡死刑。秋季，八月，己未(十二日)，朝廷下令免除元匡死罪，剥夺了他的官爵，让车骑将军侯刚代替他的中尉职务。三公郎中辛雄上奏了处治元匡的意见，认为：“元匡曾经侍奉过三代皇帝，他的刚正不阿的事迹，朝廷内外都知道。因此孝文

帝奖赏他'匡'这个名字。先帝既然已经在先前容忍了他，陛下您也应当在现在宽待他，如果最后贬黜了他，那么恐怕会因此而堵住了忠臣的口。”不久之后，又任命元匡为平州刺史。辛雄是辛琛的族孙。

10 九月，庚寅朔(十四日)，胡太后巡幸嵩高；癸巳(十七日)，回到宫中。

胡太后曾经在闲聊时对兼中书舍人杨昱说：“如果我的亲戚在外面有不称人心的事，你一旦听到了，千万别隐瞒。”杨昱上奏扬州刺史李崇用五车装载财物，相州刺史杨钧制作银质食具馈赠领军元义。胡太后就召来元义夫妻，哭泣着责备他们。元义因此怨恨杨昱。杨昱的叔父杨舒的妻子是武昌王元和的妹妹。元和是元义的从曾祖。杨舒死后，元氏多次请求搬到别的地方住，杨昱的父亲杨椿哭着斥责他，不肯听从，因此元氏很仇恨他们。正赶上瀛州人刘宣明图谋叛乱，事情被发觉后，刘宣明逃亡。元义指使元和以及元氏诬告杨昱藏匿刘宣明，并且说：“杨昱的父亲定州刺史杨椿，他的叔父华州刺史杨津，曾经一起给刘宣明送了三百件兵器，图谋造反。”元义又使这个罪名成立，并派了五百御前卫兵在夜间包围了杨昱的住宅，进行搜查，抓了杨昱，但是一无所获。胡太后察问其事，杨昱报告了被元氏怨恨的事。胡太后为杨昱松了绑，判处元和以及元氏死刑。事后元义营救了他们，结果元和被免除官职抵罪，元氏终于也没有治罪。

11 冬季，十二月，癸丑(初八)，北魏任城文宣王元澄去世。

12 庚申(十五日)，北魏大赦天下。

13 这一年，高句丽王高云去世，他的长子高安继位。

14 北魏因为感到选拔官员过滥而不精，就大加淘汰，只有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以及范阳人祖莹等八人因为有才能而留

用，其他人都被免职送回去。羊深是羊祉的儿子。

普通元年(庚子，公元 520 年)

1 春季，正月，乙亥(初一)，梁朝改年号并大赦天下。

2 丙子(初二)，发生日食。

3 己卯(初五)，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太尉、扬州刺史，金紫光禄大夫王份为尚书左仆射。王份是王奂的弟弟。

4 左军将军豫宁威伯冯道根去世。这一天在正月，梁武帝去太庙和小庙祭祀，出宫以后，有关部门把冯道根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梁武帝问中书舍人朱异说："吉凶的事发生在同一天，现在我能去吊唁他吗？"朱异回答："从前卫献公听到柳庄的死讯，不脱掉祭服就前去吊唁。冯道根虽然算不上是国家重臣，但也对王室有过贡献，去看望他，是合乎礼仪的。"于是梁武帝就来到冯道根的住宅，非常忧伤地哭悼他。

5 高句丽的太子高安派遣使节前来向梁朝进贡。二月，癸丑(初九)，梁武帝任命高安为宁东将军、高句丽王，并且派使节江法盛授给他衣服、王冠和佩剑。北魏光州的军队在海中抓获了江法盛，把他送到了洛阳。

6 北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献王元怿，神采仪表俱佳，胡太后逼迫和他私通。但是元怿素有才能，辅政多所匡益，又爱好文学，对士大夫很尊敬，在社会上的声望依然很高。侍中、领军将军元义在门下省，又兼任统管禁卫之兵，他倚仗太后的宠幸骄傲放肆，穷奢极欲，元怿常常按法律制裁他，因此元义非常怨恨元怿。卫将军、仪同三司刘腾的权势在朝廷内外都很大，吏部为了讨刘腾的欢心，奏请任命刘腾的弟弟为郡太守，但是因刘腾的弟弟无论才能和资历都不够格，元怿便压下来，不肯上奏，因此刘腾也怨恨他了。龙骧府长史宋维是宋弁的儿子，元怿推荐他作了通直郎，但是宋维实际上是

个轻薄无行之徒。元义答应使宋维荣华富贵，让宋维告司染都尉韩文殊父子二人谋划叛乱，要立元怿为帝。元怿因此而被监禁，经过查验，没有发现谋反的行为，才被释放。宋维因诬告而应当以诬告治罪，元义对太后说："如果现在杀了宋维，以后有了真反叛的人，谁也不敢报告了。"于是只把宋维贬为昌平郡太守。

元义怕元怿最终成为自己的心头之患，就和刘腾密谋，让主食中黄门胡定自己供认说："元怿贿赂我，让我毒死皇上，许诺 如果他做了皇上，便让我荣华富贵。"北魏孝明帝当时只有十一岁，相信了胡定的诬陷。秋季，七月，丙子(初四)，胡太后在嘉福殿，没有到前殿来，元义奉侍皇帝来到显阳殿，刘腾关闭了永巷门，胡太后不能出来。元怿入宫，在含章殿后遇上了元义，元义厉声喝止，不许元怿进入，元怿说："你想造反吗？"元义说："我不造反，我正想抓要造反的人呢！"于是命令宗士和直斋们揪住元怿的衣袖，把他送到含章东省，派人看守住他。刘腾伪称皇上的命令召集公卿们来议论，数说元怿谋反的罪状；大家都畏惧元义，没有人敢表示不同意见，只有仆射新泰文贞公游肇反驳说元怿不可能谋反，到底也没有下笔签名同意把元怿治罪。

元义、刘腾拿着王公们的意见进宫，很快就得到孝明帝批准，半夜时杀掉了元怿。于是他们又伪造胡太后的旨令，说她自己有了病，要将政权交还给孝明帝。他们把胡太后囚禁在北宫的宣光殿，宫门昼夜都关闭着，内外隔断，刘腾自己掌管着钥匙，连孝明帝都不能探视，只允许递送食物。胡太后的衣服饮食都不能象原来那样了，因此免不了忍饥受寒，于是她叹息道："养虎却被虎咬了，说的就是我呀。"元义又派中常侍贾粲陪侍孝明帝读书，暗中命令他提防监视孝明帝的行动。元义便与太师高阳王元雍等人一同辅政，孝明帝称元叉为姨父。元义和刘腾内外专权，相互勾结，元义专管抵

挡来自于朝廷之外的攻击，刘腾负责对朝廷内部的监视。他们常常在殿中值勤，一同决定赏罚，政事不论大小，都由他们两人决定，他们威震朝廷内外，以致百官们个个小心翼翼，不敢轻举妄动。

朝野之人听到元怿的死讯，莫不痛心疾首，胡夷中有好几百人痛哭他的死时都划破了面孔表示悲哀。游肇气愤不过死掉了。

7 己卯(初七)，长江、淮河及海水一同暴涨。

8 辛卯(十九日)，北魏为孝明帝举行加冠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正光。

9 北魏相州刺史中山文庄王元熙是元英的儿子，他和弟弟给事黄门侍郎元略、司徒祭酒元篡都得到清河王元怿的厚待，听到元怿的死讯之后，在邺城起兵，并且上书给孝明帝要求杀掉元义、刘腾，元篡逃跑到了邺城参与起兵。十天之后，长史柳元章等人率领城中平民鼓噪入城，杀了他们的手下人，把元熙、元篡和他们的儿子一同抓到高楼上，八月甲寅(十三日)，元义派尚书左丞卢同前去在邺城街市上斩杀了元熙和他的子弟。

元熙爱好文学，有风度，有气量，当时的名士大多和他有交情，他临死时，给老朋友写信说："我和弟弟都蒙受皇太后的知遇之恩，哥哥镇守大州，弟弟则在宫内服务，皇太后对我们和蔼可亲，恩情如同慈母一般。现在皇太后被废在北宫里，太傅清河王又横遭杀害，圣上年幼，一个人在前殿任人摆布。圣上如此，我等无法保全自己，因此率领军队和百姓想在全国伸张正义。但是我因智力浅短，不但贼人未除，反而身陷囹圄，真是上对朝廷有愧，下对知己无颜。我起兵本是出于忠义之心，不得不这么做，肝脑涂地，也毫无二话！希望众多友人，敬奉你们的道德标准，为国家为自己好好地保持名节。"听了此话的人没有不哀怜他的。元熙的首级被送到了洛阳，他的亲戚朋友都不敢去看，只有从前的骁骑将军刁整收藏了他

的尸身。刁整是刁雍的孙子。卢同为了讨取元义欢心，严厉查办元熙的同党，济阳内史杨昱被囚送到邺城，审问拷打了一百天，才得以回去复任。元义让卢同作了黄门侍郎。

元略逃到老朋友河内人司马始宾那里，司马始宾同元略用苇杆扎成筏子在夜间渡过孟津，来到屯留人栗法光的家中，很快又去投靠西河太守刁双，在那里藏了一年多。当时悬赏通缉元略，风声很紧，元略很害怕，请求把他送出国境。刁双说："人固有一死，最难得的是为知己而死，希望你不要替我担心。"元略坚决请求南逃，刁双便派侄子刁昌送元略渡过长江，于是元略投靠了梁朝，梁武帝封元略为中山王。刁双是刁雍的族孙。元义诬告刁整送走了元略，便把他连同他的子弟一同抓了起来，御史王基等人全力为他申辩，才得以幸免。

10 甲子(二十三日)，梁朝侍中、车骑将军永昌严侯韦睿去世。当时梁武帝正尊崇佛教，百姓全都跟着信教，只有韦睿自以为身为大臣，不想顺从这种习俗，行事全和平时一样。

11 九月，戊戌(二十七日)，北魏任命高阳王元雍为丞相，总管内外朝政，与元义一同处理日常事务。

12 当初，柔然国的佗汗可汗娶了伏名敦的妻子候吕陵氏，生下伏跋可汗以及阿那瓌等六个儿子。伏跋成为柔然可汗以后，忽然丢失了幼子祖惠，查访召寻都找不到。有个巫婆叫地万，她说，祖惠在天上，我能把他叫来。于是便在大泽中搭起帐幕，祈祷天神，祖惠一下子出现在帐幕中，并且说自己一直在天上。伏跋非常高兴，称地万是圣女，把她娶为正妻。地万既有法术，又有姿色，伏跋对她既尊敬又宠爱，非常听信她的话，任她参与干扰国事。这样过了几年，祖惠慢慢长大了，告诉他的生母说："我那时一直在地万家，没有上过天，上天的话是地万教我说的。"他的母亲把这件事的真象告诉

了伏跋，伏跋说："地万能够预见没发生的事，你不要说她的坏话。"不久地万怕这件事暴露，就在伏跋面前陷害祖惠并杀了他。候吕陵氏派与她一心的大臣具列等人绞死了地万；伏跋大怒，要杀死具列等人。恰好在这时阿至罗族入侵，伏跋带兵抗击，兵败而回。候吕陵氏和大臣一同杀掉了伏跋，立他的弟弟阿那瓌为可汗。阿那瓌立为可汗王仅十天，他的族兄示发便率领几万人攻打他，阿那瓌战败，同他的弟弟乙居伐轻骑逃往北魏。示发杀了候吕陵氏和阿那瓌的两个弟弟。

13 北魏清河王元怿死后，汝南王元悦没有一点仇恨元义之心，反而用桑落酒讨好元义，极尽谄媚讨好之能事。元义非常高兴，冬季，十月，乙卯(十五日)，任命元悦为侍中、太尉。元悦向元怿的儿子元亶索取元怿的服饰和古玩，因为没有按时送去而所送的又不合元悦的心意，元悦就用大杖打了元亶一百下，几乎把元亶打死。

14 柔然国的可汗阿那瓌将要来到北魏之时，北魏孝明帝派司空京兆王元继、侍中崔光等人依次欢迎他，十分优厚地赏赐、慰劳他。孝明帝在显阳殿接见了阿那瓌，随后设置宴席，把阿那瓌的座位排在亲王之下。宴会即将结束时，阿那瓌手执书信站在座位后面，孝明帝命人把他引到御座之前来，阿那瓌拜了几拜说道："为臣我因为家中有难，只身前来朝拜陛下，我国的臣民，全都逃散了。陛下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请陛下派兵把我送回本国，诛灭造反的逆贼，收集起逃散的人马，我一定会统率我的百姓，竭心侍奉陛下。我的话难以表达全面，这里还另外有封信向陛下陈述。"于是就把书信交给中书舍人常景呈给孝明帝。常景是常爽的孙子。

十一月，己亥(二十九日)，北魏孝明帝立阿那瓌为朔方公、蠕蠕王，赐给他衣物、服饰和轺车。他的俸禄和卫队，都和亲王的一

样。当时北魏正是强盛的时期，在洛水桥南的御道之东修建了四座客馆，道西建起了四片街。有从江南来投降的人便让住在金陵馆，三年以后在归正里赏赐他一所住宅；从北夷来投降的人先住在燕然馆，然后在归德里赏赐住宅；从东夷来投降的人先住在扶桑馆，然后在慕化里赏赐住宅；从西夷来投降的人先住在崦嵫馆，然后在慕义里赏赐住宅。阿那瓌归顺北魏后，让他住在燕然馆中。阿那瓌多次请求回国。朝廷中的意见总是不一样，无法决定，阿那环用一百斤黄金贿赂元义，于是就允许他回国了。十二月，壬子(十三日)，北魏命令怀朔都督挑选二千精锐骑兵护送阿那瓌到达国境边上，观看时机而实行招纳！如果柔然迎候阿那瓌，就赐给他丝绸布匹、车马，按礼节给他饯行，送他回去；如果柔然不接受他，仍允许他回到朝中来。这次行动的行装费用，责成尚书省根据费用多少而支付。

15 辛酉(二十二日)，北魏任命京兆王元继为司徒。

16 北魏派刘善明前来聘问，两国又开始亲善往来。

二年(辛丑，公元 521 年)

1 春季，正月，辛巳(十二日)，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2 梁朝在建康设立孤独园，用来收养穷困百姓。

3 戊子，(十九日)，梁朝大赦天下。

4 北魏南秦州的氐人造反。

5 北魏征调附近郡县的一万五千多兵力，由怀朔镇将杨钧统率，送柔然可汗阿那瓌回国。尚书左丞张普惠上书孝明帝，认为："蠕蠕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边境上的祸患，现在老天给他们降下灾害、战乱，让他们心灵受苦，这大概是为了让他们懂得只有按天道行事才能安乐，让他们悔过自新、规矩顺从地来侍奉我们大魏朝呀。陛下应当安抚百姓，端正自身以使天下百姓心悦诚服。阿那瓌

只身来投奔，安抚他就可以了，您却首先为此而劳扰天下，在京城内外兴师动众，把他们指派到荒僻偏远之处，去救助几代以来都是我们的强敌之人，帮助老天爷都要使他灭亡的丑恶的蛮虏，以臣之愚见实在看不出有这样做的必要。这不过是守边的将领贪图一时的功劳，却不去想想打仗是凶险的事，圣王不得已时才会使用。何况现在干旱正厉害，圣上出于慈心减少了自己的膳食，却让杨钧带着一万五千人去安定蠕蠕，违背时势而贸然行动，怎么能够成功呢？如果万一发生不测之变，有人颠覆国家发动战乱，即使到时把杨钧杀了吃掉，又有什么用！宰相大臣们专门喜欢个人的名声，不替国家的安危着想，这正是小臣我感到寒心之处。何况即使阿那瓌不能回国，我们有何辜负信义之处。我官职低贱不够评议的资格，但是文书都从我手上经过，因此我不敢不说出我的意见。”阿那瓌在西堂辞行，孝明帝下令赐给他军器、衣被、杂物、粮畜，样样都很优厚，命令侍中崔光等人在外城为他饯行送别。

阿那瓌逃到南方的时候，他的堂兄婆罗门率领几万人入朝讨伐示发，打败了他。示发投奔了地豆干国，地豆干人杀了他，柔然人推举婆罗门做了弥偶可社句可汗。杨钧上书说：“柔然国已经设立了国君，恐怕不会有杀死人家兄长的人又在郊外迎接死者的弟弟。如此轻率前往，徒劳而返，将白白地损害国家的威望。因此如果不大举发兵，就没办法送阿那瓌北返。”二月，北魏派原来曾出使过柔然国的牒云具仁前去晓谕婆罗门，让他迎接阿那瓌回国。

6 辛丑(初三)，梁武帝在明堂祭祖。

7 庚戌(十二日)，北魏派代理抚军将军邴虬讨伐南秦州反叛的氐人。

8 北魏元义、刘腾囚禁胡太后时，右卫将军奚康生参与了他们的计划，因此元义任命奚康生作了抚军大将军、河南尹，仍然让他

统领御仗卫兵。奚康生的儿子奚难当娶了侍中、左卫将军侯刚的女儿，侯刚的儿子又是元义的妹夫，元义因为和奚康生有姻亲的关系，因此十分信任他。他们三人很多时间里全都住在宫城内，有时交替着出宫，又让奚难当手执千牛刀侍卫于孝明帝左右。奚康生性情粗暴鲁莽，言语不驯，元义有些惧怕他，甚至表现在脸色上。奚康生也有些感到畏惧不安。

甲午(疑误)，北魏孝明帝在西林园朝见胡太后，文武百官陪同，酒酣之时纷纷起舞，奚康生趁势表演力士舞，每到回旋、转身的时候，总是看着胡太后，举手、投足、瞪眼、点头，作捕杀的姿式，胡太后明白了他的用意却不敢说话。傍晚，胡太后想携同孝明帝一同住在宣光殿，侯刚说："皇上已经朝见完毕了，他的嫔妃住在南宫，没必要留宿在这里！"。奚康生说："皇上是太后陛下的儿子，随太后之意领往哪里，还用问别人吗！"。众大臣们都不敢说话。胡太后自己站起来扶着孝明帝的手臂下堂而去。奚康生大声呼喊，高唱万岁！孝明帝前头进入殿门，手下人互相拥推着，门关不上。奚康生夺过奚难当的千牛刀，砍杀了值后元思辅，才安定了局面。孝明帝在宣光殿上升殿，手下的侍臣都站立在西边台阶下。奚康生借着酒劲想要出来安排布置一番，却被元义抓住，锁在门下。光禄勋贾粲欺骗胡太后说："侍官们心里惶恐不安，陛下应当亲自去安慰他们。"胡太后相信了他的话，刚走下殿来，贾粲便扶着孝明帝走出东门，往前住到了显阳殿，而把胡太后关在宣光殿内。到了晚上，元义还没有出宫，命令侍中、黄门、仆射、尚书等十多个人到奚康生被押的地方审问他，判处奚康生斩刑，奚难当绞刑。元义和侯刚都在内宫，伪造孝明帝命令判决了这个案子，同意判处奚康生斩刑，饶恕奚难当不死，改为流放。奚难当哭着去向父亲告别，奚康生却慷慨激昂，毫不悲伤，说道："我不后悔去死，你哭什么？"当时天色已暗，

官吏们驱赶着奚康生来到刑场，斩杀了他；尚食典御奚混因和奚康生一同拿着刀冲入宫中，也被判处了绞刑。奚难当因为是侯刚的女婿，得以停留了一百多天，最后被流放到了安州。很久之后，元义又派行台卢同去安州杀害了奚难当。刘腾被任命为司空，因此而权倾一时。朝廷中的八坐、九卿们常常在早晨到刘腾的住所拜访，先观察了他的脸色，然后再到官署去办公，也有一整天都见不到他的官吏。刘腾贪得无厌，不论请他办的是公事还是私事，他只看所送财物多少而行事，无论是水陆交通之利，还是山川物产，他全都独占，他还对六镇敲诈勒索，权贵间互相勾结串通，每年的收入数以百亿。他又侵夺周围四邻的房屋来扩大自己的住宅，远近的人都身受其害。

京兆王元继自认为他们父子的权职太大了，坚决请求把司徒的职位让给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崔光。夏季，四月，庚子(初三)，朝廷任命元继为太保，保留侍中的职务，元继坚决推辞，但是孝明帝不肯批准。壬寅(初七)，任命崔光为司徒，侍中、祭酒、著作等旧职不变。

9 北魏的牒云具仁来到柔然国，婆罗门非常傲慢，没有谦逊礼让的意思，却让牒云具仁对他行礼。牒云具仁不肯屈从，婆罗门才派大臣丘升头等人率领二千人随牒云具仁一同去迎接阿那瓌。五月，牒云具仁回到怀朔镇，把这种情况一一说明，阿那瓌很害怕，不敢前去，上表给孝明帝请求回到洛阳。

10 辛巳(十四日)，北魏南荆州刺史恒叔兴率领部将投降了梁朝。

六月，丁卯(初一)，义州刺史文僧明、边城太守田守德率领部属投降北魏，这二人都是蛮族首领。北魏任命文僧明为西豫州刺史，田守德为义州刺史。

11 癸卯(疑误),梁朝琬琰殿失火,火势漫延,烧毁后宫三千间。

12 秋季,七月,丁酉(初一),梁朝任命大匠卿裴邃为信武将军,授予他符节,让他督率众军去讨伐义州,首战告捷,在檀公岘打败了北魏义州刺史封寿,进而围攻其城。封寿请求投降,于是又夺取了义州。北魏委任尚书左丞张普惠为行台,率兵来救援,但是没有来得及。

接着,又任命裴邃为豫州刺史,镇守合肥。裴邃想要袭击寿阳,便暗中结交了寿阳人李瓜花等人作为内应。裴邃布署好了军队并约定了时间,怕被北魏发觉,便先给北魏的扬州送去一封书信,信中说:"魏国原来在马头设置防卫,现在听说又要修筑过去的白捺城,如果这样的话,就表示你们要发起进攻,我们这边也需要修筑欧阳城,增设边境的守备。现在筑城的兵士已集中了,只等你们的回信了。"北魏扬州刺史长孙稚和他的幕僚们商议此事,大家都说:"我们这里没有修筑白捺城的意图,应当把实情告诉他们。"录事参军杨侃说:"白捺是个小城,本来不是什么险要之地;裴邃这人很狡诈,一贯老谋深算,现在集结、调动部队,恐怕有别的用意。"长孙稚顿时醒悟过来了,说:"录事应当马上写一篇檄文送给裴邃。"于是,杨侃在檄文中对裴邃说:"你们调集兵力,想是有其他用意,为什么反而胡说我们要修筑白捺城呢?古话说:'他人有什么心思,我能猜测得出来',不要以为我们这里没有能人。"裴邃收到檄文后,认为北魏已经发觉了他的用意,就遣散了他的军队。李瓜花等人因为错过了约定时间,就互相告发检举,有十多家被处死。长孙稚是长孙观的儿子,杨侃是杨播的儿子。

13 当初,高车王弥俄突死后,他的手下人都投靠了哌哒国。几年以后,哌哒派遣弥俄突的弟弟伊匐率领余部回国。伊匐攻打柔然

可汗婆罗门，打败了婆罗门，婆罗门带领十个部落来到凉州，请求向北魏投降。柔然国剩余的几万人一起来迎接阿那瓌。阿那瓌给孝明帝上表说："我国的内部大乱，各个部族都各据一方分开居住，交替着抢劫杀掠。现在北方人都举踵翘望陛下去拯救他们，乞求照从前恩赐我那样，给我一万精锐兵力，送我到沙漠的北部，以便安抚战乱中的百姓。"孝明帝下令把这件事交给中书门下集体议定，凉州刺史袁翻认为："自从我国定都洛阳以来，蠕蠕国和高车国反复相互吞并，开始是蠕蠕国失去了头领，接着高车王又被抓。现在高车国在哀败中奋起，力求报仇雪耻，但由于种族、类属繁杂，最后也没能将敌国消灭。自从这两个敌虏之国相互交战以来，我们的边境尘土不起已经有几十年了，这是中原国家的益处。现在蠕蠕国的两个国王相继归顺我国，虽然戎狄之族野性难改，最后也不会有纯真坚固的节操，但是使危亡的国家幸存下去，使绝灭的种姓得以繁衍，是帝王之本务。如果对他们弃而不管，就会有损于我们的德行；如果收留并且抚养他们，就会损失我们的物资储备；如果把他们全部迁到内地，则不但他们不情愿，恐怕最终也会成为我们的祸患，晋代的刘渊、石勒之乱就是这样发生的。况且只要蠕蠕国还存在，那么高车国就还有内顾之忧，没功夫觊觎我国；如果蠕蠕国全部灭亡，那么高车国的强霸之势，难道能够预测吗！现在蠕蠕国虽然大乱，但是部落还存在许多，到处都有，都盼望着过去的主人，高车国虽然强大，却没能全部征服他们。以我之愚见，应当让蠕蠕国的两个国主同时并存，让阿那瓌住在东部，让婆罗门住在西面，把那些降民分给他俩，使他们各有所属。阿那瓌居住的地方我不曾见过，不敢胡乱猜测；对于婆罗门，则请修筑西海旧城让他居住。西海城在酒泉的北部，距离高车国所居住的金山一千多里，实在是北虏来往的要塞之地，那里土地肥沃广阔，非常适宜于耕种。应当派遣一

员良将，配备以兵力武器，既监护婆罗门，又顺便让他们去屯田，可以节省粮草运输的烦劳。西海之北就面临着大沙漠，是野兽聚集的地方，让蠕蠕们打猎，与守兵们互相资助，便足以做到坚守自固。对外可以辅助弱小的蠕蠕国，对内可以防御强横的高车国，这是安定边境保卫要塞的长久之计。如果婆罗门能收集起离散的百姓，复兴他的国家，就逐渐让他转向北部、迁移过沙漠，便可成为我国的外藩，高车国的强敌，于是西北一带的忧虑就可以解除了。如果他反叛了，则不过成为外逃的流寇，对我国有什么损害呢？”朝廷经过讨论同意了他的意见。

九月，柔然可汗俟匿伐来到怀朔镇请求救兵，并且迎接阿那瓌。俟匿伐是阿那瓌的哥哥。冬季，十月，录尚书事高阳王元雍等人上奏北魏孝明帝：“怀朔镇之北的吐若奚泉，原野平坦肥沃，请将阿那瓌安置在吐若奚泉，婆罗门安置在从前的西海郡，命令他们各自率领自己的部落，收集离散的百姓。既然阿那瓌的住地在境外，那么遣送他时便应当稍微优厚一点，婆罗门不可以和他相比。在婆罗门投降以前来投奔我国的蠕蠕人，都要让各州、镇集中送到怀朔镇来交给阿那瓌。”孝明帝下令批准了他们的上奏。

14 十一月，癸丑(十九日)，北魏加封侍中、车骑大将军侯刚仪同三司。

15 北魏因为东益、南秦二州的氐人都反叛了，庚寅(疑误)，任命秦州刺史、河间王元琛成立行台去讨伐。元琛倚仗刘腾的权势，贪婪残暴、肆无忌惮，被氐人打得大败。中尉弹奏了他，正赶上大赦，因此只被除名，但不久又恢复了王爵。

16 北魏任命安西将军元洪超兼任尚书行台，到敦煌去安置柔然国的婆罗门。

三年(壬寅，公元 522 年)

1 春季，正月，庚子(初七)，梁朝任命尚书令袁昂为中书监，吴郡太守王暕为尚书左仆射。

2 辛亥(十八日)，北魏孝明帝举行耕种籍田仪式。

3 北魏宋云和惠生从洛阳出发，西行四千里，到达赤岭，才出了北魏国境，继续西行两年以后，到达乾罗国后返回。于二月回到洛阳，得到一百七十部佛经。

4 高车王伊匐派使节向北魏进贡。夏季，四月，庚辰(十九日)，北魏任命伊匐为镇西将军、西海郡公、高车王。很久以后，伊匐和柔然国交战失败，他的弟弟越居杀了伊匐自立为王。

5 五月，壬辰朔(初一)，发生日全食。

6 癸巳(初二)，梁朝大赦天下。

7 冬季，十一月，甲午(初六)，梁朝领军将军始兴忠武王萧憺去世。

8 乙巳(十七日)，北魏孝明帝在圜丘祭天。

9 当初，魏世祖认为《玄始历》渐渐不准确了，下令另制新的历法。到现在，著作郎崔光选取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家所上呈的历法，经过验证得失，合并成一种历法，以壬子为起首，以便于与北魏以水德而王相应，命名为《正光历》，表奏朝廷。丙午(十八日)，开始实行《正光历》，并大赦天下。

10 十二月，乙酉(二十七日)，北魏任命车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元钦为仪同三司，太保京兆王元继为太傅，司徒崔光为太保。

11 当初，太子萧统没有生下来的时候，梁武帝抚养了临川王萧宏之子萧正德为儿子。萧正德从小就很粗野阴险，梁武帝即位后，萧正德一心想成为东宫太子。太子萧统出生之后，萧正德被交还父母，并被赏赐西丰侯的爵位。萧正德心中恨恨不平，一直藏有谋反之心。这一年，萧正德由黄门侍郎升为轻车将军，不久他逃奔

北魏，自称是被废弃的太子前来避祸。北魏尚书左仆射萧宝寅上表朝廷说："伯父是皇帝，父亲是扬州刺史，而他却丢下亲人，远远地投到别的国家来，岂有此理！不如杀了他。"因此，北魏人便对萧正德非常不客气，于是萧正德就杀了一个小孩，声言是自己的孩子，远远地修建墓地。北魏人没有怀疑他。第二年，他又从北魏逃回国。梁武帝流着泪教诲他，恢复了他的爵位。

12 柔然国的阿那瓌请求给他们谷子作种子，北魏给了一万石。

婆罗门率领部落反叛北魏，逃奔哌哒。北魏委派平西府长史代都人费穆兼任尚书右丞西北道行台，让他率兵前去讨伐婆罗门，柔然人逃跑了。费穆对众将领说："戎狄的本性是见敌就跑，乘虚又来，如果不吓破他们的胆子，恐怕最后会被他们折腾得疲于奔命。"于是他挑选精锐骑兵埋伏在山谷中，另派瘦弱的步兵在外扎营，柔然人果然来了，费穆率军猛烈进攻，打得柔然人一败涂地。婆罗门被梁州军队抓获，送到了洛阳。

四年(癸卯，公元 523 年)

1 春季，正月，辛卯(初四)，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丙午(十九日)，又在明堂祭祀。二月，乙亥(十八日)，耕种藉田。

2 柔然国发生严重饥荒，阿那瓌率领部众进入北魏境内，上表请求赈济。己亥(疑误)，北魏任命尚书左丞元孚为行台尚书，持符节去安抚柔然。元孚是元谭的孙子。临行时，元孚上表陈述了合理建议，他认为："蠕蠕国向来强大，从前在代京时，对他们经常设置重兵防卫。现在老天爷降福于大魏，让他们自己发生败乱，前来叩头请求臣服。朝廷纠集起他们失散逃亡的人，礼送他们回国，应当趁这一时机好好地考虑一下长久的计策。从前汉宣帝时，呼韩邪表示忠诚，汉朝遣派董忠、韩昌带领边郡的兵马把他送出朔方城，并

且留在那里保护、扶助他们。还有，汉光武帝时也派中郎将段彬设立安集掾史，跟随单于行动，观察他们的情况。现在应当大致按从前的办法去做，把闲置的土地借给他们，让他们去放牧，简单地设置官府，以表示对他们的关心爱护，同时在边境上严密布置兵力，以便防卫监视这些柔然人，使他们与我们亲近却不至于欺哄瞒骗我们，疏远却不允许到了反叛的地步，这才是上上之策。”但是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对策。

柔然国的俟匿伐来北魏朝拜孝明帝。

3 三月，北魏司空刘腾去世。宦官中刘腾的干儿子穿戴重丧服的有四十多人，送葬的数以百计，前来送葬的朝中权贵披麻挂孝，充塞了道路和田野。

4 夏季，四月，北魏元孚秉承朝廷之令持白虎幡在柔玄、怀荒二镇之间慰问阿那瓌。阿那瓌手下共有三十万人马，他暗中怀有反叛之意，于是就扣留了元孚，把他关在卧车之中。阿那瓌每次集合他的部下，都让元孚坐在车厢中，称他为行台，特别地表示尊敬。阿那瓌率兵向南开进，所过之处横加掠劫，到了平城，才允许元孚回去。有关部门上奏元孚有辱使命，令他将功抵罪。甲申(疑误)，北魏派尚书令李崇、左仆射元纂统率十万骑兵攻打柔然。阿那瓌听到消息，抓走二千百姓，驱赶了公家和私人的几十万头马牛羊，向北方逃窜而去，李崇追赶了三千多里，没有追上，只好撤回。

元纂派遣铠曹参军于谨率领二千多骑兵追击柔然人，来到郁对原，先后打了十七仗，屡屡破敌获胜。于谨是于忠的从曾孙，他性情深沉、有识见、有气量，广涉经典史传。少年时，他隐居在乡间，不求仕进，有人劝他入仕做官，他说：“州和郡的官职是从前的人所瞧不上的；朝廷宰辅的位置，必须等待时机来到才可以获得。”元纂听到他的名声就征召了他。后来他率领轻骑部队出塞侦察，忽然遇上

了几千名敕勒骑兵，于谨因为寡不敌众，后退一定难以幸免，于是便分散手下的骑兵，让他们藏到树丛之间，又派人到山上去指挥，好象在部署军队一样。敕勒人看到后，虽然疑心有埋伏，但是倚仗人多，进兵逼近于谨。于谨常常骑一紫一黄两匹骏马，敕勒人都认识，他就让二人各骑一匹马冲出战阵，敕勒人以为是于谨，争着去追赶；于谨率领剩下的军队攻打追击的骑兵，敕勒人逃跑了，于谨才回到关内。

李崇的长史钜鹿人魏兰根劝谏李崇说："从前沿着边境刚开始设置各镇时，由于地广人稀，于是或者征调中原豪强的子弟，或者派遣宗室贵戚，前去居住镇守，为朝廷分忧。后来，他们的后代被当地官吏们称为'府户'，象对待奴隶那样役使他们，按年纪给他们婚配，以致于使他们失去上等人的身份，然而当地原来的门族，各个都荣华显赫，比较一下，他们理应对此愤怨不满。因此，应当把镇改成州，分别设置郡和县，凡是府户都释放为平民，在入仕和升迁方面都和从前一样，这样文武手段并用，威严、慈恩并施。如果这种策略实行了，国家几乎就可以解除北方的忧患了。"李崇替他上奏给孝明帝知道，但事情被搁置起来，没有回音。

5 当初，元义因禁胡太后以后，常常入宫在孝明帝所住的殿堂旁边执勤，百般献媚，孝明帝因此开始宠信他。元义在宫禁中出入，常常让勇士手执兵器在他前后保护，有时出宫在千秋门外休息，就设置木栅栏，让心腹守护以便防备作乱，士人和百姓来求见他，只能离得远远地，不能近前。他开始掌管朝政的时候，还伪装粉饰自己，所以在待人接物方面，做出谦逊、殷勤的样子，对于时事得失也假作十分关心，等到得势以后，就开始傲慢无礼，嗜酒好色，贪图财宝贿赂，随心所欲地处置事情，破坏纲常法纪。他的父亲京兆王元继更加贪婪放肆，和他的妻子儿女都接受贿赂和礼品，操纵有关部

门，没有人敢抗拒。风气所及以至于连郡县的小官吏也不能公正任命，而牧、守、令、长等各级官吏全都是贪污受贿的人。因此百姓贫困窘迫，人人都想造反。

武卫将军于景是于忠的弟弟，他策划罢免元义，被元义贬为怀荒镇将。等到柔然入侵扰乱，镇中百姓请求发粮，于景不肯给，百姓压不住心头之忿，就造了反，抓住了于景，杀了他。不久，沃野镇的平民破六韩拔陵聚众造返，杀了镇将，改年号为真王，各镇的汉族和夷族百姓纷纷前来响应，破六韩拔陵带兵向南进发，派偏将卫可孤包围了武川镇，又攻打怀朔镇。尖山人贺拔度拔和他的三个儿子贺拔允、贺拔胜、贺拔岳都有才干和勇气，怀朔镇将杨钧提拔贺拔度拔为统军，又提拔他的三个儿子为军主，让他们去抗击叛民。

6 北魏景明初年，宣武帝命令宦官白整给孝文帝和文昭高后在龙门山凿两个佛龛，佛龛全都高达百尺。永平年间，刘腾又替宣武帝凿了一个佛龛，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四年了，一共用了十八万二千多个工，却还没有完成。

7 秋季，七月，辛亥(二十七日)，北魏孝明帝诏令："现在在朝中的官员，按年龄到了七十岁应当退仕解职的人，可以付给他原来官职一半的俸禄，一直到他终年。"

8 九月，北魏孝明帝诏令侍中、太尉汝南王元悦入居门下省，和丞相高阳王元雍一同参决尚书奏事。

9 冬季，十月，庚午(十七日)，梁朝任命中书监、中卫将军袁昂为尚书令，并以中卫将军的身份开府仪同三司。

10 北魏平恩文宣公崔光病重，孝明帝亲自去看望他，任命他的儿子崔励为齐州刺史，并为了他的病而取消音乐，停止游玩。丁酉(疑误)，崔光去世，孝明帝临丧，悲痛地哭悼他，并且为此而减少自己正常的饮食。

崔光宽厚和蔼，仁慈亲善，整天快乐平和，从不发怒生恨。于忠、元义专权，但是因为崔光德高望重，都尊敬他，凡事大多事先征求他的意见而后才做决定，但他并没能挽救裴植、郭祚和清河王元怿之死，当时的人把他比作张禹、胡广。

崔光将要去世时，推荐都官尚书贾思伯为侍讲。孝明帝跟从贾思伯学习《春秋》。贾思伯虽然地位尊贵，但常礼贤下士。有人问贾思伯说："您为什么能不骄傲呢？"贾思伯说："衰运已至还骄傲，怎么能长久呢！"当时的人把它传为佳话。

11 十一月，癸未朔(初一)，发生日食。

12 甲辰(二十二日)，梁朝尚书左仆射王暕去世。

13 梁朝在开国之初，只有扬州、荆州、郢州、江州、湘州、梁州、益州七个州使用钱币，交州、广州使用金银，其他的州夹杂使用谷物、布帛进行交换。梁武帝就让铸造五铢钱，这种五铢钱的内郭、外郭以及周郭都齐备。又另外铸造了没有内郭的钱，称为"女钱"，民间私下里使用女钱进行交易，禁止不了，于是就商议全部废止使用铜钱。十二月，戊午(初六)，开始铸造铁钱。

14 北魏任命汝南王元悦为太保。

资治通鉴第一百五十卷

梁纪六　梁武帝普通五年(甲辰,公元 524 年)

1 春季,正月,辛丑(二十日),北魏孝明帝在南郊祭天。

2 三月,北魏委任临淮王元彧都督北讨诸军事,去讨伐破六韩拔陵。

夏季,四月,高平镇民赫连恩等人造反,推举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并攻打高平镇,以便响应破六韩拔陵。北魏将领卢祖迁击败了他们,胡琛北逃而去。

卫可孤攻打怀朔镇整整一年了,外面援军不到,杨钧指派贺拔胜到临淮王元彧那里去告急。贺拔胜招募了十余名不怕死的少年骑兵,在夜间瞅空子突围而出,卫可孤的骑兵追上了他们,贺拔胜喊道:"我是贺拔破胡。"追兵们便吓得不敢逼近了。贺拔胜在云中见到了元彧,向他游说道:"怀朔被围,沦陷于敌就在眼前,大王现在却按兵不动。怀朔如果陷于放手,那么武川也将告危,那时贼寇的锐气将百倍增加,即使有张良、陈平在,也无法为大王您计议了。"元彧答应出兵援救怀朔。贺拔胜返回,又突围而入城。杨钧又派遣贺拔胜出城去侦察武川的情况,去之后,武川已经失陷。贺拔胜快马驰还,很快怀朔也被攻破,贺拔胜父子俱被卫可孤俘虏。

五月,临淮王元彧同破六韩拔陵在五原交战,战败,元彧因而获罪被削除官爵。安兆将军陇西人李叔仁也在白道战败,因此贼兵

的势力日益强盛了。

北魏孝明帝把朝廷中的丞相、令、仆、尚书、侍中、黄门等大臣召到显阳殿，问他们："如今恒、朔之地贼寇蜂起，逼近祖先陵墓金陵，怎么办？"吏部尚书元脩义请求派遣朝廷重臣督领军队镇守恒、朔，以抵御贼寇，孝明帝说："去年阿那瓌叛乱，派遣李崇北征，李崇上表请求改镇为州，朕因为旧的章程难以变更，便没有听从他的请求。思量李崇这个上表，开启了镇上人家的非份之想，以致有今日之患。但是过去的事情难以挽回，这里只是顺便说一下罢了。然而李崇是皇亲贵戚，名望甚重，气量大，识见远，英武机敏，我想派他前去，你们看如何呢？"仆射萧宝寅等都说："这样决定，非常符合众人之心。"李崇说："我考虑到六镇地处偏远，贼寇密布，提出改镇为州是为了安慰取悦当地人之心，岂敢引导他们作乱呢？我罪该万死，陛下仁慈而赦免了我，如今更要派我北行，这对我正是一个报恩改过的机会。但是我年已七十，加之疲病在身，不堪于军旅之事了。希望能另外选择优秀人材。"孝明帝没有答应。元脩义是元天赐的儿子。

臣司马光曰：李崇的上表，是为了消除祸乱于未发之时，制敌取胜于无形之中。魏孝明帝既不能采纳他的建议，到祸乱产生之后，不但没有半点愧谢之言，反而更把这认为是李崇的罪过，那个不明智的君主，怎么可以同他谋事呢！《诗经》说："听到美言马上答对，闻诵诗书好像喝醉，良善之言不采用，反责我等是犯罪。"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3 壬申(二十三日)，北魏委任李崇为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北讨大都督，命令抚军将军崔暹、镇军将军广阳王元深一并接受李崇指挥调遣。元深是元嘉的儿子。

4 六月，梁朝委任豫州刺史裴邃负责征讨诸军事，去讨伐北

魏。

5 北魏自从破六韩拔陵造反以来，二夏、幽、凉等地寇盗蜂起。秦州刺史李彦施政严苛，刑罚残酷，无人不怨。这月，城内薛珍等人结伙闯入州府门，抓住了薛彦，杀了他，推举同党莫折大提为元帅，莫折大提自称为秦王。北魏派遣雍州刺史元志去讨伐。

起初，南秦州的豪强杨松柏兄弟几番为寇，刺史博陵人崔游引诱他投降，提他做了主簿，以亲近的言语和态度接待了他，让他去游说下面的氐族部落，事成之后借宴会之机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斩了，因此部下无不猜忌惧怕。崔游得知李彦的死讯之后，知道自己不会有好下场，想逃走，但没有得逞。城中百姓张长命、韩祖香、孙掩等人攻打崔游，杀了他，率全城百姓响应莫折大提。莫折大提派他的党徒卜胡袭击高平，攻克该城，杀了镇将赫连略和行台高元荣。莫折大提很快便去世，他的儿子莫折念生自称为天子，设置百官，改年号为天建。

6 丁酉(十八日)，北魏大赦天下。

7 秋季，七月，甲寅(初六)，北魏委任吏部尚书元脩义兼尚书仆射，为西道行台，统率众将讨伐莫折念生。

8 崔暹不服从李崇指挥，与破六韩拔陵在白道交战，一败涂地，单人匹马跑了回来。破六韩拔陵集中兵力攻打李崇，李崇全力迎战，但是抵挡不住，便带领部队回到云中，与破六韩拔陵相持。

广阳王元深上奏孝明帝："先朝建都平城时，以北部边境为重，郑重挑选亲近贤能，挂帅担任镇将，并且配以高门子弟，让他们拼死防止边患，不但不影响他们的仕宦前途，反而更因此而独得提升，当时的人们，都欣羡能去那里守边。太和年间，仆射李冲掌权，凉州的当地人全都免除服役，而平城的那些高门大姓，却仍然要去防守边关，如果不是得罪了当权者，谁也不愿意加入这一行列。这

些人到了边关，受镇将驱使，只能担任虞侯或没有月俸的随从之类的卑下职务。一生之内，最高也只不过做到军主。然而他们同姓中留在京城的那些人却能做到上品显官，于是身在边镇的那些人便由于升迁之路与己隔绝，因而大量逃散。于是，朝廷制定了严厉的边兵制度，规定不允许边镇上的人浮游在外，于是少年人不能从师学习，成年人不能出外游宦，只有这些人不被当做人看待，说起来便让人心酸落泪！自从迁都洛阳以来，边防职任更加被看得轻了，只有那些长期不能升迁的庸碌之才，才出任镇将，这些人互相仿效，一心为自己聚敛财物，而无心于本职之事。或者各地方的奸吏，因犯罪而发配边关，在背后为镇将尽出坏主意，贪脏枉法，以致贿赂成风，取代了正常的制度，边民们对此无不切齿。到阿那瓌背弃朝廷之恩，纵掠反叛而去，朝廷发兵长途追击。十五万大军越过沙漠，但不到几天功夫就返回来了，不能除尽反贼，边民见到这样的援军，于是便打心眼中瞧不起中原之国。尚书令李崇请求改镇为州，或许也是先觉察到了这一点，但是朝廷没有准许他的请求。高阙戍的主将管制下属严酷，上下失和，破六韩拔陵杀了他，于是结伙叛乱，攻城掠地，所过之处夷灭无遗。朝廷军队屡屡败北，贼党气焰日益嚣张。这一段时间里的举动，指望能铲平叛乱，早获安定；但是崔暹全军覆没，李崇与我徘徊难进，只好一起顺原路回到云中，将士们的情绪一落千丈，无心再战。现在的忧虑，不仅西北方面，恐怕各镇很快也会如此，天下之事，哪能容易地估量透呢！”元深的上书奏呈上去后，孝明帝没有亲自省阅。

孝明帝诏令召崔暹进朝，由廷尉问罪，但是崔暹用女妓、田产庄园贿赂元义，最后竟没有治罪。

9 丁丑(二十九日)，莫折念生派遣他属下的都督杨伯年攻打仇鸠、河池两个寨堡，东益州刺史魏子建派将军伊祥等人击败了杨

伯年，斩首一千多人。东益州本来是氐王杨绍先的封国，将佐们都因为州城中的民众勇悍不驯，南秦州和秦州的反叛者都是杨绍先的同族之人，于是请示要先没收城里人手中的兵器械仗，魏子建说："城中民众数次经历打仗之事，安抚好他们便可为我所用，逼的太急了则会成为我们的心腹之患。"于是把城中民众都召集起来，安抚晓谕他们，然后逐渐把他们父子兄弟分派到外地各郡去戍守，这样内外相顾，到底也没有出现反叛者。魏子建是魏兰根的族兄。

10 北魏凉州幢帅于菩提等人拘押了刺史宗颖，占据凉州而反。

11 八月，庚寅（十二日），梁朝徐州刺史成景俊攻拔北魏的童城。

12 北魏员外散骑侍郎李苗上书说："粮少兵精，利于速战速决；粮多兵众，利于打持久之战。当今陇地贼寇猖狂，但是这些贼寇没有多少粮资储备，虽然占据了两座城，但本来没有德义，所以其势在于急攻，以使每日都有所降纳，迟缓了则会使人心离散，情绪颓丧，从而坐待崩溃。飚至风举，逆反者求的是万一之功；高壁深垒，王师有全制之策。但是天下长久安泰，人们已经不知晓行伍征战了，都变得追逐利益唯恐落后，逃灾避难互不相顾，将帅没有法令，士兵不演习操练，人人不思长远之计，个个都有轻敌之心。如果使陇东失守，洈地元志的军队败溃，秦州和南秦州莫折念生及张长命等反贼的势力便可强大，那么长安附近顿时就会变得危而又弱，作为国家的右臂于是便废了。应该旨令主将坚壁而守，不要出战，另外命令副帅偏将率领精兵数千名出麦积崖从背后袭击叛贼，如此则洈、陇之地，群妖自散。"

北魏任命李苗为统军，让他同别将淳于诞分别从梁州、益州出发去征讨叛贼，但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莫折念生便派遣他的弟弟高

阳王莫折天生率兵前来陇地。甲午(十六日),都督元志与莫折天生在陇口交战,元志兵败,丢下部众跑到东边的岐州自守。

13 东部和西部的敕勒人都反叛了北魏,投附于破六韩拔陵,北魏孝明帝这才开始想到了李崇和广阳王元深曾经说过的话。丙申(十八日),孝明帝诏令:"各州镇在册的军人中凡不是因犯罪而被流放服役的,全都免为平民。"改镇为州,以怀朔镇为朔州,又改名朔州为云州。派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让他去安抚宣慰六镇。当时六镇已经全部反叛,郦道元没有成行。

先前,从代京迁到洛阳的那些人,大多被吏部所压制,不能作官。到六镇反叛之时,元义才使用从代京迁来的人担任传诏,以便安慰、取悦他们。廷尉评代京人山伟在奏记中称颂元义道德高尚,元义便晋升山伟为尚书二千石郎。

14 秀容人乞伏莫于聚众攻打郡城,杀了太守。丁酉(十九日),南秀容的放牧人万于乞真杀了太仆卿陆延,秀容的酋长尔朱荣讨伐平定了这场叛乱。尔朱荣是尔朱羽健的玄孙。尔朱荣的祖父尔朱代勤,一次出外打猎,他的部落中的一个成员射虎,误中了他的大腿,他把箭拔出来,没有问罪,因此部落成员们莫不对他心悦诚服。尔朱代勤为官做到肆州刺史,受赐爵位梁郡公,活了九十多岁才去世。他的儿子尔朱新兴继承了爵位。尔朱新兴做酋长之时,畜牧业尤其兴旺,牛、羊、骆驼和马,以毛色分群,弥漫于川谷之中,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北魏每到出兵之时,尔朱新兴便献上马匹以及军资粮食等来帮助军队,孝文帝经常表彰他。尔朱新兴年老了,请求把爵位传 给尔朱荣,北魏朝廷准许了。尔朱荣心机神妙,明察而有决断,管理部属特别严格。当时四方兵起,烽火遍地,尔朱荣心中暗藏大志,把自己的牲畜钱财散发众人,招募纠合骁勇之徒,结交招纳豪杰,于是侯景、司马子如、贾显度以及五原人段荣、太安人窦泰

等人都去依附了他。贾显度是贾显智的哥哥。

15 戊戌(二十日),莫折念生派遣都督窦双攻打北魏盘头郡,东益州刺史魏子建派遣将军窦念祖击败了窦双。

16 九月,戊申(初一),成景俊攻取了北魏的睢陵。戊午(十一日),北兖州刺史赵景悦围困荆山。裴邃率领三千骑兵袭击寿阳,于壬戌(十五日)夜,攻破城门,攻克了寿阳外城。北魏扬州刺史长孙稚抗击裴邃,一天交战了九次,后军蔡秀成迷路而没有赶来,裴邃只好领兵撤返。梁朝派遣别将攻打北魏淮阳,北魏派遣行台郦道元、都督河间王元琛去援救寿阳,派安乐王元鉴去援救淮阳。元鉴是元诠的儿子。

17 北魏西道行台元脩义得了风疾,不能指挥军队了。壬申(二十五日),北魏任命尚书左仆射齐王萧宝寅为西道行台大都督,令他统率众将去讨攻莫折念生。

宋颖秘密地向吐谷浑王伏连筹求救,伏连筹亲自率兵援救凉州,于菩提弃城逃跑,伏连筹追上斩了他。城中百姓赵天安等人又推举宋颖为刺史。

18 河间王元琛率兵抵达西硖石,解了涡阳之围,收复了荆山戍。梁朝青、冀二州刺史王神念与元琛交战,被元琛打败。冬季,十月,戊寅(初一),裴邃、元树攻打北魏建陵城,攻克了该城。辛巳(初四),又攻下了曲木,扫虏将军彭宝孙攻取了琅邪。

19 北魏营州城的百姓刘安定、就德兴抓住了刺史李仲遵,占据州城而反。城中的百姓王恶儿斩了刘安定而投降,就德兴向东逃跑,自称燕王。

20 胡琛派遣手下将领宿勤明达侵扰幽、夏、北华三州,北魏派遣都督北海王元颢统率众将去讨伐。元颢是元详的儿子。

21 甲申(初七),梁朝彭宝孙攻取了檀丘。辛卯(十四日),裴邃

攻取了狄城;丙申(十九日),又攻取了甓城,进驻黎浆。壬寅(二十五日),北魏东海太守韦敬欣献上司吾城投降。定远将军曹世宗攻取了曲阳;甲辰(二十七日),又攻下了秦墟,北魏的守将大多数弃城逃跑。

22 北魏派黄门侍郎卢同持符节去营州慰劳,就德兴投降后又反叛了。朝廷诏令任命卢同为幽州刺史兼尚书行台。卢同屡次被就德兴打败而撤回。

23 北魏朔方的胡人反叛,围攻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的粮食吃光了,就煮食马皮,众人都一心一德守城。源子雍想亲自出城求粮,留下他的儿子源延伯守统万城,将佐们都说:"如今四方反叛,粮食耗尽,外援阻绝,不如你们父子都去。"源子雍流着眼泪说道:"我家世世代代承受国恩,所以应拼死守住这座城。但是没有粮食,无法守城,所以想到东州去,为各位筹措几个月的食物,如果有幸能得到,就必定可以保住城。"于是便率领羸弱军士去东夏州运粮,源延伯与众将佐们哭着为他送行。源子雍行走几日,遭到了胡人头领曹阿各拔的阻击,被曹阿各拔擒拿。源子雍暗中派人给统万城送信,命令城中军民努力固守。全城军民得知源子雍被擒,非常忧惧,源延伯晓谕他们说:"我父亲的生死吉凶还不可得知,我急得滚油浇心。但是我奉家父之命守城,责任重大,所以不敢因私损公而弃城不顾。请各位理解我的心情。"于是众人都被源延伯的节义所感动,无不奋发,立志守城。源子雍虽然被擒,但是胡人一直把他当州长官来看待,以下民之礼奉事他,他对胡人陈述了祸福利弊,劝曹阿各拔投降。恰巧曹阿各拔去世,他的弟弟曹桑生竟率领部众随源子雍投降了。源子雍去见行台北海王元颢,一一讲陈了各路反贼可以被歼灭的情状,元颢给了源子雍兵力,令他作为先锋。当时,东夏州全境俱反,到处贼寇聚集,源子雍边作战边前进,九十天之内,经

历了几十场战役，终于平定了东夏州，于是征收税粟送往统万城，夏州、东夏州因此而得到保全。源子雍是源怀的儿子。

24 北魏广阳王元深上书说："如今六镇全都反叛了，高车二部的情况也与六镇相同，以这样的疲劳之兵攻打他们，必定没有取胜的道理。所以，不如挑选演练精兵把守恒州的各个要冲，再作以后的打算。"于是便与李崇领兵回到了平城。李崇对众将说："云中是白道的要冲，叛贼的咽喉要害，如果此地保不住，那么并州和肆州就危险了。所以，应当留下一个人镇守，谁来承当呢？"众人推举费穆，李崇便奏请任命费穆为朔州刺史。

25 贺拔度拔父子以及武川人宇文肱纠集乡里的豪杰，一同袭击卫可孤，杀了卫可孤；贺拔度拔不久又与敕勒交战而身亡。宇文肱是宇文逸豆归的玄孙。

李崇引荐国子博士祖莹为长史；广阳王元深弹劾祖莹谎报斩敌人数，侵吞军款，祖莹因而获罪被除名，李崇也被免去官职，削夺爵位而召回朝廷。于是，元深一人独揽军政大权。

26 莫折天生进攻北魏岐州，十一月，戊申(初二)，攻陷了该城，抓获都督元志以及刺史裴芬之，把他们送给莫折念生，莫折念生杀了他们。莫折念生又派卜胡等人入侵泾州，在平凉东边打败了光禄大夫薛峦。薛峦是薛安都的孙子。

27 丙辰(初十)，彭宝孙攻取了北魏的东莞。壬戌(十六日)，裴邃攻打寿阳的安城，丙寅(二十日)，马头和安城两处都投降了。

28 高平人攻打并杀死了卜胡，一起迎接胡琛前来。

29 北魏任命黄门侍郎杨昱兼侍中，令他持符节监督北海王元颢的军队，去援救幽州，幽州之围因而被解除。迁到关中的蜀人张映龙、姜神达攻打雍州，雍州刺史元脩义请求援救，一天一夜之间，连派九人去送信，都督李叔仁迟疑不去救援，杨昱说："长安是关中

的根本所系，如果长安失守，则大军自然土崩瓦解，那么留在这里还有什么好处呢？”于是，便与李叔仁进攻张映龙和姜神达，斩了姜神达，余党们都跑散了。

30 十二月，戊寅(初二)，北魏的荆山城投降。

31 壬辰(十六日)，北魏任命京兆王元继为太师、大将军，令他统率西路诸军讨伐莫折念生。

32 乙巳(二十九日)，梁朝武勇将军李国兴攻打北魏的平靖关，辛丑(二十五日)，信威长史杨乾攻打武阳关，壬寅(二十六日)，又攻打岘关，都攻下来了。李国兴进军围攻郢州，北魏郢州刺史裴询与蛮族酋长西郢州刺史田朴特里外应合抵抗李国兴。郢州城被围困了将近一百天，北魏援军才到，李国兴领兵返回。裴询是裴骏的孙子。

33 北魏汾州的各部胡人反叛；朝廷委任章武王元融为大都督，率兵去讨伐。

34 北魏魏子建宣谕招降南秦州各氐族部落，氐人稍微有所归附，于是便恢复了六郡十二戍，斩了韩祖香。北魏任命魏子建兼尚书，担任行台，刺史职务不变，梁、巴、二益、二秦各州都接受他的指挥调遣。

35 莫折念生派兵攻打凉州，凉州城的百姓赵天安再次抓住了州刺史响应莫折念生。

36 这一年，梁朝侍中、太子詹事周舍因事获罪而被免职，散骑常侍钱唐人朱异代替了周舍掌管朝廷机密大事，军事方面的出谋划策，以及各州文武长官的任免和朝廷礼仪、诏令等事情也都由他掌管。朱异喜好文章、义理，多才多艺，思想敏捷而周密，梁武帝因此而信任他。

六年(乙巳，公元 525 年)

1 春季，正月，丙午(初一)，雍州刺史晋安王萧纲派遣安北长史柳浑攻陷了北魏的南乡郡；派司马董当门攻陷了北魏的晋城，庚戌(初五)，又攻陷了马圈、彫阳二城。

2 辛亥(初六)，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3 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向来依附于元义，他见元义骄横纵恣，害怕祸及己身，于是想反叛。北魏派遣中书舍人张文伯到达彭城，元法僧对张文伯说："我想与你去危就安，你能从我吗？"张文伯回答说："我宁可死了去见孝文帝，怎么能离弃忠义而跟你一块叛逆呢！"元法僧便杀了他。庚申(十五日)，元法僧杀了行台高谅，自己称帝，改年号为天启，立几个儿子为王。北魏发兵讨伐，元法僧便派他的儿子元景仲来梁朝投降 。

安东长史元显和是元丽的儿子，他起兵与元法僧交战。元法僧擒拿了元显和，拉着元显和的手，令他和自己一起就座，元显和不肯，说："我同您老人家都出身于皇室，但是你现在却据地而外叛，就不害怕丑行记入史书吗？"元法僧还想要抚慰劝谕元显和，元显和说道："我宁肯死而为忠义之鬼，不肯活着做叛逆之臣。"于是元法僧便杀了他。

梁武帝派散骑常侍朱异作为使者去见元法僧，又任命宣城太守元略为大都督，令元略与将军义兴人陈庆之、胡龙牙、成景俊等人率兵接应。

4 莫折天生驻军于黑水，兵势甚强。北魏任命岐州刺史崔延伯为征西将军、西道都督，让他统率五万大军讨伐莫折天生。崔延伯同行台萧宝寅驻军在马嵬。崔延伯向来骁勇，萧宝寅催促他出战，崔延伯说："明天早晨我为您去试探一下贼兵的士气如何。"于是挑选精兵数千名西渡黑水，军阵齐整地向莫折天生的军营进发；萧宝寅驻扎在黑水东边，远远地作为增援力量。崔延伯直抵莫折天生的

营前，耀武扬威，对他们表示威胁，然后领兵徐徐返回。莫折天生的部下见崔延伯人马少，争相打开营门冲出来追赶崔延伯的人马，人数多出崔延伯的十倍，把崔延伯逼到了水边，萧宝寅望见这一情况不禁大惊失色。崔延伯亲自殿后，不与追兵交战，让自己的部下先渡河，队伍整齐不乱，莫折天生的兵不敢进击。不一会儿，队伍全部渡过了河，崔延伯方才慢慢渡河，莫折天生的部下也返回了。萧宝寅高兴地说："崔君的勇武，关羽、张飞也比不上。"崔延伯说："这伙贼寇不是老夫我的敌手，明公您尽管安稳而坐，看老夫击败他们。"癸丑(初八)，崔延伯统率兵马出发，萧宝寅领兵继后。莫折天生倾巢出动迎战，崔延伯身先士卒，冲入敌阵，击败了敌军的前锋，将士们鼓足勇气，争先恐后地冲向敌军，杀得敌兵溃不成军。共俘虏、斩首敌军十多万，并且一直追击到小陇，于是岐、雍以及陇东都平定了。将士们因大事抢掠而逗留不进，以致使莫折天生堵塞了陇道，于是各路军队无法再前进了。

萧宝寅攻占了宛川，俘获该地之民为奴婢，并把十个美女赏给岐州刺史魏兰根，魏兰根推辞不受，说："这个县处在贼寇之间，无法自立，所以百姓们不得不依附贼寇以便活命。官军到来之后，应该怜悯而安抚百姓，为什么反而助贼为虐，把百姓都抓去做奴婢呢？"因此便把被俘的父老乡亲全要回来，放他们回家。

5　乙巳(疑误)，裴邃攻占了北魏的新蔡郡，梁武帝诏令侍中、领军将军西昌侯萧渊藻率领部队先驱而行，南兖州刺史豫章王萧综与众将后继而进。癸酉(二十八日)，裴邃攻占了郑城，汝、颍一带，纷纷响应。

北魏河间王元琛等人慑于裴邃的威名，驻扎在城父，几个月不前进，北魏朝廷派遣廷尉少卿崔孝芬持符节并带着千牛刀前去城父，催促元琛等人进兵，贻误军机就斩首。崔孝芬是崔挺的儿子。元

琛到了寿阳，想出兵决战。长孙稚认为久雨不晴不可以出兵，元琛不听建议，率领五万兵士出城攻打裴邃。裴邃列出四个长阵等待元琛的军队前来，并指派直阎将军李祖怜先去挑战，然后伪装败退；长孙稚和元琛出动全军追击李祖怜，裴邃的四个长阵争相行动，北魏军队一败涂地，一万多人被斩首。元琛逃跑进城，长孙稚领兵殿后，入城后便关门固守，再也不敢出来。

北魏安乐王元鉴率兵讨伐元法僧，在彭城南边攻击元略，元略大败，与几十名骑兵逃入城中。元鉴不加设防，元法僧出城攻击，大败元鉴，元鉴单人匹马逃跑回去了。梁朝将军王希聃攻取了北魏的南阳平，抓获了太守薛昙尚。薛昙尚是薛虎子的儿子。甲戌(二十九日)，梁朝任命元法僧为司空，并封为始安郡公。

北魏任命安丰王元延明为东道行台，临淮王去彧为都督，让他们去攻打彭城。

6 北魏任命京兆王元继为太尉。

二月，乙未(二十日)，赵景悦攻占了北魏的龙亢。

7 早先之时，北魏的刘腾死了之后，胡太后以及北魏孝明帝身边的监视稍微有所松缓。元义也觉得宽心了不少，便时常出外游玩，留连而不返，他的亲信多次劝谏，但他根本不听；胡太后察知了这一情况。去年秋天，胡太后当着孝明帝问众臣子们说："现在把我们母子隔绝开来，不允许我们互相往来，那么我还有什么用处呢！我应当去出家，去嵩山闲居寺修行当尼姑。"因此自己便要剃发，孝明帝以及群臣们磕头流泪，哀哀苦求，胡太后言语表情却更加严厉了，执意要出家做尼姑，不肯改变主意。于是孝明帝便住在嘉福殿，一连住了好几天，同胡太后一起密谋要贬黜元义。然而，孝明帝故意深匿形迹，没有行动，胡太后也做出特别忿恨的样子，孝明帝便把胡太后想常来显阳殿见自己的话全告诉了元义；孝明帝还流着

泪水对元义讲叙了胡太后想出家当尼姑一事，并特意表现出担忧害怕的样子，一天之内便讲了四次。元义对此毫无所疑，便劝孝明帝顺从胡太后的要求。于是胡太后数次来到显阳殿，两宫之间不再有什么禁限了。元义推荐元法僧出任徐州刺史，元法僧反叛，胡太后数次提到此事，元义因此而深自愧悔。

丞相高阳王元雍，虽然位居元义之上，然而却特别惧怕元义。正好胡太后与孝明帝到洛水游玩，元雍便邀请他们临幸自己府上。日落之时，孝明帝与胡太后进入元雍的内室，随从的官员们都不许进去，于是便一起制定了收拾元义的计谋。因此，胡太后对元义说："元郎如果忠于朝廷，没有反心的话，为什么不辞去领军之职，只担任其余的官职来辅政呢！"元义听了特别害怕，摘下帽子请求解除自己的领军一职。于是，朝廷便任命元义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侍中、领左右。

8 戊戌(二十三日)，北魏大赦天下。

9 壬辰(十七日)，莫折念生派遣都督杨鲊等人去攻打仇池郡，行台魏子建击败了他。

10 三月，己酉(初五)，梁武帝临幸白下城，步行视察了六军的驻守之地。乙丑(二十一日)，梁武帝命令豫章王萧综临时驻扎彭城，总督各路军队，并且兼管徐州府事。己巳(二十五日)，梁朝任命元法僧的儿子元景隆为衡州刺史，元景仲为广州刺史。梁武帝召元法僧及元略回建康，元法僧驱赶彭城的官员和百姓一万多人南渡。元法僧到了建康，梁武帝特别宠待他；元略厌恶元法僧的为人，与他说话时，从来没有笑过。

11 北魏诏令京兆王元继班师回朝。

12 北凉州刺史锡休儒等人从魏兴出发入侵北魏梁州，攻打直城。北魏梁州刺史傅竖眼派自己的儿子傅敬绍攻击他们，锡休儒等

人败回。

13 柔然国王阿那瓌替北魏征讨破六韩拔陵，北魏派遣牒云具仁送去各种物品慰劳赏赐他们。阿那瓌率众十万，从武川出发，西进沃野，多次打败破六韩拔陵的军队。夏季，四月，北魏孝明帝又派遣中书舍人冯俊去慰劳赏赐阿那瓌。阿那瓌的部落渐渐强大了起来，便自称为敕连头兵豆伐可汗。

14 北魏元义虽然被解除了兵权，但还总管朝廷内外之事，所以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有被废黜的可能。胡太后心里也犹豫不决，侍中穆绍劝说胡太后迅速除去元义。穆绍是穆亮的儿子。潘嫔有宠于孝明帝，宦官张景俊游说她说："元义要谋害您。"潘嫔也哭着向孝明帝诉说："元义不仅仅要害我，而且还将对陛下使坏。"孝明帝相信了他们的话，便借元义出宫住宿之机，解除了他的侍中之职。第二天早晨，元义将要进宫。守门的没有让他进去。辛卯(十七日)，胡太后再次临朝摄政。她下诏书追削去刘腾的官爵，把元义贬为平民。

清河国的郎中令韩子熙上书朝廷为清河王元怿鸣冤，请求诛死元义等人，上书中说道："昔日赵高执掌秦国，使得关东民变汹涌；如今元义专权魏国，导致四方祸乱纷起。由宋维起，开启了逆乱之端，而最终演变成祸难则实由刘腾而致。应该将宋维斩首示众，将刘腾的坟墓掘开，鞭尸灭族，以向世人宣明他们的罪行。"胡太后命令人挖开了刘腾的坟墓，把他的尸骨抛散，没收了他的家财，将他的养子全部杀尽。胡太后任命韩子熙为中书舍人。韩子熙是韩麒麟的孙子。

原先，宋维的父亲宋弁经常说："宋维生性粗野险毒，一定会败坏我家。"李崇、郭祚、游肇也说："宋伯绪凶狠粗暴，终究会颠倾宋家，如果能得到只有自己被杀的结局，则是万幸。"宋维阿腴投靠元

义，被越级提升为洛阳刺史，到现在因元义倒台而被除名，很快又被赐死。

元义被解除领军职务之后，胡太后因为元义的党羽势力还很强大，不能立即制约住，便让侯刚代替元义担任领军，以便暂时稳住这些人。很快又让侯刚出任冀州刺史，并加仪同三司之号，但是侯刚还没有去冀州上任，又被降为征虏将军，死在家中，胡太后想杀贾粲，但考虑到元义的党徒众多，担心惊动朝廷内外，于是让贾粲出任济州刺史，不久又派人追上杀了他，他的家产、人口全部被没收入官府。只有元义因为是胡太后的妹夫，便没有忍心杀掉他。

早先之时，给事黄门侍郎元顺因刚直不阿而逆犯了元义，元义便把他贬出朝廷，前去担任齐州刺史，胡太后召回了他，任命他为侍中。一次，元顺陪胡太后坐着，元义的妻子坐在太后一侧，元顺指着元义妻子说道："陛下为何因一个妹妹的原故，便不惩处元义的罪行，致使天下之人不能伸其冤愤！"说得胡太后哑口无言。元顺是元澄的儿子。有一天，胡太后从容地对侍臣们说："刘腾和元义过去曾经向我请求得到铁券，希望能获得任何时候都不被处死的特权，但是朕横竖都没有给他们。"韩子熙说："事关生杀，难道决定于铁券！且陛下过去虽然没给他们铁券，不明白今日为何不杀掉他！"胡太后听后怅然。不久，有人上告："元义和弟弟元瓜密谋引诱六镇的降户在定州反叛，又招鲁阳的蛮族部落侵扰伊阙，他们则准备作内应。"得到了元义的亲笔谋反信件，胡太后还不忍杀他。众臣们坚持要杀元义，孝明帝也说要杀元义，胡太后才听从了众人的意见，令元义和弟弟元瓜在家中自尽，但是还赠于元义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之职。元义的父亲江阳王元继被罢黜在家，最后病死。前幽州刺史卢同因系元义同党而获罪，被除名。

胡太后颇事妆饰打扮，数次出外游乐，元顺面谏她："《礼》中规

定，妇人丈夫去世之后自称为未亡人，头上去掉珠玉之饰，穿的衣服上面不加色彩花样。陛下母临天下，年近四十，修饰打扮的太过分了，何以为后世作出榜样呢？”胡太后听了惭愧地回到宫中，召来元顺，斥责他说：“我把你从千里之外征召回来，难道就是为了让你当着众人之面羞辱我吗？”元顺回答：“陛下为什么不害怕天下人讥笑，而只为我的一句话感到羞耻呢？”

元顺与穆绍同在宫中值宿，元顺因喝醉酒而进入穆绍的寝室，穆绍拥被而起，严厉地责斥元顺说：“我做了二十年的侍中，与你的父亲屡次在一起共事，即使你刚刚得到重用，也不该对我这么唐突呀！”于是便辞职回家，胡太后劝谕了他很长一阵子，他才重新回到宫中任职。

当初，郑羲的哥哥的孙子郑俨担任司徒胡国珍的行参军，胡太后和他私通，但是外人都不知道。萧宝寅西征之时，任命郑俨为开府属。胡太后再次摄政之后，郑俨向萧宝寅请求奉命出使回朝，胡太后留下了他，委任他为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并兼尚食典御，昼夜住在宫中；每到放假之日，郑俨回家，胡太后经常派遣宦官跟随着他，郑俨见到妻子，只能说一些家事而已。中书舍人乐安人徐纥，稍微有点文采，原先他靠谄媚追随赵修，受牵连而贬迁枹罕。后来回朝，重新任为中书舍人，又巴结投靠清河王元怿；元怿死后，他出任雁门太守。回到洛阳之后，他又讨好投身于元义。元义垮台之后，胡太后因为徐纥是元怿所厚待之人，又召任他为中书舍人，因此，徐纥又开始攀附郑俨。郑俨因为徐纥有智术，便依靠他为自己出谋划策；徐纥因为郑俨有胡太后之宠，便对郑俨曲身迎奉，两人相为表里，权倾朝野，人称为徐、郑。

郑俨升迁到中书令、车骑将军。徐纥升到给事黄门侍郎，仍兼舍人，总管中书省、门下省的事务，军政方面的诏书命令都由他负

责。徐纥有机智，辩才好，精力旺盛，整日处理事务，很少休息，不感到劳累。在急于发出诏书之时，徐纥命令几个属吏执笔，自己一会儿在地上走动，一会儿卧在床上，分别对每人口述诏书内容，让他们记下，很快几篇诏书都写成了，而没有不合事理之处。但是，徐纥没有治理国家的大才，专门喜好小技，见到人则有意做出恭敬小心的样子，远近之人都投靠依附他。

给事黄门侍郎袁翻、李神轨都兼中书舍人，得到胡太后的信任，当时的人们讲李神轨也和胡太后私通，众人不能辨明真假。李神轨求散骑常侍卢义僖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卢义僖不答应。黄门侍郎王诵对卢义僖说："从前的人不以一个女儿夫家灭族而殃及几个儿子，您岂会如此做呢！"卢义僖说："我之所以没有答应，正是为的这个。如果答应了李神轨之请，恐怕灾祸既大且来的快。"王诵于是紧握住卢义僖的手说："我听了你的这一见教，不敢拿来告诉别人，一定保守机密。"因此，卢义僖的女儿便嫁给他姓之人。出嫁的前夜，胡太后派中使宣旨让停嫁，卢家内外一片惶恐不安，只有卢义僖泰然自若。李神轨是李度世的孙子。

15　胡琛占据高平，派遣他的大将万俟醜奴、宿勤明达等人入侵北魏的泾州，将军卢祖迁、伊瓮生率兵讨伐万俟醜奴和宿勤明达，未能取胜。萧宝寅、崔延伯击败莫折天生之后，便领兵在安定同卢祖迁会合，会合之后共有兵卒十二万，甲马八千匹，军威甚壮。万俟醜奴驻扎在安定西北七里之处，不时地派轻骑挑战，大部队还没有交锋，便退逃。崔延伯依恃自己勇武，而且新近有功，于是便提议要担任先锋去进攻万俟醜奴。崔延伯又另外造了大盾，里面置有锁柱，让壮士们抬着前进，叫做排城，辎重放在里面，战士们在外面，从安定北边沿塬北上。将要开战之时，有数百名敌人的骑兵持着诈称为投降名册的信件来到近前，并且乞求崔延伯暂缓进攻。萧宝

寅、崔延伯还没有来得及阅看，宿勤明达便带兵从东北方向到了，而那些诈降的骑兵却从西边争相冲下来，由背后发起了进攻，崔延伯跃身上马奋力拼杀，一直追击到敌人的营盘之下。敌人全是骑兵，而崔延伯的军队中却杂有不少步兵，作战时间长了人员疲乏，敌人便乘机进入了排城；于是崔延伯一败涂地，死伤了近两万人，萧宝寅收拢残部，退守安定。崔延伯因失败而感到耻辱，便修缮兵器，招募骁勇之士，再从安定向西进发，在离敌营七里远近的地方安营扎寨。壬辰(十八日)，崔延伯没有报告萧宝寅，便独自出发袭击敌营，大败敌人，转眼之间，敌人的数座栅垒便被夷平。敌人见崔延伯的将士们抢掠财物乱作一团，便又回过头来还击，北魏军队大败，崔延伯中了流箭而身亡，兵卒死者达一万多人。其时，强寇未平反而却失去了一员骁将，北魏朝野因此而忧恐不安。于是敌人的凶焰更加炽盛了，然而回到朝廷中的臣子们，每当胡太后问到讨征情况时，他们都说贼兵力量微弱，不足为虑，以此而讨好、取悦于胡太后，因此将帅们向朝廷请求增兵，往往不给。

16 五月，夷陵烈侯裴邃去世。裴邃深沉而有谋略，为政宽厚而明断，将吏们对他既爱又怕。壬子(初八)，梁朝委派中护军夏侯亶督率寿阳军务，让他乘驿马前去代替裴邃。

17 梁朝益州刺史临汝侯萧渊猷派遣手下的将领樊文炽、萧世澄等人率兵在小剑围攻北魏的益州长史和安，北魏益州刺史邴虬派遣统军河南人胡小虎、崔珍宝率兵前去援救和安。樊文炽发动袭击，攻破了胡小虎和崔珍宝的栅垒，擒获了他们，并指使胡小虎到城下游说和安，让他早日投降。胡小虎远远地对和安说："我的栅垒失守，便被敌人擒俘了。我察看了他们的兵力，实在不足称道。希望你努力，坚决守住，魏行台和傅梁州的援兵已经到了。"胡小虎的话还没有说完，周围的兵士便用刀砍杀了他。北魏西南道军司淳于

诞带兵援救小剑，樊文炽在龙须山上修筑栅垒防守在自己军队的退路上。戊辰(二十四日)，淳于诞秘密招募壮士，夜间登上龙须山，放火烧了樊文炽的栅垒，梁朝军队望见归路断绝，人人惊惧不安，淳于诞乘机发起进攻，樊文炽大败，他自己一人逃脱，萧世澄等十一个将吏被俘，被斩首的兵卒以万计算。魏子建用萧世澄从梁朝军队手中换回了胡小虎的尸体，然后安葬了他。

18 北魏魏昌武康伯李崇去世。

19 当初，梁武帝收纳了东昏侯的宠姬吴淑媛，七个月之后便生下了豫章王萧综，宫中许多人都怀疑萧综是东昏侯的儿子。到了吴淑媛失宠而心怀怨恨之时，她便秘密地对萧综说："你七个月就生下来了，怎么能与其他皇子相比！然而你是太子的大弟弟，幸保富贵，千万不要泄露！"说毕便与萧综抱头而哭。从此萧综便对自己的身世产生了怀疑，在白天他照旧言谈说笑，而到了夜间则关门闭户独处静室，披散着头发，坐在草席之上，私下里在别室中祭祀南齐的七庙祖先。萧综又改换上平民服装到曲阿拜祭齐明帝陵，他听民间流传着把血滴在尸骨上，如果血渗进骨头就说明滴血者与死者为父子关系的方法，便偷偷地挖开了东昏侯的坟墓，并亲自杀死了一个男子来试验，结果他自己的血渗进了东昏侯的尸骨，而被他杀死的那个人的血却没渗进去，于是他便起了异心，一心伺机而起事。萧综勇猛有力，能用手制服狂奔之马。他轻财好士，只留自己穿的衣服，其他财物都分给他人，经常弄得手头很紧。他多次上陈机宜，请求到边关去任职，梁武帝不予批准。他常常在内室的地上布满沙子，终日光着脚在沙子上面行走，练得脚底长满老茧，一天能行走三百里路。各王、侯、妃、主以及外人都知道了萧综的心机，但是因梁武帝性格严酷，所以谁也不敢说出来。萧综又派使者与萧宝寅接上了关系，把他认作叔父。萧综担任南兖州刺史，不接

见宾客，审判案件时隔着帘子审问断决，外出时则在车前挂着布帷，特别不喜欢人认识他的面孔。

萧综在彭城时，北魏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彧率领两万兵马逼攻彭城，久而决不出胜负来。梁武帝担心萧综战败被擒，便命令他带兵返回。萧综害怕南归之后不能再到北边来，便秘密派人给元彧送去降书；北魏人都不相信他，元彧招募人进入萧综的军中验明真假，但谁也不敢去。殿中侍御史济阳人鹿悆任元彧的监军，他请求前去，说道："如果萧综有诚意的话，便同他订立盟约；如果他是使诡诈之计的话，您又何必可惜一个普通人！"当时两军相对，内外严加守固，鹿悆一人骑马抄小道而行，径直来到彭城，被萧综的军队抓住，当问道他前来的目的时，鹿悆回答："临淮王让我前来，和你们商议一件事情。"当时元略已经回到南边去了，萧综知道元彧已经派人前来之后，对成景俊等人说："我时常怀疑元略图谋率城反叛，我为了探明他的真假，所以派遣身边的人称作是元略的使者，进入北魏军中，叫他们派一个人前来联系。现在他们果然派人来了，可以派一个假装成元略，并称有病而呆在深室之中，再把北魏派来的人叫到门外，令人假传元略的话感谢他。"萧综又派遣心腹安定人梁话去迎接鹿悆，并秘密地把萧综欲投降北魏以及与成景俊装模作样的一番安排告诉了鹿悆。鹿悆在傍晚时分进了城，先被带去见胡龙牙，胡龙牙说："中山王元略非常想见您，所以派我前来叫您。"又说："安丰王和临淮王将少兵弱，企图光复这座城市，岂可以得到手呢？"鹿悆回答："彭城是北魏的东部边境，势在必争，得到与否在于天命，非人力所能预料到的。"胡龙牙又说："确实像您所说的这样。"梁话又带鹿悆去见成景俊，成景俊与鹿悆一起就坐，对鹿悆说："您不是来做刺客的吗？"鹿悆回答："如今我是奉命出使，一心想的是回朝复命，行刺之事，日后再伺机而行吧。"成景俊

设酒席款待鹿悆，便把鹿悆引到一处地方，事先设计好让一个人从室内走出，替元略向鹿悆致意说："我从前怀有目的而来到南方，现在派人把你叫来，想听一听家乡的情况；但是夜来患病，不能与你相见了。"鹿悆回答道："事先得到了您的通知，冒险前来，但是不能拜见您，内心实在不安。"于是便告辞而退了。梁朝众将领争着询问北魏兵卒和战马的数量，鹿悆夸耀说有精兵几十万，众将领们互相说："这是虚夸不实之言！"鹿悆说："这是一个早上就会得到验证的，有何不实之处呢！"于是便打发鹿悆回去了。成景俊把鹿悆送到戏马台，他北望城堑，对鹿悆说："这样险固，北魏那里能够攻取呢？"鹿悆说："攻守在人，何论险固？"鹿悆返回，在路上又同梁话重申了盟约。六月庚辰(初七)，萧综与梁话以及淮阳人苗文宠夜间出发，步行着投奔了北魏军队。到了天亮之时，萧综住所的几个门都还紧闭不开，众人都不知原因，只听见城外面北魏军队在高声叫喊："你们的豫章王昨天夜里已经前来投奔，现在我们军中，你们不投降还等什么呢？"城中到处找不见萧综，于是军队彻底崩溃。北魏人进入彭城，乘胜而追击，又攻占了几座城市，到了宿预才返回，梁朝的将佐兵卒被杀被俘的有十之七八，只有陈庆之率领自己的部队返回。

梁武帝知道这一情况之后，惊异万分，有关部门奏请削夺萧综的爵位和封地，并从皇族名册中除名，改他的儿子萧直姓悖氏。但是没过十日，梁武帝又下诏恢复了萧综在皇族名册中的名字，封萧直为永新侯。

西丰侯萧正德从北魏返回之后，思想和行为方面没有一点悔改之意，大量召纳亡命之徒，夜间在道路上杀人越货，他被任命为轻车将军跟随萧综北伐，丢下军队私自返回。梁武帝对他前后的罪恶一起清算，免去了他的官职，削夺了爵位，并流放临海；但是还没

有到临海，梁武帝又派人追上赦免了他。

萧综到了洛阳，拜见了北魏孝明帝之后，回住在客馆之中，他为南齐东昏侯举哀，穿粗麻布服丧三年。胡太后以下的王公大臣们全都到他的客馆吊唁，赏赐礼遇特别丰厚，拜他为司空，封为高平郡公、丹杨王，并改名为萧赞。苗文龙和梁话都被任命为光禄大夫；鹿悆被封为定陶县子，并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

萧综的长史济阳人江革、司马苑阳人祖暅之都被北魏俘虏，安丰王元延明听说了他们的才名，对待他们十分优厚。江革借口脚有毛病而不拜。元延明让祖暅之撰写《欹器铭》和《漏刻铭》，江革唾骂祖暅之道："你承受国家的厚恩，却为敌虏撰写铭文，辜负了朝廷！"元延明知道了这一情况之后，便命令江革撰写《大小寺碑》、《祭彭祖文》，江革推辞不干。元延明将要对江革用杖刑，江革厉声厉色地说道："江革我已经活了六十岁了，今日得死实为大幸，誓死不为人执笔！"元延明知道江革不可屈服，便停止了；每天只给江革糙米饭三升，仅够维持生命而已。

梁武帝密召夏侯亶回朝，让停止进攻合肥，等待淮河堰堤修成之后再进攻。

20 癸未(初十)，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孝昌。

21 破六韩拔陵在五原围攻北魏广阳王元深，军主贺拔胜招募了两百人打开东门出战，斩首一百余，敌人稍微退却，元深把军队开赴朔州，贺拔胜经常担任后卫。

云州刺史费穆，招纳安抚离散之众，四面抵抗敌人。当时北魏北部边境上的州镇全都丢失了，只有云中一城还独存。由于道路阻绝，援军不到，粮食兵器全都用尽，费穆只好弃城向南到秀容投奔尔朱荣，很快又赴朝廷请罪，孝明帝诏令宽宥了他。

长流参军于谨对广阳王说："如今盗寇蜂起，不好专用武力来

取胜。于谨我请求奉大王您的威命，亲自前去对众贼晓以祸福利害，或许稍可以离间他们。”元深十分赞同他的建议。于谨兼通几个国家的语言，于是便单人匹马地前去反叛了的胡人营地，见到了他们的酋长，他们许以恩惠表示信义。于是西部的铁勒酋长乜列河等人率领三万多户南下来到元深处投降。元深准备带兵到折敷岭迎接前来投降的胡人，于谨告诉他：“破六韩拔陵的兵势特别强大，他听到乜列河等人来投降，必定领兵阻截，如果他先占据了险要地势，便不容易抵挡。因此，不如用乜列河来作诱饵，而埋伏下兵力等待他来上钩，便一定可以击败他。”元深听从了于谨的建议，破六韩拔陵果然带兵截击乜列河，全部俘获了乜列河的人马；元深的伏兵出击，破六韩拔陵被打得一败涂地，北魏伏兵重新得到了乜列河的部众而返回。

柔然国头兵可汗大败破六韩拔陵，斩了他的将领孔雀等人。破六韩拔陵为避开柔然军队，往南迁移渡过了北河。将军李叔仁因破六韩拔陵将要逼近，向广阳王元深求援，元深率众前去迎战破六韩拔陵，前后投附的敌人有二十万人，元深与行台元纂上奏朝廷，上表中指出：“请求在恒州之北另立郡县，安置来降的人家，根据情况而加以救济，以便消除他们的反乱之心。”但是北魏朝廷不同意，诏令黄门侍郎杨昱把这些降 户分别安置在冀、定、瀛三州就食。元深对元纂说：“这些人又将成为流民了！”

22 秋季，七月，壬戌(十九日)，梁朝大赦天下。

23 八月，北魏柔玄镇平民杜洛周在上谷聚众造反，改年号为真王，攻陷郡县，高欢、蔡俊、尉景以及段荣、安定人彭乐等人都追随杜洛周造反。杜洛周围攻北魏燕州刺史博陵人崔秉，九月，丙辰(十四日)，北魏委任幽州刺史常景为兼尚书作为行台，与幽州都督元谭一起讨伐杜洛周。常景是常爽的孙子。从卢龙塞到军都关，常

景都布置兵力守住险要之处，元谭驻扎在居庸关。

24 冬季，十月，吐谷浑派兵攻打赵天安，赵天安投降，凉州复为北魏所有。

平西将军高徽奉命出使呖哒，完成使命后返回，到了枹罕。正好遇上河州刺史元祚去世，前刺史梁钊的儿子梁景进带领莫折念生的兵马围攻枹罕城。长史元永等人推举高徽代理州政，高徽指挥兵力固守枹罕；梁景进也自己宣布代理州政。高徽向吐谷浑请兵，吐谷浑派兵前来援救，梁景进战败而逃跑。高徽是高湖的孙子。

25 北魏正用兵西北，西荆州、北荆州和西郢州的蛮人都反叛了，阻断三鸦路，杀了都督，烧杀抢掠向北直至襄城。汝水有冉氏、向氏、田氏，三姓部落最为强盛，其他的部落大的有一万户人家，小的有一千户，各自称王称侯，占据险要之处，以致道路不通。十二月，壬午(十二日)，魏孝明帝诏令："朕将亲率六军，扫荡流寇，现在先讨伐荆蛮，平定南方之乱。"当时群蛮们带领梁朝将领曹义宗等人围攻北魏荆州，北魏都督崔暹率兵数万前去救援，到了鲁阳，不敢前进。北魏改换临淮王元彧为征南大将军，率兵讨伐鲁阳蛮人，司空长史辛雄担任行台左丞，东赴叶城。又另派征虏将军裴衍、恒农太守京兆人王元罴率兵一万，从武关出发打通三鸦路，以援救荆州。

裴衍等人还没有到达。元彧的军队已经驻扎于汝水之上，各州郡凡被蛮人寇掠的都争着前来求救，元彧因为原来安排在另一条路上出兵，不想答应他们，辛雄对他说："现在裴衍还没有到来，而大王您的兵马已经聚集起来了，豫地的蛮人们来势凶猛，扰乱到了京畿附近，大王您挥旗统兵在外，有需要便进军，何必去管改变行军路线呢？"元彧恐怕会有所失而受到责处，便请求辛雄给自己下达一道尚书行台的符令。辛雄认为群蛮闻知北魏孝明帝将亲自出

征，众心必定受到震动，可以乘势而击败他们，便给元彧的军队下了一道符令，命令他们速去攻打蛮人。群蛮闻知元彧要来，果然散逃了。

北魏孝明帝想要亲自出征讨贼，中书令袁翻劝谏阻止了他。辛雄从军中上书孝明帝说："人们之所以临阵而忘身，白刃触身而不害怕，一是为了求取荣华之名，二是贪得重赏，三是害怕刑罚，四是逃避祸难，不是因为这几种原因，即便是圣人也指使不动他的臣下，慈父也不能激发起他的儿子。圣明的君主深知这一情况，所以赏必行，罚必信，使亲近的、疏远的、尊贵的、卑贱的、勇敢的、怯弱的、贤德的、愚顽的各种不同类型之人，听到钟鼓之声，看见旌旗之列，莫不奋发激厉，争赴敌阵，这难道是他们厌恶活的太久了而喜欢速死吗？正是因为利害摆在眼前，欲罢而不能哪。自从秦、陇之地叛逆，豫地蛮人作乱，已经有几年之久了，近来派军队讨伐，败多而胜少，查其原因，在于赏罚不明。陛下虽然颁下诏书，赏不移时，立马兑现，但是将士们的勋位，历年而不定，开小差的兵卒，安然住在家中，因而导致节义之士无所向往，庸碌之辈无所畏惧慑服；将士们前进而击贼，死亡近在眼前而奖赏遥不可见；后退而逃散，则保全自身而不承担罪责，这就是望见敌人便奔逃沮散，不肯尽力的原因。陛下如果能做到号令必信，赏罚必行，则军威必振，盗贼必平。"辛雄的奏章呈上去了，但是孝明帝没有研究察看。

曹义宗等人攻取了顺阳、马圈，与裴衍在淅阳交战，曹义宗等人战败而退。裴衍等人收复了顺阳，进而围攻马圈。洛州刺史董绍因为马圈城防坚固，裴衍等人粮少，上书朝廷说裴衍等人必定失败。没过多久，曹义宗攻打裴衍等人，战而胜之，又占取了顺阳。北魏任命王罴为荆州刺史。

26　梁朝邵陵王萧纶代理南徐州刺史，在州中喜怒无常，横行

不法。他在集市上游荡，问卖黄鳝的人："刺史这个人如何？"回答说："暴躁残虐。"萧纶大怒，命令这人吞吃黄鳝，将他活活折磨死，百姓惶恐万分，道路相逢时只互相对视而不敢说话。有一次萧纶遇上了灵车，他夺过孝子的衣服穿上，匍匐嚎叫。他身边的典签害怕自己获罪，秘密地把萧纶的情况报告了朝廷。梁武帝方才严厉斥责了萧纶，但是萧纶根本不思悔改，于是便派人代替了萧纶的官职。萧纶因此更加悖逆傲慢了，他找来一个矮短瘦小而象梁武帝的老头，给他加上衮服和王冠，让他坐在高处，将他当作君王来朝拜，并陈说自己无罪；又让老头来到座前，剥去他的衣冠，在庭堂上捶打他。萧纶又制作了一口新棺材，将司马崔会意放在棺材里面，出动灵车，唱着挽歌，扮成送葬的阵势，并使一些老太婆坐在车上悲声号啕。崔会意不堪忍受其辱，骑马回到都城报告了萧纶的恶行。梁武帝害怕萧纶逃跑，便派禁卫兵把他抓回来，将要下狱赐死，太子萧统流着泪水再三劝谏，萧纶才得幸免，戊子(十八日)，萧纶被免去官职，削夺了爵位和封地。

27 北魏的山胡刘蠡升反叛，自称为天子，设置了百官。

28 当初，敕勒酋长斛律金担任怀朔镇主将杨钧的军主，他用匈奴人的兵法指挥作战，望见尘土便可以知道战马和步兵有多少，用鼻子闻一下地面就知道军队离的远近。破六韩拔陵反叛时，斛律金带领部众前去投附，破六韩拔陵颁命斛律金为王。很快斛律金又知道破六韩陵终究不会有什么成就，便到云州去投降，仍然带领了少量的部众南出黄瓜堆，结果被杜洛周击败，斛律金逃脱后归顺了尔朱荣，尔朱荣让他担任了别将。

资治通鉴第一百五十一卷

梁纪七　　梁武帝普通七年(丙午,公元 526 年)

1 春季,正月,辛丑朔(初一),梁朝大赦天下。

2 壬子(十二日),北魏命令汝南王元悦兼任太尉。

3 北魏安州的石离、穴城和斛盐三戍的守兵哗变,响应杜洛周,叛兵聚合起来有两万之多,杜洛周从松岍出发赶赴叛兵所在地。行台常景指派别将崔仲哲驻扎在军都关截击杜洛周,崔仲哲战败而全军覆没,元谭的军队在夜间溃逃,北魏委派别将李琚代替元谭担任都督。崔仲哲是崔秉的儿子。

4 早先之时,北魏广阳王元深同城阳王元徽的妃子通奸。元徽担任了尚书令,深受胡太后的信任。恰好恒州人请求元深担任刺史,而元徽则说元深城府太深,难以测知。到杜格周反叛时,住在恒州五原的降户策划要拥戴元深为主子,元深害怕了,上书朝廷请求回洛阳。北魏委派左卫将军杨津代替元深担任北道大都督,诏令元深担任吏部尚书。元徽是元长寿的儿子。

五原的降户鲜于脩礼等人率领北镇流民在定州的左城造反,改年号为鲁兴,带兵向州城进发,州兵抵抗而失利。杨津到了灵丘,闻知定州情况危急,便领兵前去援救,入据州城。鲜于脩礼到了,杨津准备出城迎击他,长史许被不允许,杨津手拿宝剑去刺许被,许被跑开而得以幸免。杨津打开城门出战,斩首数百,贼寇撤退了,人心才稍微安定了些。朝廷很快诏令杨津担任定州刺史兼北道行台。

北魏任命扬州刺史长孙稚为大都督北讨诸军事，让他与河间王元琛共同讨伐鲜于脩礼。

5 二月，甲戌(初五)，北伐的各路军队解除戒严。

6 北魏西部敕勒斛律洛阳在桑乾西边造反，与费也头牧子相互连通。三月，甲寅(十五日)，游击将军尔朱荣在深井打败了斛律洛阳，又在北河西边打败了费也头牧子。

7 夏季，四月，乙酉(十七日)，梁朝临川靖惠王萧宏去世。

8 北魏大赦天下。

9 癸巳(二十五日)，北魏任命侍中、车骑大将军城阳王元徽担任仪同三司。元徽与给事黄门侍郎徐纥一同在胡太后面前诋毁侍中元顺，使他外出为护军将军、太常卿。元顺在西游园向胡太后辞行，徐纥侍立在胡太后身侧，元顺指着徐纥对胡太后说："此人是魏国的宰氐，魏国不亡，他终不死！"徐纥耸着肩膀出去了，元顺大声叱斥徐纥："你的那点刀笔小才，只能做点文字工作，岂可以污辱门下，败坏我天地人之常道！"于是拂衣而起。胡太后默不作声。

10 北魏朔州城的平民鲜于阿胡等人占据州城而造反。

11 杜洛周南下，抢掠薊城，北魏的常景派遣梁仲礼击败了他。丁未(疑误)，都督李琚与杜洛周在薊城北边交战，李琚战败覆没。常景率众抵抗杜洛周，杜洛周带着人马回到了上谷。

12 长孙稚走到邺地时，朝廷诏令解除了他的大都督职务，以河间王元琛代替他。长孙稚上奏说："过去我与元琛同在淮南，元琛失败而我得以保全，于是便产生了私隙，现在我实在难以接受他的指挥调遣。"北魏朝廷没有准许。前进到呼沱时，长孙稚不想出战，但元琛不许，强迫他出战。鲜于脩礼在五鹿截击了长孙稚，元琛没有前去援救，长孙稚的军队一败涂地，长孙稚、元琛一并获罪而被除名。

13 五月，丁未(初九)，北魏孝明帝颁下诏书将要北征，朝廷内外戒严，但是最后却没有成行。

14 衡州刺史元略，自从到了江南以来，早晚哭泣，常常如居丧那样。到北魏元叉死后，胡太后想召元略回来，她知道元略因刁双而获免，便征召刁双为光禄大夫，遣送江革、祖暅之返回南方以便换回元略。梁武帝以周到的礼节遣送元略回去，对他的恩宠馈赠特别丰厚。元略刚渡过了淮河，北魏便委任他为侍中，赐爵位为义阳王。北魏任命司马始宾为给事中，栗法光为本县县令，刁昌为东平太守，刁双为西兖州刺史。凡是元略所经过的地方，一餐一宿都给予赏赐。

15 北魏任命丞相高阳王元雍为太司马。又任命广阳王元深为大都督，让他讨征鲜于脩礼。任命章武王元融为左都督，裴衍为右都督，两人都接受元深的指挥调遣。

元深让自己的儿子随行，城阳王元徽告诉胡太后说："广阳王携带着他的爱子，握兵在外，将会产生异心。"于是胡太后便命令元融、裴衍暗中对元深加以防备。元融、裴衍把胡太后的敕旨出示给元深，元深害怕了，因此事情不论大小，都不敢自己决定。胡太后派人问其缘故，元深回答："元徽恨我恨得入骨，我远在外地，与朝廷关系疏远，元徽陷害我，手段无所不用。自从元徽执政以来，我的表奏请示，大多不能获准。元徽不但谋害我而已，凡是跟随我的将士中有功劳的人都受到他的排挤压制，无法同别的军队相比，但是就这样还仍然备受仇恨、嫉妒，有的人稍有罪过，他便加以苛求罗织，以至于被斩首，所以跟从我的人，无不恐惧不安。如果有谁说我好，元徽便对他视如仇敌，而对说我坏话的人，元徽便对待他如亲戚一般。元徽在朝中掌权，从早到晚想致我于死地，我如何能够放心得了呢？陛下如果让元徽出朝到外州任职，我便没有了内顾之忧，庶

几可以战死于贼庭之上，为朝廷效忠尽力。”胡太后没有准许元深的请求。

元徽同中书舍人郑俨等人迭相循私舞弊，违法乱纪，他从外表上看好象挺温和谨慎，而内中实则非常忌恨别人超过自己，在赏罚方面随心所欲，北魏的朝政因此而更加混乱了。

16 戊申(初十)，北魏燕州刺史崔秉率领众人弃城投奔定州。

17 乙丑(二十七日)，北魏任命安西将军宗正珍孙为都督，让他去讨伐汾州反叛了的胡人。

18 六月，北魏绛蜀的陈双炽聚众造反，自称为始建王。北魏任命代理镇西将军长孙稚为讨蜀都督。别将河东人薛脩义轻骑来到陈双炽的战垒前面，对他晓以利害，陈双炽便很快投降了。朝廷诏令任命薛脩义为龙门镇将。

19 丙子(初九)，北魏迁移义阳王元略为东平王，不久之后，又提升他为大将军、尚书令，他深受胡太后的信任，与城阳王元徽受信任的程度等同，但是徐纥、郑俨专权，元略也不敢有所违抗。

20 杜洛周派遣都督曹纥真等人率兵掠夺蓟南，秋季，七月，丙午(初九)，行台常景派遣都督于荣等人在栗园攻击曹纥真等人，大败敌人，斩了曹纥真以及将卒三千多名。杜洛周率众南去范阳，常景同于荣等人又击败了杜洛周。

21 北魏仆射元纂以行台身份镇守恒州。鲜于阿胡率领朔州的流民侵犯恒州，戊申(十一日)，攻陷了平城，元纂奔投冀州。

22 梁武帝得知淮河堰堤水很大，寿阳城差不多淹没了，便再次派遣郢州刺史元树等人从北道攻打黎浆，派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人从南道攻打寿阳。

23 八月，癸巳(二十七日)，强盗首领元洪业斩了鲜于脩礼，请求投降北魏。强盗同伙葛荣又杀了元洪业而自任头领。

24 北魏安北将军及都督恒、朔讨虏诸军事尔朱荣路过肆州，肆州刺史尉庆宾忌恨他，据城不出。尔朱荣发怒了，领兵袭击了肆州，抓住了尉庆宾，回到了秀容，让他的堂叔尔荣羽生代理肆州刺史，北魏朝廷不能制止。

当初，贺拔允及其弟弟贺拔胜、贺拔岳跟随元纂在恒州，平城失陷之后，兄弟几人相互失散。贺拔岳投奔了尔朱荣，贺拔胜投奔到了肆州。尔朱荣攻克肆州之后，得到了贺拔胜，十分高兴地说："得到了你们兄弟，天下不愁不能平定！"他任命贺拔胜为别将，军中大事大多与贺拔胜商议。

25 九月，己酉(十三日)，鄱阳忠烈王萧恢去世。

26 葛荣得到了杜洛周的部众之后，北去瀛州，北魏广阳忠武王元深从交津领兵追踪葛荣而进。辛亥(十五日)，葛荣到了白牛逻，率轻骑突袭在章武的庄武王元融，杀了他。葛荣自称天子，定国号为齐，改换年号为广安。元深得知元融失败，便按兵不动。侍中元晏秘密地告诉胡太后："广阳王徘徊不进，坐图非分之想。有一个叫于谨的人，他智谋才略过人，担任元深的军师，在如今动荡不安之时，恐怕他不是陛下的忠臣。"胡太后对元晏的话深表同意，便张榜于尚书省门前，以重赏招募能抓住于谨的人。于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对元深说："如今女主临朝，信任重用谗邪奸佞之徒，假如她不明白殿下您的一片真心，恐怕灾祸很快就会降临。于谨我请求捆绑自己赴朝，向有关官署投案服罪。"于是便径直来到尚书门前的榜文之下，自称是于谨，有关官署把情况报告了朝廷。胡太后召见于谨，勃然大怒。于谨详细地讲述了元深对朝廷的忠诚，兼而说明了停兵不进的原因，胡太后明白了情况，于是便放了于谨。

元深领兵返回，前往定州，定州刺史杨津也怀疑元深有叛逆的想法。元深知道之后，停在城南边的南佛寺。两天之后，元深召来

都督毛谧等人，同他们订立盟约，约定危难之时，互相援救。于是，毛谧越发怀疑他了。便秘密地告诉杨津，说元深图谋不轨。杨津派遣毛谧讨伐元深，元深跑走了，毛谧带人喊叫着去追逐元深。元深同身边人抄小道到了博陵地界，遇上了葛荣的流动骑兵，便被抓获送到葛荣那里。贼人们见了元深，喜欢他的人还不少，葛荣刚自立为王，对此很反感，担心手下的人拥奉元深为主，便杀了元深。城阳王元徽诬陷元深投降了贼人，逮捕了他的妻子、儿子。元深的府佐宋遊道替他们申诉，才得到释放。宋遊道是宋繇的玄孙。

27 甲申(疑误)，北魏行台常景击败了杜洛周，斩杀杜洛周手下的武川王贺拔文兴等人，捕获了四百人。

28 就德兴攻陷了北魏的平州，杀死了该州刺史王买奴。

29 天水百姓吕伯度，本来是莫折念生的同党，后来又占据显亲这个地方抵抗莫折念生，接着因不能取胜，便跑去投靠了胡琛，胡琛任命他为大都督、秦王，资助他兵力战马，让他去攻打莫折念生。吕伯度多次打败莫折念生的军队，又占据了显新，于是背叛了胡琛，从东边引来了北魏军队。莫折念生穷途无路，向萧宝寅乞求投降，萧宝寅指使行台左丞崔士和占据秦州。北魏任命吕伯度为泾州刺史，封他为平秦郡公。大都督元脩义把军队停在陇口，久而不进，莫折念生又反叛了，抓住崔士和送往胡琛那里，在路上杀了崔士和。之后，吕伯度被万俟醜奴杀了，于是贼寇的势力更加强大，萧宝寅无法加以制伏。胡琛与莫折念生相互勾通，对破六韩拔陵渐渐不恭起来，破六韩拔陵派遣他的臣子费律到了高平，诱惑胡琛，斩了胡琛，万俟醜奴把胡琛的部众全部兼并。

30 冬季，十一月，庚辰(十五日)，梁朝大赦天下。

31 丁贵嫔去世，太子萧统因生母亡故而点水不进，梁武帝派人对他说："哀伤不能毁了性命，何况我还在呢！"于是萧统才喝粥

数合。太子萧统身体向来肥壮，腰带有十围之长，可是到现在却减削过半。

32 夏侯亶等人的军队进入北魏境内，所向披靡，无城不摧。辛巳(十六日)，北魏扬州刺史李宪献出寿阳投降，宣猛将军陈庆之入据该城，一共有五十二城投降，俘获男女七万五千名，丁亥(二十二日)，梁朝放李宪回北魏，又以寿阳为豫州，改合肥为南豫州，任命夏侯亶为豫、南豫二州刺史。寿阳久遭战乱，百姓大多离散，夏侯亶减轻刑罚，减少税赋，经营农业，减免劳役，很快，民户又多起来了。

33 杜洛周围攻范阳，戊戌(疑误)，范阳百姓抓住了北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台常景，把他们送给杜洛周，杜洛周开门接纳了他们。

34 北魏齐州平原郡的百姓刘树等人造反，攻陷郡县，频频地击败州里的军队，刺史元欣任用平原人房士达为将领，讨平了刘树等人的叛乱。

35 曹义宗占据了穰城而逼近新野，北魏派遣都督魏承祖以及尚书左丞、南道行台辛纂去援救。曹义宗交战失利，不敢前进。辛纂是辛雄的堂兄。

36 北魏国内盗贼日益增多，征讨不停，国家财用耗竭，提前征收了六年的租调，还不够用，于是又停发了给百官们的酒肉，又向每个进入集市的人征收一个钱的税，以至投住旅店都要纳税，百姓无不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奏，认为："汉、夷之民相聚生乱，难道还有别的什么怨恨吗？完全是由于太守、县令任用不当，百姓们不堪于他们的欺压的原故。宜于乘现在对百姓早加抚慰。但是对于郡守县令的选拔向来都不重视，因此王公贵族和才俊之士，都不肯担任这些官职。应该改革这一弊端，把郡县分为三等的清官，选补的办法，应当规定才能和门望两个方面同时都要具备，如果不能同时

具备，先才能而后门望，不能拘泥于年资的长短。三年升降一次，有称职者，可以委任为京城中的官员；如果没有担任太守、县令的经历，便不能在朝廷内任职。如此一来，便人人思以自勉，百姓的枉屈可以申雪，天下强暴自然平息了。”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

大通元年(丁未，公元 527 年)

1 春季，正月，乙丑(初一)，梁朝任命尚书左仆射徐勉为仆射。

2 辛未(初七)，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3 甲戌(初十)，北魏任命司空皇甫度为司徒，仪同三司萧宝寅为司空。

4 北魏从定、相两州中分出四个郡设置了殷州，任命北道行台博陵人崔楷为刺史。崔楷上表说：“殷州如今刚刚设立，连一尺长之刀、一斗粮食都没有，乞求给予兵器和粮食。”孝明帝诏令外台计算一下应该给的兵器和粮食的数量，然后上报批复，但最后竟然一点儿也没给。有人劝崔楷留下家属，单人匹马去赴任，崔楷说：“我听说食人之禄者为别人的忧虑而忧虑，如果我单身独往，那么将士们谁还肯坚定决心呢！”于是便带着全家去上任。葛荣逼近州城，有人劝崔楷把家人中老弱幼小者送去别处避一下，崔楷便在夜间把幼子以及一个女儿送出城；然而他很快后悔，说：“这样一来，人们要说我的内心不坚定，为了父爱而损害忠义。”于是又命令人把他们追了回来。贼寇到了，强弱悬殊，城中又没有防守抵御的器具。崔楷抚慰将士们，勉励他们抵抗敌人，大家无不奋勇争先，都说：“崔公尚且不惜家中百口人的性命，我们又何能爱惜自身呢！”连战不停，死者相枕，但是大家终无叛逃之意。辛未(初七)，州城失陷，崔楷坚决不屈服，葛荣杀了他，便又开始围攻冀州。

5 萧宝寅累年出兵，将士们疲惫不堪。秦地的贼寇攻打萧宝寅，萧宝寅在泾州一败涂地，事后收集散兵一万多人，驻扎在逍遥

园，东秦州刺史潘义渊献出汧城投降了贼寇。莫折念生进逼岐州，岐州城里的人抓住了刺史魏兰根策应莫折念生。豳州刺史毕祖晖战败身亡，行台辛深弃下豳州城逃跑了，北海王元颢的军队也战败。贼寇首领胡引祖占据北华州，叱干麒麟占据豳州来响应莫折天生，整个关中一片混乱。雍州刺史杨椿招募了七千多兵力，率领他们拒守，北魏朝廷诏令加杨椿为侍中兼尚书右仆射，担任行台，指挥关中各位将领。北地功曹毛鸿宾带领贼寇抢掠渭北，雍州录事参军杨侃率兵三千袭击他们；毛鸿宾害怕了，请求讨伐贼寇将功赎罪，于是便擒获送来了宿勤乌过仁。宿勤乌过仁是宿勤明达的哥哥的儿子。莫折天生乘胜而侵犯雍州，萧宝寅的部将羊侃隐蔽在战壕之中用箭射莫折天生，莫折天生应弦而毙，其部众便溃散了。羊侃是羊祉的儿子。

6 北魏右民郎阳平人路思令上书，指出："军队出征有功绩，在于将帅，如果能得到合适的人担任将帅则天下唾手可以廓清，如果选人不当则京都外也会成为战场。愚意以为多年来军中将帅大多由宠贵子孙担任，他们饮酒跑马，志气浮华，眉飞色舞，磨拳擦掌，以为在攻战方面谁也比不上自己；到了面临强敌之时，则忧恐交织于心，原先的那些雄图锐气，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了。于是便命令羸弱者在前面为自己挡住敌寇，强壮者在后面为自己护身，加上武器不精良，前进与停止没有节度，以此面临据险而守的敌人，抵挡屡经战阵的贼寇，想使他们不败，岂能办得到呢！因此兵卒们知道战而必败，开始集结就纷纷逃散；将帅们畏惧敌人，拖延而不前进。国家则以为给他们的官爵低了，为了鼓励他们取胜，便屡屡地给他们加官进爵；而就这样还怀疑给他们的赏赐太轻了；便日日散发金帛。因此，库藏空竭，民财费尽，遂使贼徒越发多起来了，百姓凋弊，原因正在这里。德可以感动礼义之人，恩可以劝励敢死之士。

现在朝廷如果能做到升贤降愚，赏善罚恶，精选训练士卒，缮修武器，先派善辩之士去对盗贼晓以祸福利害，如果他们不思悔改，便派兵去讨伐，这样一来，平定消除反贼逆徒，何异于用利斧而伐朝菌，煽大火炉而烧毛发呢！”路思令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7 戊子(二十四日)，北魏任命皇甫度为太尉。

8 己丑(二十五日)，北魏孝明帝因四方之乱未平定，诏令内外戒严，将要亲自出征讨伐，最后也未成行。

9 梁朝谯州刺史湛僧智围攻北魏东豫州，将军彭群、王辩围攻琅邪，北魏朝廷命令青、南青两州援救琅邪。司州刺史夏侯夔率领壮武将军裴之礼等人出义阳道，攻打北魏的平静、穆陵、阴山三关，都攻下来了。夏侯夔是夏侯亶的弟弟；裴之礼是裴邃的儿子。

10 北魏东清河郡山贼群起，北魏朝廷诏令齐州长史房景伯担任东清河郡太守。东清河郡的百姓刘简虎曾经对房景伯有过无礼行为，因此举家逃亡，房景伯到处搜捕，抓获了他，任用他的儿子为西曹椽，令其去晓谕山贼。山贼们见房景伯不念旧恶，全都相继出来投降了。

房景伯的母亲崔氏，通晓经学，有见识。贝丘有一妇人诉说自己的儿子不孝，房景伯把这告诉了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听说闻名不如见面，山民不知礼义，何以值得深加责难呢”于是召来这一妇人，同她对坐进食，让这个妇人的儿子侍立在堂下，以使他观看房景伯如何供奉母亲进食。不到十天，这个不孝的儿子悔过了，请求回去。崔氏说：“他虽然在面子上觉得惭愧了，但心里却未必如此，还是继续留在这里吧。”又过了二十多天，这个妇人的儿子叩头流血，他母亲流着泪水乞求回家，这才允许他们回去了，最后这个不孝之子以孝而闻名。房景伯是房法寿的族侄。

11 二月，秦地的贼寇占据了北魏潼关。

12 庚申(二十七日),北魏东郡的百姓赵显德造反,杀死了太守裴烟,自称为都督。

13 梁朝将军成景俊攻打北魏彭城,北魏任命前荆州刺史崔孝芬为徐州行台来抗御成景俊。崔孝芬早先因系元叉的同党而与卢同等人一起被除名。他即将赴徐州上任,入宫向胡太后辞别,胡太后对他说:"我同你是姻亲,你为何要把头伸进元叉车中,说:'这个老婆子应该立即被赶跑。'"崔孝芬说:"我承受国家的厚恩,确实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假使说过,谁又能听到过呢!如果有人听到过,那么他与元叉的亲密就远远地超过我了。"胡太后心里明白了,怅然而面有愧色。成景俊准备拦截泗水来淹灌彭城,崔孝芬与都督李叔仁等人进攻成景俊,成景俊逃回去了。

14 三月,甲子(初一),北魏孝明帝诏告天下将西征,朝廷内外戒严。正好秦地的贼盗向西逃跑,重新得到了潼关,戊辰(初五),又诏告天下回驾北伐。其实,孝明帝根本没有出行。

15 葛荣久围信都,北魏任命金紫光禄大夫源子邕为北讨大都督来援救信都。

16 原先,梁武帝修建了同泰寺,又开了大通门来与此相对,取"同泰"与"大通"的合音相同,梁武帝早晚临幸同泰寺,都出入大通门。辛未(初八),梁武帝来到同泰寺行舍身仪式;甲戌(十一日),回到宫中,颁发大赦令,改年号为大通。

17 北魏齐州广川的平民刘钧聚众造反,自任大行台;清河的百姓房项自任大都督,占据了昌固城。

18 夏季,四月,北魏将领元斌之讨伐东郡,斩了赵显德。

19 己酉(十七日),柔然国头兵可汗派遣使者来向北魏进贡,并且请求帮助北魏讨伐群贼。北魏人害怕柔然人反复变卦,诏告他们因盛暑而不宜出征,且待以后的圣旨。

20 北魏萧宝寅兵败之后，有关部门判处他死刑，孝明帝诏令免死而黜为庶人。雍州刺史杨椿有病请求辞职，朝廷又任命萧宝寅为都督雍泾等四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西讨大都督，从潼关以西都受他的指挥调遣。杨椿回到了乡里，他的儿子杨昱将去洛阳，杨椿对儿子说："当今雍州刺史的人选没有超过萧宝寅的，但他的高级官佐，朝廷应当派遣心腹大臣来担任，怎能由他自己来授任呢？这是朝廷百虑而一失之处呀。况且萧宝寅不必借担任刺史为荣，我看他得到了雍州刺史的官职，特别喜悦，至于赏罚言行，不依据常规，恐怕他心有异谋。你现在去京师，应把我的这个意思启奏太后和圣上，并且告诉宰相，让朝廷再派长史、司马、防城都督，欲想安定关中，正须这三个人哪！如果不派遣，萧宝寅必将成为朝廷的深患。"杨昱把杨椿的建议面陈孝明帝和胡太后，但都不予理睬。

21 五月，丙寅(初四)，成景俊攻打北魏的临潼、竹邑，攻克。东宫直阁兰钦攻打北魏的萧城、厥固，也攻克，兰钦斩了北魏将领曹龙牙。

22 六月，北魏都督李叔仁讨伐刘钧，平定了刘钧之乱。

23 秋季，七月，北魏陈郡百姓刘获、郑辩在西华造反，改年号为天授，并与湛僧智合谋，北魏任命东豫州刺史谯国人曹世表为东南道行台来讨伐刘获等人，源子恭代替曹世表担任东豫州刺史。众将领因为贼寇人多势强，官军兵力弱小，且全是些残兵败卒，所以不敢交战，想保城而自守。曹世表正患了背肿病，他坐车出来，叫来统军是云宝，告诉是云宝："湛僧智之所以敢深入内地为寇，是因为刘获和郑辩都在州民中有名望，为他作内应。前不久听说刘获带兵想迎接湛僧智，离这里八十里远近。现在出其不意而发动攻击，一战即可击败他，只要刘获被打败了，那么湛僧智自然就会逃跑的。"

于是挑选了兵士和战马交给是云宝，天黑时出了城，天刚亮到了，对刘获发起进攻，大败刘获，穷追而不舍，余党全被铲平。湛僧智得知情况之后，逃回去了。郑辩同源子恭过去有交情，逃匿在源子恭那里，曹世表集合将吏当面责斥源子恭，收捕了郑辩，斩了他。

24 北魏相州刺史东安王元鉴与北道都督裴衍一同援救信都。元鉴庆幸北魏不断发生事故，暗中藏有异谋，于是便占据邺地而反叛，投降了葛荣。

25 己丑(二十八日)，北魏大赦天下。

原初，侍御史辽东人高道穆奉命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奢侈放纵不守法制，高道穆查办了他。李世哲的弟弟李神轨执政，高道穆的哥哥高谦之的家奴投诉说高谦之强迫良民为奴婢，李神轨拘收了高谦之交给廷尉治罪。大赦令将颁布，李神轨启奏胡太后先赐高谦之死，朝中人士无不哀怜他。

26 彭群、王辩围攻琅邪，从夏到秋，久攻不下，北魏青州刺史彭城王元劭派遣司马鹿悆，南青州刺史胡平派遣长史刘仁之率兵攻击彭群、王辩，击败了彭、王二人，彭群战死。元劭是元勰的儿子。

27 八月，北魏派遣都督源子邕、李神轨、裴衍攻打邺城。源子邕行到汤阴之时，安乐王元鉴派弟弟元斌之夜袭源子邕的营地，没有获胜。源子邕乘胜而围攻邺城，丁未(十七日)，攻克了邺城，斩了元鉴，将其首级送到洛阳，改元鉴的姓为拓跋氏。北魏便派遣源子邕、裴衍讨伐葛荣。

28 九月，秦州城平民杜粲把莫折念生满门杀尽，杜粲自己执掌了州政。南秦州城平民辛琛也自理州政，派遣使者到萧宝寅处请求投降。北魏又任命萧宝寅为尚书令，并归还了他过去的封地。

29 谯州刺史湛僧智在广陵围攻北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北魏将军元显伯前去援救，梁朝司州刺史夏侯夔从武阳带兵来援助湛

僧智。冬季，十月，夏侯夔来到广陵城下，元庆和率全城投降。夏侯夔把受降权利让给湛僧智，湛僧智说："元庆和要投降大人您，而不想投降我湛僧智，我现在如果前去受降，必定与他的心意不符。况且我所率领的都是应募而来的乌众之徒，无法用法令来约束他们；大人您向来治军严肃，必定不会发生侵暴事件，所以前去受降接管，再也合适不过了。"于是夏侯夔便登上城楼，拔去北魏的旗帜，树上了梁朝的旗帜；元庆和放下兵器出城投降，全城吏民安居不乱，共获得男女四万多口。

臣司马光曰：湛僧智可以说是一个君子啊！能忘掉自己长期攻战的劳苦，把受降之事让给梁朝新到的将领，知道自己的短处，不掩没他人的长处，功成而不取以成就国家大事，忠而无私，可以称为君子呀！

30 元显伯在夜间逃遁，梁军追击他，斩俘人数以万计数。梁武帝诏令任命湛僧智兼任东豫州刺史，镇守广陵。夏侯夔领兵屯驻安阳，派别将攻破了楚城并屠杀了全城军民，从此义阳北道便从北魏分割出来了。

31 领军曹仲宗、东宫直阎陈广之攻打北魏涡阳，梁武帝诏令寻阳太守韦放率兵去与曹仲宗等会合。北魏散骑常侍费穆带兵突然来到，韦放的营垒还没有建好，麾下只有二百余人，韦放脱掉盔甲而下马，坐在胡床上安排布置，兵士们都殊死奋战，人人以一当百，北魏兵便撤退了。韦放是韦睿的儿子。

北魏又派遣将军元昭等人率领五万人马援救涡阳，前军到了驼涧，离涡阳只四十里远近。陈庆之准备前去迎战，韦放认为北魏的前锋部队必定都轻装而勇锐，不如不要进击，等他们来到以后再说。陈庆之说："北魏兵远道而来，疲惫不堪，离我们远，必定不加戒备，乘他们没有全部会集起来，应当挫伤他们的气势。诸位如果有

疑虑，我陈庆之请求独自前去攻打他们。”于是他便率领麾下二百名骑兵出击，打败了对方，北魏人大为惊恐。陈庆之便返回，同众将连营而进，背对涡阳城与北魏军队相持。从春天到冬天，共打了数十上百仗，将士们都非常疲惫。听说北魏人要在梁朝军队后面修筑战垒，曹仲宗等人担心腹背受敌，便商议带兵撤回去，陈庆之持节站在营门口说：“大家一起来到这里，已经过去一年了，花费的钱物极多。如今各位都没有战斗之心，只是思谋退缩，这那里是想建立功名，分明是聚在一起抄掠行暴罢了！我听说把军队置之于死地，然后才可以求生，须让敌虏全部聚合在一块之后，再同他们决战。如果你们确想班师回去，我陈庆之另有皇上的秘密圣旨，今日如有触犯之人，我便要依照圣旨而处置他。”于是曹仲宗等人才不再想撤兵了。

北魏人修建了十三座城堡，想以此而控制梁朝军队。陈庆之带领人马口衔木棒，于夜间悄悄出城，攻陷了北魏军队的四座城堡，涡阳城主王纬乞求投降。韦放从投降的北魏兵士中挑选出三十多人，派遣他们分别去给北魏各军营报信，陈庆之把自己俘获的敌兵列成阵，鼓噪而随之，于是北魏的其他城堡全都崩溃，梁朝军队穷追猛击，差不多把北魏军队俘虏斩杀干净，尸体把涡河水都堵住了，城中的男女三万余口也归顺了梁朝军队。

32 萧宝寅在泾州兵败之后，有人劝他回洛阳认罪，有人劝他：“不如留在关中立功赎罪。”行台都令史河间人冯景说：“拥兵而不回去，这罪就更大了。”萧宝寅没有听从冯景的意见，自认为出师多年，所浪费掉的钱物无法计算，一旦倾覆失败，内心难以自安。北魏朝廷也怀疑他了。

中尉郦道元，向来有威严勇猛之名声，司州牧汝南王元悦的宠幸丘念弄权纵恣，郦道元将他收捕下狱；元悦向胡太后求情，胡太

后想要赦免丘念，鄙道元杀了丘念，并以丘念的罪行而弹劾元悦。

当时，萧宝寅谋反的苗头已经显露，元悦便奏清任命鄙道元为关右大使。萧宝寅得知这一情况，认为是来收拾自己，特别害怕，长安的轻薄子弟又劝说萧宝寅起兵。萧宝寅就起兵一事询问河东人柳楷，柳楷说："大王您是齐明帝的儿子，天下归心于您，如果现在起兵谋事，正合众望。况且民谣说：'鸾生十卵九卵破，一卵不破关中祸。'大王您该治关中，有什么怀疑的呢！"鄙道元到了阴盘驿，萧宝寅派手下的将领郭子恢去攻杀了他，收葬了他的尸体，然后上奏朝廷说是被秦地的鲜卑人所杀害，又上表替自己申辩，说杨椿父子陷害自己。

萧宝寅的行台郎中武功人苏湛卧病在家，萧宝寅命令苏湛的姨表弟、在自己手下担任开府属的天水人姜俭去游说苏湛，说："元略受萧衍的旨令，特意让他回来除掉我，鄙道元的前来，事不可测，我不能坐以待毙，现在必须为自身考虑，不再作魏朝的臣子了。死生荣辱，与您共享。"苏湛听了之后，放声大哭。姜俭立即制止了他，问他："为何就这样呢？"苏湛回答说："我一家百口如今将遭屠灭，为何不哭呢！"又哭了几十声，才慢慢地对姜俭说："你替我告诉齐王萧宝寅，大王他本是穷途之鸟依附于人，依靠朝廷给了他羽翼，才到了现在的荣宠程度。正值国家多事之秋，他不能竭忠报恩，反而想乘人之危，听信于道听途说之言，想以羸弱残败之兵把守潼关窥伺皇位。如今国家的气运虽然衰败了，但天命还没有改变。况且大王他的恩义还没有遍及于民，所以只能看到他的失败，不会看见他的成功，苏湛我不能为了大王他而使百口之家遭受屠灭。"萧宝寅又指使姜俭对苏湛说："我为了活命不得不这样干了，之所以没有提前告诉你，是害怕坏了我的计谋。"苏湛说："凡是图谋大事，应当得到天下奇才同他一起共事，如今你只同长安的那些赌徒们策

划，这能有成功的道理吗？苏湛我担心荆棘定将生满殿堂之中，愿您放我这把老骨头回乡里去，或许可以病死在家，下见先人。”萧宝寅向来看重苏湛，并且知道他不会被自己所用，便允许他回武功去了。

甲寅(二十五日)，萧宝寅自称齐帝，改年号为隆绪，赦免了自己的部下，设置了各种官职。都督长史毛遐是毛鸿宾的哥哥，他同毛鸿宾率领氐、羌部落在马祇栅起兵抗击萧宝寅，萧宝寅派遣大将军卢祖迁攻打他们，结果被毛遐杀了。萧宝寅正在南郊举行祭天仪式，登基的礼仪还没有完毕，得知卢祖迁失败，神色大变，来不及整理好队伍，便狼狈而归。萧宝寅任命姜俭为尚书左丞，将他视为心腹。文安人周惠达是萧宝寅的使节，正在洛阳，有关官署要收捕他，周惠达逃回了长安。萧宝寅任命周惠达为光禄勋。

丹杨王萧赞得知萧宝寅反了，害怕而逃向白马山，到了河桥，被人抓获，北魏孝明帝知道他没有参与策划，便释放并安慰了他。行台郎封伟伯等人与关中地区的豪强密谋起兵杀掉萧宝寅，事情泄露而身亡。

北魏任命尚书仆射长孙稚为行台去讨伐萧宝寅。

正平的百姓薛凤贤造反，其族人薛脩义也聚众河东，割据盐池，围攻蒲坂，东西连通来响应萧宝寅。北魏朝廷诏令都督宗正珍孙去讨伐他们。

33　十一月，丁卯(初八)，梁朝任命护国将军萧渊藻为北讨都督，令他镇守涡阳。戊辰(初九)，梁朝以涡阳为西徐州。

34　葛荣围攻信都，从春天围到冬天，冀州刺史元孚激励将士，昼夜拒守，粮食储藏已经吃完，外无救援。己丑(疑误)，信都城失陷，葛荣抓住了元孚，把城中居民全部赶出去，冻死者占十之六七。元孚的哥哥元祐担任防城都督，也被抓获。葛荣把将士们全部召集

起来，议定元孚兄弟二人的生死去留。元孚兄弟各自引咎，争着去死，都督潘绍等几百人都叩头请求愿意去死以便救活元孚。葛荣说："这些人都是魏朝的忠臣义士啊。"于是元孚兄弟和被押的五百人都得到赦免。

北魏任命源子邕为冀州刺史，让他率兵讨伐葛荣；裴衍上表请求与源子邕同行，孝明帝诏令同意了。源子邕上奏："如果裴衍去，我就请求留下来；如果我去，那么请让裴衍留下；如果强迫让我与他同行，则败在旦夕。"孝明帝不同意。十二月，戊申(二十日)，他们到达阳平东北的漳水曲，葛荣率领十万部众进攻他们，源子邕和裴衍都战败而亡。

相州的官民闻知冀州已经失陷，源子邕等人战败，人人自危，无计自保。相州刺史恒农人李神镇定自若，神色不改，他抚慰劝勉将士，因而人人致力，葛荣尽力攻打，但是最终不能攻克。

35 秦州百姓骆超杀了杜粲，请求投降北魏。

资治通鉴第一百五十二卷

梁纪八　　梁武帝大通二年(戊申,公元 528 年)

1 春季,正月,癸亥(初五),北魏任命北海王元颢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相州刺史。

2 北魏北道行台杨津守定州城,处于鲜于脩礼和杜洛周两军之间,鲜于脩礼和杜洛周不断来围攻定州城。杨津积蓄柴草粮食,修治兵甲器械,相机抵御抗击贼军,敌军不能攻克定州城。杨津暗中派人持铁券游说贼军,贼军中有响应杨津的人,给杨津写信说:"贼军之所以包围定州城,只是为了得到城中北方人罢了,城中的北方人,应全部杀掉,不这样的话,一定成为后患。"于是,杨津将定州城中的北方人全部集中于内城中,却并未杀掉他们,这些北方人无不感激杨津的仁爱。

等到葛荣代替鲜于脩礼统领军队后,派人向杨津游说,许诺让杨津做司徒。杨津杀掉了葛荣的使者,固守定州城三年。因杜洛周包围着定州城,北魏的军队不能来相救。杨津派自己的儿子杨遁突围出去,来到柔然国向头兵可汗求救。杨遁日夜哭泣恳请,于是头兵可汗派他的堂祖父吐豆发率一万精锐骑兵南下救援。前锋行至广昌县时,贼兵扼守住了隘口,柔然军队于是又退了回去。乙丑(初七),杨津的部下长史李裔引贼军进入了城中,抓住了杨津,贼军打算烹了杨津,后来又放了他。瀛州刺史元宁率全城投降了杜洛周。

3 乙丑(初七),北魏孝明帝的潘嫔生了一个女儿,胡太后诈称是皇子。丙寅(初八),北魏实行大赦,改元为武泰。

4 萧宝寅包围了冯翊县城,没有攻下。长孙稚的军队到了恒农,行台左丞杨侃对长孙稚说:“从前魏武帝曹操跟韩遂、马超在潼关交战,相持不下,韩遂、马超的才能,远不能与魏武帝相匹敌,但是却很长时间决不出胜负来,原因就在于韩遂、马超扼守住了险要关口。现在敌人守备防御已经稳固,即使魏武帝曹操再生,也施展不出他的本事。您不如向北夺取蒲反城,渡过黄河向西,进入敌人的腹地,置军于必死之地。这样华州之围便会不战而自解,潼关守敌必定顾虑后方而逃走。周围的城池解决了,长安城便可坐而取之。如果我的计策可行的话,我愿意为您做前锋。”长孙稚说:“您的计策倒是很好,但是现在薛脩义包围着河东、薛凤贤据守着安邑,宗正珍孙把守着虞坂,无法通过,怎么能到达呢?”杨侃说:“珍孙只不过是一介武夫,因偶然的机缘得以成为将领,他只能被人驱使,哪能指挥得了别人!河东郡的治所在蒲反城,蒲反城西边靠近黄河,所辖区域大部分在郡治所的东部。薛脩义率军队、百姓向西包围了郡的治所蒲反城,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却还都留在原来的村庄,一旦听说官军到了,他们都会有内顾之忧的,一定会望风披靡不战自溃。”长孙稚于是便派儿子长孙子彦与杨侃一起率骑兵从恒农北渡黄河,占据了石锥壁。杨侃声言:“现在暂时停在这里等待步兵,并且看一看民心所向。”于是命令那些送来投降者的名单的人各自回到村子,并且告诉他们:“等到官军燃起三堆烽火时,你们也要燃举烽火相呼应。那些不举烽火相呼应的人,便是贼军的同党,要杀掉他们,将没收的财产犒赏军队。”于是村民们相互转告,即使内心不想投降的人也假装举起烽火,一夜之间,火光遍布数百里。围攻蒲反城的贼兵不知其中原委,各自溃散逃归。薛脩义也逃

回了老家，与薛凤贤一起请求投降。丙子(十八日)，长孙稚攻克了潼关，于是进入了河东郡。

这时候正赶上孝明帝下诏书要废除掉盐池税，于是长孙稚便上书申明自己的看法："盐池是天然物产，靠近京城，正应该把它当作宝贝好好守护，依据常理均衡地补给百姓。当今之时，四方多难，国家府库空虚，冀州、定州叛乱纷起，国家正常的户调绢帛无法收上来，一切全靠府库的储备，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大致估算一下盐税收入，一年之中，按绢的价值计算的话，不少于三十万匹绢的收入，这就犹同将冀州、定州这两个州置于京郊一样。现在如果再废除盐池税的话，那可就是两次失计了。臣上次之所以敢违抗您的圣旨，没有先讨伐关内的贼兵，而是先径直解除了河东之围，这并不是以长安为缓而以蒲反为急，而是如果一旦失去盐池，则三军势必会缺乏粮食。上天助我大魏，这一计策果然是正确的。过去孝文帝的太平年代，什么都不缺少，尚且创置盐官对盐池加以管理、保护，那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跟老百姓争利，而是担心由于利益冲突而导致社会动乱。何况当今国家财政不足，租税已经提前征收了六年，户调已经折合到明年，这些都是掠取百姓私财的措施，事情出于不得已。我这就让那些管理、保护盐池的将、尉们，回去率领他们的部下，仍按往常一样征收盐税，是否废除，再听陛下以后的诏令。"

萧宝寅派部将侯终德攻打毛遐的部队。正值郭子恢等人屡次被北魏军队打败，侯终德趁着萧宝寅势力受到削弱之际，回去袭击萧宝寅，侯终德的部队已到了白门的时候，萧宝寅才刚刚发觉。丁丑(十九日)，萧宝寅与侯终德交战，结果战败。萧宝寅携带妻子南阳公主和他们的小儿子，带着部下一百多名骑兵从后门逃出，投奔了万俟醜奴。万俟醜奴封萧宝寅为太傅。

二月，北魏任命长孙稚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尚书仆射、西道行台。

群盗李洪等攻取烧毁了巩县以西、伊阙口以东的大片地区，并与南方诸蛮相勾结。北魏都督李神轨、武卫将军费穆率军征讨李洪。费穆在伊阙口南打败了李洪，最后终于平定了匪乱。

5 葛荣率军攻打杜洛周，杀了杜洛周，收编了他的部众。

6 北魏胡太后再次当政以来，被她宠信的人专权，政事松弛，朝廷的威信树立不起来，盗贼纷起，边界一天天缩小。孝明帝年纪渐渐长大，胡太后本人也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够谨慎，担心左右会向孝明帝汇报，于是凡孝明帝平时所宠信的人，太后便借某种事由除掉他们，竭力堵塞孝明帝视听，不让他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通直散骑常侍、昌黎人谷士恢深受孝明帝宠爱，命他统领宫中卫士。胡太后多次含蓄地暗示谷士恢，想把他调为地方官，但谷士恢受孝明帝宠幸，不愿离开京城，于是胡太后便罗织罪名将他杀了。有一个密多道人，会说胡话，孝明帝经常让他在身边服侍。胡太后派人在城南杀了他，还假装悬赏缉拿罪犯。从此胡太后和孝明帝母子二人之间，隔阂越来越深。

当时，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及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尔朱荣，兵势强盛，北魏朝廷很是害怕。高欢、段荣、尉景、蔡俊等人原先在杜洛周手下，本想图谋取代杜洛周，结果没成功，于是逃奔葛荣，接着又投奔尔朱荣。先前便在尔朱荣处做事的刘贵，多次向尔朱荣推荐高欢，尔朱荣见高欢身形瘦弱，相貌憔悴，并没有觉出他有什么出奇之处。一次高欢随尔朱荣来到马棚，马棚中有一匹强悍凶猛的马，尔朱荣令高欢给这匹马修剪。高欢对这匹马没套上马笼头和捆住马脚便修剪起来，这匹马竟然也没踢没咬。高欢修剪完后站起身来，对尔朱荣说："制服坏人也跟这是同一道理。"尔

朱荣很惊奇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于是请高欢坐在床下，屏退左右，向他征询当前的国家大事。高欢说道："我听说您有十二群马，按颜色分成不同的马群，这样畜养到底是要做什么用呢？"尔朱荣说："请只管说出你的看法！"高欢说："现在皇上软弱，太后淫乱，奸佞小人专权，朝廷的政策不能贯彻执行。凭您的雄才大略，若乘此时起兵，讨伐郑俨、徐纥的罪行，肃清皇上身边的奸佞小人。那么您的霸业挥鞭之际便可成就，这就是我高欢的主意。"尔朱荣听了非常高兴，二人从中午谈至半夜才出来。从此以后，高欢便经常参与尔朱荣的军事谋划。

并州刺史元天穆，是元孤的五世孙，跟尔朱荣关系很密切，尔朱荣对他就象对待哥哥一样。尔朱荣经常跟元天穆及部下都督贺拔岳密谋，打算发兵进入洛阳，对内诛杀奸佞之人，对外肃清各地匪盗，元天穆和贺拔岳二人都劝尔朱荣这样做。

于是，尔朱荣便向朝廷上书说："山东群盗的活动正猖獗，冀州、定州已经失陷敌手，官军屡战屡败，我请求派遣三千精锐骑兵向东增援相州。"胡太后对此很怀疑，便回答尔朱荣说："莫折念生已经斩首，萧宝寅被活捉，万俟醜奴已请求投降，这样，关、陇地区的贼盗已经平定。费穆大破群蛮，绛蜀地区也逐渐平定。再者，北海王元颢已率军二万出镇相州，因此你不必再出兵增援了。"尔朱荣又上书朝廷，认为："贼兵的势力虽然衰落，但官军却屡次失败，军心畏惧，所以恐怕官军实际上很难起作用。如果不另想策略的话，则不能确保万无一失。以微臣愚见，蠕蠕国国王阿那瓌受我魏朝厚恩，不应忘记报答，因此应该让他发兵东至下口以攻击贼兵的背后，令北海王元颢的部队严加戒备以攻击贼兵的正面。我的部队虽然很少，也要尽全力命他们从井陉以北，滏口以西，分路占据险要地区，从侧面攻击贼兵。葛荣虽然吞并了杜洛周的部队，但威信

还未树立，部下并非一族，可以使他们分崩离析。”于是尔朱荣便命令部队征召义勇之人充军，向北守卫马邑城，向东占据了井陉。徐纥劝胡太后派人持铁券离间尔朱荣的部下，尔朱荣听说后，很忌恨徐纥。

北魏孝明帝也很厌恶郑俨、徐纥等人，碍于胡太后，不能把他们除掉。于是孝明帝秘密下诏书命尔朱荣发兵至京城，想以此来胁迫胡太后。尔朱荣任命高欢为前锋，部队行至上党时，孝明帝又下密诏阻止了这一行动。郑俨、徐纥担心灾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便暗中与胡太后策划阴谋毒死孝明帝。癸丑(二十五日)，北魏孝明帝突然去世。甲寅(二十六日)，胡太后立皇女为皇帝，大赦天下。不久又下诏书宣称：“潘充华实际上生的是女儿。原来的临洮王元宝暉的后代元钊，是孝文帝的嫡系后代，应该做皇帝。文武百官各进二级官位，宿卫进三级官位。”乙卯(二十七日)，元钊即位。元钊这时才刚刚三岁，胡太后想长久地独揽大权，所以看中了元钊年纪小才立他为帝。

尔朱荣听说这事之后，非常恼怒，对元天穆说：“皇上去世，他年纪已经十九岁了，而天下还是把他看作是小皇帝，何况现在立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幼儿来统治天下，想求得国家长治久安，怎么可能呢？我打算率骑兵奔赴国都哀悼皇帝，除掉奸佞之人，重新立一位年纪大一点的皇帝，你们看怎么样？”元天穆说：“这真是伊尹、霍光今日再生啊！”于是尔朱荣上书朝廷，声称：“大行皇帝离开人世，天下都认为是被毒酒害死的。哪儿有皇帝生病，竟然不召医生看视，贵戚大臣都不服侍左右的道理？这怎能不让天下之人感到奇怪、诧异呢！又立皇女为皇位继承人，妄自实行大赦，宽恕罪犯，对上欺骗天地，对下迷惑朝野之人。接着又选立孩童为帝，实际上让奸佞把持朝政，毁坏国家纲纪，这与掩目捕雀、塞耳盗铃有何区别？现在各

地盗匪猖獗，邻国之敌暗中窥伺，朝廷却打算让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孩子来镇抚安定天下，不是太难了么！希望朝廷允许我回到京城，参与商讨国家大计，向侍卫之臣询问皇帝驾崩的原因，访查侍卫们不知道的真实情况，将徐纥、郑俨之徒交给法官查办，以雪天下之耻，消除远近各地的怨恨之情，然后重新选择一位皇族成员承继皇位。”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当时任直阁官，胡太后派他到晋阳慰问安抚尔朱荣。尔朱荣打算留下尔朱世隆，尔朱世隆说道：“朝廷现在怀疑兄长您，所以才派我来您这里，现在您却要留下我，这就会使得朝廷能够预先做好防备，不是好计策呀。”于是尔朱荣便仍让尔朱世隆回去了。

7 三月，癸未(二十六日)，葛荣攻陷北魏的沧州，抓获了刺史薛庆之，平民被杀的占十之八九。

8 乙酉(二十八日)，北魏将孝明帝安葬于定陵，庙号为肃宗。

9 尔朱荣跟元天穆商议，认为彭城武宣王无勰有功勋，他的儿子长乐王元子攸平素声望很高，打算立元子攸为帝。尔朱荣又派侄子尔朱天光及亲信奚毅、仆人王相来到洛阳，与尔朱世隆秘密商议。尔朱天光见到元子攸后，向他详细地讲了尔朱荣的想法，元子攸答应了。尔朱天光等人回到晋阳，尔朱荣仍犹疑不定，于是便用铜为皇室的子孙们每人都铸铜像，以此占卜谁能做皇帝，结果只有长乐王元子攸的铜像铸成了。尔朱荣这才起兵从晋阳出发，尔朱世隆逃出京城，在上党与尔朱荣相会。胡太后听说后，非常恐惧，将王公大臣全部召入宫中商议对策。皇族宗室和大臣们都很痛恨胡太后平日的所作所为，因此没有人发言。只有徐纥说：“尔朱荣这个小胡人，竟敢起兵冒犯朝廷，文武禁卫军足以将他制伏。只要守住险要地区以逸待劳，尔朱荣的孤军千里而来，兵马疲惫不堪，一定能够打败他。”胡太后认为徐纥说的很对，于是任命黄门侍郎李神轨

为大都督，率兵迎击尔朱荣，副将郑季明、郑先护率兵守卫河桥，武卫将军费穆驻扎在小平津。郑先护是郑俨的堂祖父兄弟。

尔朱荣的军队到达河内后，尔朱荣又派王相秘密进到洛阳城，迎接长乐王元子攸。夏季，四月，丙申(初九)，元子攸与他的哥哥彭城王元劭、弟弟霸城公元子正偷偷从高渚渡过黄河，丁酉(初十)，在河阳跟尔朱荣见了面，将士们都高呼万岁。戊戌(十一日)，尔朱荣等渡过黄河，元子攸即皇帝位，任命元劭为无上王，元子正为始平王，任命尔朱荣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并封为太原王。

郑先护平素与孝庄帝元子攸的关系很密切，听说他已即位做了皇帝，便与郑季明一起打开城门将尔朱荣的部队接进城中。李神轨来到河桥后，听说北中城已失守，便立即逃回了洛阳城；费穆丢下士兵自己先投降了尔朱荣。徐纥假传圣旨夜里打开宫殿大门，牵出了十匹养在骅骝厩中的御马，向东逃奔了兖州。郑俨也逃回了老家。胡太后将孝明帝的后宫嫔妃们召集在一起，命令她们都出家为尼，太后自己也削了发。尔朱荣召令文武百官迎接圣驾，己亥(十二日)，文武百官捧着皇帝的印玺、绶带，准备了车辇，从河桥迎回魏孝庄帝。庚子(十三日)，尔朱荣派骑兵抓获了胡太后和小皇帝，将他们送到了河阴，胡太后对尔朱荣讲了许多求情的话，尔朱荣拂袖而起，命人将胡太后和小皇帝沉入了黄河之中。

费穆暗中劝尔朱荣说："您兵马不足万人，现在远道而至洛阳，前面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既没有什么战胜之威，平素人们心中对您又不畏服。京城军队众多，文武百官势力强盛，如果知道了您的虚实的话，便会对您有所轻视。若不狠狠地实行诛杀、惩治，另外培植亲信，恐怕您回到北方之时，还未过太行山，内乱便会发生。"尔朱荣内心认为费穆的话很对，于是便对亲信慕容绍宗说："洛阳人口

众多，骄侈成习，如不加以整饬，终究难以控制。我打算趁文武百官出迎之际，全部杀掉他们，你看怎样？”慕容绍宗说道：“太后荒淫无道，奸佞小人专权，将天下搞得混乱不堪，所以您才起义兵以整肃朝廷。现在却无故杀戮许多官员，不分忠臣奸臣，恐怕会使天下人大失所望，这不是上策。”尔朱荣不听，于是请孝庄帝沿黄河向西来到淘渚这个地方，尔朱荣率百官来到皇帝行宫的西北，说是要祭天。文武百官集中起来后，尔朱荣布置骑兵四面包围了他们，指责这些文武百官们说，天下动乱，孝明帝突然死去，都是由于他们这些朝廷大臣贪脏枉法，酷虐无忌，不能匡辅社稷所造成的，因此命令部队诛杀了他们。从丞相高阳王元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义阳王元略以下，被杀的达两千多人。原黄门郎王遵业兄弟正在居父丧，王遵业的母亲是魏孝庄帝的伯母，他们一起出来迎接皇帝，结果也都被杀掉了。王遵业是王慧龙的孙子，聪明豪爽而又博学，他死之后人们一方面很怜惜他的才学，一方面又讥讽他过于躁进。有一百多名朝廷官员后来才到，尔朱荣又让骑兵们包围了他们，对这些官员下令说：“如果谁能作一篇元氏禅让皇位于尔朱氏的文告，就可以免死。”侍御史赵元则站出来响应，于是便让他起草禅让文告。尔朱荣又命令他的士兵们高呼：“元氏既灭，尔朱氏兴。”士兵们一齐山呼万岁。尔朱荣又派数十人持刀来到行宫，孝庄帝与无上王元劭、始平王元子正一起来到帐外。尔朱荣先派并州人郭罗刹、西部高车人叱列杀鬼侍立在孝庄帝两侧，假装说是保护皇帝，将孝庄帝抱入帐中，其余的人便杀了元劭和元子正。接着尔朱荣又派数十人将孝庄帝迁到了河桥，置于他的帐下。

孝庄帝忧伤愤慨却无计可施，派人向尔朱荣传达旨意说：“帝王一代代兴起，盛衰无常。现在天下纷乱，将军奋而起兵，所向无敌，这是天意，不是靠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我原来投奔于你，只是

希望能够活下来，哪敢妄想登上皇位！将军你逼我做皇帝，我才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如果上天有意安排你做皇帝的话，将军你应选好时机登上皇位。如果你推辞而不做，想保存大魏的社稷，那么您也应该另选一位亲信而又贤明的人做皇帝，您对他加以辅佐。”当时，都督高欢劝尔朱荣称帝，尔朱荣的部下大多赞同，尔朱荣犹疑未决。贺拔岳进言道：“将军您首先发起义兵，志在铲除奸逆，大功还未告成，便急着有这种打算，恐怕只能很快招来灾祸，我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尔朱荣于是便自己用黄金铸像，共铸了四次，均未成功。功曹参军燕郡人刘灵助善于占卜，尔朱荣对他很信任。刘灵助认为无论从天时来看，还是从人事上看都不可以称帝。尔朱荣说道：“如果我做皇帝不吉利的话，便应当迎请元天穆做皇帝，。”刘灵助说：“元天穆也不吉利，只有长乐王元子攸符合天意。”尔朱荣这时也精神恍惚，支持不住了，过了很长时间才清醒过来，深感惭愧悔恨地说：“错到这个地步，我只有以死来向朝廷谢罪了。”贺拔岳请求杀掉高欢向天下谢罪，尔朱荣的部下们说：“高欢虽然愚蠢粗陋，说话没有考虑到会有灾难，但是现在天下混乱，还须依靠武将，请您饶了他，让他以后为您效力。”尔朱荣这才作罢。夜里四更时，又迎请孝庄帝回到军营，尔朱荣朝着皇帝的马头叩头请求死罪。

尔朱荣所率领的胡人骑兵因杀朝廷大臣太多，不敢进入洛阳城，便想将国都迁到北方。尔朱荣犹疑了很长时间，武卫将军泛礼坚决反对迁都。辛丑(十四日)，尔朱荣护送孝庄帝进入洛阳城。孝庄帝登上太极殿，下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义。跟从太原王尔朱荣的将士，全部晋升五级官阶，在京城中的文官晋升二级官阶，武官晋升三级，百姓免除租役三年。当时文武百官已荡然无存，即使活下来的也大都逃窜藏匿起来，不再露面，只有散骑常侍山伟一人拜见皇帝，接受赦免。洛阳城中的官员百姓都很担惊害怕，人人都

另有所虑，有的说尔朱荣要纵兵大肆掠取，有的说尔朱荣要迁都晋阳。于是富贵人家放弃了住宅，贫困人家携带包裹，都纷纷逃奔他乡，城中人口还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二，守备空虚，政府各部门都空无一人。尔朱荣于是向孝庄帝上书说："大兵往来接触很难整齐统一，朝廷中的王、大臣，横遭杀戮的很多，我现在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抵消所犯的罪责，所以我请求圣上追封那些死去的大臣们，以稍微弥补一下我的罪责。请求追封无上王为无上皇帝，其余在河阴被杀的人，凡原先是分封王的，追封三司，三品官员封赠令、仆，五品官员封赠刺史，七品官员以下至布衣封赠郡守、镇将。死者如果没有后代听任另择继承人，立即授予封爵。另外，再派使者慰问城内的百姓。"孝庄帝下诏同意这样做。于是朝廷官员这才渐渐地出头露面，人心才稍微安定下来。追封无上王之子元韶为彭城王。尔朱荣仍坚持迁都的主张，孝庄帝也不敢违背他的意愿。都官尚书元谌跟尔朱荣争辩，认为不能迁都，尔朱荣怒冲冲地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却这么顽固！况且河阴之事，你应该知道吧。"元谌说道："天下大事应该让天下人共同议论，您何必用在河阴残酷杀戮百官之事来吓唬我元谌呢！我元谌是皇族宗室，位居尚书之职，既然活着也没什么益处，那么死了又能减少什么呢？即使我今日肝脑涂地，也没什么可畏惧的。"尔朱荣听了非常恼怒，想治元谌之罪，尔朱世隆死死劝谏，尔朱荣这才作罢。当时在场见到这种情形的人没有不感到害怕的，而元谌却神色如故。几天以后，孝庄帝与尔朱荣登高远眺，看到宫殿巍峨壮丽，树木成行，尔朱荣这才感叹地说："微臣我过去太愚蠢胡涂了，竟会有向北迁都的想法，现在我看到皇宫如此壮丽雄伟，仔细想一想元谌尚书的话，深深感到他说的对。"于是便打消了迁都的主张。元谌是元谧的哥哥。

癸卯(十六日)，北魏朝廷任命江阳王元继为太师，北海王元颢

为太傅；任命光禄大夫李延寔为太保，赐爵为濮阳王；任命并州刺史元天穆为太尉，赐爵为上党王；任命前侍中杨椿为司徒；任命车骑大将军穆绍为司空，兼尚书令，进爵位为顿丘王；任命雍州刺史长孙稚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爵为冯翊王；任命殿中尚书元谌为尚书右仆射，赐爵为魏郡王；加封金紫光禄大夫广陵王元恭为仪同三司；其余突然从平民成为显贵官员的人，不计其数。李延寔是李冲的儿子，由于是皇帝舅舅的缘故，得以被破格提拔加封。

徐纥的弟弟徐献伯是北海太守，徐季产是青州长史，徐纥派人通知了他们朝廷的变故。因此他们都带着家眷逃离了原地，与徐纥一起投奔了泰山郡。郑俨和堂兄荥阳太守郑仲明图谋占领郡城起兵反叛，结果被部下杀掉了。

丁未(二十日)，孝庄帝颁布诏令，解除京城内外的戒严。

10 北魏的郢州刺史元显达向梁朝请求投降，梁武帝诏令郢州刺史元树迎接元显达，夏侯夔也从楚城前往郢州与他们相见，于是便留下来镇守郢州。梁朝将北魏的郢州改为北司州，任命夏侯夔为北司州刺史，兼管司州。夏侯夔进攻北魏的毛城，逼近新蔡；豫州刺史夏侯亶包围了南顿，攻打陈项城；北魏行台源子恭据城抵抗。

11 庚戌(二十三日)，北魏孝庄帝赐封尔朱荣的儿子尔朱义罗为梁郡王。

12 柔然国头兵可汗多次向北魏上贡，于是北魏孝庄帝诏令准许头兵可汗参拜时不称名，向皇帝上书可以不称臣。

13 北魏汝南王元悦和东道行台、临淮王元彧听说了河阴之乱后，都来投奔梁朝。过去，北魏投降梁朝的人都称自己在北魏的官职为伪官，只有元彧在向梁武帝上表时却仍自称是北魏临淮王；梁武帝也很赞赏他的儒雅风度，并未加以责难。北魏北海王元颢前往

相州上任，行至汲郡时，听说了葛荣大肆南犯和尔朱荣残暴杀戮文武百官之事，于是使暗中做好了安全方面的考虑，故意在路上拖延推迟；又让他的舅舅殷州刺史范遵兼管相州的政事，并代替原来的相州刺史李神守卫邺城。行台甄密知道元颢另有他谋，便联合他人废掉了范遵，仍推举李神管理相州的事务，并派兵迎接元颢，同时观察元颢的变化。元颢听说了之后，便率领部下前来投奔梁朝。甄密是甄琛的堂弟。北魏北青州刺史元世俊、南荆州刺史李志都率全州人马投降了梁朝。

14 五月，丁巳朔(初一)，北魏朝廷加封尔朱荣为北道大行台。任命尚书右仆射元罗为东道大使，又让光禄勋元欣做他的副手，巡视地方，凡赏罚升降之事，可全权处理，先斩后奏。元欣是元羽的儿子。

15 尔朱荣进到明光殿参见北魏孝庄帝，为在河桥残杀百官之事深深地向皇帝谢罪，发誓决不会对朝廷有二心，孝庄帝起身亲自阻止了尔朱荣，同时也对尔朱荣发誓说决不会对他有疑心。尔朱荣非常高兴，便要来酒喝，结果喝得烂醉如泥。孝庄帝想趁机杀了他，左右大臣苦苦劝谏，这才作罢，便让人用床辇将尔朱荣抬到了中常侍省。尔朱荣半夜才清醒过来，于是直到天亮也没有合上眼，从此以后尔朱荣再也不敢在宫城中留宿了。

尔朱荣的女儿过去是孝明帝的妃子，尔朱荣想让孝庄帝立她为皇后，孝庄帝犹疑不决。黄门侍郎祖莹劝皇帝说："从前晋文公在秦国避难的时候，弟媳怀嬴就伺候了他；有时会有违背经典但却合乎道理的事情，陛下您何必疑虑呢！"于是孝庄帝采纳了祖莹的建议，尔朱荣心中十分高兴。

尔朱荣神态举止轻佻、放达，喜欢骑马射箭，每次入朝参见孝庄帝，别的什么也不做，只是以骑马为戏；每次尔朱荣在西林园设

宴比赛射箭时，总要请皇后出来观看，并且将王公妃嫔、公主都召集到同一大厅。每次看到皇帝射中了，尔朱荣总要起舞狂叫，文武百官跟着纷纷起舞，就连妃嫔、公主们也不由得随之挥袖舞动。等到酒酣耳热之时，尔朱荣一定要正襟危坐高唱胡歌；日暮黄昏罢宴回府时，尔朱荣与左右手拉着手，踏地为节拍，同唱《回波乐》曲离开皇宫。尔朱荣生性非常严酷残暴，喜怒无常，刀槊、弓箭总是不离身边。每当他对人发怒之时，便要殴打射杀，因此他手下之人总是担心会被杀。曾经有一次，尔朱荣看到两个和尚骑在同一匹马上，尔朱荣便命令他们互相触撞，两人没劲不能动弹了，就让旁边的人拉着两人的头相撞，直到死了为止。

辛酉(初五)，尔朱荣回晋阳，孝庄帝在邙阴设宴为他送行。尔朱荣命元天穆到洛阳，加封元天穆为侍中、录尚书事、京畿大都督兼领军将军，又任命行台郎中桑乾人朱瑞为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于是，朝廷的重要官职，都由尔朱荣的心腹之人担任。

16 丙寅(初十)，北魏国主孝庄帝下诏令："自孝昌年间以来，凡是有冤屈无处投诉的，都集中到华林东门，朕要亲自审问。"当时正值动乱之后，国家仓库空虚，于是下诏令："凡向国家交纳八千石粮食的人赐爵散侯；平民百姓交纳五百石的，赐给做官的资格，和尚则授予本州僧统或本郡县的知事僧。"

尔朱荣到洛阳之时，派都督樊子鹄攻取唐州，唐州刺史崔元珍、行台郙恽死守唐州不降。乙亥(十九日)，樊子鹄攻占了平阳城，斩杀了崔元珍和郙恽。崔元珍是崔挺的堂弟。

17 梁朝的将军曹义宗包围北魏的荆州，筑坝堵水，淹了荆州城，只差几板高没被淹没。当时北魏正是多难之秋，不能派兵救援荆州，荆州城中粮食吃尽了，刺史王罴就跟将士们一起煮粥分食。王罴每次出战，身上连铠甲都不披，总是仰天大叫道："荆州城是孝

文皇帝创置的，上天如果不保佑我大魏社稷的话，那么就让箭射中我王罴的额头吧；否则，我王罴一定要打败敌人的。”这样持续了三年，王罴前后出战多次，也并没有受过伤。癸未(二十七日)，北魏命令中军将军费穆负责南征的军事行动，率兵救援荆州。

18 北魏临淮王元彧听说北魏国主孝庄帝的地位已经确定，便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回到北魏，言词极为恳切。梁武帝很爱惜元彧的才能，却又不能拒绝他提出的请求，六月，丁亥(初一)，梁武帝让元彧回到了北魏。北魏朝廷任命元彧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加封仪同三司。

19 北魏员外散骑常侍高乾是高祐的侄子，跟弟弟高敖曹、高季式都是豪爽侠义之人，在孝庄帝没有登上帝位时与他有过往来。尔朱荣到洛阳的时候，他们逃奔到齐州，听说了河阴之乱后，便聚集流民在黄河、济水之间起兵。他们还接受了葛荣的官职爵位，多次打败北魏各州郡的军队。孝庄帝派元欣前往宣布谕旨，他们才归降。北魏朝廷任命高乾为给事黄门侍郎，并兼武卫将军，又任命高敖曹为通直散骑侍郎。尔朱荣认为高乾兄弟以前曾背叛朝廷，发动叛乱，不应该还让他们担任重要官职，孝庄帝于是只好解除了高乾兄弟等人的官职，让他们回到家乡。高敖曹回到家乡后又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被尔朱荣诱捕后，跟薛脩义一同拘押在晋阳。高敖曹名叫高昂，敖曹是他的字，人们一直以字称他。

20 葛荣的军队由于缺乏粮食，于是葛荣便派遣他的仆射任褒率兵向南侵犯，到了沁水县。北魏任命元天穆为大都督东北道诸军事，率领宗正珍孙等将领讨伐葛荣。

北魏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间人邢杲率河北流民十几万户在青州北海郡起兵造反，自称汉王，改年号为天统。戊申(二十二日)，北魏任命征东将军李叔仁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率军讨伐邢

杲。

辛亥(二十五日),北魏孝庄帝下诏:"朕要亲自统率六军,扫除平定燕、代地区的匪患。"并任命大将军尔朱荣率领左军,上党王元天穆率领前军,司徒杨椿为右军,司空穆绍率领后军。葛荣的军队退守相州城北。

21 秋季,七月,乙丑(初十),北魏加封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

22 壬子(疑误),北魏光州人刘举在濮阳聚众造反,自称皇武大将军。

23 这一月,万俟醜奴自称天子,设置了文武百官。正赶上波斯国向北魏献狮子,被万俟醜奴将狮子截留下来,于是万俟醜奴便改年号为神兽。

24 北魏泰山郡太守羊侃,因祖父羊规曾做过刘宋武帝的祭酒从事,因此常常有南归梁朝的想法。徐纥投奔羊侃后,便趁机劝羊侃起兵反叛北魏,羊侃听从了徐纥的建议。北魏兖州刺史羊敦,是羊侃的堂兄;暗中知道了这件事,便凭据州城抗击羊侃。八月,羊侃率兵袭击羊敦,没能成功,于是羊侃便在兖州周围修筑了十几座城堡进行围困,并派使者来梁朝请求投降。梁武帝下诏,令广晋县侯、泰山郡人羊鸦仁等率部接应羊侃。北魏则任命羊侃为骠骑大将军、泰山公、兖州刺史,羊侃斩杀了北魏派来的使者,没有接受北魏的任命。

梁朝将军王弁率兵侵犯北魏的徐州,蕃郡人续灵珍率万余人攻打蕃郡以响应梁军。北魏徐州刺史杨昱击溃了续灵珍的部队,斩杀了续灵珍,王弁只好率部返回梁朝。

25 甲辰(十九日),北魏大都督宗正珍孙率兵在濮阳攻打刘举,消灭了刘举的队伍。

26 葛荣率军包围了邺城，军队号称有百万，散游之兵已经过了汲郡，所到之处大肆残杀掠夺。尔朱荣上表请求率军讨伐葛荣。九月，尔朱荣将侄子肆州刺史尔朱天光召来，命他留守晋阳，对他说："我本人不能到的地方，只有你在，才能使我放心。"尔朱荣自己率七千精锐骑兵，各备两匹战马，以侯景为前锋，从近路加速行军，向东出了滏口。葛荣叛乱为时已久，一直横行于黄河以北，尔朱荣的兵马很少，与敌人相差悬殊，人们议论纷纷，认为尔朱荣断无获胜的道理。葛荣听说后，喜形于色，命令他的部队说："尔朱荣很好对付，诸位每人都准备一根长绳，到时候只管捆绑敌人就是了。"于是葛荣从邺城往北，排成数十里的长阵，队伍如张开的簸箕一样向前推进。尔朱荣将队伍伏在山谷之中，设置奇兵，分派督将以上的军官每三人为一处，每处有数百名骑兵，命令各处故意扬起尘土，擂起战鼓，大声喊叫，使敌人摸不清有多少人马。尔朱荣又考虑到人马近战时，用刀不如用棒，便命令士兵们每人带一根短棒，放在马肚的一侧，到交战时担心下马斩首会影响骑兵追逐，便不允许斩首计功，只令用棒子打而已。分别命令勇士到处冲杀，号令严明，将士们同仇敌忾，奋勇争先。尔朱荣亲自冲锋陷阵，从敌人背后杀出，里应外合，内外夹击，大破贼兵，在阵前抓住了葛荣，其余的部众全部投降了。因贼军众多，如果马上将他们分开的话，恐怕会引起贼军的疑虑恐惧，说不定还会再次聚集起来，于是尔朱荣下令让他们各随其便，亲属相随，任意在哪儿定居均可。这样一来，投降的士兵人人欢喜，很快便四处逃散，几十万大军一早晨便遣散光了。等到这些士兵已经走出百里之外，尔朱荣这才开始去分路押解他们，根据情况加以安置，使大家都感到满意。尔朱荣又从葛荣的队伍中选拔了一批将领，根据他们的才能，分别授予适当的官职，这些新归附的将领们心情都安定了下来，当时人们对尔朱荣处置事情如此

迅速果断都很佩服。尔朱荣又派人用囚车将葛荣送到洛阳，这样，冀、定、沧、瀛、殷五州就全部平定了。此时，上党王元天穆驻军于朝歌城南，穆绍、杨椿还未及发兵，而葛荣的军队便已经被尔朱荣消灭了，于是元天穆等都停止发兵。

当初，宇文肱跟从鲜于脩礼攻打定州，在唐河战死。他的儿子宇文泰也在鲜于脩礼军中，鲜于脩礼死后，宇文泰又投奔了葛荣。葛荣兵败之后，尔朱荣爱惜宇文泰的才干，让他做了统军。

乙亥(二十一日)，北魏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永安。

辛巳(二十七日)，北魏孝庄帝任命尔朱荣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尔朱荣的儿子平昌公尔朱文殊、昌乐公尔朱文畅也都晋升爵位为王。同时，又任命杨椿为太保，城阳王元徽为司徒。

冬季，十月丁亥(初三)，葛荣被押至洛阳，北魏孝庄帝亲临阊阖门，葛荣被押来见过孝庄帝后，在都市斩首。

27 梁武帝封北魏北海王元颢为魏王，并派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带兵护送他返回北方。

28 丙申(十二日)，北魏孝庄帝任命太原王尔朱荣的嫡长子尔朱菩提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丁酉(十三日)，孝庄帝又将长乐等七郡各万户，连同先前已有的十万户，做为太原王尔朱荣的采邑。戊戌(十四日)，又加封尔朱荣为太师。这些都是奖赏他平定葛荣的功劳。

29 壬子(二十八日)，北魏江阳武烈王元继去世。

30 北魏派遣征虏将军韩子熙招降邢杲，邢杲诈降，随后便又反叛了。李叔仁在惟水攻击邢杲，结果未能成功，只好退回。

31 北魏费穆率军很快来到荆州。曹义宗战败，被北魏军队俘获，至此，荆州之围才被解除。

32 元颢率军袭击并占据了北魏的铚城。

33 北魏行台尚书左仆射于晖等率军几十万，在瑕丘攻击羊侃。徐纥担心大事不好，劝说羊侃允许他去向梁朝请求救兵，羊侃相信了徐纥的话，于是徐纥便前来投奔了梁朝。于晖等将羊侃里外包围了十几层，寨中的箭已用完，梁朝军队不再进攻。十一月，癸亥(初十)夜，羊侃率军突围而出，边战边走，经过一天一夜才逃出北魏的国境，来到渣口这个地方，队伍还剩下一万多人，战马二千匹。士兵们整夜放声悲歌，羊侃向将士们谢罪道："你们大家都很怀恋故土，按人之常情，我不能强迫大家跟从于我，大家或去或留，请自己决定，我们就在这儿分手吧！"于是大家各自拜谢，告辞离去。北魏便又收复了泰山郡。于晖是于劲的儿子。

34 戊寅(二十五日)，北魏任命上党王元天穆为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袭并州刺史。

35 十二月，庚子(疑误)，北魏诏令于晖回师讨伐邢杲。

36 葛荣的余党韩楼又占据了幽州再次反叛，北魏的北部地区受到叛军的威胁和蹂躏。尔朱荣任命抚军将军贺拔胜为大都督，镇守中山；韩楼畏惧贺拔胜的威名，不敢向南进犯。

资治通鉴第一百五十三卷

梁纪九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己酉,公元 529 年)

1 春季,正月甲寅(初二),北魏于晖的部下、都督彭乐率二千余骑兵反叛,投奔了韩楼,于晖只好回师。

2 辛酉(初九),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3 甲子(十二日),原北魏汝南王元悦请求梁武帝允许他回到北魏,梁武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4 辛巳(二十九日),梁武帝在明堂祭祀。

5 二月甲午(十二日),北魏国主孝庄帝尊彭城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为肃祖;尊自己的母亲李妃为文穆皇后。他打算将父母的牌位迁到太庙,尊奉孝文帝为伯考,大司马兼录尚书、临淮王元彧上表劝谏,认为:“汉高祖将太上皇庙立在香街,汉光武帝将南顿君庙立在春陵。汉元帝跟汉光武帝的关系早已超出了五服,汉光武帝却仍奉行后代子孙之道,入继大宗。孝文帝德满天下,道充环宇,肃祖虽然功盖宇宙,但终究是臣子。再者,两位皇后也都要享有这种祭祀的礼遇,这就如同君臣共筵,叔嫂同室,我私下以为不可这样做。”吏部尚书李神俊也上表劝谏,但孝庄帝均未采纳他们的谏议。元彧又请求去掉“帝”而保留“皇”,也未被接受。

6 梁武帝下诏将二百四十种称号的将军重新确定为四十四班。

7 壬寅(二十日),北魏孝庄帝下诏令,任命济阴王元晖业兼任行台尚书,统领丘大千等人镇守梁国。元晖业是拓跋小新成的曾孙。

8 三月壬戌(十一日),北魏孝庄帝诏令上党王元天穆讨伐邢杲,任命费穆为前锋大都督。

9 夏季,四月癸未(初二),北魏孝庄帝将肃祖元勰及文穆皇后的神位迁至太庙,又追谥彭城王元劭为孝宣皇帝。临淮王元彧劝谏道:"这种事自古从未有过,陛下您这样做不合法度,后世之人会怎么想呢?"孝庄帝未听他的谏言。

10 北魏元天穆将要攻打邢杲,由于北海王元颢正在进犯北魏,于是召集文武官员商议此事。众人都认为:"邢杲军力强盛,应该先讨伐邢杲。"行台尚书薛琡却认为:"邢杲的军队数量虽多,但都是些偷鸡摸狗之徒,并没有什么远大抱负。元颢是皇室的近亲,此番前来号称义举,其势难以推测,应该首先消灭他。"元天穆因为将领们大多都希望先讨伐邢杲,加之北魏朝廷也认为元颢势力孤单,力量微弱,不足为虑,命令元天穆等人先平定齐地邢杲的叛乱,再回师攻打元颢,于是元天穆率军东进。

元颢与陈庆之乘北魏空虚之际,从铚城进发,率军攻占了荥城,随后便打到了梁国城。北魏守将丘大千有军队七万人,分别构筑了九座城堡以抵抗元颢军队。陈庆之率兵攻打梁国城,从早晨直至下午申时,攻下了守军的三个堡垒,丘大千只好请求投降。元颢登坛烧柴祷告,在睢阳城南登基即位,改年号为"孝基"。北魏济阴王元晖业率领的二万羽林军驻扎在考城,陈庆之率军攻取考城,活捉了元晖业。

11 辛丑(二十日),北魏上党王元天穆和尔朱兆在济南打败了邢杲,邢杲投降,被押送至洛阳,斩了首。尔朱兆是尔朱荣的侄子。

12 五月丁巳(初六),北魏命东南道大都督杨昱镇守荥阳,命尚书仆射尔朱世隆镇守虎牢,命侍中尔朱世承镇守崿坂。乙丑(十四日),北魏朝廷内外实行戒严。

戊辰(十七日),北海王元颢攻克梁国城。元颢任命陈庆之为卫将军、徐州刺史,率军西进,直指洛阳。杨昱拥有七万大军,据守着荥阳城,陈庆之去攻打未能攻克。元颢派人劝杨昱投降,杨昱没有答应。元天穆和骠骑大将军尔朱吐没儿率大军前后相继来到荥阳。梁军士卒都很恐惧,陈庆之解下马鞍边喂马边告谕将士们说:“我们到这里以来,屠城夺地,确实已经不少;你们大家杀戮人家的父兄、掠取人家的子女,也不计其数了,元天穆的部下,都是我们的仇敌。我军才七千人,而敌军则有三十余万之多,所以眼下之事,大家只有抱着必死之心才有可能免遭杀戮。敌人的骑兵很多,我们不能同他们在野外作战,应当乘他们还没全部到来之时,急速攻下荥阳城而作为据守之处。各位不要再有什么疑虑了,否则就是选择了任人宰割的道路。”于是擂鼓助战,命将士登城攻坚,将士们当即蜂拥着攻入城中,癸酉(二十二日),攻下了荥阳,抓住了杨昱。元颢的部将三百余人俯伏在元颢帐前请求道:“陛下渡江北进三千里,连一枝箭的损耗都不曾有,而昨日荥阳城下一战,我军便伤亡五百余人,我们希望您把杨昱交给我们处置,以解大家的心头之恨!”元颢说:“我在江东时听梁朝国主讲,他当初举兵南下,到达建康时,吴郡太守袁昂便曾据城不降,梁朝国主常常称赞袁昂这种忠贞气节。杨昱是一位忠臣,为什么要杀掉他呢!除杨昱之外,其他人任你们处置。”于是斩杀了杨昱部将三十七人,这些人都被挖出心来吃掉了。很快,元天穆等人率军包围了荥阳城,陈庆之率三千骑兵背靠荥阳城,奋勇拼搏,大败元天穆军,元天穆、尔朱吐没儿都落荒而逃。随即,陈庆之又进击虎牢城,尔朱世隆弃城逃走,陈庆之军抓获

了北魏东中郎将辛纂。

北魏孝庄帝打算离开京城躲避元颢的大军，但不知该去哪里好。有人劝他到长安去，中书舍人高道穆说道："关中地区荒凉残破，怎么能再到那里去呢？元颢的军队不多，却乘虚而入，这是由于我们选用将帅不当，所以才能攻到这里。陛下若能亲自率领禁卫军，以重金招募士兵，多加奖赏，背城与敌决一死战，我等竭尽全力，就一定能够打败元颢的这支孤军的。若您还担心胜负难以预料的话，那么您不如渡过黄河，命大将军元天穆、大丞相尔朱荣各自率军前来会合，构成犄角之势，进讨元颢的军队，一月之内，一定会取得胜利，这是万全之策。"孝庄帝采纳了高道穆的意见。甲戌(二十三日)，孝庄帝一行向北进发，夜间，来到了河内郡郡城的北边。孝庄帝命令高道穆在烛光下起草了几十张诏书，公告天下，于是四方才知道皇帝在哪儿。乙亥(二十四日)，孝庄帝一行进入河内郡。

临淮王元彧和安丰王元延明，带领文武百官，封存府库，备好法驾迎接元颢。丙子(二十五日)，元颢进入洛阳宫，改年号为建武，大赦天下。元颢任命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增加封邑一万户。杨椿当时在洛阳，他的弟弟杨顺是冀州刺史，侄子杨侃为北中郎将，正跟随北魏孝庄帝在河北。元颢心里很忌恨杨椿，但由于杨椿家世显赫，担心失去众望，所以没有敢杀掉杨椿。有人劝说杨椿离开洛阳逃走，杨椿说："我家老小上百口，能逃到哪儿去呢？只有听天由命罢了。"

元颢的后军都督侯暄镇守睢阳作为后援，北魏行台崔孝芬、大都督刁宣率军急速前往睢阳包围了侯暄，昼夜猛攻睢阳城，戊寅(二十七日)，侯暄突围逃走，被北魏军抓住杀掉了。

上党王元天穆等率四万军队攻下了大梁，又分派费穆带二万人攻打虎牢城，元颢派陈庆之攻击费穆。元天穆畏惧元颢，打算北

渡黄河，便对行台郎中、济阴人温子昇说："你想去洛阳，还是想随我北渡黄河？"温子昇说："国主因虎牢失守，才弄得如此窘迫。元颢新来，民心还未安定，现在您如果前去攻击他，一定会成功。大王您平定了京邑后，再奉迎皇帝大驾，这乃是齐桓公、晋文公才有过的举动啊！现在您舍此而不为，却要北渡黄河，我私下里真为您感到惋惜。"元天穆觉得温子昇的意见很好，但却不能采纳，于是率军渡过了黄河。费穆攻打虎牢城，眼看就要攻取了，听说元天穆向北渡过了黄河，认为这样一来自己便没有了后继援兵，于是便投降了陈庆之。陈庆之率军进击大梁、梁国两城，都攻下了。陈庆之凭数千之众，从铚城出发至洛阳，共攻占了三十二座城池，大小四十七战，所向无敌。

元颢命黄门郎祖莹起草了一封信给北魏孝庄帝，信中写道："朕哭泣恳请梁朝发兵，誓在报仇雪耻，正是要向尔朱荣问罪，解救你于桎梏之中。你现在托命于豺狼，委身于虎口，我就是获取了一些百姓、土地，也本来是尔朱荣的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你所有。当今国家的兴隆废替，全在于你我二人。如果上天助我成功，那么大魏又可再次中兴；若不能这样的话，那么对于尔朱荣来说便是福，而对于你则是祸。你应该反复好好想想，荣华富贵方可保住。"

元颢进入洛阳后，黄河以南的州郡大多归附了他。齐州刺史、沛郡王元欣召集文武官员商议何去何从，元欣说："北海王和长乐王，都是皇室近亲，现在皇位并未落入外人之手，我打算接受元颢的赦免，诸位认为如何？"在座的文武官员莫不大惊失色。只有军司崔光韶高声反对，他说："元颢受梁朝节制，勾结仇敌之兵来颠覆自己的国家，他是大魏朝的乱臣贼子。难道仅是因为大王您一家的事情而对他切齿痛恨，我等下官均受朝廷的恩典，所以不敢听从您的意见！"长史崔景茂等人都说："军司说的很对。"元欣便杀了元颢派

来的使者。崔光韶是崔亮的堂弟。于是这样一来，襄州刺史贾思同、广州刺史郑先护、南兖州刺史元暹等，也都不承认元颢的政权。贾思同是贾思伯的弟弟。元颢封冀州刺史元孚为东道行台、彭城郡王，元孚将元颢的委任书封好，派人送给了孝庄帝。平阳王元敬先在河桥起兵讨伐元颢，未能成功而死。

北魏加封侍中、车骑将军、尚书右仆射尔朱世隆为使持节、行台仆射、大将军、相州刺史，镇守邺城。

北魏孝庄帝出奔时，只是单骑而去，宫廷侍卫及后宫嫔妃都依旧留在京城。元颢一旦取得了政权，各种号令全由他自己发出，四方百姓都希望他励精图治，但元颢自以为天授皇位，很快便产生了骄傲怠惰之心。他过去的宾朋老友、亲近之人，都受到了他的宠爱、厚待，这些人干扰政事，日夜纵酒为乐，毫不体恤军国大事，而元颢从南朝带来的梁兵，更在城中欺凌百姓，因而使得朝野上下对他大失所望。高道穆的哥哥高子儒从洛阳逃出追随孝庄帝，孝庄帝问他洛阳城中之事，高子儒说："元颢很快就会失败，您不用担忧。"

尔朱荣听说孝庄帝向北方出逃了，立即飞马前往长子去会见他，一路上边走边布置部队。孝庄帝当天便开始南还，尔朱荣做前锋。十天之内，北魏军队便大批集结起来，粮食兵器等物资也陆续运到了。六月，壬午(初二)，北魏大赦天下。

尔朱荣南下之后，并州、肆州便又会不安定了，于是便任命尔朱天光为并、肆等九州行台，仍负责并州的事务。尔朱天光到晋阳后，安排布置，并制定约束措施，所属辖地都很稳定。

乙丑(初九)，费穆来到洛阳，元颢将他带到朝中，以河阴杀害文武百官之事怪罪于他，因此而杀了他。元颢派都督宗正珍孙和河内太守元袭据守河内；尔朱荣率军攻打河内，上党王元天穆率兵与尔朱荣会合，壬寅(二十二日)，攻取河内城，杀了宗正珍孙和元袭。

13 辛亥(三十一日),北魏淮阴太守晋鸿献出湖阳城投降梁朝。

14 闰月,己未(初九),梁朝南康简王萧绩去世。

15 北魏北海王元颢既已夺取了政权,便秘密跟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谋划反叛梁朝。由于混乱局面尚未平定,还需借助陈庆之的兵力,所以表面很团结,但实际上已经同床异梦,言语之间多所猜忌。陈庆之也暗中做了防备,他劝说元颢:“现在我们远道而至于此,不服的人还很多,他们如果知道了我们的虚实,联合兵力,四面包围,我们将如何抵御呢? 我们应上启梁朝天子,请求再增精兵,同时敕令各州,如果有梁朝人陷没在该地必须全部送到我们这里来。”元颢打算采纳他的建议,元延明却对元颢说:“陈庆之兵不过数千,您就已经很难驾驭了,现在再增加他的兵力,他还怎会肯听您的命令呢? 您的大权一旦失去,一举一动就都要由别人决定,这样大魏朝的宗庙从此也就要覆亡了。”元颢于是便没有采纳陈庆之的意见。元颢又担心陈庆之暗中向梁武帝上表汇报情况,便自己给梁武帝写了一封表文,说:“现在河北、河南全部平定了,只有尔朱荣尚敢顽抗,我与陈庆之便能擒获他。目前各州郡刚刚归服,正需要安抚,不宜再增加兵力,使百姓惶恐不安。”梁武帝便诏令正在进军的各部队都停在边境上,不再前进。

洛阳城中的梁朝军队不满一万,而羌族、胡族的军队十倍于梁军,军副马佛念为陈庆之出谋划策说:“将军您威扬河、洛,声震中原,功高势强,被元颢所猜疑,一旦发生不测,能不担心吗? 您不如乘元颢还没有防备之际,杀掉元颢,占据洛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陈庆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元颢先任命陈庆之为徐州刺史,于是陈庆之坚决要前往彭城,元颢心里很害怕,没有敢让他去,对他说:“圣上将洛阳全都委托给您负责,如果忽然听说您要离开作

为魏朝之寄托的洛阳，而去徐州的话，便会认为您是想很快求取功名富贵，而不为国家考虑的。这不仅有损于您，恐怕我也会一起受到圣上的责难。”因此，陈庆之便不敢再说什么了。

尔朱荣与元颢的军队相持于黄河之上。陈庆之镇守北中城，元颢亲自据守河桥南岸。陈庆之三天之中打了十一仗，杀伤很多敌人。有一位夏州义士为元颢镇守河中渚，他暗中与尔朱荣串通好，请求为尔朱荣破桥立功。尔朱荣率兵赶到河桥，等到桥破之后，尔朱荣的部队没有接应上，元颢将通敌的士兵全都杀了，尔朱荣怅然若失，非常失望。元颢又派安丰王元延明沿黄河固守，北魏军无船渡河，便商议打算回师北方，以后再想办法攻打元颢。黄门郎杨侃对尔朱荣说：“大王您从并州发兵的时候，是已经知道夏州义士会来给您做内应所以才来的呢？还是想广泛施展您的雄才大略匡复帝室才来的呢？用兵之事，谁不是打散了再聚集起来，伤好了再继续战斗，何况现在我们并没有受到损失，怎么能由于这一件事没成功，便将所有的计划就都废弃了呢？当今天下百姓望眼欲穿，就看您这一次举动了。如果没有取得什么收获，您便很快又回师的话，那么就会使得百姓大失所望，各自考虑何去何从，谁胜谁负也就难说了。所以不如征调百姓的木材，多做一些木筏，间杂一些舟船，沿黄河排列开来，数百里中，都做出渡河的架势，首尾既然相距很远，这样就使得元颢不知道该防哪里为好，一旦我军渡过黄河，一定立下大功。”高道穆对尔朱荣说：“当今圣驾被迫外出，皇上忧虑，臣下应当感到羞辱。大王您拥有百万大军，辅天子而令诸侯，如果分兵制造木筏，各个分散渡河的话，破元颢的军队易如反掌，为何却舍此而北归，使元颢又得以修治城池，整治兵器，在四方征集兵员呢？这真是如同养虺成蛇，后悔不及啊！”尔朱荣说道：“黄门郎杨侃已经谈了这一计策，我要跟大家商议一下。”刘灵助对尔朱荣说：“不

出十天，黄河以南一定会平定。”伏波将军、正平郡人杨檦跟他的族人住在马渚，他自动说家里有几艘小船，请求作向导。戊辰(十八日)，尔朱荣命令车骑大将军尔朱兆和大都督贺拔胜率军捆绑木材做木筏，从马渚西边的硖石这个地方夜渡黄河，袭击了元颢的儿子领军将军元冠受的部队，并抓获了元冠受，安丰王元延明的士卒们知道了这一情况之后，便纷纷溃散奔逃。元颢失去了依据，只好率部下数百名骑兵向南逃走，陈庆之收拢步兵、骑兵共几千人，结队向东逃归。元颢原先攻取的那些城池，全都又投降了北魏。尔朱荣亲自率军追击陈庆之，正赶上嵩高河发大水，陈庆之的队伍死的死、逃的逃，差不多全没了，陈庆之于是剃光头发、胡须，打扮成一个和尚，从小路逃出汝阴，回到了建康，梁朝任仍按功授他为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

中军大都督兼领军大将军杨津率军入宿于皇宫中，洒扫宫庭院落，封闭朝廷府库，至北邙迎请孝庄帝，痛哭流涕地向孝庄帝谢罪，孝庄帝安慰犒赏了他。庚午(二十日)，北魏孝庄帝入居华林园，大赦天下。朝廷任命尔朱兆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随同孝庄帝从北方来的将士以及随侍皇帝的文武百官和那些未降元颢的加官五级，河北向朝廷报告敌情的官员和河南坚决未降元颢的官员加官二级。壬申(二十二日)，又加封大丞相尔朱荣为天柱大将军，并增加封户，加上以前的封户，共二十万户。

北海王元颢从辕辕向南逃至临颍，随从骑兵各自逃散，临颍县吏卒江丰杀掉了元颢，癸酉(二十三日)，将元颢的首级送到了洛阳。临淮王元彧又归附了孝庄帝，安丰王元延明携带妻子儿女前来投奔梁朝。

陈庆之攻入洛阳之时，萧赞向梁武帝上书，请求允许回到梁朝。当时吴淑媛还在，梁武帝让吴淑媛将萧赞幼时穿的衣服给萧赞

送去，书信等还未传到，陈庆之便失败了。陈庆之从北魏回到梁朝后，特别看重北方人，朱异对此感到很奇怪，便问陈庆之为什么这样，陈庆之说道："我当初认为长江以北地区都是戎狄之乡，等到了洛阳之后，才知道礼仪人物都在中原地区，不是江东所能企及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轻视北方人呢？"

16 甲戌(二十四日)，北魏朝廷任命上党王元天穆为太宰、城阳王元徽为大司马兼太尉。乙亥(二十五日)，北魏孝庄帝在都亭设宴慰劳尔朱荣、上党王元天穆以及从北方来洛阳救援的将领们，孝庄帝以宫女三百人、绫罗锦缎几万匹，按功劳大小分别给予不同的赏赐。凡是受过元颢的爵位、奖赏、官职和免除赋役的人，对其所得全部追了回来。

秋季，七月，辛巳(初二)，北魏孝庄帝开始进入宫中。

北魏任命高道穆为御史中尉。北魏孝庄帝的姐姐寿阳公主在路上妨碍了高道穆清路开道的士卒们执行公务，这些手持赤棒的清路卒对寿阳公主大声呵斥，寿阳公主置之不理，高道穆命士卒打破了寿阳公主的车子。寿阳公主向孝庄帝哭诉了这件事，孝庄帝说道："高道穆是一位清直之人，他所干的是公事，我怎么能由于私情而责怪他呢！"高道穆见到孝庄帝，孝庄帝对他说："我姐姐在路上触犯了你，我对此深感惭愧。"高道穆摘下帽子向孝庄帝谢罪，孝庄帝说道："朕因此事而感到有愧于你，你何必要向我谢罪呢。"

这时候，北魏份量不足的薄钱很多，一斗米几乎值一千钱。高道穆向朝廷上表，认为："现在市场上的铜价是八十一钱买一斤铜，私人铸造薄铜钱，每斤铜便能铸造出二百多个钱。朝廷一方面向人们展示了私铸钱币的丰厚利润，随后又对私铸钱币的人施以重刑，这样有罪之人虽然很多，但是私下偷铸钱币的人却越来越多。现在的五铢钱徒有其名，实际上连二铢的重量都不够，如果将其放在水

上，恐怕都不会沉下水。这种情况的出现乃是由于日积月累，纠察、督禁不够严厉，朝廷失职而造成的，那些私铸钱币之人又何罪之有！朝廷应该改铸大钱，在钱币上刻上皇帝的年号，以记录开始使用这种钱币的时间，如此则一斤铜只能铸七十钱，这样一来，私人铸钱的费用连成本尚不能赚取，也就更不会有什么利润可言了，自然就不会再私铸钱币，更何况朝廷还有严峻的刑罚呢！”金紫光禄大夫杨侃也奏请朝廷允许百姓与官方都铸五铢钱，使百姓愿意这样做，原先的弊端自然也就改正了。北魏孝庄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从此开始铸“永安”五铢钱。

17 辛卯(十二日)，北魏任命车骑将军杨津为司空。

18 当初，北魏因梁、益两州疆域太荒僻辽远，另行设置巴州以统领獠人，共二十余万户，任命巴州当地的酋长严始欣为刺史；又设置了隆城镇，任命严始欣的同族侄子严恺为镇将。严始欣贪婪残暴，孝昌初年，獠人反叛，包围了巴州城，行台魏子建招抚晓谕叛军，这才解了围。严始欣担心获罪，便暗中前来梁朝请求投降，梁武帝派使者带着诏书、铁券、衣冠等赐予严始欣，结果使者被严恺所截获，将其送到魏子建处。魏子建奏请孝庄帝将隆城镇改为南梁州，任命严恺为刺史，将严始欣囚禁于南郑城。北魏任命唐永为东益州刺史以取代魏子建，任命梁州刺史傅竖眼为行台。魏子建离开东益州后，氐人和蜀人很快便反叛了，唐永弃城而逃，东益州便陷落了。

傅竖眼最初到梁州时，梁州人纷纷庆贺，不久，傅竖眼便长时间患病，不能亲自处理政事。傅竖眼的儿子傅敬绍，骄奢淫佚，贪婪残暴，梁州人深以为患。严始欣重金贿赂傅敬绍，才得以回到巴州，他回到巴州后便举兵攻击严恺，消灭了严恺，率巴州民众来降梁朝，梁武帝派遣将军萧玩等接应援助严始欣。傅敬绍看到北魏朝廷

正混乱不堪，暗中便有了据守南郑的打算，派他的妻子的哥哥唐昆仑在城外面煽动诱惑那些山民一起前来包围梁州城，傅敬绍打算做内应。梁州城被包围起来后，傅敬绍的计划泄露，于是梁州城中的将士们一起抓住了傅敬绍，将傅敬绍的阴谋告知了傅竖眼并杀掉了傅敬绍，傅竖眼因感到耻辱和恼恨而去世。

19 八月，己未(初十)，北魏任命太傅李延寔为司徒。甲戌(二十五日)，侍中、太保杨椿退休。

20 九月，癸巳(十五日)，梁武帝亲临同泰寺，设置四部无遮大会。梁武帝脱下御服，换上法衣，行清净大舍，以同泰寺中的便省室为居所，室内设素床瓦器，乘小车，以私人为执役。甲子(疑误)，梁武帝升讲堂法座，为四部大众开讲《涅槃经》。癸卯(二十五日)，梁朝群臣百官用一亿万钱向佛、法、僧三宝祈求，以赎皇帝菩萨，僧众们默许了。乙巳(二十七日)，百官来到同泰寺东门，上表请梁武帝回到皇宫，请了三次，皇帝才同意。梁武帝三次都复了信，这几封信都用“顿首”一词。

21 北魏尔朱荣派大都督、尖山县人侯渊到蓟州讨伐韩楼。尔朱荣给他的兵力很少，骑兵只有七百，有人为侯渊说话请求多派兵，尔朱荣却说道：“侯渊善于临机应变，这是他的长处；如果让他统帅很多军队，反而未必能指挥调度。现在让侯渊率领这些军队讨伐韩楼这叛贼，一定能取得胜利。”侯渊于是大张旗鼓、多多增设器具，亲自率几百名骑兵深入韩楼的境地。在离蓟州一百余里的地方，正遇上贼将陈周的一万余骑兵和步兵，侯渊潜伏下来从背后出击，大破陈周的人马，俘获五千余人。之后又很快归还了这些人的战马和兵器，放他们回到蓟州城中，侯渊的左右劝谏道：“我们既然已经俘获了贼军，为什么却又资助他们仍让他们回去呢？”侯渊说道：“我军兵力很少，不能力战死拼，必须设奇计以离间敌人，才能

够打败敌人。”侯渊估计那些被放还的敌兵已经到了蓟州城，便率骑兵连夜前进，于天亮之时，到达蓟州城下，击打城门。韩楼果然怀疑那些被放还的降卒要作侯渊的内应，于是便弃城而逃，侯渊追上并抓获了韩楼，幽州便平定了。北魏就任命侯渊为平州刺史，镇守州治范阳。

当初，北魏任命征东将军刘灵助兼尚书左仆射，派他到濮阳的顿丘去慰劳幽州的流民，刘灵助趁势率流民们回归北魏，与侯渊一道共同消灭韩楼，北魏于是命刘灵助负责管理幽州的事务，加封他为车骑将军，同时又任幽、平、营、安四州的行台。

22 万俟醜奴攻击北魏的东秦州，攻取下来后，杀掉了东秦州刺史高子朗。

23 冬季，十月，己酉(初一)，梁武帝又设四部无遮大会。参加的僧、俗之人有五万多人。大会之后，梁武帝乘金辂车回到皇宫中，幸临太极殿，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中大通”。

24 北魏任命原先的司空萧赞为司徒。

25 十一月，己卯(初二)，就德兴向北魏请降，营州平定。

26 丙午(二十九日)，北魏任命城阳王元徽为太保，丹杨王萧赞为太尉，雍州刺史长孙稚为司徒。

27 十二月，辛亥(初四)，兖州刺史张景邕、荆州刺史李灵起、雄信将军萧进明反叛梁朝，投降了北魏。

28 梁朝任命陈庆之为兖州刺史。有一妖贼名叫僧强，自称天子，土豪蔡伯龙起兵响应他，士卒达三万人，攻陷了徐州，陈庆之率兵前往征讨，斩杀了僧强、蔡伯龙等。

29 北魏委任岐州刺史王罴代理南秦州的军政事务，王罴诱捕南秦州境内的群盗，全部杀掉了他们。

资治通鉴第一百五十四卷

梁纪十　梁武帝中大通二年(庚戌,公元 530 年)

1 春季,正月,己丑(十三日),北魏益州刺史长孙寿、梁州刺史元俊等派将领攻打严始欣,将其斩首,萧玩等也战败而死,逃失走散一万余人。

2 辛卯(十五日),北魏东徐州城百姓吕文欣等人杀死了刺史元大宾,占据东徐州城而反乱,北魏派遣都官尚书平城人樊子鹄讨伐吕文欣。二月,甲寅(初八),斩杀了吕文欣。

3 万俟醜奴侵扰关中地区,北魏尔朱荣派武卫将军贺拔岳征讨万俟醜奴。贺拔岳私下里对他哥哥贺拔胜说:"万俟醜奴是一个强敌,现在攻讨他若不能取胜,固然有罪,但如果打败了他,谗佞嫉妒之言也会产生。"贺拔胜问道:"那么如何办呢?"贺拔岳说:"希望让一位尔朱氏家族的人为统帅,我作助手辅佐他。"于是贺拔胜向尔朱荣讲了贺拔岳的建议,尔朱荣听了很高兴,便任命尔朱天光为使持节、都督二雍二岐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以贺拔岳为左大都督,又任命征西将军代郡人侯莫陈悦为右大都督,贺拔岳、侯莫陈悦二人均作为尔朱天光的副手以征讨万俟醜奴。

尔朱天光开始出发时,只配备了一千名士兵,靠征发洛阳以西沿途百姓的马匹装备了这支部队。当时,赤水的蜀贼切断了道路,朝廷便诏令侍中杨侃先到叛贼处抚慰劝谕,并征集他们的马匹,叛

贼将领犹疑不决。北魏军队到潼关后，尔朱天光便不敢再前进了，贺拔岳对他说："这些蜀贼都是些鸡鸣鼠窃之辈，您尚且如此迟疑不决，如果遇到大敌的话，又将如何应敌呢！"尔朱天光说道："今天的事情，我就全部委托给你了。"贺拔岳于是便向渭水北岸的蜀贼进击，大破贼军，缴获战马二千匹，挑选贼军中健壮的士卒以充实北魏军队，又征集百姓的马匹合计一万多匹。由于兵力还比较少，因此部队停了下来没有继续前进。尔朱荣大怒，派骑兵参军刘贵乘驿马赶至军中，责斥尔朱天光，将他打了一百杖，又增兵二千人。

三月，万俟醜奴亲自率众包围了岐州，派遣其大行台尉迟菩萨、仆射万俟仵从武功南渡渭水，围攻北魏军队的营盘。尔朱天光先派贺拔岳率一千骑兵前往救援，尉迟菩萨等叛将已拔起营盘返回了，贺拔岳故意大肆杀害掠夺万俟醜奴的官吏百姓，以此来激怒敌人，但是尉迟菩萨已率二万步兵和骑兵回到了渭水北岸。贺拔岳率数十轻骑在渭河南岸与北岸的尉迟菩萨隔河对话，特意称赞张扬北魏的国威。尉迟菩萨不亲自出面，只命令传话的使者向贺拔岳传话，贺拔岳大怒，说道："我跟尉迟菩萨说话，你算什么人！"于是用箭射杀了他。第二天，贺拔岳又带了一百多名骑兵隔着渭水跟贼军说话，渐渐地将贼军引向了东边，到了一处可以涉水而过的浅水地带，贺拔岳立即驰马向东跑去，贼军以为贺拔岳要逃跑，便抛下步兵，轻骑南渡渭水追击贺拔岳的部队，贺拔岳已经在一条横向土冈背后设下伏兵等待贼军，等贼军一半人马刚渡过冈东，贺拔岳回兵反击，贼军败逃而去。贺拔岳下令，贼军凡下马者不杀，贼军于是纷纷下马，很快俘获三千人，马匹也没有丢掉，最后捉获了尉迟菩萨。北魏军队于是渡过渭水北岸，贼军万余步兵投降，连同其辎重都被缴获过来了。万俟醜奴听说了之后，放弃了岐州，向北逃至安定，在平亭设置了营栅。尔朱天光这才从雍州到岐州，跟贺拔岳会

合。

夏季，四月，尔朱天光的部队来到了汧水和渭水之间，部队停下来，放养战马，并声言："天气就要变热了，不能行军作战，等到秋天凉爽了以后再考虑进军或退兵。"北魏军队抓获了万俟醜奴的侦察兵，又放回去。万俟醜奴相信了这些话，于是便解散部队，令部队在细川耕作，并派其太尉侯伏侯元进率五千士兵，凭据险要设立营栅，其余一千人以下便设立营栅的很多。尔朱天光了解到万俟醜奴的兵势已经分散，傍晚时分，暗中督责各个部队，前后相继出发，黎明时分，包围并攻取了侯伏侯元进的大寨，所俘获的俘虏，全部放了回去，其他各营栅的贼军听说了之后，都投降了北魏军队。尔朱天光昼夜前进，抵达安定城下，万俟醜奴的泾州刺史侯几长贵率城而降。万俟醜奴放弃平亭城出逃，想去高平城，尔朱天光派贺拔岳率轻骑追击万俟醜奴，丁卯(二十二日)，到了平凉追上了敌人。贼军还未列成阵势，直阁、代郡人侯莫陈崇单骑闯入，从马上生擒了万俟醜奴，并趁势高呼，贼军都望风披靡，没有人敢阻挡侯莫陈崇，北魏的后续骑兵聚集得越来越多，贼军全线崩溃，于是大破贼军。尔朱天光又进逼高平，城中人抓住萧宝寅将其送到北魏军中请降。

4 壬申(二十七日)，梁朝任命吐谷浑王佛辅为西秦州、河州两州的刺史。

5 甲戌(二十九日)，北魏因关中已经平定，于是大赦天下。万俟醜奴、萧宝寅被押至洛阳，置于阊阖门外的大街之中，洛阳城中的男女老少聚集围观了三天。丹杨王萧赞上表请求孝庄帝饶萧宝寅一命，吏部尚书李神俊、黄门侍郎高道穆平素与萧宝寅关系密切，也想帮萧宝寅求情，于是便对孝庄帝主说："萧宝寅叛逆之事，发生在前朝。"这时正赶上应诏官王道习从外面进来，孝庄帝问王道习："你在外面听到了什么？"王道习回答说："只听到有人说李尚

书、高黄门跟萧宝寅关系亲密，这二人都处在便于向皇帝进言的官位上，一定能够保全萧宝寅。而且这两个人说萧宝寅叛逆之事发生在前朝，萧宝寅为万俟醜奴的太傅，难道不是在陛下当政之时么？贼臣若不剪除掉，王法还能施加于谁呢！”孝庄帝于是便赐萧宝寅死于驼牛署，将万俟醜奴于都市中斩首。

6 六月，丁巳(十三日)，梁武帝又加封原北魏汝南王元悦为魏王。

7 戊寅(疑误)，北魏孝庄帝下诏，凡胡氏家族的亲属在朝廷受过爵位的一律罢黜为平民。

8 庚申(十六日)，梁朝任命北魏降将范遵为安北将军、司州牧，跟随魏王元悦北还。

9 万俟醜奴兵败后，从泾州、幽州以西直到灵州，原来万俟醜奴的贼党都归降了北魏，只有万俟醜奴任命的行台万俟道洛率六千部众逃入深山之中，拒不投降。当时高平一带大旱，尔朱天光由于马匹缺少水草，便退兵屯驻在高平城东五十里的地方，并派都督长孙邪利率领二百人管理原州的军政事务，镇守在高平城内。万俟道洛暗中跟高平城中百姓合谋，偷袭了长孙邪利，连同其部下都杀害了。尔朱天光率各路人马赶赴高平城救援，万俟道洛出城迎战，结果战败，率其部下向西逃进了牵屯山，据险自守。尔朱荣因尔朱天光损失了长孙邪利，没有抓获万俟道洛，便又派使者打了尔朱天光一百杖，以皇帝诏书的名义贬黜尔朱天光为抚军将军、雍州刺史，降爵位为侯。

尔朱天光率军至牵屯山追击万俟道洛，万俟道洛战败逃走，进入陇山，投奔了略阳的贼军首领王庆云。万俟道洛骁勇绝伦，王庆云得到他后，非常高兴，以为这样一来大事便能成功了，于是王庆云便在水洛城称帝，设置文武百官，任命万俟道洛为大将军。

秋季，七月，尔朱天光率诸军进入陇地，来到了水洛城。王庆云、万俟道洛出城迎战，尔朱天光用箭射中了万俟道洛的胳臂，万俟道洛丢下弓箭回马便走，尔朱天光趁势攻下了贼军的东城。贼军聚集起兵力退至西城，城中无水，士兵们又渴又乏，有投降北魏的士兵告诉尔朱天光说王庆云、万俟道洛打算突围逃走。尔朱天光担心敌人逃掉，于是便派人招降王庆云，让他早日投降，对他说："如果自己还不能决定的话，应该叫大家今夜共同商议一下，明天早晨回话。"王庆云等贼将希望能够稍微缓解一下，以便等待夜间突围出逃，于是便回报说："请等到明天吧。"尔朱天光通过使者告诉王庆云等贼将说："我军知道你们想得到水，现在我军为此稍微后退一些，让你们任意取山涧水饮用。"贼兵大喜，便不再有逃走之意。尔朱天光暗中让士兵们多做拒马枪，各长七尺，天黑后，环绕城边布置好，险要路口布置得更多一些，同时又让士兵埋伏在枪丛中，以防备敌人冲锋突围，还让人暗中在城北捆扎长梯子以备攻城之用。这天夜里，王庆云、万俟道洛果然驰马突围出逃，遇上了北魏军队布置好的拒马枪，战马各自受伤倒下，北魏伏兵又起，当时便抓获了王庆云、万俟道洛二人。北魏士兵沿长梯登上城墙进入城内，其余贼兵都从城南突出，遇上拒马枪后也被阻止住了，贼兵走投无路只好请降。丙子(初三)，尔朱天光收缴了降兵的武器，将他们全部活埋了，死者达一万七千人，将他们的家属分赏将士。这样一来，三秦、河、渭、瓜、凉、鄯等州也都投降了北魏。

尔朱天光驻军于略阳。北魏朝廷下诏恢复了尔朱天光的官职、爵位，不久又加封他为侍中、仪同三司。北魏朝廷还任命贺拔岳为泾州刺史，侯莫陈悦为渭州刺史。秦州城民图谋杀掉刺史骆超，南秦州城民图谋杀掉刺史辛显，骆超、辛显都发觉了这一图谋，便投奔了尔朱天光。尔朱天光派兵讨伐平定了秦州、南秦州的叛乱。

步兵校尉宇文泰跟从贺拔岳进入关内，因功升迁至征西将军，管理原州事务。当时关、陇地区经济凋弊，宇文泰以恩德信义抚慰百姓，当地百姓非常感激、喜悦，都说："要是早点遇到宇文使君的话，我们怎会跟着参预叛乱呢！"

10 八月，庚戌(初七)，梁武帝在德阳堂为魏王元悦饯行，派兵将元悦送到边境上。

11 北魏尔朱荣虽居处京城之外的藩镇，却遥控朝政，广树党羽，布置于孝庄帝左右，以便窥伺观察朝中动静，因此朝中不管大事小事，他都知晓。孝庄帝虽然受到尔朱荣的控制，但生性勤于政事，从早到晚不疲倦，多次亲自察览诉状，审理冤案。尔朱荣听说这些之后，很不高兴。孝庄帝又跟吏部尚书李神俊商议整顿官吏的选拔，尔朱荣过去曾补授过一位曲阳县令，但是报到吏部之后，李神俊以官阶相差太悬殊为由，没有批准，而另外又选了别人。尔朱荣对此大为恼怒，于是便派他所补授的人前往曲阳县抢夺县令之职。李神俊很恐惧，便辞了官职，尔朱荣便让尚书左仆射尔朱世隆取代李神俊来主持吏部。尔朱荣向孝庄帝启请北方人为河南各州的刺史，孝庄帝没有同意。太宰元天穆入见孝庄帝，当面请求批准，孝庄帝还是没有答应。元天穆说道："天柱将军尔朱荣既然对国家有大功，身为宰相，如果他要求调换全国的所有官员的话，恐怕陛下您也不能违背他的意旨，为什么他启奏几个人为河南诸州的刺史，您竟然不允许呢！"孝庄帝严肃地说道："天柱将军如果不想做人臣的话，朕也可以被他取代；如果他还想保持臣节的话，绝无更换天下百官的道理。"尔朱荣听说了后，非常恼怒怨恨，说道："他的天子之位靠谁才得以坐上的，现在却竟然不采纳我的意见了！"

尔朱皇后生性妒忌，多次向孝庄帝发泄怨恨不满之意。孝庄帝派尔朱世隆向她晓以大义，皇后却说："天子是由我家设立的，现在

竟然这样，我父亲当初如果自己作皇帝的话，现在什么事情也就决定了。”尔朱世隆说道：“正是由于自己没有作皇帝，如果当初他自己作了皇帝，我现在也可封王了。”

孝庄帝既然外受逼于尔朱荣，内又受逼于尔朱皇后，因此总是快快不乐，并不以自己是皇帝而感到快乐，唯可庆幸的是寇盗尚未平息，希望寇盗与尔朱荣相抗衡。等到关、陇地区已经平定，捷报传到朝廷之时，魏主却并不感到十分高兴，只是对尚书令临淮王元彧说道：“从今以后天下便无贼寇了。”元彧见孝庄帝脸色不悦，说道：“我担心贼寇平定以后，才真正会使圣上您多费思虑呢。”孝庄帝怕其他人感到奇怪，赶忙用别的话打乱他搪塞道：“是的，抚慰安定兵荒后残剩的百姓，也实在不容易。”尔朱荣见四方平定无事，便向孝庄帝上奏道：“参军许周劝我取得九锡的特殊荣宠，我很厌恶他的话，已经斥责了他一通，让他离开了。”尔朱荣当时希望能够得到孝庄帝特殊的礼遇，所以故意以此来委婉地向魏主暗示自己的愿望，孝庄帝实在不想给尔朱荣以特殊礼遇，因此只是大加称赞了一番尔朱荣的忠诚之心。

尔朱荣喜好打猎，不管寒暑，使军队列队四面围狩，令士卒一定要整齐划一，行动一致，即便遇到艰难险阻，也不得逃避。如果一只鹿逃出去，必定会有几个人因此而处死。有一士兵看到老虎后吓得逃开了，尔朱荣对他说道：“你怕死吗！”当即便将那个士兵斩杀了，从此每次打猎，士卒们便如同上了战场一般。有一次在一条幽僻的山谷中发现了一只老虎，尔朱荣命十几个人空手与那只老虎搏斗，而且不能损伤老虎，死了好几个人，最后才擒获了老虎。尔朱荣以此为乐，他的部下却为此吃尽了苦头。太宰元天穆曾很随意地对尔朱荣说：“大王已经建立了丰功伟业，现在四方安定无事，正应该兴修德政，休养生息，按着季节行围打猎，为什么一定要在盛夏

时狩围打猎，伤害自然的和谐之气呢？”尔朱荣挽起袖子说道：“胡灵太后，身为女主，行为不正，推奉天子，乃是做臣子的常节。葛荣之徒，本来都是些奴才之辈，乘时发动叛乱，好比是奴婢逃跑，擒获了就是了。近来我等受国家大恩，却还未能统一海内，怎能说是已建立了功勋业绩！如果听到朝内官员还是松松垮垮，今年秋天想与你整顿兵马，到嵩山围猎，让那些贪官显贵到围子中与虎搏斗。然后再出兵鲁阳，扫平三荆之地，将南方蛮贼一并擒获，向北镇抚六镇之后，回军的时候，再铲除汾州界内的胡匪。明年，挑选精锐骑兵，分道出兵长江、淮河，萧衍如果投降的话，给他一个万户侯；如果不投降，便率数千骑兵直渡江、淮，将其擒缚。然后我与你侍奉天子，巡视四方，这才可以称得上是建立了功勋啊。现在如果不频频围猎的话，士兵们就会懈怠，怎么能够再用呢！”

城阳王元徽的妃子，是孝庄帝舅舅的女儿；侍中李彧，是李延寔之子，也是孝庄帝的姐夫。元徽、李彧想得到权力，获得孝庄帝的恩宠，便忌恨尔朱荣，认为他是自己的障碍，于是终日在孝庄帝面前诋毁尔朱荣，劝孝庄帝除掉他。孝庄帝从河阴之难中吸取教训，担心尔朱荣最终难以驾驭，从此便暗暗生发了图谋尔朱荣的想法。侍中杨侃、尚书右仆射元罗也参与了这一计划。

正赶上尔朱荣请求入朝，想照看皇后分娩，元徽等人便劝孝庄帝趁尔朱荣入朝之际刺杀他。只有胶东侯李侃晞、济阴王元晖业说道：“尔朱荣如果来的话，一定会有所防备，恐怕不好对付。”元徽等人又想杀掉尔朱荣的党羽，派兵去对付尔朱荣。孝庄帝犹疑不定，洛阳城中官民忧虑害怕，中书侍郎邢子才之徒已经跑出洛阳城向东逃走了，尔朱荣于是给朝中每个大臣都写了一封信，表示各人可以随意去留。中书舍人温子昇将信呈给了孝庄帝，孝庄帝总希望尔朱荣不来，等到看了信后，知道尔朱荣一定要来，脸色很不高兴。邢

子才名叫邢劭，以其字相称，他是邢峦的族弟。当时有很多人都是以字相称，所以旧史书都因袭下来称其字。

武卫将军奚毅，建义初年以来往返传达使命，孝庄帝对他很看重，但又由于他是尔朱荣所亲信的人，因此不敢跟他说实情。奚毅对孝庄帝说："如果有什么变故的话，我宁肯为陛下而死，也不会去为尔朱荣这个契胡做事。"孝庄帝说道："朕保证天柱将军尔朱荣不会有什么异心，朕也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忠诚。"

尔朱世隆怀疑孝庄帝欲有所企图，便写了封匿名信贴在了自己家门上，信上称："天子与杨侃、高道穆等人策划，打算杀掉天柱将军尔朱荣。"尔朱世隆又取下这封信呈送给了尔朱荣。尔朱荣自恃自己的力量强大，对此并不在意，亲手撕了这封信，朝地上唾了一口道："尔朱世隆太没有胆量了。谁敢有这样的想法！"尔朱荣的妻子北乡长公主也劝尔朱荣不要入朝，尔朱荣不听。

这一月，尔朱荣率四五千骑兵从并州出发，当时人们都说："尔朱荣要反叛"，又说："天子肯定要图谋杀了尔朱荣。"九月，尔朱荣到了洛阳，孝庄帝当时便想杀了他，由于太宰元天穆还在并州，担心成为后患，所以忍住未杀尔朱荣，同时召元天穆进京。有人告诉尔朱荣说："皇帝想图谋杀了您。"尔朱荣便将这话上奏了孝庄帝，孝庄帝说道："外边的人也传言说你想害了我，怎么可以相信这些话呢！"于是尔朱荣便不再怀疑，每次入朝拜谒皇帝，随从之人也不过几十，并且都赤手不带兵器。孝庄帝又打算放弃原来的想法，不再杀尔朱荣，城阳王元徽说道："即使尔朱荣不反叛，又怎么能容忍他这样呢，何况又怎能保证他不反呢？"

这之前，彗星出中台，扫过天王座。恒州人高荣祖对天文历象很通晓，尔朱荣便问他这一现象的吉凶，高荣祖回答说："这是除旧布新的预兆。"尔朱荣听了非常高兴。尔朱荣到了洛阳城后，行台郎

中李显和说:“天柱将军来到京城,怎能不加九锡,何须大王亲自索要,当今天子太不懂事了。”都督郭罗察说:“今年定可以写作禅让的文章,何止加九锡呀!”参军褚光说:“人们都说并州城上空有紫气,不必担心天柱大将军不应此征兆!”尔朱荣的部下对孝庄帝左右之人大加凌侮,无所顾忌,所以这些事都传到了孝庄帝那里。

奚毅又入见孝庄帝,请求单独说话,孝庄帝便走下明光殿与他交谈,知道他非常忠诚。于是便召见城阳王元徽及杨侃、李彧等人,将奚毅的话告诉了他们。尔朱荣的小女儿嫁给皇帝的侄子陈留王元宽,尔朱荣有一次指着元宽说:“我最终会得到这位女婿的帮助。”元徽将这事告诉了孝庄帝,说道:“尔朱荣顾虑到陛下最终会成为他的后患,如果一旦有了东宫太子,他必然会立幼子为帝,如果皇后生的不是男孩,就会立陈留王。”孝庄帝做梦梦见自己持刀割掉了自己的十个手指,很讨厌这个梦,便告诉了元徽和杨侃,元徽说道:“蝮蛇螫了手,壮士便要砍掉手腕,割掉手指跟这同一道理,这是吉祥之兆啊!”

戊子(十五日),元天穆到了洛阳,孝庄帝出宫迎接。尔朱荣与元天穆一起随孝庄帝来到西林园宴饮猎射,尔朱荣奏请道:“近来侍卫之臣都不再习武,陛下应率五百骑兵到外面围猎,正好也可以解脱一下由于处理辞讼公务带来的劳苦。”在这之前,奚毅曾告诉孝庄帝说尔朱荣打算趁围猎之时挟迫天子迁都,因此孝庄帝更加怀疑尔朱荣了。

辛卯(十八日),孝庄帝召见中书舍人温子昇,告诉了他欲杀尔朱荣之事,并问他当年王允杀董卓的事,温子昇从头至尾详细地谈了那件事。孝庄帝说道:“王允当时若立即赦免凉州人的话,一定不会落到最后那种地步。”过了许久,孝庄帝又对温子昇说:“朕内心的真实情感和想法,你是都知道的。即使冒死也一定要做,何况还

不一定死呢，我宁愿象高贵乡公那样死，也不愿象常道乡公那样活着！”孝庄帝认为杀掉尔朱荣、元天穆，然后立即赦免其党羽，那些党羽便一定都不会反叛了。应诏官王道习说：“尔朱世隆、司马子如、朱元龙等人深受尔朱荣的信任，都很了解国家的虚实，我认为不应留着他们。”元徽和杨侃都说：“如果尔朱世隆被杀，那么尔朱仲远和尔朱天光怎么还会来呢！”孝庄帝也认为他们二人说的对，元徽又说道：“尔朱荣腰间经常带着刀，也许逼急了会伤人的，事发的时候希望陛下起身躲避一下。”于是杨侃等十余人便在明光殿东侧埋伏了下来。这一天，尔朱荣与元天穆一同入朝，坐下来还没吃完饭，便起身出去了，杨侃等人从东边的台阶上殿时，看到尔朱荣、元天穆已经到了中庭，这一次没能成功。

壬辰(十九日)，这一天是皇帝的忌日，癸巳(二十日)，这一天是尔朱荣的忌日。甲午(二十一日)，尔朱荣短暂上朝之后，便到陈留王家里饮酒去了，喝得大醉，于是便说生病了，连日没有上朝。孝庄帝的计划大多被泄漏出去了，尔朱世隆又将这些告诉了尔朱荣，并且劝他赶快启程逃走，尔朱荣对孝庄帝很轻视，认为他不能有所作为，说道：“何必这么着急呢！”

参预孝庄帝谋划的人都非常害怕，孝庄帝也很担心。城阳王元徽说：“以皇后生太子为借口，尔朱荣肯定会入朝，趁机便可杀了他。”孝庄帝说：“皇后才怀孕九个月，这样说行吗？”元徽说道：“妇人不到日期而产子的多了，尔朱荣肯定不会怀疑的。”孝庄帝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戊戌(二十五日)，孝庄帝在明光殿东廂埋伏武士，对外声言说皇后生了皇太子，派元徽飞马赶至尔朱荣的府第告诉他这一消息。尔朱荣当时正跟上党王元天穆赌博，元徽摘下了尔朱荣的帽子，拿在手上欢舞盘旋，向他祝贺，再加上殿内文武信使也前来催促尔朱荣，于是尔朱荣便相信了这一消息，跟元天穆一起

来到了朝廷。孝庄帝听说尔朱荣来了，不禁惊慌失色，中书舍人温子昇说："陛下脸色都变了。"孝庄帝赶忙连连要酒来喝。孝庄帝命温子昇起草赦文，写成之后，温子昇拿着走出了宫殿，这时正遇上尔朱荣从外面进来，尔朱荣问道："这是什么文书？"温子昇神色不变，答道："这是圣旨。"尔朱荣没有拿过来看一看便走了进去。孝庄帝在东墙下西向坐，尔朱荣、元天穆在御榻西北面南向坐。元徽进来后，刚拜了一拜，尔朱荣便看见光禄少卿鲁安、典御李侃晞等人持刀从东门闯了进来，尔朱荣赶快起身快步来到孝庄帝帝的座位旁，孝庄帝预先将刀横在了膝下，于是亲手杀了尔朱荣。鲁安等奔上前去一阵乱砍，尔朱荣与元天穆一起被杀死。尔朱荣的儿子尔朱菩提及车骑将军尔朱阳睹等三十名随尔朱荣入宫的人，也都被伏兵所杀。孝庄帝得到了尔朱荣 的手版，上面有几张启奏书，记的都是些皇帝左右要除掉或留下的人名，不是尔朱荣心腹的人均在赶出之列。魏主说道："这小子如果活过了今天，就难以制驭了。"于是朝廷内外一片欢喜之声，高兴的声音布满洛阳城。文武百官纷纷入朝庆贺。孝庄帝登上阊阖门，下诏实行大赦，派武卫将军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渊率兵镇守北中城。当夜，北乡长公主率尔朱荣的部曲烧毁了西阳门，逃出洛阳城，屯驻于河阴。

卫将军贺拔胜与尔朱荣的亲信田怡等人听说尔朱荣已死，赶忙奔赴尔朱荣的府第。当时宫殿大门还未来得及严加防卫，田怡等商议立即攻打皇宫，贺拔胜说："天子既然做了如此重大之事，一定会早有防备，我等人马这么少，怎么能轻率从事，只能逃出洛阳城，再想别的办法吧。"田悦这才作罢。等到尔朱世隆逃走时，贺拔胜却没有跟从他一起出逃，孝庄帝对贺拔胜很嘉奖。朱瑞虽然被尔朱荣所信任，但在朝廷大臣中间关系处得很好，孝庄帝对他也很善待，所以朱瑞随尔朱世隆出逃后中途逃了回来。

尔朱荣平素对金紫光禄大夫司马子如很器重，尔朱荣死后，司马子如从宫中逃了出来，来到了尔朱荣的府第，抛弃了家人，随尔朱荣的妻子和儿子逃出了洛阳城。尔朱世隆想马上便回到北方，司马子如说道："兵不厌诈，当今天下一片混乱，只有强者才能号令天下，当此之际，不能以弱者的姿态示之于人，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北逃的话，恐怕内部就会发生不测，不如分兵据守河桥，回军京师，出其不意，或许可以成功。即使不能成功，也足以显示我们还有余力，使天下之人畏惧我们的强大，不敢叛离。"尔朱世隆听从了他的建议。己亥(二十六日)，尔朱世隆的部队攻占了河桥，擒获了奚毅等人，将他们杀掉，占据了北中城。北魏朝廷大为惊恐，于是派遣前华阳太守段育前往慰问安抚，尔朱世隆将段育斩首示众。

北魏任命雍州刺史尔朱天光为侍中、仪同三司。任命司空杨津为都督并、肆等九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并州刺史，兼尚书令、北道行台，负责统辖河、汾地区。

尔朱荣到洛阳的时候，将高敖曹带在身边，囚禁驼牛署中。尔朱荣死后，孝庄帝召见高敖曹，慰问嘉勉了他。高敖曹的哥哥高乾从东冀州赶到了洛阳城，孝庄帝任命高乾为河北大使，高敖曹为直阁将军，让他们回去，召集乡勇作为朝廷的外援。孝庄帝亲自送高氏兄弟至河桥，举起酒杯，指着黄河之水说："你们兄弟二人是冀部豪杰，能使士卒为你们拼死效力，京城倘若有什么变故，你们可以为我在黄河上助一下声势。"高乾流着眼泪接受了诏命，高敖曹拔剑起舞，发誓以死报效孝庄帝。

冬季，十月，癸卯朔(初一)，尔朱世隆派尔朱拂律归率领胡骑一千名，都穿着白色孝服，来到洛阳城下，索要太原王尔朱荣的尸首。孝庄帝登上大夏门观望后，派主书牛法尚对尔朱拂律归说："太原王尔朱荣为国立功没有能保住晚节，阴谋策划叛乱，国法不分亲

疏，已经按照刑书处死。但是，罪行只限于尔朱荣一人，其余的人一概不予追究。你们如果投降的话，官职爵位一切照旧。”尔朱拂律归说道：“我等追随太原王入朝，太原王忽然蒙受如此奇冤，现在我们不忍心空手回去。希望得到太原王的尸首，也就死而无恨了。”说着便流下了眼泪，不胜悲哀，胡兵们也都大声恸哭，哭声振动了洛阳城。孝庄帝也不禁为之怆然，于是派侍中朱瑞持铁券赐予尔朱世隆。尔朱世隆对朱瑞说：“太原王功盖天地，忠心为国，长乐王尚且不顾信誓，对他加以残害，今天这两行铁字，又怎能让人相信！我一定要为太原王报仇，决无投降之理！”朱瑞回来后，报告了孝庄帝。孝庄帝于是便取出府库中的财物放在洛阳城西门外，招募不怕死的壮士以讨伐尔朱世隆，一天便招募了一万人，与尔朱拂律归等在城外交战。尔朱拂律归等从小在军旅中长大，洛阳城内之人不熟悉作战，因此几次战斗都未能打败尔朱拂律归。甲辰(初二)，朝廷任命前车骑大将军李叔仁为大都督，率军讨伐尔朱世隆。

戊申(初六)，皇子出生，北魏实行大赦。任命中书令魏兰根兼任尚书左仆射，为河北行台。定、相、殷三州都受魏兰根管辖。

尔朱氏的军队仍在洛阳城下，孝庄帝召集朝廷大臣广泛商议计策，大臣们都吓得不知如何是好。通直散骑常侍李苗起身说道：“现在贼兵如此猖狂，朝廷面临不测之忧，这正是忠臣烈士报效尽忠之日。我虽然不是武将，请求率一支部队为陛下截断河桥。”城阳王元徽、高道穆都认为李苗的建议很好，孝庄帝便答应了。乙卯(十三日)，李苗募人从马渚的上游乘船在夜间顺流而下，离桥还有几里，便放出火船焚烧河桥，很快到了桥边。尔朱世隆的那些在南岸的士兵，看到这种情况后，争着涌上桥向北逃，不一会桥便烧断了，溺水而死的人很多。李苗率一百左右人马停驻在水中小岛上等待南援之兵，但官军一直未到，尔朱氏的部队便向他们发动了攻击，

李苗的部下全部战死，李苗自己也投水而死。孝庄帝对李苗之死很是伤心痛惜，追赠他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封河阳侯，谥号为“忠烈”。尔朱世隆也收兵北逃。丙辰(十四日)，孝庄帝下诏命令行台源子恭率一万步兵和骑兵出西道，杨昱率召募来的八千士兵出东道以讨伐尔朱世隆。源子恭仍然镇守太行关的丹谷，修筑堡垒以防备贼军。尔朱世隆的部队来到建州，建州刺史陆希质紧闭城门坚守，尔朱世隆攻取建州城，屠杀了城中所有的人，以发泄忿恨，只有陆希质逃走，免于一死。

孝明帝下诏任命前东荆州刺史元显恭为晋州刺史，兼尚书左仆射、西道行台。

12 北魏东徐州刺史广牧人斛斯椿一直依附于尔朱荣，尔朱荣死后，斛斯椿很恐惧，听说汝南王元悦在东徐州的边境上，于是便率领部众放弃了东徐州投奔了元悦。元悦任命斛斯椿为侍中、大将军、司空，加封灵丘郡公，又任命他为大行台前驱都督。

13 汾州刺史尔朱兆听到了尔朱荣已死的消息后，从汾州率骑兵占据了晋阳。尔朱世隆到了长子，尔朱兆前来与他会合。壬申(三十日)，大家共同推举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长广王元晔即皇帝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建明。元晔是元英的侄子。任命尔朱兆为大将军，进爵为王；任命尔朱世隆为尚书令，赐爵为乐平王，加封为太傅、司州牧；又任命尔朱荣的堂弟尔朱度律为太尉，赐爵为常山王；任命尔朱世隆的哥哥天柱长史尔朱彦伯为侍中；任命徐州刺史尔朱仲远为车骑大将军，兼尚书左仆射、三徐州大行台。尔朱仲远这时也出兵指向洛阳。

尔朱天光当时攻克平凉的时候，宿勤明达请求投降，但不久又反叛了尔朱天光，向北逃走。尔朱天光派贺拔岳率兵讨伐，宿勤明达逃奔东夏。贺拔岳听说尔朱荣已死，便不再穷追宿勤明达，回兵

泾州以等待尔朱天光。尔朱天光与侯莫陈悦也南下陇地，跟贺拔岳商议率兵到洛阳。孝庄帝派朱瑞前去慰问安抚尔朱天光，尔朱天光跟贺拔岳策划打算让孝庄帝外逃，然后再重新立一个皇族宗亲为皇帝。于是尔朱天光频频向孝庄帝上表称："我确实没有异心，只是想见到皇上，当面向皇上申述我们尔朱氏的罪过。"同时又让他的下属向孝庄帝上表说："尔朱天光暗中早有异图，希望陛下想个好主意以防备尔朱天光。"

范阳太守卢文伟引诱平州刺史侯渊出城狩猎，乘机紧闭城门不许侯渊返回。侯渊率军驻扎在范阳郡的南面，为尔朱荣举哀悼念，之后侯渊又率军向南进发，来到了中山，行台仆射魏兰根中道拦击侯渊，结果被侯渊打败。

孝庄帝任命城阳王元徽兼任大司马、录尚书事，负责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元徽心里认为尔朱荣既然已死，他的下属自然也会四下分散了，等到尔朱世隆等人率兵四起，声势一天天兴盛后，元徽心中非常忧虑、恐惧，不知该如何是好。元徽生性嫉妒，不愿别人超过自己，常常独自与孝庄帝谋划商议，群臣中如有向孝庄帝献计献策的，元徽总是劝孝庄帝不要采纳，并且说："何必担心这些小贼寇不能平定！"元徽又很吝惜财货，对官兵的赏赐都很微薄，有时本来赏赐较多，但他却又从中克扣减少，有时已经赏给了人家，却又追夺回来，所以徒费钱财但人们却感觉不到朝廷的恩泽。

十一月，癸酉朔(初一)，北魏孝庄帝任命车骑将军郑先护为大都督，与行台杨昱一起讨伐尔朱仲远。

乙亥(初三)，孝庄帝任命司徒长孙稚为太尉，任命临淮王元彧为司徒。

丙子(初四)，孝庄帝将雍州刺史广宗公尔朱天光进爵为王。长广王元晔也任命尔朱天光为陇西王。

尔朱仲远攻打西兖州，丁丑(初五)，攻下了西兖州，活捉了刺史王衍。王衍是王肃的侄子。癸未(十一日)，孝庄帝任命右卫将军贺拔胜为东征都督，壬辰(二十日)，又任命郑先护兼尚书左仆射，为行台，与贺拔胜共同讨伐尔朱仲远。戊戌(二十六日)，孝庄帝下诏罢免了魏兰根的行台，任命定州刺史薛昙尚兼尚书，为北道行台。郑先护对贺拔胜有所怀疑，将其置于大营之外。庚子(二十八日)，贺拔胜与尔朱仲远在滑台以东交战，贺拔胜战败，投降了尔朱仲远。

当初，尔朱荣曾随便地问左右道："一旦我死了，谁可以统领军队？"左右都说尔朱兆可以。尔朱荣却说："尔朱兆虽然战斗勇猛，但他统率的部队至多不能超过三千骑，再多就会乱了。能够代替我的人，只有高欢啊。"因此尔朱荣告诫尔朱兆说："你不是高欢的对手，最终要受其所制的。"于是便任命高欢为晋州刺史。等到尔朱兆率军至洛阳的时候，派人召请高欢，高欢派长史孙腾前去见尔朱兆，推辞说："山蜀的叛乱还没有平息，现在正在讨伐，不能放弃，以免招致后患。等到平定山蜀叛乱后，当隔黄河与您构成犄角之势。"尔朱兆很不高兴，对孙腾说道："你回去告诉高刺史，我做了一个好梦，梦见自己与我的先人登上高丘，高丘周围的土地，耕翻得已经很熟了，却只剩下了马蔺草，先人命我将马蔺草拔除掉，我随手便将草拔除干净了。由此来看，我一定会无往而不克的。"孙腾回去向高欢作了汇报，高欢说道："尔朱兆如此猖狂愚蠢，竟敢做悖逆之事，看来我是不能长久事奉尔朱氏了。"

十二月，壬寅朔(初一)，尔朱兆攻打丹谷，都督崔伯凤战死，都督史仵龙打开营门向尔朱兆请降，源子恭溃退逃走。尔朱兆率轻装兵士倍道兼程，从河桥的西边渡过了黄河。在这之前，孝庄帝以为黄河又深又宽，尔朱兆不可能很快渡过黄河，但是这一天，黄河水

还没不过马腹。甲辰(初三),狂风大作,黄尘漫天,直至尔朱兆的骑兵叩击皇宫的宫门,值宿的卫士才发觉,搭弓放箭,由于狂风,箭射不出去,便都四散奔逃。华山王元鸷,是元斤的玄孙,一直依附于尔朱氏。孝庄帝开始听说尔朱兆南下的时候,想亲自统领六军讨伐,元鸷却对孝庄帝说:"黄河水宽万仞,尔朱兆怎么会过得来呢!"孝庄帝于是自己也觉得很安全了。等到尔朱兆的部队攻进了皇宫,元鸷又制止宫廷卫兵,不让他们与之交战。孝庄帝走出云龙门外,遇到城阳王元徽正骑马而逃,孝庄帝连声呼叫元徽,元徽却不顾孝庄帝,径自逃去。尔朱兆的骑兵抓住了孝庄帝,将他锁在永宁寺的楼上,孝庄帝感到十分寒冷,向尔朱兆要头巾,尔朱兆没有给他。尔朱兆扎营于尚书省,用天子才能使用的金鼓,在庭中设刻漏,杀害了皇子,对宫中的嫔御、妃子、公主大加污辱,纵兵大肆掠夺财物,杀了司空临淮王元彧、尚书左仆射范阳王元诲和青州刺史李延寔等。

城阳王元徽逃至山南,来到了前洛阳令寇祖仁家。寇祖仁一家出了三位刺史,都是由元徽引荐提拔的,由于有此旧恩,所以元徽才前来投奔。元徽带有黄金百斤,马五十匹,寇祖仁贪图财物,表面上虽然留纳了元徽,但私下里却对家人说:"听说尔朱兆正在悬赏捉拿城阳王元徽,抓到他的人封千户侯,今天我们富贵的日子到了!"于是寇祖仁吓唬元徽,说官军抓捕他的人就要到了,让元徽赶快逃到别处去,寇祖仁便派人在半路上杀了元徽,将他的人头送到了尔朱兆处,但尔朱兆却并未对寇祖仁加以赏赐。尔朱兆梦见元徽对自己说:"我有黄金二百斤、马一百匹在寇祖仁家中,你可以派人去取。"尔朱兆梦中醒来后,认为自己刚才的梦是真的,于是便收捕了寇祖仁,向他索要黄金和马匹。寇祖仁以为别人已密告了尔朱兆,一审问便全都照实招认了,说:"确实得到了百斤黄金和五十匹马。"尔朱兆怀疑寇祖仁还有隐瞒,便按梦中所见所闻搜查寇祖仁

家，寇祖仁家自己原有黄金三十斤、马五十匹，也全都送与了尔朱兆。尔朱兆仍不相信，一怒之下，拘捕了寇祖仁，把他脑袋悬挂树上，大石坠脚，鞭打至死。

尔朱世隆来到洛阳，尔朱兆自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责怪尔朱世隆说："叔父您身在朝廷这么长时间，耳闻目见应该很广，为什么竟让天柱将军遭此大祸！"尔朱兆说话时手按宝剑，怒目圆睁，声色俱厉。尔朱世隆只好说好话下拜谢罪，这才算完事，但从此尔朱世隆对尔朱兆深为怨恨。此时尔朱仲远也从滑台来到了洛阳。

戊申(初七)，北魏长广王元晔实行大赦。

尔朱荣死的时候，北魏孝庄帝下诏命河西贼帅纥豆陵步蕃攻袭秀容郡。等到尔朱兆进入洛阳后，纥豆陵步蕃便挥军南下，兵势十分强盛，所以尔朱兆不敢在洛阳久留，赶忙回师晋阳以防御纥豆陵步蕃。尔朱兆让尔朱世隆、尔朱度律、尔朱彦伯等人留守洛阳。甲寅(十三日)，尔朱兆将孝庄帝迁至晋阳。尔朱兆自己在河梁监督掠取财货，高欢听说孝庄帝要被押至晋阳，便率骑兵东巡，打算截住孝庄帝，但未能赶上。于是便给尔朱兆写了一封信，向他陈述利害，劝他不要杀害天子，承受恶名声。尔朱兆大怒，没有采纳高欢的劝谏。尔朱天光率轻骑来到洛阳，会见了尔朱世隆等人，之后便回到了雍州。

当初，孝庄帝担心源子恭的北军会失败，便想做南逃的打算，假托是征讨蛮贼，任命高道穆为南道大行台，但还未来得及出发，尔朱兆便攻入了洛阳城。高道穆假托有病想逃离洛阳，被尔朱世隆所杀。主事之人请求追回对李苗的封赐，尔朱世隆说道："当时大家商议，再过一两天便要纵兵大肆掠抢，焚烧掉洛阳城，多亏了李苗，京城才得以保全，天下之善是一样的，不应再追回李苗的封赐。"

尔朱荣死时，尔朱世隆等向泰宁太守代郡人房谟证调兵员，房

谟没有答应，前后共斩杀了三位尔朱世隆派来的使者，同时派弟弟房毓前往洛阳。等到尔朱兆得志之后，尔朱兆的党羽建州刺史是兰安定将房谟抓住囚禁于建州狱中，泰宁郡的蜀人听说后，便反叛了。是兰安定给房谟一匹瘦弱的马，让他前往军前慰劳安抚，贼军们见到房谟后，都远远叩拜。房谟原先乘的那匹马，被是兰安定另外给了别的将士。战败后，那匹马被蜀人得到，蜀人以为房谟遇害了，都悲哭不已，精心饲养这匹马，不允许别人乘坐，儿童、妇女们争相给这匹马喂草料，都说这是房公的马。尔朱世隆听说了之后，免掉了房谟的罪名，任命他为自己府中的长史。

北道大行台杨津，由于军队人数少，于是驻留在邺郡城召募新兵，打算从滏口进入并州，这时正赶上尔朱兆攻入洛阳，杨津便遣散了部队，只带了一些骑兵回到朝廷。

尔朱世隆跟他的几个兄弟密谋，担心长广王的母亲卫氏会干预朝政，于是在侦察到她出行在外的时候，便派了几十名骑兵装扮成强盗，在洛阳城一个小巷中杀了卫氏，很快又贴出告示悬赏千万钱捉拿凶手。

甲子(二十三日)，尔朱兆将孝庄帝缢杀于晋阳的三级佛寺中，同时还杀害了陈留王元宽。

这一月，纥豆陵步蕃在秀容大破尔朱兆，接着向南逼近晋阳。尔朱兆很害怕，赶忙派人召请高欢并力攻敌。高欢的僚属都劝高欢不要答应尔朱兆的召请，高欢说道："目前尔朱兆正处于危急之中，我保证他不会有其他方面企图的。"于是便率军出发了。高欢的亲信贺拔焉过儿请高欢缓慢行进，以使尔朱兆更加疲弊，于是高欢便时时逗留，以汾河上没有桥，无法过河为托辞。纥豆陵步蕃的部队气势越来越盛，尔朱兆屡战屡败，向高欢告急，高欢这才前往增援。尔朱兆当时为避开纥豆陵步蕃而往南撤，纥豆陵步蕃率军来到平

乐郡，高欢与尔朱兆进军平乐，两下合击，大败纥豆陵步蕃军，在石鼓山斩杀了纥豆陵步蕃，纥豆陵步蕃的部众四散逃亡。尔朱兆很感激高欢，与高欢相互发誓结为兄弟，尔朱兆带数十名骑兵来到高欢住所，通宵饮酒宴乐。

当初，葛荣的部下被流放到并州、肆州的有二十多万人，这些人深受胡人的欺凌，都无以为生，前后大大小小又反叛了二十六次，被杀掉了一大半，但仍图谋叛乱不止。尔朱兆深以为患，于是便问计于高欢。高欢说道："六镇之民反叛，不能全部杀掉，应该选一位您的心腹之人，让他统领六镇军民，如有反叛者，则惩处其首领，那样的话，受惩处的人就少了。"尔朱兆说："好主意！但派谁去合适呢？"贺拔允当时也在座，他建议让高欢统领六镇军民。高欢扬拳便朝贺拔允的嘴打了过去，打掉了贺拔允的一颗牙齿，并斥责道："天柱大将军在世的时候，我高欢受其调遣如鹰犬一般，今日天下之事取舍全在大王，你贺拔允怎敢僭越职权大胆妄言，请大王您杀了贺拔允！"尔朱兆认为高欢对自己很忠诚，于是便将六镇军民交与高欢统领。高欢以为尔朱兆醉了，担心他酒醒之后又反悔，便赶快走出营帐，对将士们宣布说："我受大王委托统领州镇兵，你们可到汾河东岸集合，听我的号令。"于是在阳曲川建立了幕府，安置所部。士兵们平素憎恨尔朱兆而乐意做高欢的部下，纷纷前来投奔高欢。

没过多长时间，高欢又派刘贵向尔朱兆请示，因"并州、肆州连年霜旱，降户只好挖田鼠为食，面无人色，这样只能白白玷污您所管辖的地区，请下令让他们到太行山东面乞食，等到解决了温饱之后再做安排。"尔朱兆批准了这一建议。长史慕容绍宗劝谏道："不能答应。当今天下纷乱，人人各怀异想，高欢雄才盖世，如果再让他在外握有重军，这好比是借云雨给蛟龙啊，您将无法控制他了。"尔朱兆说："我与高欢有结拜重誓，何必过虑！"慕容绍宗道："亲兄弟

尚且不能完全相信，何论结拜兄弟呢！”当时尔朱兆的左右部下已经接受了高欢的重金，于是便趁机称慕容绍宗跟高欢有旧仇，尔朱兆大怒，囚禁了慕容绍宗，催促高欢尽早出发。高欢从晋阳出滏口，中途遇上了从洛阳来的北乡长公主，北乡长公主带有三百匹好马，高欢将这些好马全部截夺下来，另用羸马掉换了。尔朱兆听说了这件事后，便放出慕容绍宗，与之商议。慕容绍宗说道：“高欢目前还未走远，仍是您的掌中之物呢。”尔朱兆于是亲自追赶高欢，追至襄垣县，正值漳河暴涨，桥梁被冲坏了。高欢隔着漳河遥拜尔朱兆道：“我之所以借公主马匹，并非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防备山东的盗贼罢了。大王您竟相信公主的谗言，亲自前来追赶，我不害怕渡过河来受死，但恐怕我的这些部下便要叛离了。”尔朱兆自己也说没有这个意思，于是轻马渡过漳河，与高欢并坐大帐前，将自己所佩之刀交给了高欢，引颈让高欢斩杀。高欢痛哭道：“自从天柱将军去世后，我高欢还有谁可以仰靠！只希望您长命百岁，我为您效力罢了。现在却被旁人挑拨离间，您怎忍心说出这种话呢！”尔朱兆将刀投于地上，又斩杀了白马，与高欢发誓，并且留住下来与高欢通宵宴饮。尉景埋伏下士兵想捉捕尔朱兆，高欢咬破自己的臂制止了他，并向他说：“现在如果杀了尔朱兆，他的党羽肯定会聚集起来并力来争，我们兵饥马瘦，不能与其相匹敌，如果这时候有英雄乘机而发难，那么祸害就更大了。因此不如暂且放走他。尔朱兆虽然骁勇善战，但却凶悍无谋，不难对付。”第二天，尔朱兆渡河回营，又召请高欢，高欢上马要前去会见尔朱兆，部下孙腾牵住高欢的衣服，高欢这才未去。尔朱兆隔河责骂高欢，之后驰还晋阳。尔朱兆的心腹念贤率领降户家属另外安营，高欢假意与念贤友善，借口观赏念贤的佩刀，趁机杀了他。士兵们欢欣鼓舞，更愿意归附依从高欢了。

14　齐州城的百姓赵洛周听说尔朱兆攻入洛阳，便赶走了齐州

刺史丹杨王萧赞，率城归附了尔朱兆。萧赞化装成和尚，逃进了长白山，流离辗转，最后死于阳平县。梁朝有人将萧赞的棺柩盗出，送回了梁朝，梁武帝仍按葬子之礼将萧赞葬在皇族的陵地。

15 北魏荆州刺史李琰之，是李韶的族弟。南阳太守赵脩延，因李琰之是孝庄帝的外戚，于是便诬称李琰之想投奔梁朝，发兵袭击荆州，抓获了李琰之，赵脩延自己掌管州政事务。

16 魏王元悦改年号为更兴，听说尔朱兆已经攻入了洛阳城，自知无济于事，于是南还梁朝。斛斯椿又叛离元悦投奔了北魏。

17 这一年，梁武帝下诏任命陈庆之为都督南、北司等四州诸军事和南、北司二州刺史。陈庆之率兵包围了北魏的悬瓠，大破北魏颍州刺史娄起等于溱水，又于楚城大破北魏行台孙腾等。遣返义阳镇兵，停止水陆漕运，长江、大湖沿岸各州都得以休养生息；开垦田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

资治通鉴第一百五十五卷

梁纪十一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辛亥，公元 531 年）

1 春季，正月，辛巳（初十），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实行大赦。

2 北魏尚书右仆射郑先护听说洛阳城失守，部队四散而逃，就前来投奔梁朝。丙申（二十五日），梁朝任命郑先护为征北大将军。

3 二月，辛丑（初一），梁武帝祭祀明堂。

4 北魏自从孝庄帝被囚禁以后，宫室空虚已近百日。尔朱世隆镇守洛阳，商人行旅流通，盗贼不敢骚扰。尔朱世隆兄弟暗中商议，认为长广王与皇族嫡系比较疏远，而且又素无声望，于是打算重新立一位嫡系近亲为帝。仪同三司广陵王元恭是元羽的儿子，好学而又有远志，正光年间任给事黄门侍郎，因元叉专权，元恭便假托嗓子哑，住到了龙华佛寺，不再与外人交往。永安末年，有人向孝庄帝报告说广陵王装哑，将别有企图。元恭很害怕，便逃到了上洛山，洛州刺史将他抓住送到了洛阳，被囚禁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没有发现他有谋反的证据，才释放了他。关西大行台郎中薛孝通对尔朱天光说：“广陵王是高祖的侄子，早有好声望，沉默不言，已经多年，如果推奉他为帝，一定会天人和谐。”尔朱天光跟尔朱世隆等商议立元恭为帝，又怀疑他确实嗓子哑不能说话，于是便派尔朱彦伯秘密前往敦请元恭，并加以胁迫，至此，元恭才说出：“天何言哉！”四字来，尔朱世隆等人大喜过望。薛孝通是薛聪的儿子。

己巳(二十九日),长广王来到邙山南侧,尔朱世隆等已替他作好了禅让文告,派泰山太守辽西人窦瑗持鞭独入帐中。窦瑗向长广王启奏道:“天意人心,尽归于广陵,希望您行尧、舜禅代之事。”于是便让长广王签署了禅文。广陵王奉表辞让了三次,然后才即皇帝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普泰。黄门侍郎邢子才起草了赦文,文中记述了孝庄帝枉杀太原王尔朱荣的情况,节闵帝说道:“孝庄帝亲手剪灭强臣,并非为失德之举,只是由于天意还没有厌恶祸乱,所以才重蹈成济杀高贵乡公的灾祸罢了。”因回头命左右取来笔砚,亲自起草赦文,直截了当地写道:“门下省:朕以寡德之身,有幸受到众人推举为帝,朕愿与天下万民,共同庆贺。大赦罪人,一依以往定式。”元恭闭口不言达八年之久,至此才说话,朝廷内外无不欣然,认为他是一位贤明之君,希望他能使天下太平。

庚午(三十日),北魏节闵帝元恭下诏书道:“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代称‘王’,大致是越来越谦让,从秦朝以来,竞相称‘皇帝’,我现在只称‘帝’,就已经是很高的褒扬了。”加封尔朱世隆为仪同三司,追赠尔朱荣为相国、晋王,加九锡。尔朱世隆让文武百官商议让尔朱荣的神位升入皇室宗庙中配飨之事,司直刘季明说:“如果配飨宣武帝的话,尔朱荣在那朝并无功勋;如果配飨孝明帝的话,尔朱荣又曾亲手杀害了孝明帝的母亲胡太后;如果配孝庄帝的话,尔朱荣又为臣不终。由此看来,没有可以配飨的。”尔朱世隆恼怒地说道:“你罪该万死!”刘季明道:“我既然身为谏议官之首,就应该依礼直陈意见,如有不合尊意之处,是杀是剐,任听裁处!”尔朱世隆听后也没敢加罪于他。最后将尔朱荣配飨于孝文帝庙廷。又为尔朱荣在首阳山立了庙,在周公旧庙的基址上建成,以此表示尔朱荣的功绩可以跟周公相比。庙建成后,不久便被一场大火焚烧掉了。

尔朱兆因没能参预废立皇帝的谋划，非常恼怒，打算攻打尔朱世隆。尔朱世隆赶忙派尔朱彦伯前往尔朱兆处进行劝说，尔朱兆才按兵未发。

当初，北魏孝庄帝派安东将军史仵龙、平北将军阳文义各率三千士兵镇守太行岭，派侍中源子恭镇守河内。等到尔朱兆大军南下之时，史仵龙、阳文义率军先投降了尔朱兆，因此源子恭的部队也望风而溃，正因为这样，尔朱兆才得以乘胜直入洛阳城。到现在，尔朱世隆为史仵龙、阳文义二人表功，要将他二人各封为千户侯，节闵帝说道："史仵龙、阳文义二人对您有功，但于国家却无功。"终未答应。尔朱仲远镇守滑台，上表朝廷请求批准其属下的一位都督为西兖州刺史，先任用之后才上表奏闻朝廷，节闵帝下诏答复说："既然已经能够就近补用了，何必还远奏于朝廷呢！"尔朱天光灭万俟醜奴之时，才得到波斯国向北魏朝廷进献的狮子，于是派人将这头狮子送到了洛阳城。等到节闵帝即位后，下诏道："禽兽被囚禁则违背了它的天性。"便命人将狮子送还给波斯国。使者因波斯国路途遥远，难以到达，便于中途杀掉了狮子返回朝廷，有关部门弹劾使者违背了圣上旨意，节闵帝说道："怎么可以因为一头野兽而加罪于人呢！"于是便赦免了使者。

5 北魏镇远将军清河人崔祖螭等人聚集起青州七郡之众包围了州治东阳，十日之内，达十余万人。青州刺史东莱人王贵平率东阳城中的百姓固守城池，同时派太傅谘议参军崔光伯出城劝慰安抚崔祖螭。崔光伯的哥哥崔光韶说："东阳城之民欺凌其属郡百姓时日已久，属郡之民怒气很盛，不是靠劝慰调停所能化解的，我弟弟此次前往，一定难以生还。"但王贵平逼崔光伯前往，崔光伯出城后，便被人射杀了。

6 幽、安、营、并四州行台刘灵助，自称其方术可以号召民众，

又推算说知道尔朱氏将要衰败，于是便起兵叛乱，自封为燕王、开府仪同三司、大行台，扬言要为孝庄帝报仇，而且胡编图谶，说“刘氏当王”。因此幽、瀛、沧、冀州的百姓很多前来投奔他。投奔刘灵助的人以夜间举火把为号，不举火把的，各村就一起把他们杀光。刘灵助率军南下来到了博陵郡的安国城。

尔朱兆派监军孙白鹞来到冀州，假托征调百姓的马匹，打算等高乾兄弟送马来的时候收捕他们。高乾等已知道孙白鹞的用意，便与前河内太守封隆之等人合谋，暗中部署部队，袭击并占据了信都，杀掉了孙白鹞，抓获了冀州刺史元嶷。高乾等想推举高乾的父亲高翼主持冀州的行政事务，高翼推辞道：“集聚乡里百姓，我不如封隆之。”于是推举封隆之代行州政，并为孝庄帝举哀，将士们都身穿孝服，升坛誓师，向各州郡发出檄文，共同讨伐尔朱氏，受刘灵助指挥。封隆之是封磨奴的族孙。

殷州刺史尔朱羽生率五千人马袭击信都，高敖曹来不及披挂铠甲，便率领十余人骑马迎击，高乾从城中用绳子吊放下来五百人，追救高敖曹没能赶上，高敖曹已与尔朱羽生的部队交战，尔朱羽生大败而逃。高敖曹的槊术盖世无双，他的部下也个个都以一当百，当时人称高敖曹是项羽再生。

高欢驻军于壶关大王山，六十天后，才率兵东进，扬言讨灭信都。信都人都很惊惶恐惧，高乾却说道：“我听说高欢雄才武略，盖世无双，他岂肯久居人下。况且尔朱兆无道，上弒君主，下虐百姓，这正是英雄立功的机会，今日高欢到信都来，肯定有更深的谋划，我应当轻骑前往迎接，暗中观察其意图，诸位不必担心害怕。”于是高乾率十余骑人马与封隆之的儿子封子绘一起秘密至滏口求见高欢，高乾劝高欢说：“尔朱氏残暴叛逆，人神共怨，凡是明白事理的人，谁不想奋起讨伐！明公您平素威德卓著，天下之人倾心归慕，您

若能据道义兴兵，则那些倔强之徒，均不足以跟您相抗衡。我们冀州虽然很小，但户数却不下十万，赋税足够接济军资的，希望您深思熟虑。”高乾言辞慷慨激昂，高欢非常高兴，当夜与高乾同帐而卧。

当初，河南太守赵郡人李显甫，性喜豪放行侠，集聚了数千户李姓人家居住于殷州西山方圆五六十里的地方。李显甫死后，他的儿子李元忠承继了家业。李家一直很富足，过去多将钱出借他人以获利息，李元忠将契约全部焚烧掉，免除了所有借钱人的债务，因此乡亲们都非常敬重他。当时盗贼四起，清河县有五百人西戍边关，回来时经过赵郡，因道路不通，便一同来投奔李元忠。李元忠派手下仆人为他们作向导，并对他们说：“如果遇上贼寇的话，只说是李元忠派来的。”这些人按李元忠吩咐的话去说，那些贼寇果然都对他们回避、放行。等到葛荣起兵后，李元忠率宗族亲党修筑堡垒以御敌自卫，他亲自坐在大槲树下，前后共斩违抗命令者达三百人，葛荣的贼军前来骚扰时，李元忠每次都将其击退。葛荣说道：“我从中山到这里，连连被李氏所打败，这样怎能成就我的大事！”于是出动全部军队围攻李元忠所部，抓获了李元忠，将他随军羁押。葛荣的叛乱被平定之后，北魏任命李元忠为南赵郡太守，李元忠在太守任上喜好饮酒，没有做出过什么政绩。

等到尔朱兆弒杀了孝庄帝以后，李元忠便弃官回乡，策划兴兵讨伐尔朱兆。正赶上高欢出兵东进，李元忠便乘一辆敞篷车，车上载着素筝浊酒前来迎接高欢。高欢听说李元忠是一位酒徒，便没有立即会见他。李元忠下车后独自坐下，倒酒撕肉，边饮边吃，对高欢的门卫说：“本以为高公能招揽英雄豪杰，现在他既然已知道国士到了门前，却并不像周公那样放下饭碗、停止洗发去迎接贤士，他这个人也可想而知了，请退还我的名片，不必通报了。”门卫报告给

高欢，高欢听后马上接见了李元忠，引入大帐之中。两杯酒喝过，李元忠从车上取下筝弹奏起来，长歌一曲，慷慨激昂，唱完歌，李元忠对高欢说道："而今天下形势已昭然可见，明公您还要为尔朱氏效力吗？"高欢道："我的功名富贵都得之于尔朱氏，怎敢不为尔朱氏尽节！"李元忠道："您如此怎称得上是英雄啊！高乾兄弟来过没有？"当时高乾已经见过了高欢，但高欢却哄骗李元忠说："我堂叔等性格粗犷，怎肯前来见我！"李元忠道："高乾兄弟虽性情粗犷，却都明晓事理。"高欢说道："您真是喝醉了。"于是让人将李元忠扶出去。李元忠不肯起身，孙腾向高欢进言道："这个人乃是上天派来的，您不能违背了天意啊。"高欢于是又留下李元忠，与他交谈。李元忠陈述时事言辞慷慨，泪流满面，高欢也不禁悲从中来。李元忠趁机向高欢献计道："殷州太小，缺乏粮草兵器，不能成就大事。如果前往冀州，高乾兄弟定会成为明公的东道主，倾心事公，殷州便可赐委我李元忠。这样冀州、殷州既已联为一体，那么沧州、瀛州、幽州、定州等自然顺服了，只有刘诞这个狡猾的胡人也许会抗拒，但他远不是明公您的对手。"高欢听后紧紧握住李元忠的手，向他称谢道歉。

高欢率部队到了太行山东面，对士兵严加约束，一丝一毫的东西不许侵犯。每次行军路过麦地，高欢总是牵马步行，远近之人听说之后，都称赞高欢带兵有方，纪律严明，也就更加归心于他了。

高欢向相州刺史刘诞索要粮食，刘诞没有给，这时恰有车营租米，高欢便派兵将米抢夺过来。部队前进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打开城门迎接高欢入城。高敖曹当时正在外面攻城略地，听说此事之后，认为高乾真是妇人之见，于是送给了他一件裙子。高欢特派长子高澄执子孙之礼往见高敖曹，高敖曹这才与高澄一起回到信都。

7　癸酉(初三)，北魏朝廷封长广王元晔为东海王，任命青州刺

史鲁郡王元肃为太师，淮阳王元欣为太傅，尔朱世隆为太保，长孙稚为太尉，赵郡王元谌为司空，徐州刺史尔朱仲远、雍州刺史尔朱天光二人并为大将军，并州刺史尔朱兆为天柱大将军；赐高欢爵位为勃海王、征召高欢入朝。长孙稚坚决要求辞去太尉之职，于是便任命他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尔朱兆推辞不受天柱大将军之职，他说："这是我叔父生前的最后官职，我怎敢接受呢！"坚决推辞，于是没有授与尔朱兆天柱大将军之职，不久又加封尔朱兆为都督十州诸军事，世袭并州刺史。高欢推辞不肯应召入朝。尔朱仲远改镇大梁，又加封为兖州刺史。

尔朱世隆当初作尚书仆射的时候，畏惧尔朱荣的威严，很谨慎小心，对尚书省文书也多留心处理，应对接洽宾客，有贤明敏达之名。等到尔朱荣死后，尔朱世隆便再也没有什么顾虑害怕了，身为尚书令，竟在家中处理公事，指挥台省，无论事情大小，若不先禀告尔朱世隆，有关部门便不敢执行。尔朱世隆让尚书郎宋游道，邢昕在其大厅东西两旁分坐，接受各种呈告诉讼文书，一切均要称尔朱世隆之命方能执行；尔朱世隆公然贪赃淫佚，他人生死，全由其随意定夺；尔朱世隆还想收买军心，对将士滥加提拔，都提为将军，没有员额限制，从此授勋奖赏之官，大都很杂很滥，人们不再看重官爵。这时期，尔朱天光专制关右，尔朱兆奄有并州、汾州，尔朱仲远独擅徐、兖二州，尔朱世隆则身居朝中，大权独揽，四人一个更比一个贪婪、残暴。其中尤以尔朱仲远为最，尔朱仲远所辖境内的富家大族，大多被其诬为谋反，籍没妇女财产入于尔朱仲远私家，将男子投入河中，这类事情数不胜数。从荥阳以东，租税全部充补其军用，不向京城洛阳上交。东南各州郡自牧守以下到普通的士卒百姓，畏惧尔朱仲远如同畏惧豺狼一般。因此四方百姓都很憎恶尔朱氏，只是由于畏惧尔朱氏的强大，不敢反抗罢了。

8 己丑(十九日),北魏任命泾州刺史贺拔岳为岐州刺史,任命渭州刺史侯莫陈悦为秦州刺史,二人均加封仪同三司。

9 北魏派大都督侯渊、骠骑大将军代郡人叱列延庆率军讨伐刘灵助。兵至固城,侯渊畏惧刘灵助兵力强盛,打算引兵往西入关,然后据关凭险以等待时机变化。叱列延庆对侯渊说:“刘灵助乃是庸人,假借妖术迷惑众人,我军一到,他的军队便都只想凭仗其符咒取胜,怎肯拼死厮杀,跟我军决胜负呢!我们不如扎营城外,诈称要领兵往西回去,刘灵助听说后一定会戒备松懈,之后我们秘密出兵袭击敌人,定能擒获刘灵助。”侯渊采纳了叱列廷庆的计策。出城驻扎于固城西面,声言要回师。丙申(十四日),侯渊等挑选一千名精锐骑兵夜间出发,直抵刘灵助的营垒。刘灵助战败被杀,首级被送至洛阳。当初,刘灵助起兵之时,自己曾占卜胜负,说:“三月底,我一定入定州,尔朱氏不久就要灭亡。”等到刘灵助首级用匣子装着送到定州的时候,果真是这月之末。

10 夏季,四月,乙巳(初六),梁朝昭明太子萧统去世。昭明太子自从举行冠礼以后,梁武帝便开始让他处理朝政,各部门的官员前来奏事,都汇集到太子哪里。昭明太子善于辨析真伪谬误,对不实之处,洞察入微,但只是命有关部门改正,并不追究罪责。太子断案公正,对犯人往往多加保全宽宥,待人宽和,能容人,喜怒不形于色。昭明太子喜欢读书作文章,引进接待才俊之士,赞叹爱重,毫无倦怠。太子出居东宫二十多年,不蓄养乐工歌伎。每当天降大雨或积雪不化之时,昭明太子总要派手下人巡视一番大街小巷,发现有穷苦之人则加以赈济。昭明太子天性孝顺,居处东宫,即便是悠闲无事之时,一起一坐,都要面朝西边,如事先接到诏令,召他明日入宫,则正襟危坐直到天明。太子病重之后,惟恐梁武帝担忧,每次派人送来问候的敕文,太子总是要亲自写回信奏答。等到昭明太子去

世的时候，朝野上下都非常惊愕、惋惜，建康城中的男女老少，奔向宫门，沿途道路哭声不断。

11 癸丑(十四日)，北魏任命高欢为大都督、东道大行台、冀州刺史，又任命安定王尔朱智虎为肆州刺史。

12 北魏尔朱天光出兵夏州，调兵遣将征讨宿勤明达，癸亥(二十四日)，擒获了宿勤明达，将他送到洛阳后处斩。

13 丙寅(二十七日)，北魏任命侍中、骠骑大将军尔朱彦伯为司徒。

14 北魏下诏命令有关部门不得再称梁为伪梁。

15 五月，丙子(初七)，北魏荆州城百姓斩杀了赵脩延，又推举李琰之代行州政。

16 北魏尔朱仲远派遣都督魏僧勖等至东阳讨伐崔祖螭，将其斩杀。

17 当初，梁昭明太子在埋葬生母丁贵嫔之时，曾派人四处求购风水好的墓地。有人向宦官俞三副行贿，求他帮助将自己的地卖与昭明太子，并说如果得到三百万钱的话，则将其中的一百万钱送给俞三副。俞三副于是便暗中启奏梁武帝，说："太子所购之地不如现在这块土地对皇上您更吉祥。"武帝年纪大了，多所忌讳，便命人将这块地买了下来。埋葬了丁贵嫔后，有个道士说："这块地不利于长子，但如果镇一镇，或许还可以宽延一下。"于是便将蜡鹅及其他物品埋在了丁贵嫔墓侧的长子之位。宫监鲍邈之、魏雅当初都很受昭明太子宠幸，鲍邈之后来被魏雅疏远，于是便暗中向武帝启奏道："魏雅竟敢给太子诅咒祈祷。"梁武帝派人去墓地检查挖掘，果然挖到了蜡鹅等物。武帝大惊，要彻底追究这件事，徐勉竭力劝谏，武帝这才作罢，只诛杀了那位道士。因为此事，太子终生惭愧忧愤，难以自明。等到太子去世后，梁武帝将太子的长子南徐州刺史华容

公萧欢召到建康，想立萧欢为继承人，但心中仍记恨那件往事，犹豫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没有立萧欢为嗣。庚寅(二十一日)，又打发萧欢回到了南徐州。

臣司马光曰：君子之于正道，不能稍微有所偏离，也不能有半步过失啊。以昭明太子这样的仁孝之子，以梁武帝这样的慈爱之君，一旦产生了一点嫌疑，不但太子因忧而致死，而且祸害延及后代子孙。昭明太子本为求吉反而得凶，以致无法洗刷自己的冤屈，人们能不深深引以为戒么！所以对于那些诡诈怪诞之徒，奇异邪佞之术，君子要远远地离开。

18 丙申(二十七日)，梁武帝立昭明太子同母弟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朝野之士多认为不符合正常的顺序，司议侍郎周弘正，曾做过晋安王萧纲的主簿，他向萧纲上书劝谏道："谦让之道不存，已有多年。敬告大王殿下，天意大概要使您成为圣者，四海之内称赞您是仁德君子，所以皇上传下圣旨，立大王您为皇太子。我真心希望您能象目夷那样崇尚仁义，不居皇位；象子臧那样固辞君位，坚守臣节；躲开王舆而不乘；弃天子的尊位如弃敝屣，庶几乎可以一改浇薄竞争之俗，使吴太伯那样的好风气发扬光大。古代有这样的人，今天还能听到他们说过的话，但今天能够付诸行动的，只有殿下您！使往古无为之治的风气再现于今日，令谦让王位之举流传后世，岂不是件盛事么！"萧纲没有听从他的劝谏。周弘正是周舍哥哥的儿子。

皇太子萧纲命侍读东海人徐摛为家令，兼任管记，不久又任命他为领直。徐摛的文章词赋，艳丽轻靡，东宫文人都模仿他的风格，当时人们称之为"宫体"。梁武帝听说之后，很恼怒，便将徐摛召来，打算好好讥诮责怪他一番，等到见到徐摛后，发现他应答得很机敏，言辞富有文彩，梁武帝内心的不快之意反而消释了。接着又向

徐摛问了些经史和佛教方面的问题，徐摛竟纵横比较，应对如流，于是梁武帝对他大加称赞，越来越宠幸他了。将军朱异看到这种情形很不高兴，对他的亲信之人说："徐摛近来出入两宫，深受宠幸，对我越来越构成威胁了，我必须早点作出安排。"于是朱异便乘机向武帝进言道："徐摛年纪已大，又喜爱山水，他希望能到一个郡中任职以自养。"梁武帝以为徐摛真的想这样，便将徐摛召来，对他说道："新安郡山水景色非常优美。"于是便将徐摛调出京城出任新安郡太守。

六月，癸丑(十五日)，梁武帝立华容公萧欢为豫章王，立萧欢的弟弟枝江公萧益为河东王，曲阿公萧誉为岳阳王。梁武帝因人言不止，所以封萧欢兄弟以大郡，想以此来安慰他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鲍邈之因诱骗抢人触犯刑法，罪行并不至于判处死刑，但太子萧纲想到昭明太子的冤屈，便挥泪将他处决了。

19 北魏高欢将起兵征讨尔朱氏，镇南大将军斛律金、军主善无库狄干与高欢的妻弟娄昭、高欢妻子的姐夫段荣等都力劝高欢起兵。高欢于是假借尔朱兆的名义写了一封假信，对士兵们说尔朱兆要把六镇之人配给契胡为部曲，大家听后都很忧虑恐惧。高欢又伪造了一张并州的符令，要征调高欢军讨伐步落稽。高欢派了一万人马，正要出发，孙腾与都督尉景为六镇人向高欢请求停留五天，这样停留了两次。高欢亲自将这支队伍送到郊外，流着眼泪与将士们告别，将士们都失声痛哭，声震原野。高欢于是又抚慰告诫将士们道："我与你们大家都是失去了故乡之人，情义如同一家人，没想到上面如此征调我们！今若西向并、汾讨伐步落稽，已经应当死了，延误军期，又该当处死，配属契胡，还是要死，我们该如何是好？"众人齐声说道："只有造反了！"高欢道："造反乃迫不得已之计，但应推举一人为首领，谁能担当呢？"众人共推高欢为首领，高欢说道：

“你们都是乡里乡亲，难以控制。不见当初葛荣么，虽然拥有百万大军，但却全无法令制度，终究还是败亡了。现在既然大家推举我为首领，就应该跟以前有所不同，不能凌辱汉人，违犯军纪，生死任我指挥调度才行；否则，就会被天下人耻笑。”众人都点头说：“我们不论生死都听您号令！”高欢于是杀牛犒飨将士，庚申(二十二日)，高欢在信都起兵，但尚未敢公开声言反叛尔朱氏。

正值李元忠发兵逼近殷州，高欢命高乾率军前往援救殷州。高乾轻骑入城会见尔朱羽生，与尔朱羽生一起商议军事计划，尔朱羽生跟高乾一起出城，高乾趁机捕获并斩杀了尔朱羽生，带着尔朱羽生的人头前来拜见高欢。高欢摸着胸口说：“今日只好决计造反了！”遂任命李元忠为殷州刺史，镇守广阿。高欢于是上表朝廷历举尔朱氏的罪状，尔朱世隆将此表私藏扣押，没有上报皇帝。

20 北魏的杨播与其弟杨椿、杨津都素有声望、品德。杨播性情刚毅，杨椿、杨津则性格谦恭。杨家世代孝悌，缌服以内的亲属同灶而食，全家男女上百口，没有异言。杨椿、杨津官位皆至三公，杨家一门出了七位郡太守，三十二位州刺史。孝庄帝诛杀尔朱荣的时候，杨播的儿子杨侃参预了谋划；城阳王元徽、李彧，都是杨家的姻亲。尔朱兆攻入洛阳后，杨侃逃回了华阴故里，尔朱天光派杨侃的岳父韦义远召请杨侃，要与他盟誓，并答应赦免杨侃的罪行。杨侃说道：“尔朱天光即使食言，死者也不过只我一人，还希望保全一家百口。”于是就出来答应了，果然被尔朱天光所杀。当时杨椿已退休，跟他儿子杨昱正在华阴，杨椿的弟弟冀州刺史杨顺、司空杨津、杨顺的儿子东雍州刺史杨辨、正平太守杨仲宣都在洛阳。秋季，七月，尔朱世隆诬奏杨氏家族谋反，请朝廷收捕杨氏家族治罪，北魏国主节闵帝没有同意。尔朱世隆苦苦奏表，节闵帝不得已，只好命令有关部门审查上报。壬申(初四)，这一天深夜，尔朱世隆派兵包

围了杨津的府第，与此同时，尔朱天光也派兵至华阴逮了杨椿一家。这样杨家东西两支不分老少一并被杀得精光，家财籍没入官。尔朱世隆上奏北魏国主："杨氏确实想反叛，竟敢抗拒前往收捕的官军，现已全部杀掉。"节闵帝惋叹良久，什么话也没说，朝廷内外闻听此事，无不痛惜、愤怒。杨津的儿子杨逸为光州刺史，尔朱仲远派人到光州斩杀了杨逸。只有杨津的儿子杨愔在全家被收捕遭杀戮时候恰巧外出不在家中，逃走藏匿起来，才得以幸免。杨愔于是前往信都见高欢，流着眼泪向高欢诉说了自己家所遭的灾祸，并趁机为高欢讨伐尔朱氏出谋划策，高欢很器重杨愔，便任命他为行台郎中。

21 乙亥(初七)，梁武帝上殿策封太子，实行大赦。

22 丙戌(十八日)，北魏司徒尔朱彦伯因旱灾辞去司徒之职，戊子(二十日)，任命尔朱彦伯为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尔朱彦伯在尔朱氏弟兄中没有什么过错罪恶。尔朱世隆坚决推辞太保之职，于是节闵帝特意设置仪同三司之官，地位在上公之下，庚寅(二十二日)，任命尔朱世隆为仪同三司。斛斯椿向尔朱世隆诬告朱瑞谋反，尔朱世隆杀了朱瑞。

23 庚寅(二十二日)，梁武帝下诏："凡皇宗外戚有缌麻以上服属关系的妇女，都可以赏赐汤沐邑，男的封乡侯或亭侯，按服属关系的远近为等差。"

24 壬辰(二十四日)，梁武帝任命吏部尚书何敬容为尚书右仆射。何敬容是何昌寓的儿子。

25 北魏尔朱仲远、尔朱度律等听说高欢起兵反叛后，仍自恃力量强盛，并没有太担心忧虑这件事，只有尔朱世隆对高欢起兵之事感到非常担心忧虑。尔朱兆率步兵和骑兵二万人马从井陉出发，直扑殷州，李元忠弃城逃奔信都。八月，丙午(初九)，尔朱仲远、尔

朱度律等率兵讨伐高欢。九月，己卯(十二日)，北魏朝廷任命尔朱仲远为太宰，庚辰(十三日)，又任命尔朱天光为大司马。

26 癸巳(二十六日)，北魏国主元恭追尊其父广陵惠王元羽为先帝，追尊其母王氏为先太妃，加封弟弟元永业为高密王，儿子元恕为勃海王。

27 冬季，十月，己酉(十三日)，梁武帝临幸同泰寺，登法座，向众人宣讲《涅槃经》，持续了七天才结束。

28 梁朝乐山侯萧正则，过去由于犯罪，被流放到了郁林，在郁林招纳亡命之徒，想攻打番禺。广州刺史元仲景讨伐萧正则，杀掉了他。萧正则是萧正德的弟弟。

29 孙腾劝说高欢道："现在我们与朝廷隔绝不通，号令无所禀受，如果不权且立一位皇帝的话，军队就会没有斗志而瓦解溃散。"高欢对此仍犹疑不定，在孙腾的一再请求下，高欢这才立勃海太守元朗为皇帝。元朗是元融的儿子。壬寅(初六)，元朗在信都城西即皇帝位，改年号为中兴。任命高欢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大行台，高乾为侍中、司空，高敖曹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孙腾为尚书左仆射，河北行台魏兰根为右仆射。

己酉(十三日)，尔朱仲远，尔朱度律与骠骑大将军斛斯椿，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贺拔胜，车骑大将军贾显智等率军驻扎于阳平县。贾显智名字叫贾智，通常以字相称，他是贾显度的弟弟。尔朱兆率军出兵井陉，驻扎于广阿，号称有十万人马。高欢施反间计，说"尔朱世隆兄弟要谋杀尔朱兆"，又说"尔朱兆与高欢共同谋划要杀掉尔朱仲远等人"，于是尔朱氏兄弟相互猜疑，均徘徊不进。尔朱仲远等多次派斛斯椿、贺拔胜前往尔朱兆处调停，尔朱兆率三百名轻骑来到尔朱仲远处，与尔朱仲远同坐大帐下。尔朱兆脸色有不平之

气，手中挥舞着马鞭，长啸凝望远方。他怀疑尔朱仲远等人有变化，于是便赶快离开大帐出来，上马飞驰，回到自己的营地。尔朱仲远派斛斯椿、贺拔胜等人追赶尔朱兆，对他进行劝说，尔朱兆却将斛斯椿、贺拔胜抓了起来带回营中。尔朱仲远、尔朱度律闻知后非常恐惧，赶忙率军南逃。尔朱兆历数贺拔胜罪状，要将他处斩，说道："你杀了卫可孤，这是第一条罪状。天柱大将军被杀后，你不和尔朱世隆等人一起前来，却东征尔朱仲远，这是第二条罪状。我早就想杀你了，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贺拔胜说道："卫可孤是国家的大祸患，我贺拔胜父子将其诛杀，功劳巨大，难道反而算作罪状么？天柱大将军被杀，是君杀臣，我贺拔胜宁肯有负于大王，也不能负于朝廷。今天之事，我是活是死全在于大王您。只是贼寇越来越近，而兄弟骨肉之间却离心离德，从古至今，没有象这样而不灭亡的。我贺拔胜并不怕死，恐怕大王您这样做是失策的。"尔朱兆听了之后便放了贺拔胜。

高欢将与尔朱兆交战，但却畏惧尔朱兆军队强大，于是便问计于亲信都督段韶，段韶说："所谓军队多，乃是得到众人的拼死效力；所谓强大，乃是得到天下的人心。尔朱氏上弑天子，中间屠杀公卿百官，对下凌残百姓，大王您以顺讨逆，就如同以开水浇雪，尔朱氏有什么军队众多而又强大可言！"高欢说道："虽然如此，我们以弱小的兵力对付强大的敌人，如果得不到上天保佑，恐怕不能成功。"段韶说："我听说'弱小的一方能够打败强大的一方，因为弱小的一方是正义的，而强大的一方是不正义的。'我还听说'上天对任何人并无特别偏爱，只辅佐保佑有德之人。'现在尔朱氏外乱天下，内失英雄之心，有智之人不为其出谋划策，勇武之人不为其拼死战斗，他已失去民心，天意怎会不顺从于您呢！"段韶是段荣的儿子。辛亥(十五日)，高欢在广阿大破尔朱兆，俘获敌军五千余人。

30 十一月，乙未(二十九日)，梁武帝临幸同泰寺，向僧众宣讲《般若经》，持续了七天才结束。

31 庚辰(十四日)，北魏高欢率军攻打邺城，相州刺史刘诞据城固守。

32 这一年，北魏南兖州城百姓王乞得劫持南兖州刺史刘世明，率全州前来投降梁朝。刘世明是刘芳的同族兄弟之子。梁武帝任命侍中元树为镇北将军、都督北讨诸军事，镇守谯城。又任命刘世明为征西大将军、郢州刺史，加封仪同三司。刘世明不接受，坚决请求回到北朝，梁武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刘 世明到了洛阳后，向朝廷奉还了随身带着的符节，回到家乡，不再做官，直到去世。

四年(壬子，公元 532 年)

1 春季，正月，丙寅(初一)，梁武帝任命南平王萧伟为大司马，任命元法僧为太尉，袁昂为司空。

2 梁武帝立西丰侯萧正德为临贺王。萧正德结纳朱异，武帝既已加封了昭明太子等几个儿子，朱异便进言说萧正德爵位太低，所以梁武帝便将萧正德封为王。

3 梁武帝任命太子右卫率薛法护为司州牧，派他护送魏王元悦到洛阳。

4 庚午(初五)，梁武帝立太子萧纲的长子萧大器为宣城王。

5 北魏高欢攻打邺城，挖好地道，将支撑地道顶部的柱子点火烧掉，于是城墙坍塌，陷入地中。壬午(十七日)，攻下了邺城，擒获了刘诞，高欢任命杨愔为行台右丞。当时很多军国大事，文告檄文命令等，都出自杨愔和开府谘议参军崔悛之手。崔悛是崔逞的五世孙。

6 二月，梁武帝任命太尉元法僧为东魏王，想让他回到北朝，兖州刺史羊侃为军司马，与元法僧同行。

7 扬州刺史邵陵王萧纶派人到市场上赊购锦彩丝布几百匹，商人们都闭店不出；少府丞何智通将此事报告了朝廷。结果萧纶被责令回到府第，于是萧纶便派防阁戴子高等人在京城的一条巷子中用槊刺杀何智通，槊刃从背部刺出。何智通认识戴子高，他用手指蘸着身上的血在车壁上写下了“邵陵”二字之后才死去，因此这件事才被人发觉。庚戌(十五日)，萧纶因犯罪被黜为平民，将他锁禁于府第之中，过了二十天，才去掉锁，很快又恢复了封爵。

8 辛亥(十六日)，北魏安定王元朗追谥孝庄帝为武怀皇帝。甲子(二十九日)，任命高欢为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三月丙寅(初二)，任命高澄为骠骑大将军。丁丑(十三日)，安定王率文武百官入居邺城。

尔朱兆与尔朱世隆等人彼此相互猜疑、牵制，尔朱世隆低声下气，派人带着厚礼对尔朱兆进行调停、劝解，想让尔朱兆到洛阳，一切都由他。尔朱世隆又请节闵帝纳尔朱兆的女儿为皇后。尔朱兆这才高兴起来，并且和尔朱天光、尔朱度律等人又立下了誓约，重新互相亲睦。

斛斯椿私下里对贺拔胜说：“如今天下之人都痛恨尔朱氏，而我们却还在为他们卖命，灭亡之日不远了，不如想办法对付尔朱氏。”贺拔胜说道：“尔朱天光与尔朱兆各自占据一方，要想全部除掉他们很难，如果不能全部除掉他们，一定会成为后患，怎么办呢？”斛斯椿道：“这容易做到。”于是斛斯椿便劝说尔朱世隆督促尔朱天光等人到洛阳来，共同讨伐高欢。尔朱世隆多次征召尔朱天光，尔朱天光却不来，于是尔朱世隆便派斛斯椿亲自前往邀请尔朱天光。斛斯椿对尔朱天光说道：“高欢发动叛乱，只有大王您才能平定，您怎么能够坐视自己宗族遭受夷灭而不顾呢！”尔朱天光不得已，将要率军向东出发，问计于雍州刺史贺拔岳，贺拔岳说道：“大

王您一家雄据三方，兵马强盛，高欢乃一群乌合之众，怎能与您对抗！只要能够同心协力，大王您将无往而不胜。如果兄弟之间相互疑猜，那么连存身自保尚且来不及，又怎能制服敌人呢！照我看来，您不如暂且镇守关中地区以稳固住自己的根本，然后分路派遣精锐部队与其他众人的部队联合，这样的话，进可以战胜敌人，退可以保全自己。”尔朱天光没有采纳贺拔岳的建议。闰月，壬寅(初九)，尔朱天光从长安出发，尔朱兆从晋阳出发，尔朱度律从洛阳出发，尔朱仲远从东郡出发，几路人马都会聚于邺城，军队号称二十万，沿洹水两岸驻扎下来。节闵帝任命长孙稚为大行台，总督各路大军。

高欢命吏部尚书封隆之镇守邺城，癸丑(二十日)，高欢率军出邺城驻扎于紫陌，大都督高敖曹率领乡里部曲王桃汤等三千人跟随。高欢对高敖曹说道：“高都督所统率的都是汉兵，恐怕不足以成事，我打算拨给你一千多鲜卑兵，跟汉兵混杂在一起使用，你看怎么样？”高敖曹说：“我所率领的部队，已训练了很长时间，前后几次作战，并不比鲜卑兵弱。现在如果混杂起来，彼此情感会不融洽，打了胜仗都要争功，打了败仗便会互相推罪于对方，所以不必混杂在一起。”

庚申(二十七日)，尔朱兆率三千轻骑夜袭邺城，攻打西门，未能成功，败退下来。壬戌(二十九日)，高欢率不满二千的骑兵和不满三万的步兵，因与敌人众寡悬殊，于是便在韩陵布成了一个圆阵，将牛驴等牲畜用绳索连系起来堵塞了归路，于是将士们个个都有拼死战斗的意志。尔朱兆望见高欢，远远地责骂他背叛自己，高欢道：“我原来与你同心协力，是为了共同辅佐皇帝，现在皇帝何在？”尔朱兆说道：“孝庄帝冤杀天柱大将军，我是为了报仇罢了。”高欢道：“我过去听说了天柱大将军的阴谋，你当时就在门前站着，

怎能说不是反叛呢!况且君杀臣是天经地义的事,你又有什么仇可报的?你我今日一切情义都断绝了。”于是两军便大战起来。高欢统帅中军,高敖曹统帅左军,高欢的堂弟高岳统帅右军。高欢的部队作战不利,尔朱兆等乘机进攻高军。高岳率五百名骑兵从正面冲击尔朱兆军,别将斛律敦将失散了的士卒聚集起来从后面打击尔朱兆军,高敖曹则率一千骑兵从栗园出发横击尔朱兆。尔朱兆等大败,贺拔胜和徐州刺史杜德于阵前投降了高欢。尔朱兆摸着胸口对慕容绍宗说道:“没有采纳您的建议,才到了这个地步!”尔朱兆想率轻骑向西逃奔晋阳,慕容绍宗调转大旗,吹响号角,把逃散的士兵收聚成一支部队带着他们逃跑了。尔朱兆逃回晋阳,尔朱仲远逃奔东郡。尔朱彦伯闻知尔朱度律等战败,打算亲自率军镇守河桥,尔朱世隆不同意。

尔朱度律、尔朱天光将前往洛阳,大都督斛斯椿对都督贾显度、贾显智说:“现在如果不先抓获尔朱氏的话,我们这些人就要全都死光了。”于是几个人夜间便在桑树下盟誓,约定好兼程抢先返回洛阳。尔朱世隆派他的外兵参军阳叔渊飞马赶奔北中郎府城,选拔检阅那些败兵,分批进入洛阳城。斛斯椿赶到洛阳,未能进入城中,便哄骗阳叔渊说:“尔朱天光的部下都是西部人,我听说他们打算要大肆掠抢洛阳城,之后迁都到长安,你应先让我进城,做好准备。”阳叔渊相信了斛斯椿的话。夏季,四月,甲子朔(初一),斛斯椿等占据河桥,将尔朱氏的党羽全部杀掉了。尔朱度律、尔朱天光想攻打河桥,赶上天下大雨,昼夜不停,兵马疲惫困顿,弓箭施展不开,于是只好向西逃去,逃到淦陂津时,被人擒获,送到了斛斯椿处。斛斯椿派行台长孙稚到洛阳向朝廷报告,另外又派贾显智、张欢率骑兵袭击尔朱世隆,将其抓获。尔朱彦伯当时正在宫中,长孙稚在神虎门向节闵帝启请道:“高欢义军已经成功,请陛下诛杀尔

朱氏。”节闵帝派舍人郭崇将这一情况通报了尔朱彦伯，尔朱彦伯狼狈逃出宫中，被人抓获，与尔朱世隆一起被斩首于阊阖门外，又将尔朱彦伯、尔朱世隆的首级连同尔朱度律、尔朱天光一起送到高欢处。

节闵帝派中书舍人卢辩到邺城慰劳高欢，高欢让卢辩见安定王，卢辩高声抗议不见安定王，高欢不能使他屈服，只好放了他。卢辩是卢同哥哥的儿子。

辛未(初八)，骠骑大将军、行济州事侯景投降了安定王，安定王任命侯景为尚书仆射、南道大行台、济州刺史。

尔朱仲远前来投降梁朝。尔朱仲远的部将都督乔宁、张子期从滑台到高欢处请降。高欢斥责他们说：“你们侍奉尔朱仲远，享尽了荣华富贵，与尔朱仲远信誓旦旦，答应和他同生共死。以前尔朱仲远在徐州叛乱，你们是首要分子，现在尔朱仲远失势南逃，你们又背叛了他。你们对天子不忠，对尔朱仲远不讲信义，犬马还不忘记饲养它的主人，你们连犬马都不如！”于是便杀掉了乔宁和张子期。

尔朱天光率军东下之时，留下了他的弟弟尔朱显寿镇守长安城，召请秦州刺史侯莫陈悦和他一起东下洛阳。贺拔岳知道尔朱天光肯定会失败，便想留住侯莫陈悦共同对付尔朱显寿以响应高欢，但却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宇文泰对贺拔岳说道：“现在尔朱天光并没有走远，侯莫陈悦未必会有二心，如果把这计划告诉了他，恐怕侯莫陈悦会惊慌恐惧。但侯莫陈悦虽然是主将，却不能控制人，如果先劝说他的部队，一定会人人都愿留下来，侯莫陈悦如果东进，便误了尔朱天光约定的日期；如果后退，则又担心人心浮动，发生变乱，如果乘这个时候劝说侯莫陈悦，事情肯定会成功。”贺拔岳非常高兴，便命宇文泰到侯莫陈悦军中去劝说他，侯莫陈悦于是便和贺拔岳一起袭击长安城。宇文泰率轻骑为前锋，尔朱显寿弃城而

逃，被追到华阴抓获。高欢任命贺拔岳为关西大行台，贺拔岳任命宇文泰为行台左丞、领府司马，无论大事小事都交与他处理。

尔朱世隆抵抗高欢的时候，派齐州行台尚书房谟招募士兵赶奔四渎，又派房谟的弟弟房弼赶赴乱城，扬言要北渡黄河，构成犄角之势。等到韩陵失败后，房弼回到东阳，听说尔朱世隆等人已死，便打算前来投奔梁朝，多次与部下割臂盟誓。房弼的帐下都督冯绍隆，一直深受房弼信赖，冯绍隆劝说房弼："现在正是辛苦困难的时候，您应该进一步刺出胸前之血和众人盟誓。"房弼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将部下召集起来，敞开前胸令冯绍隆刺血，冯绍隆趁机用刀杀了房弼，将他的首级送到了洛阳。

丙子(十三日)，安东将军辛永率建州投降了安定王。

辛巳(十八日)，安定王到了邙山。高欢因安定王与皇族嫡系比较疏远，于是派仆射魏兰根前往洛阳慰问，同时观察一下节闵帝的为人，打算再推奉他为帝。魏兰根认为节闵帝神气高扬，担心以后难以驾驭，便与高乾兄弟及黄门侍郎崔悛等一起劝高欢废掉节闵帝。高欢召集百官向大家征询应该立谁为帝，没人作声，太仆代郡人綦毋俊盛赞节闵帝贤明，认为应该立他做社稷之主，高欢很高兴，觉得綦毋俊说得很对。崔悛正言厉色地说道："如果要说贤明，自然应该等待我们高王，慢慢登上皇位。广陵王既然是由叛乱的胡人所立，怎能还让他做天子！如果听从了綦毋俊的话，大王您的队伍怎么称得上是义举？"高欢于是便将节闵帝幽禁在崇训佛寺中。

高欢进入洛阳之时，斛斯椿对贺拔胜说道："当今天下之事，全在于我和您了，如果我们不先发制人的话，将会被别人所制。高欢现在刚到洛阳，对付他还不难。"贺拔胜说道："高欢有功于国家，杀害了他不吉祥。近几夜我与高欢同住，叙谈往昔之情，同时他又很感谢你的恩义，为什么要怕他呢！"斛斯椿这才作罢。

因为汝南王元悦是孝文帝的儿子，高欢便将元悦召来想立他为帝，但又听说元悦暴戾无常，便只好作罢。

当时北魏诸王大多逃走藏匿了起来，尚书左仆射平阳王元修，是元怀的儿子，躲藏在乡间田舍中。高欢想立元修为帝，便派斛斯椿去寻找元修。斛斯椿找到元修所亲信的员外散骑侍郎太原人王思政，向他打听元修的下落，王思政说："我要知道您为何找他。"斛斯椿道："想立他为皇帝。"王思政这才说出元修在什么地方。斛斯椿随王思政去见元修，元修见了他们脸色大变，对王思政说道："你不是要出卖我吧？"王思政道："当然不是。"元修又说："你敢保证么？"王思政答道："事情千变万化，怎么能保证呢！"斛斯椿飞马向高欢作了汇报，高欢派四百名骑兵将元修接入毛毡大帐之中，向元修表达了自己的诚挚之心，言谈之际泪落沾襟。元修以寡德为由推让再三，高欢又拜了两拜，元修也拜了一拜。高欢出帐，准备好皇帝的服装、用品让元修沐浴更衣，彻夜严加警戒。第二天早晨，因军中无法备朝服，所以文武百官执鞭朝拜元修，高欢让斛斯椿进奉劝进表。斛斯椿进入帷门，弯腰施礼伸着头不敢进到元修跟前，元修命王思政接过劝进表，看过之后，说道："我也只好即位称朕了。"高欢于是为安定王作诏书禅位于元修。

戊子(二十五日)，北魏孝武帝元修在洛阳东郭外即皇帝位，采用鲜卑旧制，将黑毡蒙在七个人身上，高欢便是其中一人。元修在毡上向西拜过天之后，便入御太极殿，群臣朝拜庆贺。孝武帝元修登上阊阖门，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太昌。任命高欢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庚寅(二十七日)，加封高澄为侍中、开府仪同三司。

当初，高欢从信都起兵之时，尔朱世隆知道司马子如跟高欢有老交情，于是将司马子如从侍中、骠骑大将军的职位上撤下将他调

离洛阳到南岐州任刺史。高欢进入洛阳后，征召司马子如为大行台尚书，从此司马子如朝夕在高欢身边，参与军国大事。广州刺史广宁郡人韩贤，一直很受高欢赏识，高欢进到洛阳后，凡是尔朱氏所任命的官职爵位都撤销废除了，只有韩贤的官爵还和过去一样。

北魏任命前御史中尉樊子鹄兼任尚书左仆射，为东南道大行台，与徐州刺史杜德一起追击尔朱仲远，尔朱仲远已逃出境外，于是便到谯城攻打元树。

丞相高欢征召贺拔岳为冀州刺史，贺拔岳畏惧高欢，便打算单人匹马入朝接受任命。行台右丞薛孝通劝贺拔岳道："高欢以几千鲜卑军队打败了尔朱氏的百万大军，您确实很难与他相匹敌。但各位将领有的过去一直职位在他之上，有的跟他职位相当，俯首屈从于他，其势乃迫不得已。现在这些将领有的在京师洛阳，有的占据着州镇，高欢若除掉他们则会失去人心，若留着他们则会成为他的心腹之患。况且尔朱兆虽然败逃，却仍在并州，高欢正在内抚群雄，外抗强敌，怎能离开老窝，与您争夺关中之地呢！现在关中的英雄豪杰，都倾心于您，愿意为您效力。您若以华山当作城墙，以黄河作为沟堑，进可以兼并崤山以东的区域，退可以封锁函谷关，为什么要捆住自己的手脚，受制于别人呢！"话还未说完，贺拔岳便握住薛孝通的手说："您说得对。"于是客气地给高欢写了封信加以推辞，未应召到京接受任命。

壬辰(二十九日)，丞相高欢回到邺城，将尔朱度律、尔朱天光送到洛阳杀掉了。

五月，丙申(初三)，北魏国主在门下省用药酒毒死了节闵帝，之后下诏各部门大办丧事，用隆重的葬礼埋葬节闵帝。

任命沛郡王元欣为太师，赵郡王元谌为太保，南阳王元宝炬为太尉，任命长孙稚为太傅。元宝炬是元愉的儿子。丞相高欢坚决推

辞不当天柱大将军，戊戌(初五)，孝武帝元修同意了他的请求。己酉(十六日)，任命清河王元亶为司徒。

侍中河南人高隆之，本是徐氏的养子，丞相高欢认他为弟，高隆之倚仗高欢的权势对公卿们的态度很骄横，南阳王元宝炬将他痛打了一顿，骂道："镇兵竟敢如此狂妄！"孝武帝元修因高欢的缘故，于六月丁卯(初五)，将元宝炬贬黜为骠骑大将军，令其回到家中去。

9 北魏孝武帝为避广平武穆王之讳，将武怀皇帝的谥号改为孝庄皇帝，庙号为"敬宗"。

10 秋季，七月，庚子(初八)，北魏又重新任命南阳王元宝炬为太尉。

11 壬寅(初十)，北魏丞相高欢率兵入滏口，大都督库狄干率兵入井陉，攻打尔朱兆。庚戌(十八日)，北魏孝武帝派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高隆之率步兵骑兵十万人与高欢在太原会师，于是任命高隆之为丞相军司。高欢驻军于武乡，尔朱兆大肆抢掠晋阳，向北逃奔秀容县。从此并州平定。因晋阳四面有山为屏障，高欢于是在晋阳建立了大丞相府，住在那里。

12 北魏夏州移民郭迁占据了青州反叛朝廷，青州刺史元嶷弃城而逃。朝廷诏令行台侯景等人讨伐郭迁，攻下了青州。郭迁前来投奔梁朝。

13 北魏东南道大行台樊子鹄在谯城包围了元树，分兵攻取了蒙县等五座县城，以断绝元树的援兵之路。元树向樊子鹄请求率军南归梁朝，将占据的地盘还给北魏，樊子鹄等同意了这一请求，并与元树订立了盟约。元树的部队一半人马刚出城，樊子鹄突然袭击，抓获了元树和谯州刺史朱文开，把他们带了回来。羊侃率军行至官竹这个地方时，听说元树已兵败，便又回去了。九月，元树被押

送到了洛阳，过了一段时间，元树又打算南奔梁朝，结果被北魏人杀掉了。

14 乙巳(十四日)，梁朝任命司空袁昂兼任尚书令。

15 冬季，十一月，丁酉(初七)，这天是冬至，北魏孝武帝在圜丘祭天。

16 甲辰(十四日)，北魏杀安定王元朗和东海王元晔。

17 己酉(十九日)，北魏朝廷任命汝南王元悦为侍中、大司马。

18 北魏为灵太后胡氏举行葬礼。

19 梁武帝听说北魏朝廷已经安定，十二月，庚辰(二十一日)，再次任命太尉元法僧为郢州刺史。

20 北魏孝武帝因汝南王元悦与自己亲属关系近而且地位又高，丁亥(二十八日)，杀了元悦。

21 北魏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永兴，因为与太宗年号相同，便又改为永熙。

22 北魏孝武帝娶丞相高欢的女儿为皇后，命太常卿李元忠将彩礼送至晋阳高欢处。高欢与李元忠宴饮，谈到过去的往事，李元忠说道："昔日您兴兵起义的时候，热热闹闹，欢欢乐乐，近来却静悄悄地没人来问候了。"高欢拍手大笑，说道："你这人是在逼我起兵啊。"李元忠开玩笑地说："如果不把权力交给侍中(高澄)，我就再找一处能够起兵的地方。"高欢道："起兵的人不用担心没有，只是恐怕象我这样的老头儿你不会再遇到了。"李元忠说道："正因为这老头儿难以遇到，所以我是不会离开的。"于是捋着高欢的胡须大笑起来。高欢知道李元忠平素的想法，因此很是看重他。

23 尔朱兆到了秀容县后，分兵把守险要隘口，四出侵犯抢掠。北魏丞相高欢扬言要讨伐尔朱兆，军队已经出发然而又停止讨伐，这样搞了多次，于是尔朱兆心里便懈怠下来了。高欢估计尔朱兆在

年初可能要举行宴会，于是便派都督窦泰率精锐骑兵飞速行军，一天一夜行军三百里，高欢率领大军随后进发。